面的人。可是在本土上却并非如此。我们的叔叔赫鲁特对你已恨之入骨，我知道他胸中块垒难消，因为他的杀子之仇至今未报。你不妨反躬自省你对他究竟做下了何等恶毒的勾当。在我看来你们俩彼此居住得太靠近，这样长此以往风险太大。赫鲁特的时运正旺盛，而且他的儿子们都是鲁莽孟浪的好斗之人。一旦你们两家火并厮杀，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因为我同你是亲兄弟，同他是亲叔侄。”

索尔莱克说道：“我倒不害怕同赫鲁特和他的儿子们摆开阵势厮杀一番，所以凭什么道理要我弃国出走投奔异乡。不过既然弟弟你对此事忧心忡忡，并且觉得处境尴尬，我倒不如看在你出面说情的分上成全了你，按照你的劝告去做。我迁居国外后亦会觉得心满意足无愧无恨。我晓得你会像以前一样善待我的儿子伯利，不会因为我不在身边而亏待他，因为在所有子女之中我最疼爱他。”

奥拉夫回答道：“你在这桩事情上迈出了体面的步伐，倘若你果然能照我的要求去做的话。至于伯利，你不消操心，我不会亏待他，会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善待他。”说罢之后两兄弟唏嘘相对依恋而别。

索尔莱克卖掉了他的田地，将钱财全都用在出海远行的准备工作上。他买下了一艘在午餐岬角造好的海船。待到一切安排停当，他便带领着妻子和手下人登上那艘宽大的海船。那艘海船航行顺利，在秋天来到挪威。这时候，他的亲朋故旧多半已入土为安，而他往昔一起杀人越货的狐群狗党亦多半被放逐出国。因而他在挪威经济拮据捉襟见肘。后来他又搬到丹麦南部去住，后来又去了哥特兰岛。据不少人说，索尔莱克未能活到寿

终天年。虽则他寿命不长,然则他的一生毕竟保全了体面,亦颇为难能可贵。索尔莱克的故事,本文叙述到此为止。

39 在那时候，赫鲁特和索尔莱克之间剑拔弩张吵得不可开交。这场风波成了布劳德港湾一带人人挂在嘴边的最大话题，大家往往谈到赫鲁特在考特凯尔和他的两个儿子的妖术蛊惑之下度日之艰难。奥斯维夫对古德隆和她的兄长们说道他们不妨想想，从事后看来当时当地如果投身进去同考特凯尔的全家这类匪人交锋的危险。于是古德隆说道：

“父亲,凡是依仗你的指点,那人必定变得有深谋远虑。”

奥拉夫如今更加德高名重，他的庄园亦名气很大。他的几个儿子，还有养子伯利都居住在庄园上。克雅丹是奥拉夫的儿子中最佼佼者,克雅丹同伯利情谊最深,他走到哪里伯利必定尾随跟来。克雅丹常常愿意到沙林斯峡谷的涧泉旁边去游览，而且往往是赶在古德隆前去的时候。克雅丹十分殷勤地同古德隆在一起闲聊交谈,因为她既是个秀外慧中的女人,又是个伶牙俐齿的谈话对手。大家议论纷纷，说是在年龄相当的男人中克雅丹是最能匹配古德隆的，他们两人倒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佳偶。奥拉夫同奥斯维夫亦交情匪浅，他们时常彼此邀请互有酬酢。说也稀奇,随着这两个年青人之间恋情增长,那两个老友之间交往反倒愈来愈减少。

有一天,奥拉夫找克雅丹谈话把话挑明白。他说道:“我不知为何近来心头很不自在，你每回去洛加农庄找古德隆谈情说爱我就很不愉快。我根本不认为古德隆是所有女人中最拔尖的,在我看来,她至多不过是适合你选偶的姑娘们中间的一个。



我隐隐约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虽然我还不能说是预言，就是我和我的儿子切莫同洛加农庄的人联姻，因为这门亲事决不会给我们带来好运气。”

克雅丹说道他将谨遵父命，他自当留神克制自己，可是他希望事情能朝向合乎人意的方向出现转机，省得他多费心思去妄加猜疑。话虽然这么说，可是克雅丹依然故我，照样不停地朝洛加农庄去拜访。伯利亦如影随形跟他一起前去。

40 话说在柳树峡谷的阿斯杰尔河居住着一个名叫阿斯杰尔的人，他的外号叫绒毛鸭，他的父亲奥顿·斯科考尔是第一批来到冰岛的弟兄们中间的一个。他来到冰岛之后便把柳树峡谷划归自己所有。奥顿还有个儿子是灰白头索尔格里姆，他的儿子是阿斯蒙德，孙子是格里特尔。绒毛鸭阿斯杰尔有五个子女。大儿子名字也叫奥顿，他的孙子也名叫阿斯杰尔，而曾孙又起名叫奥顿，重孙的名字才叫埃吉尔。埃吉尔娶了跛足埃约尔夫的女儿乌尔夫赫丁为妻。他们的儿子埃约尔夫日后在“庭”的大会上遭到杀害，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血溅“阿耳庭”事件。

阿斯杰尔的二儿子名叫索尔瓦尔德，他的女儿是达拉，嫁给伊斯莱弗主教为妻，生下儿子吉祖尔日后也当上了主教。

阿斯杰尔的三儿子名叫卡尔夫。阿斯杰尔的儿子个个都有出息。当时卡尔夫·阿斯杰尔松正出门在外羁于旅途，但是大家公认他为几个儿子中最富有者。

阿斯杰尔的女儿名叫苏里德，嫁给大嗓门索尔德的儿子科格·索尔凯尔为妻。他们夫妻生有一子名叫索尔斯坦恩。



阿斯杰尔的二女儿名叫赫莱弗娜，她是北部这一带地方最美丽的姑娘，非但美貌而且妩媚温柔。

阿斯杰尔是个有权有势的人物。这次克雅丹·奥拉夫松南下堡格港湾，事先毫不声张就来到了堡格农庄。那时埃吉尔的儿子索尔斯坦恩居住在堡格农庄，他是克雅丹的舅舅。这次伯利也跟随克雅丹一起来到，因为这两个兄弟总是形影不离，若是另一个不在身边，那一个也会觉得非常扫兴。索尔斯坦恩非常盛情地款待了他们，他非常热爱克雅丹，说道既然来了何妨多呆一段时日，他宁愿克雅丹能呆得长久一些而不是来去匆匆。于是克雅丹在堡格农庄盘桓了一段时日。那年夏天在燕汽河入海口，有一艘新船造成。这艘船是卡尔夫·阿斯杰尔松的财产，所以卡尔夫曾在埃吉尔之子索尔斯坦恩的农庄上度过整个冬天。

克雅丹悄悄地告诉索尔斯坦恩说道：他此次南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购买卡尔夫那艘船的一半名分，“因为我拿定主意要出国去走一趟，”他说道，并且询问他卡尔夫是怎样的一个人。索尔斯坦恩说道卡尔夫是个正人君子。

“我很容易理解，”索尔斯坦恩说道。“你想要出国去看看别的国度里子民们是如何生活的。你的远航必将会引人瞩目，你的亲人家属都会热切祝愿盼望你一路成功。”

克雅丹说道此次远航谅必会取得成功。在这次谈话之后，克雅丹着手购买卡尔夫的船只一半名分。几经商量，克雅丹终于成为这艘船的半个合伙人，在夏天的第十个星期登船启程。克雅丹办完这件事情之后就离开堡格农庄，临行时索尔斯坦恩馈赠厚礼。然后克雅丹和伯利骑马返回家里。



奥拉夫听到这一消息后说道：他以为克雅丹下此决心过于仓促，不过他又说道他并不阻止此次远航。稍后不久，克雅丹骑马到洛加农庄去告诉古德隆他打算出国去远航。

古德隆说道："你作此决定过于匆促突然，克雅丹。"然后她绝口不再提此次航行之事，克雅丹方始明白过来，古德隆在为他出海远行而生闷气。

克雅丹说道："不必为此事而不高兴，我将另外做点事情来消消你的气。"

古德隆说道："那么务必说话算数决不食言才行，因为我马上要让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克雅丹央求她赶快说出来。

古德隆说道："我想要在夏天同你一起去出海远航。倘若遂此心愿，我就得到了补偿，便心满意足不会再怪你如此匆忙作出决定，因为我已不想在冰岛再呆下去。"

克雅丹说道："这恐怕十分难办，因为你的父亲已经年迈，而你的兄弟们还都没有成家。倘若你要出国远行，他们便会缺人照料。你倘若真想出国远行的话，不妨等待我三个冬天。"

古德隆回答说道她对此不作任何允诺，两人心中都憋着一股气、冷漠不和地分了手，克雅丹怏怏不乐骑马归家。

那年夏天奥拉夫骑马去参加"庭"的大会，克雅丹从赫尔霍尔特庄园伴送他父亲往西而行。父子俩在北河峡谷分手握别。克雅丹再从那里策马往前来到他的船上，他的兄弟伯利随他同去。一共有十个好汉跟随克雅丹出海远航，他们都热爱克雅丹，愿为他驱使奔走而不离他半步。克雅丹率领这批好汉来到船上。卡尔夫·阿斯杰尔松热忱欢迎他们登船。克雅丹和伯利随身携带许多货物上船。他们忙碌收拾停当，待到海上风起，他们

便升帆启碇顺堡格峡湾而下。一路上轻风徐拂，船只缓缓驶入大海。

他们航行顺利，不消旬日便来到挪威，沿海岸朝北驶去直达特隆赫姆。他们下碇停泊，然后上岸到集市上去打听消息。他们听人告诉说这个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君主易位国事剧变。哈康雅尔早已垮台毙命，而奥拉夫·特莱格瓦松①登上了国王宝座秉政治国，整个挪威国土由他一人君临天下。奥拉夫国王下令推行新政，在挪威全境改变信仰，一时之间国人相互争执沸扬乃至喧哗闹事。克雅丹一行见势不妙便驾舟北上直至尼达罗斯。当时早有许多人来到挪威，在码头栈桥旁边停泊着三艘大海船，全是属于冰岛人所有。

那三艘船中第一艘是慷慨者布伦德的财产，他是维尔蒙德·索尔格里姆松之子。第二艘属于苦吟诗人哈尔弗里德。第三艘属于比约尼和索尔哈尔两兄弟，他们是布劳德河的斯凯杰之子，来自船队湾东面。所有这几个人都想要在当年夏天西行返回冰岛。可是尚未成行前，国王已下令禁止这几艘船出海，因为冰岛人不肯皈依他所致力推广的那个新信仰。

所有的冰岛人都热烈欢迎克雅丹的到来，尤其是布伦德，因

---

① 挪威国王约995—1000年在位。他的曾祖父是金发王哈拉尔德，父亲是奥斯陆峡湾地区国王特莱格维·奥拉夫松。奥拉夫于968或969年出生后不久其父即遭杀害，王国被瓜分。他和母亲被当作奴隶卖到俄罗斯。长大后曾长期在英格兰充当海盗。995年前由英格兰国王主持洗礼，他皈依了基督教。在英格兰的支持下他率兵击败盘踞在挪威西部的哈康雅尔和占领挪威东部和南部的丹麦国王八字须王斯汶，统一了挪威全境。他不遗余力地推广基督教，不仅使基督教普及到挪威各地，而且也在冰岛、格陵兰、法罗群岛等地进行渗透影响。公元1000年丹麦国王八字须王斯汶和瑞典国王奥拉夫·舍特科农组成联军在斯澳尔德战役中将他击溃。奥拉夫·特莱格瓦松兵败投海自尽，丹麦遂恢复占领挪威东部，瑞典亦占领了特隆赫姆等地。



为他同克雅丹早已相知多年。冰岛人聚集到一起共同商量，最后达成一致，拒绝接受国王推行的那个信仰。上面提到的那几个人都起誓结盟决不背叛。克雅丹和他的手下人把船只驶至栈桥，将货物卸下后就地变卖。

当时奥拉夫国王正驻跸在城里。他听说了这条船来的消息，并且知道船上的人身份很高贵不容忽视。有一天秋高气爽褥暑全消，大家都离城到尼德河去游泳。克雅丹和他的朋友们看见这种情景不禁也动了游兴。于是克雅丹告诉他的手下人可以消遣休闲一天，他们全都兴高采烈下水游泳。城里来的众人之中，有一个人是最出色的游泳能手，但见他在浪涛里翻腾冲刺。克雅丹询问伯利他是否情愿同那个城里人比赛游泳。伯利摇头说道："我认为我并非他的对手。"

"我真不明白，你的勇气究竟弄到哪里去了?"克雅丹说道。"那么只好我自己去同他比试比试。"伯利回答说道："你爱如何做悉随尊便。"

克雅丹跳到河里去，潜水游到那个水性出众的城里人身边，一把揪住那个人把他按入水中，良久之后才放他冒出水面。他们游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城里人如法炮制突然抓住克雅丹将他按入水中。克雅丹已快憋不住气即将要呛水之时才被放开冒出了水面。他刚露头片刻，那人又抓住他再次将他按入水里重来一遍。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们两人没有相互说一句话。第三次他们两人彼此扭住双双沉入水中。他们两人潜水憋气之久是以前所未见过的。克雅丹唯恐难以收场，因为他已力气不支即将出乖露丑。就在这一霎那两人忽然同时露出水面，挥臂击水泅至岸边。

那个城里人询问说："你是什么人?"克雅丹告诉他自己的名字。那个城里人说道："你是一个出色的游泳能手，可是你还有什么别的本事，你的武艺是否同你的游泳技术一样高超?"

克雅丹口气冷冰冰地说道："在冰岛的时候人们称赞我的武艺同游泳一样超群，可是我的游泳技术却给别人比下去了。"

那个城里人说道："不过打了个平手而已，你同他较量的人是个不好惹的好汉，难道你不想要知道我是谁?"克雅丹说道："我不想知道你的名字。"城里人说道："你不仅是个刚毅沉着的男子汉，而且还非常骄傲自大，不管你怎样犟头倔脑，我还是要告诉你我的名字。眼前同你作过游泳比赛的并非别人而是当今国王奥拉夫，老国王特里格维的儿子。"克雅丹听了扭头就走，竟没有顾得披上大氅，身上只穿了一件大红紧身裤衩。

国王此时已穿戴整齐，他召唤克雅丹回来，叫他不必如此匆忙离开。克雅丹迟疑半晌才转过身来。国王从自己身上脱下一件非常雍容华贵的大氅，披在克雅丹身上，并责怪他不应该不穿外衣就想回去见自己手下人。克雅丹感谢了国王的赏赐，回去之后便叫他自己的同伴们都来观赏一番。他的那般弟兄们看了心里都很不高兴，认为克雅丹已经落入国王的势力影响之中。然而他们嘴上并未明说，这桩事情就悄悄过去。

那年秋天酷冷异常霜冻不断。于是异教徒们纷纷扬言说道：天气如此恶劣毫不令人奇怪，"这是因为国王标新立异推行新信仰，害得神祇们大发雷霆。"整个冬天城里的冰岛人都聚居在一起，他们奉克雅丹为首领。

那年冬天天气倒渐渐好转，不少人进城来听奥拉夫国王讲道。当时在特隆赫姆有不少人已成了天主教徒，然而有更多的



人却在反抗国王。有一天，国王在埃耶拉尔召开布道大会宣讲新信仰，这是长篇大论的说教，却讲得很能令人信服。特隆赫姆居民们踊跃前来听讲，有不少人挺身而出要轮番同国王辩论。于是国王说道他们必须认清时务，国王有重大国事缠身，要率领军队征战，岂能喋喋不休地同特隆赫姆的自由民们打嘴仗。那些头领一听口风不对便心里发怵，表示愿将自己置于国王的权力之下，有不少人当场接受了洗礼。在纷乱过后布道大会宣告结束。

当天晚上，国王派人潜入冰岛人聚居的住所去偷听他们在议论些什么。密探们按命令行事，他们听到住所里一片人声嘈杂。克雅丹正在说话，他问伯利说道："你是否情愿接受国王宣讲的这种新信仰？"

"我想我肯定不情愿接受，"伯利说道。"在我看来他们那个信仰似乎是最软弱无力的。"

克雅丹说道："难道你不认为国王正在对不服从他的人发出恫吓，咄咄逼人地非要他们服从他的意志不可？"

伯利说道："我听出来了他把话已经讲得很明白，无非就是如果他们不肯就范，他要动用自己最极端的手段。"

克雅丹说道："我决不会被吓唬得屈从于别人的大拇指，只要我还有力气站着挥舞利剑。我以为像头绵羊被赶进羊圈或者像狐狸被诱入陷阱都毫无男子汉气概，人生在世终究要死，倒不如在死之前轰轰烈烈干出一番事业，也好博得流芳百世。"

伯利问道："你打算干什么呢？"

克雅丹说道："我并不打算对你隐瞒，我要把国王烧死在他的厅堂里。"

伯利说道："听起来倒并非胆小鬼之举，可是在我看来这恐怕是痴心妄想难于实现。我认为国王如今正在走运，他的保护神必定强而有力，再说他身边有一支忠心耿耿的卫队日夜守卫监视。"

克雅丹说道：历来有不少人平时常逞匹夫之勇，可是紧要关头便缺乏胆识，乃至气馁失败。伯利反唇相讥说道：且莫如此自负，眼下还难断定到头来究竟是谁遭到奚落、被人讥笑说缺少勇气。正好说到这里，有几个人插嘴进来说道，都在闲谈聊天何必要拌嘴认真。

国王的密探们偷听明白他们的讲话之后立即离开，回去向国王禀报他们所讲过的一切。第二天清早，国王宣布要召开一次大会，传唤所有的冰岛人出席。大会开始后，国王站起来讲话，他首先感谢他们的到来，并且称赞了那些已经皈依新信仰的冰岛人，把他们称为自己的朋友。然后国王要求同冰岛人逐个交谈，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洗礼，可是回答者寥寥无几。国王说道，他们做出这一选择必将会给他们自己带来最坏的回报，他还问道：

"顺便问一句：你们当中是哪一个居然异想天开，认为把我活活烧死在我的厅堂里乃是最轰轰烈烈的壮举？"

于是克雅丹回答说："你谅必确信说这些话的人没有勇气承认，可是你偏偏在这里看到他就在你面前。"

"我果真看到了你，"国王说道。"你胸怀韬略，然而命运注定你不能爬在我的头上，更休想把我杀死。如今你在犯上作乱的道路上已走得够远，以致你必须要受到阻止，以免再多发誓言要去把更多的国王烧死在屋里。不过为了教会你改恶从善，况



且我一时之间难于判断你的讲话究竟有几分真心实意还只是危言耸听,再说你还有勇气当众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因此我不打算将你杀死,权且留下你一条性命。情况或许真是如此,你愈是大言疾呼坦言反对新教,你皈依这一信仰才会更有价值。我也看得出来,只要你肯自愿接受洗礼,那几艘船上的冰岛人也就会在当天接受新教信仰。我想情形会大致如此:你返回冰岛之后,你的亲朋好友会听从你,因为你的讲话他们听得入耳。克雅丹,你不妨带着新信仰离开挪威,它要远远胜过随你来到这里的那个旧教,这是我的旨意。你可以平安无事地离开会场到任何你想要去的地方。眼下你不会遭受折磨苦恼逼得你非入基督教不可,因为上帝早就说过他不情愿看到人们违心情愿地来到他的面前。”

国王的讲话博得了阵阵的喝彩,不过那多半是基督教徒们在壮声势,异教徒毫无动静,等待着克雅丹自己作出回答。

克雅丹说道:“我们感谢你,国王,因为你赐予我们和平保障,还有你要让我们最有可能引入接受新的信仰那种稳妥办法。这就是一方面原谅我们的亵渎冒犯,另一方面还在所有事情上作出了亲善的表示,尽管如此,你乃使得我们所有人都关注到了你的君权威势,虽说也许这正中你的下怀、符合你的心意。至于我自己,在挪威我可以接受这个信仰,不过只有在这样一个谅解之下,那就是到了冬天我返回冰岛后依然要崇拜雷神托尔。”于是国王会心地莞尔一笑说道:“可以看得出来,克雅丹的态度无非仍然过分相信自己的武器和力气,而并非是雷神托尔或是主神奥丁。”这次大会遂草草收场。

过了一段时日,有人怂恿国王使用武力强迫克雅丹和他的

追随者接受新教，并且认为他身边聚集有如此众多的异教徒，而且又居住在离国王近在咫尺之遥，实在很不明智。国王勃然大怒回答说道，他认为有不少基督教徒还不如克雅丹和他的追随者行为检点。他又加了一句说道："对那样一个人务须耐心等候。"

国王致力于做了许多公益事业，他命人建造了一座教堂，而且把集市扩大了许多。那座教堂在圣诞节前竣工造好。克雅丹说道他们不妨走近教堂去看看，这样可以亲眼目睹那个信仰举行的仪式是什么样的，众人皆以为然，说道这倒是很好的消遣。于是克雅丹便率领手下人和伯利一起前往那座教堂。哈尔弗里德和其他许多冰岛人也跟着去看热闹。

国王正在教堂里向人民传播新的信仰，他的说教虽然冗长却很令人信服。克雅丹同他的手下人返回寓所之后，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他们都喜欢国王当天说教的脸部表情，因为那天正是基督教徒奉为第二个最大欢庆节日的圣诞节。

"国王的布道里说了，我们也听清楚了。今天夜里上帝将诞生人间。倘若我们遵从国王命令的话，我们要去信奉的就是这尊神灵。"克雅丹说道。"我看见国王容貌如此英武，从我第一次看到他就是如此。我立即明白他是一个卓越无比的最崇高的人物，这一感觉从几次布道大会一直保持至今。我非常喜欢他今天的神色，这是他最为美好的表情。我禁不住思索起来：我们的命运和荣辱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相信那个'他'才是真正的上帝，也就是国王下命令要我们去相信的那一个。国王其实心里十分焦急，希望我能早点接受洗礼，而我自己却在拖延时间。我恨不得立即去觐见国王，今天时间已经太晚，我猜想此刻他大概

正在吃晚饭。所以只能推后一天。伙伴们,明天我们所有人都去接受洗礼。”

伯利十分友善地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且请求克雅丹独自对他们的事情作出决定。在晚餐筵席尚未撤下去之前，国王已经听到了克雅丹和他的同伴们谈话内容，因为他在所有异教徒的寓所里都派有密探。国王听到此消息非常高兴，说道:“在克雅丹身上应验了这句古老的谚语‘若想捕到鱼儿多,须等潮涨时撒网’。”

翌日清晨,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国王来到教堂时,克雅丹早已率领了黑压压一大群人鹄候在街道两旁来迎接他。克雅丹以山动地摇的欢呼对国王表示敬意。他还向国王说，有桩急事要即刻面陈奏明。国王满心欢喜地接受他的致敬，说道他已经得到明白无误的消息知道这桩急事指的是什么,“这件事竟被你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克雅丹要求毫不拖延地把水抬来,而且需要大量的水。国王兴高采烈地笑着作了回答。“好呀，克雅丹”,他说道。“我着实赞赏你的急切心情,我相信在这件事上我们再也不会分道扬镳,哪怕你提出更高的要价。”

克雅丹和伯利接受了洗礼,随后他船上的所有人手,还有一大群别的冰岛人都纷纷接受洗礼。那是在圣诞节的第二天，刚好在礼拜仪式开始之前。在此之后，国王邀请克雅丹和他的兄弟伯利一起去参加他的圣诞酒宴。据许多人说，就在那一天克雅丹脱下了白色洗礼长袍,他同伯利都成为国王的亲信侍从。

哈尔弗里德在当天并没有接受洗礼，因为他提出条件非要国王当他教父不可,因而国王决定将仪式推迟到第二天再说。

那年残冬,克雅丹和伯利都同国王居住在一起,伴随国王过

冬。国王对克雅丹推崇备至，比对其他所有人都更为看重，那是因为他出身天潢贵胄的缘故，而且他自己武艺又超群出类。据所有人说，克雅丹是如此受人喜爱，他在E宫里竟未树敌，人人都称赞说，冰岛以前从未来过像克雅丹这样出色的人物。伯利也是好汉中最英勇凶猛的勇士，在所有的头领之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残冬过去，阳春到来，众人思乡心切，纷纷为远航归去而忙碌收拾。

41

卡尔夫·阿斯杰尔松有一天来见克雅丹询问他到了夏天有何打算。克雅丹说道：

“我一直在盘算此事，我想大致上我们最好把船驶向英国，那里是基督教徒的好市场。可是我先要去觐见了国王才能够把此事确定下来，因为今年春天我同他谈起时，他似乎对我们仍要出海远航而去很不高兴。”

卡尔夫走了之后，克雅丹便去觐见国E，他向国王致敬行礼如仪，国王非常亲切地接待了他，并且垂询说他和他的合伙人卡尔夫究竟谈了些什么。克雅丹如实禀明他们两人心里的打算，并且说道他前来是要央求国王能准许他们请假出海远航。

“这桩事情上我可以给你机会作出选择，克雅丹。要末你今年夏天回到冰岛去在那里推广基督教，不管是使用武力还是劝谕布道，要让那里的人都皈依基督教。倘若你觉得这个使命太困难，我将不会让你离开，因为你更适合为贵人服务而不宜在这里充当买卖人。”

克雅丹只得选择了留在国王身边而不是返回冰岛去在那里



传播新教，他说道他决不情愿用武力去对付自己的亲友同胞。他又说道:“再说我父亲和其他的头领亦不至于顽固到底地反对您,倘若我还在你的势力控制之下。”国王说道:“这才像个伟大的人物的明智的选择。”

国王赏赐给克雅丹一袭用猩红色细布剪裁缝制而成的新衣服,克雅丹穿在身上非常合身,因为国王同克雅丹两人身材一样无法分出高矮胖瘦。在此之后，奥拉夫国王另外遴选了宫廷教士桑布伦德,委以去冰岛传教的重任。

桑布伦德的船只停泊在天鹅港湾，客住在泼水河西多尔·哈尔的家里，他在那里度过了整个冬天。他用友善的语言向人们传播信仰，若不肯听从便苛刑加以惩罚。桑布伦德杀了两个反抗他最剧烈的人以儆效尤。哈尔在第二年春天赶在复活节之前的星期六接受了洗礼，他的全家也都受了洗礼。然后白色吉祖尔接受洗礼，后来雅尔蒂·斯凯格亚松和其他头领相继接受洗礼。虽然反对新教的人还很多。异教徒同基督教徒往来亦非毫无风险。各地的头领聚集起来要把桑布伦德杀死，还有那些站到他一边去的人也要杀掉。于是各地纷起骚乱，桑布伦德便逃回挪威。他到奥拉夫国王面前诉说他此行的遭遇，并且说他认为基督教恐怕无法在冰岛推广。国王听到这一消息气得暴跳如雷,说道除非冰岛人赶快前来求饶,否则必将后悔莫及。

那年夏天,在“庭”的大会上雅尔蒂·斯凯格亚松被宣布剥夺权利予以放逐，因为居住在伊尔斯下侧的达勒庄园的最有权势的头领朗诺尔夫·乌尔夫松提出诉讼，控告他亵渎了本教的诸位神祇。吉祖尔逃离冰岛,雅尔蒂也跟随他一起逃亡。他们来到挪威觐见奥拉夫国王。国王友善地接待了他们，并且称赞他

们作出了明智的决定，国王邀请他们住进王宫留在他的身边，他们两人对此殊荣受宠若惊。

达勒庄园的朗诺尔夫之子斯维尔汀那年冬天正好也在挪威，准备在夏天返回冰岛。他的船只已停泊在码头旁边，待到风信一起便可扬帆启程。国王却下令禁止他离开，说道那年夏天任何船只都不准驶往冰岛。斯维尔汀去觐见国王为他的案情说情，恳求国王批准放行，说道：这次航行对他至关紧要，并且亦可省却把货物从船上卸下来的麻烦。国王开口说话发泄了他的怒气，他说道："务必要让甘心为旧教充当牺牲的人的儿子留在他最不愿意呆的地方，这才叫痛快。"于是斯维尔汀未能离开挪威一步。

那年冬天无事可表，转眼到了第二年夏天。国王派吉祖尔和雅尔蒂·斯凯格亚松两兄弟返回冰岛去传播新教。却扣留下四个人充当人质，他们是：克雅丹·奥拉夫松、强有力者古德蒙德之子哈尔多尔、达勒的朗诺尔夫之子斯维尔汀，还有弗雷地区戈狄索尔德之子考尔贝恩。

伯利一心想要跟随吉祖尔和雅尔蒂一起远航返回冰岛，于是他去见他的兄长克雅丹，说道："我如今拿定主意准备离去。我将再等待你整个冬天。倘若到了明年夏天仍然没有动静，你不比现在更多分毫自由可以出海远航的话，我便认定国王另有隐情决不情愿放你回去。我相信事情的真相大概是你同国王的妹妹英吉比约格坐在一起娓娓交谈时，你早已把过去在冰岛有过的快乐时光弃之于脑后了。"英吉比约格居住在奥拉夫国王的王宫之中，她是那时候这个国度里最为出众的绝色丽姝。克雅丹说道："你若回去休得提起这类儿女情长的风流事，不过你



可以给我的家里和亲戚朋友转致问候。”

42

在克雅丹和伯利分别之后，吉祖尔和雅尔蒂两人便启程驶离挪威。他们航行顺利，不消多日便抵达西人岛，那时“阿耳庭”大会恰好刚开不久。他们从西人岛返回冰岛本土之后，同家属亲戚会晤聚首既毕，就来到“阿耳庭”传播新的信仰，他们作了长篇演讲，虽然长篇大论却很令人信服，于是冰岛所有人都接受了新的信仰。

开完了“庭”的大会之后，伯利跟随分别多年的叔父奥拉夫返回赫尔霍尔特庄园，奥拉夫亲切地款待了他。过了一段时日，伯利骑马到洛加农庄去散散心，因为他回来后哪里都没有去。他在那里受到了亲切热情的欢迎。古德隆十分谨慎地问起他的远航，然后又问到了克雅丹。伯利对古德隆所问的一切早已有准备，便胸有成竹地应声回答。他说自己的远航并无甚新奇之事值得提起。

“可是要说起关于克雅丹的事情，那倒真有许多最好的消息可以奉告，因为他当上了国王的贴身侍卫，而且要比别人更受到器重。如果今后有许多个冬天他不会回到这个国度里来的话，我毫不引以为怪事。”

古德隆问道，除了克雅丹同国王之间君臣情谊深笃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伯利说道：大家都在议论纷纷，说是克雅丹同国王的妹妹英吉比约格情投意合。他亦不得不相信倘若要让国王在放不放他回来的事情上作出选择的话，国王宁愿把英吉比约格嫁给克雅丹而不是放他回来。

古德隆说道这倒真是个好消息，“克雅丹真会找个好妻子来

同他相配。"她旋即收住话头,满脸通红似火疾步走了出去。众人都看得出来她嘴上虽在敷衍,心里却未必认为这是好事。

伯利在赫尔霍尔特庄园度过了夏天，这次远航使得他身价倍增荣耀无比。所有的至亲好友莫不交口称赞他的英勇行为，此外他还带回来一大笔财富。他时常到洛加农庄去陪古德隆聊天。

有一天伯利询问古德隆说他若向她求婚，她将怎样回答。古德隆说道:“你若提出此事纯属徒劳，因为只要克雅丹还活在人世间我便不会另嫁别人。”伯利说道:“如果你再这样等待下去,那么不知多少个冬天你就不会有丈夫可言,若是他果真一心一意的话，他本当可以叫我带个音信回来。”两人谈得毫不投机,语气愈来愈激烈,伯利只得怏怏而返。

43

不久之后,伯利同他的叔叔奥拉夫谈话,说道:“事情是这样的,叔叔,我打算娶亲成家,另立门户安居下来,因为我已长大成人要有自己的家业。在这件事情上我要求得到你的帮助和支持,恳请你出面讲话,因为这一带地方对你的话多半是听从的。”

奥拉夫回答道:“我想这桩事情并不犯难，大多数姑娘都巴不得能匹配上你这样的如意郎君。不过我猜想你既然提出此事心里必定早有打算,但不知你看中的是哪家闺女。”

伯利说道:“我不会茫茫然离开这一带地方到远处去寻找妻室，因为近在咫尺就有一位堪可相配的女子。我的愿望是向奥斯维夫的女儿古德隆求婚,她是眼下名声最大的美女。”

奥拉夫回答说道:“这正是我不情愿过问的那桩事情。其实



伯利你知道得比我更为清楚，克雅丹同古德隆之间在谈情说爱。不过倘若你同奥斯维夫商量决定这门亲事时我不会加以阻拦。不过你可曾同古德隆谈起过婚嫁之事?”

伯利说道:有一次他曾作出了暗示,可是古德隆似乎心不在焉,“可是我认为奥斯维夫在此事上最有权说话,只有他才能够真正作主。”

奥拉夫说道伯利可以按照他自己的心愿去办，而不必有任何顾忌。于是不久之后，伯利同奥拉夫的两个儿子哈尔多尔和斯坦索尔一起从家里驰骋直奔洛加农庄而去，他们率领了许多家丁，一行十二人来到洛加农庄。奥斯维夫和他的儿子们热情款待这些来客。伯利说道他有话要同奥斯维夫谈。待到他们两人交谈时,伯利便提出攀亲之事,欲求娶他的女儿古德隆为妻。奥斯维夫作了这样的回答,他说道:“如你所知,伯利,古德隆乃是个寡妇,她的婚事理应由她自己作主,不过就我自己而言我会尽力促成。”

奥斯维夫走到古德隆房里告诉她说：伯利·索尔莱克松已经来到这里,“他是前来向你求婚的。这门婚事是否应允由你自己作出答复。至于我自己的意愿可以马上说个明白，那就是伯利不应遭到拒绝,倘若我的主意还有人肯听的话。”

古德隆说道:“你对此事倒非常热心想要促成。伯利有一回在我面前也谈起过此事,却被我严词斥回,眼下我的心思依然如此。”

奥斯维夫说道:“许多人会告诉你说,你拒绝伯利这样的人求婚,那是过于狂妄自大傲慢,而并不是深思熟虑。可是只要我还活在人间,我仍将会为你操心,我的孩子,在所有的事情上我

都比你看得透彻。”

既然奥斯维夫对这桩婚事的态度如此鲜明强烈，古德隆不便一口拒绝，然而她满肚皮委屈，心里非常不乐意。可是奥斯维夫的儿子们却都急于促成这门婚事，因为同伯利联姻将会给他们带来莫大的好处。长话短说，几经斟酌商量之后，终于把事情商定下来并且订了婚约。婚礼大典定在秋末最后两天和初冬开头两天。伯利骑马回家把婚事已谈妥的消息告诉了奥拉夫。奥拉夫毫不掩饰他对这桩婚事的满腔不悦之情。

伯利一直在家里呆到婚礼之期，这才前去，并且也央求他的叔父一起前往。奥拉夫非但没有痛快地同意反而推三阻四，到后来伯利苦苦哀求他才不得不勉为其难。婚礼大典安排在洛加农庄举行，喜庆酒宴隆重而热烈。伯利在那里度过了整个冬天。可是古德隆和伯利之间并不恩爱，因为她心里充满了烦恼。

夏天来到后，冰岛和挪威之间又有船只往来，冰岛人全都皈依基督教的消息传到了挪威。奥拉夫国王闻听此事非常高兴，下令准许所有曾经被他羁押作为人质的冰岛人开释，让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启程出海。克雅丹作为人质之首说道：“我们非常感激您开恩，我们的君主，我们选择好了日期，想在今年夏天回冰岛去。”

奥拉夫国王说道：“我既然作出允诺就不会出而反而，克雅丹，不过我的赦命是指向其余的人而非你自己。因为你克雅丹在我的心目中是个朋友而不是个人质，在你整个居留期间都是如此。我的愿望仍旧是你不必一门心思只想着返回冰岛去虽然那里你有高贵的亲戚。可是你在挪威将飞黄腾达，所能达到的地位是你在冰岛找寻不到的。”



克雅丹回答说:“但愿上帝降恩赐福于你,我的国王,自从我在您手下服役以来您赏赐给我无上的荣光。我仍然希望您能够放我归去,就如同其他被您羁押过的人质一样。”

国王说那是不消多说的,可是他又说道,如果让克雅丹这样没有封号的平民同王室结为近亲,那么他自己将冒天下之大不韪。

那年冬天,卡尔夫·阿斯杰尔松也在挪威,他在秋天已经把他和克雅丹共同拥有的那艘船从英吉利驶回了挪威。克雅丹获得恩准放归返回冰岛之事落实之后,他们两人便把船只收拾起来。在准备停当之后,克雅丹便去向国王的妹妹英吉比约格告别。

英吉比约格欣喜地接待了他,把他拉到自己身边坐下,于是两人悄言细语起来。克雅丹告诉英吉比约格自己正在安排远航返回冰岛。英吉比约格说道:“我一直坚决相信,克雅丹,你这样做纯系出于自己的固执任性,而不是由于受到想要离开挪威返回冰岛的那些人的煽动摆布。”

说罢这几句话,两人泪眼相对,沉默无言。过了半晌,英吉比约格转身从一只蜜酒桶似的箱笼里取出一顶雪白似绵、有金丝镶嵌的冠状头饰递给克雅丹,说道这条王室的冠冕饰带系在奥斯维夫的女儿古德隆头上未免太抬举她。她又说道:“可是你把这条饰带作为新婚的礼物送给她,我要让冰岛人的妻子们见识见识你在挪威曾经同如何高贵的女子朝夕相伴无话不谈,那个女子是天横贵胄,家里全是金枝玉叶,找不出半点农奴的血缘。”

这顶头饰可以折叠起来贮放在一个用贵重织物做成的口袋

里，两者契合得天衣无缝，成了一件最为珍贵的宝物。“我和你就此告别，不再为你送行，”英吉比约格说道，“祝君珍重。”克雅丹站起身来，紧紧拥抱了英吉比约格。他们俩难分难舍，悲伤心碎地分手，据人们说当时的真情确实如此。

克雅丹前去禀告国王一切就绪准备启程。于是国王便率领许多随从前来相送，克雅丹紧随其后来到船边，那艘船仅有一块跳板与陆地相连。国王说道：

“我赠你一柄利剑，克雅丹，这是我们分手时我给你的赏赐。你务必将此剑随身佩带须臾莫离，因为我感觉得出来你只要有利剑防身便可保无虞不受别人兵刃所伤。”

克雅丹感激国王的亲切话语，还有一切的赏赐和荣升，这是他在挪威期间所享受到的殊荣。国王说道：

“我要叮嘱你，克雅丹，你务必保持住你的信仰。”然后国王同克雅丹依依惜别，克雅丹登上船只。国王凝视良久，目送他徐徐离去，又说道：“克雅丹和他的家族亲人的价值非常巨大，可是同他们打交道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44

克雅丹和卡尔夫两人扬帆驶入大海，正好遇到顺风，不消旬日便越过大海来到冰岛，他们将船驶进白河直抵堡格港湾。克雅丹返回的消息顿时传遍远近，他的父亲奥拉夫和其他亲戚听到这一佳音无不欢呼雀跃。奥拉夫立即骑马往西穿越达勒荒原，然后往南到达堡格港湾。父子相见自有一番欣喜欢慰。奥拉夫要克雅丹带领尽多的船上人一道前去家里居住。克雅丹满口应承说道：在冰岛的所有地方他唯独想回家去住。于是奥拉夫便骑马返回赫尔霍尔特庄园。整个夏天克雅丹



都住在船上。他已经听说了古德隆的婚事，然而他却并未因此事而心烦意乱，虽然已有不少人暗中在为此事提心吊胆。

有一天，索尔蒙德之子古德蒙德和他的妻子苏里德到克雅丹的船上来看他，他们两夫妻是克雅丹的姐姐和姐夫。克雅丹热情欢迎他们来到。此时绒毛鸭阿斯杰尔也来到船上探望他的三儿子卡尔夫。他的小女儿赫莱弗娜也跟随她父亲一起前来。赫莱弗娜已长大，出落得容貌秀丽亭亭玉立。克雅丹请他姐姐苏里德在他的货物中挑拣自己心爱的东西。卡尔夫亦向自己妹妹赫莱弗娜说了同样的话。卡尔夫将一只大箱子打开锁请她们两人观赏。正在此时忽然吹来一阵狂风，克雅丹和卡尔夫忙不迭出去将船只系泊停牢，收拾完毕之后他们两人才转身上岸，卡尔夫走在前头先踏了棚屋。

在此同时，苏里德和赫莱弗娜翻箱倒箧寻找她们喜欢的东西。赫莱弗娜骤然眼前一亮，看中了那折叠整齐的新娘头饰。她眼明手疾地把那条冠冕状的饰物拿了过来。她们两人禁不住连声喝彩，称赞这顶头饰贵重之极。赫莱弗娜说道她真想用这顶头饰来打扮自己。苏里德说道既然如此何不戴上试试。赫莱弗娜便将那条头饰戴到自己头上。这时正好卡尔夫走了进来，他见状连忙告诉她说事情弄错了，他说道："这里面的东西只有一样并不属于克雅丹和我两人所共有的。"他正在说得起劲，不料克雅丹亦走进了棚屋。他早已听到他们兄妹两人的谈话，所以立即跟了进来，对他们说道没有出什么差池。赫莱弗娜弄得莫名其妙，所以仍然戴着冠冕头饰端坐不动。克雅丹目不转睛地对她凝视良久，然后说道："我觉得这顶冠冕戴在你的头上非常合适，赫莱弗娜。我还认为最好的解决莫如连头饰和带着头饰



的姑娘都归我所有。”

赫莱弗娜回答说：“大家全都在议论纷纷，说是你对娶亲毫不性急，因为不管你向哪个姑娘求婚，她必定乐意嫁给你当妻子。”

克雅丹说道：同哪个姑娘结婚倒关系不大，可是他不能容忍旷日持久的等待，去扮演一个苦苦求婚的角色。他说道：“如今我看到这顶冠冕已落到你的头上。我们俩似乎很有缘分，你当我的妻子非常合适。”赫莱弗娜一听此言忙不迭把头饰摘下来，双颊飞红将它归还给克雅丹。克雅丹将头饰放在一个稳妥安全的地方收藏起来。

古德蒙德和苏里德夫妇邀请克雅丹在冬天到他们家去住一段日子，克雅丹欣然接受。卡尔夫要跟随父亲北上，克雅丹便同他均分了货物钱财，结束了他们的合伙者关系，两人情深谊长，惺惺相惜，依恋而别。

克雅丹弃舟骑马西行朝向达勒荒原而去。他带领十二名手下人来到赫尔霍尔特庄园。他们受到了全庄园男女老幼的盛情款待。在秋天克雅丹将船上的货物也运到西部，那十二个跟随克雅丹回家的好汉也在赫尔霍尔特庄园上过冬。

奥拉夫与奥斯维夫素来有个习俗即是每隔一个秋季要轮流到对方庄上去作客。那年秋天正好轮到洛加农庄安排酒宴邀请奥拉夫和赫尔霍尔特庄园所有人前去作客。

古德隆对伯利责怪不已，埋怨他并没有将克雅丹打算回来的真实情况告诉她，而伯利却一口咬定他所讲的全都是真话。古德隆无法再追究下去，可是看得出来她仍为克雅丹而受到痛苦熬煎，虽然她尽力装得若无其事，脸上却阴郁憔悴。



洛加农庄举行酒宴的日子渐近。奥拉夫打算前往，他要克雅丹亦跟随前去。克雅丹说道他宁可呆在家里照料一切家务。奥拉夫规劝他休得把对兄弟的怨怼显露出来。

“你千万要记牢，克雅丹，”奥拉夫说道。“你一直对你的螟蛉兄弟情谊深厚，笃爱之情要远超过其余人。我的心愿是你跟随我前去，你们两兄弟见面之后许多事情就会烟消云散。”

克雅丹无奈，只得遵从父命跟随他前去。他取出奥拉夫国王临别时赐给他的那袭猩红色战袍披在身上，把自己打扮得英俊倜傥无比。他腰际佩有国王赐给的利剑，头戴黄金头盔，身体一侧持有画着金色神圣十字架的红色盾牌，手里紧握一柄矛尖镶嵌有黄金的长矛。他的手下人个个衣着华丽精神抖擞。他们一行总共二十余人驰骋而出离开赫尔霍尔特庄园直奔洛加农庄。待到他们抵达时，那里早已聚集了许多宾客。

45

伯利和奥斯维夫的儿子们出来迎接奥拉夫一行，他们热情地欢迎客人到来。伯利走到克雅丹面前亲吻了他，而克雅丹却默默无言地接受了他的欢迎。随后客人们被迎进屋去，伯利对他们最为殷勤，力求讨得他们的欢心。奥拉夫似乎亦颇有兴致，唯独克雅丹独自向隅。酒宴总算顺利结束。

伯利有几匹种马，被公认为是这一种族的最佳良种。那几匹马骨骼高大，体态轻盈，在斗马场上从未输过。它们浅绛颜色，双耳和额毛却似火般红，浑身皮毛发亮全无半根杂毛。三匹牡马跟随其后，模样大抵相同恰好同种马配对。伯利表示想把这些马匹赠送给克雅丹，可是克雅丹说道他不是个爱马之人，所以不能接受这份厚礼。奥拉夫也劝他收下，说道：“因为那几匹

马正是最高尚的礼物。”可是克雅丹却执意拒绝。分别之时，他们冷脸相对全无半点笑脸。归途上人人钳口不语，扫兴地返回赫尔霍尔特庄园。

那年冬天克雅丹郁郁寡欢，几乎不大同别人说话。奥拉夫亦心头不安起来，生怕有灾难厄运临头。那年圣诞节之后克雅丹打算离家出门，收拾停当之后他率领手下人总共十二骑人马向北而去。他们迤逦驰骋来到柳树峡谷北面的阿斯比约恩岬角。克雅丹在那里受到了最盛情隆重的款待，他们所住的房舍都是最高贵的。

古德蒙德之子哈尔那时年届二十，他对拉克斯峡谷来的亲朋更是欢欣鼓舞，因为大家都说在北部地方再也找不出一个比哈尔更威猛勇武的男子汉。哈尔对他的舅舅克雅丹更是亲热得不得了。

于是，在阿斯比约恩岬角安排了竞技体育比赛，远近四乡八里都前来参加，西边的米德港湾、瓦特纳港湾和瓦特纳岬角直到朗格峡谷都有人前来参加，所以这场比赛赛场上人头攒动十分拥挤，成为当时最大的盛会。人人都在谈克雅丹是如何技艺超群远胜过于所有其余人。竞技比赛开始后，哈尔首先下场，他走过来邀请克雅丹下场比试。

克雅丹说道：“我虽然受过体育训练，可惜近来荒疏已久，因为我跟随奥拉夫国王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可是我不便拒绝你的邀请，只能勉为其难破例而为吧。”于是克雅丹更衣下场。那边亦挑选了最精壮的汉子来迎战他。这场比赛进行了整整一天，可是无论在力气上还是动作敏捷上都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到了傍晚，在竞技比赛告一段落时，哈尔站起身来说道：



“对于那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我父亲愿意为他们提供食宿，他们可以在农庄上过夜以便明朝接着比赛。”他的话音刚落便赢来一阵欢呼，大家都认为这才是个大人物应有的慷慨胸怀。

卡尔夫·阿斯杰尔松亦出席了这场比赛。他同克雅丹彼此惺惺相惜十分投缘。他的妹妹赫莱弗娜亦跟随一起来，她打扮得花枝招展，非常惹人显眼。

当天晚上有上百人(其实是一百二十余人)在农庄上过夜。第二天分好两边队伍之后便接着比赛。克雅丹正坐着看得起劲之时，他的姐姐苏里德却来找他有话要说。

苏里德对他说道：“我的弟弟，我听人说你整个冬天都闷闷不乐。人们都在窃窃私议说是你至今仍心里牵挂着古德隆所以烦恼不堪，而且他们还言之凿凿，说道证据便是你同伯利过去手足情深，而如今你们之间的情谊已荡然无存。如今你要赶快振作起来去做出一番事业，而不要放任自己消沉萎靡。不要因为你的兄弟娶到了好妻子而争风吃醋、自暴自弃。在我看来你最好的对策就是拿定主意结婚娶妻，如你今年夏天所讲的那样。虽说她并不能完全和你匹配，可是你所想要的佳偶在这个国度里是无法找到的。她的父亲阿斯杰尔是个显贵，出身于名门，而且并不缺少财产，这使得婚事还算门当户对。再说他的另一个女儿又嫁给了权势显赫的头领。你还曾亲口告诉我说卡尔夫·阿斯杰尔松是个英武威猛的勇士，他们的生活高贵庄严无比。我希望你去找赫莱弗娜谈谈，我料定你会发现，原来才智出众的男人同妙龄的美貌姑娘是可以缔结良缘的。”

克雅丹对此事十分认真慎重，说道凭她的口才这桩事情必定会如她所愿。

随后克雅丹和赫莱弗娜被安排单独坐在一起，这样他们两人可以促膝谈心，他们交谈了整整一天。到了晚上，苏里德询问克雅丹他是否喜欢赫莱弗娜的言谈举止，克雅丹非常高兴，说道他认为这个姑娘是他所见到的最高贵的淑女之一。

第二天清早，他们便派人去请阿斯杰尔来到阿斯比约恩岬角。他来到之后便同克雅丹两人作了谈话，克雅丹向阿斯杰尔的女儿赫莱弗娜求婚，而阿斯杰尔也就顺水推舟答允了这门婚事。他是个精明人，岂能看不出来这门婚事为他家的门第增添了莫大的荣耀。卡尔夫亦非常赞成和促成这桩婚事，说道："我将竭尽所能使赫莱弗娜的嫁妆丰厚得尽如人意。"赫莱弗娜的回答是，并无不情愿的话，只说她全凭父亲作主。于是这个婚礼便在证人面前宣誓确立。克雅丹当时已经没有心思细听每项详尽安排，仅听清了婚礼将安排在赫尔霍尔特庄园举行，时间定在夏天过后的第五个星期。随后克雅丹携带了赠给他的丰厚礼物骑马回家。

奥拉夫听到这个喜讯不禁松了一口气，而且看到克雅丹一扫离家时那种郁闷心情而变得心情开朗愉悦，他亦深为欣慰。

整个四旬斋期间，克雅丹一直吃斋而不去碰肉食，他的这一举动是开创了这个国度里的先河，据说他是冰岛斋戒禁食的第一人。人们觉得克雅丹居然不吃肉食还可以如此长久而活下来真是不可思议，不少人还远道而来探望这个奇人。克雅丹还有许多别的生活习惯亦惊世骇俗，鲜为别人所能理解。

复活节过后，克雅丹和奥拉夫父子便着手准备婚礼酒宴，那个喜庆酒宴排场极大。婚期一到，阿斯杰尔的送亲队伍从北方南下，古德蒙德和哈尔父子亦率众前来，总共有六十多人。奥拉



夫和克雅丹亦已另外又邀请了许多宾客聚集在庄园上恭候。

这真是一场豪华铺张的婚礼酒宴，延续了整整一个星期。克雅丹将那顶昂贵的冠冕头饰送给赫莱弗娜作为新娘礼物。这成了一件著名的礼物，因为在座的宾客即便见识广博或者家产万贯，可是没有人曾见到过、更不用说拥有过如此的珍奇宝物。据细心的人说，编织在冠冕头饰里的黄金有八安士之多。

克雅丹在婚礼酒宴上心花怒放欢乐得无法自持，他向筵席上每个人讲述了自己那次出海远航的故事。众人对于他能供职在最高贵的君主奥拉夫·特莱格瓦松身边都啧啧称赞并且记了下来，所以这个故事才能流传至今。在婚礼酒宴结束时，克雅丹馈赠给古德蒙德和哈尔父子丰厚的礼物，凡是其他的头面人物亦各有馈赠。那次婚宴使得奥拉夫和克雅丹父子的名望更大，而克雅丹同赫莱弗娜亦夫妻恩爱伉俪情笃。

46

尽管年轻人之间彼此交恶，奥拉夫和奥斯维夫之间却还是朋友。那年夏天轮到奥拉夫作东，他要在冬天来临之前半个月举行酒宴，而奥斯维夫则在“冬夜”节还席。他们相互邀请对方尽量多带点人来，越是人来得多就越体面风光。于是奥斯维夫便先到奥拉夫的庄园上来出席酒宴。

奥斯维夫在预定的日期率众来到赫尔霍尔特庄园，他的一行之中有伯利和古德隆夫妇以及他的儿子们。

在那天清早，有个女佣走向厅堂，她边走边说道，真不知道这些夫人们应该如何摆座才好。古德隆恰巧走过克雅丹的卧室，克雅丹那时在屋里穿上那件猩红色的战袍。他朝着那个女佣高声喊道：

“赫莱弗娜应该坐在那张高背座椅上，只要我活在世上，她就应该在任何地方都享有最高的荣誉。”他的喊叫给了那个正在嘟哝不知如何为夫人们摆座的那个女佣最直截了当的回答，因为过去凡是古德隆来到赫尔霍尔特庄园或者是任何别的地方，只有她才能享有坐在高背座椅上的殊荣。古德隆听到这番话气得朝屋里的克雅丹瞪了一眼，满脸被怒火染得通红，然而却没有吱声。

第二天古德隆来找赫莱弗娜聊天，她劝赫莱弗娜应该把那顶冠冕戴出来，好让宾客们见识一下这个国外运到冰岛来的无价之宝。克雅丹虽然不在赫莱弗娜身边，却站在近处，他听到古德隆的说话后便抢先回答说：

“她最好不要在酒宴席上戴起那顶冠冕，因为我所珍视的是赫莱弗娜拥有世间最珍贵的宝物而不必到处去炫耀，让宾客们用眼睛去饕餮这顶冠冕。”

奥拉夫家的酒宴要持续一星期之久。过了一天古德隆又来找赫莱弗娜，悄悄地央求她把那顶头饰拿出来让她看看。赫莱弗娜不防有虞便满口答应。又过了一天，她们俩来到储藏贵重物件的外厢房，赫莱弗娜打开一只箱子，取出那只用贵重材料织成的口袋，再从口袋里掏出那顶头饰来给古德隆观赏。古德隆接过冠冕将它摊开来观看了半晌，却未置一词既不赞美亦不挑剔。赫莱弗娜将它收藏起来，然后她们又返回到自己座位上。筵席场面十分热烈，笑语盈室人声喧闹。

最后那天客人们纷纷骑马离去。克雅丹忙得不可开交，他务必要为远道而来的宾客更换马匹，也要为每个宾客准备好途中需要的粮草饮水等物品供应，使得他们很快就能动身不受到



耽搁。克雅丹在办理这些杂事时，手上无法拿着那柄“国王赏赐”的利剑。可是他已习惯于剑不离手，所以等到事情一办完他就赶紧回到自己房里，朝着平时挂剑的地方一瞅，顿时吃惊得非同小可。原来那柄利剑竟不翼而飞。他赶紧去告诉他父亲说道他丢失了宝剑。

奥拉夫沉思片刻后说道：“我们切莫声张，先悄悄地暗中查访。我要派出手下人去监视查看每一批刚刚骑马离开的客人。”

奥拉夫立即派出各路密探。他吩咐白色阿恩骑马尾随奥斯维夫一行，留神监视他们中途是否有人折回或停下休息。那一行人马驰骋半日，越过高山之后在里肖农庄门前停住，下马入内休息。可是不一会儿功夫，奥斯维夫的儿子索罗尔夫率领几名家丁又从农庄里出来，在别人还在农庄上憩息之际，他们却走出了农庄之外在灌木丛林中穿行。阿恩尾随其后，一直盯住他们，这几个人一直走到拉克斯河从沙林斯峡谷中蜿蜒而出的出口处。阿恩心想他大概应该转回去先回避一下了。果然索罗尔夫嘴里在说再走远一点更好，不过这里也不碍事。说着他们那几个人便转身返回农庄上去了。头天晚上刚下过小雪，地上的脚印清晰可见，阿恩骑马返回那个灌木丛林，顺着索罗尔夫的脚印来到一条沟渠面前，他用手在地上摸索，不久后他摸到了利剑的剑柄。阿恩心想最好要有个证人在场，便又骑马到沙林斯峡谷，去把腾加农庄的索拉林找来。索拉林陪着阿恩一起把那柄利剑从沼泽地里起了出来。

阿恩将利剑交还给克雅丹。克雅丹用块布把利剑裹好，放到一只箱子里。阿恩和索拉林把“国王赏赐”之剑从地下挖掘出来的地方日后被叫做“宝剑沟”。这桩盗窃案在当时秘而不宣未

曾张扬出去，可是剑鞘却始终未曾找到。克雅丹亦不像出事之前那样珍惜这柄利剑,不再须臾剑不离手,他对这桩盗窃案心里积怒难消,恨之入骨。

奥拉夫劝说道:“休要让这桩事来折磨你，垒结成你心头上的疙瘩。他们固然使出了奸计,可是你亦并未受到什么损害。我们若是为了这样一件东西吵得天翻地覆，必定会遭到大家的讥笑,因为那一边毕竟还是我们的亲戚朋友。”奥拉夫说清道理规劝忍让,克雅丹也就不好再追究,此事便偃旗息鼓悄然过去。

过了一段时日之后,奥拉夫要动身去洛加农庄出席“冬夜”的还席酒宴，他告诉克雅丹务必跟随同去。克雅丹满肚子不乐意,可是父命难违只得应承。赫莱弗娜亦相伴偕往,但是她想把那顶冠冕头饰留在家里。

“真是个好媳妇,”婆婆索尔盖尔德取笑说道,“你去出席酒宴还不戴上你的头饰，你要等到何时才舍得戴这顶无价之宝而不是把它压箱底呢?”

赫莱弗娜说道：“许多人劝我说在洛加农庄忌妒我的人太多,要戴也宁可到别的地方去时再戴。”

索尔盖尔德说道:“我不大相信那些人的口舌，她们总爱说长道短在各个庄园之间搬弄是非。”

既然索尔盖尔德如此热心敦促，赫莱弗娜只得从箱子里取出那顶冠冕状的头饰。克雅丹这一次并未阻止不许她带，因为碍于母亲已经有了吩咐。

他们一行上路出发,在黄昏时分抵达洛加农庄,受到了热忱的欢迎和款待。索尔盖尔德和赫莱弗娜把她们宴会穿的盛装交给庄上的女佣去妥为保管。次日清早那女佣把她们的服饰捧进



房来，赫莱弗娜赶紧寻找那顶头饰，可是衣物已被人翻乱，那头饰并不在原来叠放的地方。于是她便远近里外仔细寻找起来，哪里能找到头饰的踪迹。古德隆虚情假意说道：看样子大概是疏忽大意忘记在家里了。她又埋怨赫莱弗娜扎捆行李过于粗心草率，说不定头饰在半道上滑落下来以致丢失。赫莱弗娜向克雅丹诉说了冠冕丢失之事。他回答说道：要逼他们承认并非容易之事，他们会抵赖得一干二净，岂肯说出事情的真相。他要赫莱弗娜暂先不动声色，他去找父亲商量，看看如何对付人家的鬼魅伎俩。

奥拉夫悲叹一声说道："我的意愿仍和以前一样，你要想开些，休得被这些卑劣的花招而弄得烦恼不堪。我会悄悄地把事情探查明白，因为我不情愿鲁莽行事而使得你同伯利反目成仇。你们两兄弟最好还是保持住手足之情。"

克雅丹说道："我明白你的苦心，父亲，你如此委屈求全是为了每个人好，可是我不晓得我究竟还能够忍耐多久，因为洛加农庄那些人实在欺人太甚。"

在酒宴即将结束、众人要骑马离去之前，克雅丹突然提高嗓门大声说道："伯利堂弟，我向你呼吁，恳请你今后对待我们比以前怀有更大的诚意，你应该当个正人君子，而不该对我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把这桩事在大庭广众前说清挑明，而不是咬耳朵避开人说。许多人早已知道，我们丢失了一件东西，我们认定这样东西已经落入你的腰包。记得今秋收获季节我们在赫尔霍尔特摆酒宴时，我的利剑被人窃走。如今利剑已找回到我手上，可是剑鞘却不见踪影。眼下又丢失了一件头饰，那件头饰被认为是无价之宝。不管会出什么事，我非要把那两件东西找回来

不可。”

伯利厉声答道：“克雅丹，你对我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虽然那些事情咎不在我。我本当指望你能胸襟坦荡，竟想不到你居然指责我犯有盗窃。”

克雅丹说道：“我可以断定，那些鸡鸣狗盗之人谅必就在你身边。倘若你情愿的话，你本当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此事消弭于未然。你使得我们无端蒙受耻辱真是欺人太甚。我们对你的恶意作对一直是以德报怨想图个太平。可事到如今只好把话挑明白。此事尚未了结，决不会就此罢休。”

此时古德隆听了他这番话亦挺身对仗，她说道：“你分明在煽起一把火，其实我们之间本当连烟都不应该冒。就算你的话句句确实当真，那么这些鸡鸣狗盗的毛贼在偷到头饰后谅必早已带着赃物远走高飞。至于你满口声称那顶头饰如何之贵重那只好随你说去。我虽然不情愿断言我讨厌那顶头饰，可是它却不该受到如此糟蹋，居然让赫莱弗娜有机会得到它而且还想要戴在头上去炫耀她的丑模样。”

宾主就此不欢而散，双方芥蒂已深，彼此戒备重重，人人都心境沉重。赫尔霍尔特庄园的人们败兴归去，酒宴草草收场，所幸的是还尚未撕破脸动起手来，总算还太平无事。从此之后再也听不到那顶头饰的下落。不过许多人都在传说，事情的真相是：索罗尔夫奉他姐姐古德隆之命，把那顶冠冕头饰偷取出来一把火烧掉了。

那年初冬，绒毛鸭阿斯杰尔便去世。他的家业和牲畜群由几个儿子继承。



47

那年冬天圣诞节过后，克雅丹召集起一支人马，总共有六十人骑。克雅丹并没有告诉他父亲私自调动人马究竟干什么去。奥拉夫亦未曾多予过问。克雅丹一行随身携带帐篷口粮，悄悄地疾驰到洛加农庄。他命令所有的人全都下马，并吩咐有人看马喂料、有人支架帐篷。

当时的习惯是茅厕全都设在正屋四周的外屋，虽说离开住房并不太远，上厕所却仍需走一段距离。克雅丹命令众手下分兵把守将进出正屋的所有屋门统统堵住，不让屋里的人外出一步。一连堵了三个昼夜，他逼得他们只能呆在屋里，连茅厕都无法去上，只得在屋里通融方便。

奥拉夫听说了这次偷袭气得个半死。索尔盖尔德却说道：“洛加农庄的人作恶多端，稍加薄惩理所应当，用不着埋怨责备，可惜还嫌太轻，要让他们更出乖露丑才好。”

赫莱弗娜问道：“你可曾同洛加农庄的人说过话，克雅丹？”

他回答说：“没有多少机会这样做。”不过他又说道他同伯利曾说过几句话。

于是赫莱弗娜笑靥俏动说道：“有人告诉我说你同古德隆曾在一起交谈过。我还听说她居然浓妆艳抹，还把那顶头饰戴在自己头上，那头饰对她倒是很合适的。”

克雅丹气得满脸通红，显而易见他忍受不住她这样的冷嘲热讽。他回答说道：

“你所说的一切，赫莱弗娜，决计没有在我眼前发生过。再说古德隆也用不着靠了戴上那顶头饰才能把自己打扮得比别的女人更漂亮。”赫莱弗娜只好收住话头。

洛加农庄上的人对那次恶作剧恨之入骨，他们认为这是蒙

受了奇耻大辱。即使克雅丹杀掉他们一两个人，他们尚且不会觉得如此狼狈。奥斯维夫的儿子们怒不可遏非要去拼命不可，幸亏伯利竭力劝阻，事情才没有闹得不可收拾。古德隆对此事说得最少，可是从她的话里听得出来她恰恰是比任何人都悲哀心碎的。如今在洛加农庄和赫尔霍尔特庄园之间积怨已深，仇恨敌意无法化解。

光阴荏苒，冬天即将结束时赫莱弗娜生下一个男孩起名叫阿斯杰尔。

腾加农庄的庄主索拉林传话通告乡邻，他打算卖掉腾加农庄的土地，因为他手头拮据，急需用钱。其实这并非真正的理由，他心里另有盘算。他觉察出来这一带乡里已经反目成仇形同水火,而他同哪一边都是朋友,夹在中间滋味不好受。伯利听到音讯便打算买下这块土地来自立门户，因为洛加农庄上牲畜多而土地少。

有一天，伯利和古德隆骑马来到腾加农庄。在奥斯维夫的点拨之下,他们俩人认识到这个大好机会决不能交臂失掉,因为这块土地与洛加农庄的脏腑之处毗邻相连。奥斯维夫关照他们要不惜花钱务求与索拉林谈成这笔买卖，不要让任何细节小事影响到这笔买卖。他们俩人依计行事，同索拉林谈妥了价钱和支付手段等一切事宜，这笔买卖便算成交了。但是这笔买卖却缺少证人在场,因为他们俩带去的人很少,当时在场的还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最起码人数。伯利和古德隆以为买地交易办妥便骑马回家。

消息很快传到克雅丹·奥拉夫松的耳中，有天清早他率领十二个好汉来到腾加农庄，索拉林欢迎他们到来并且请求他在



庄上住下来。克雅丹说道他务必要在早晨赶回去，不过可以在庄上稍事休息。索拉林询问此行可有正事要办，克雅丹便直截了当地说道：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伯利同你商妥的那笔土地交易，因为这笔交易违背了我的意愿。倘若伯利和古德隆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而你又敢将这块土地卖给他们的话。"

索拉林说道：如果这块土地卖给别人的话，他将吃很大的亏，"因为伯利买这块土地出了大价钱，而且马上就会将钱交清。"

克雅丹说道："倘若你不把土地卖给伯利也未必会吃亏。我情愿出同样的价钱买下这块地。我既然已经拿定主意这样做，即使你要反对亦决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事实上，很快就会见分晓，在这一带地方究竟是谁说了算数，所以切莫听命于洛加农庄，否则就会尝到苦头。"

索拉林说道："头领的吩咐岂有不遵从之理，不过我同伯利之间的这笔交易只好另作别论，因为我们早已成交无法更改。"

克雅丹冷笑说道："在我看来它根本还说不上是一宗土地买卖，因为它没有证人在场而不具备法律效力。眼下你只有两个选择：或是按别人一样的条件把土地卖给我，否则你自己就在你的这块土地上居住下去。"

索拉林选择了把土地出售给克雅丹，于是召集齐证人并且在证人面前办理好一切买卖土地的事宜。然后克雅丹便骑马返回家去。

当晚这一消息便传到洛加农庄。古德隆气恼不已，她说道："在我看来克雅丹似乎也给了你伯利两个选择，不过远比给索拉

林的苛刻得多:要末你毫不光彩体面地离开这里;要末你赶快去求见他向他表明你像以前一样地对他顺从。”伯利没有吭气,一抬腿便走了出去。在整个四旬斋期间一切显得分外沉寂。

复活节过后第三天，克雅丹带领一名家丁黑色安恩骑马离家外出。晌午时分他们来到腾加农庄。克雅丹想把索拉林叫上跟随他一起去索尔比催讨欠债，因为克雅丹在这一带地方放出去不少债,有不少债款早已到期却拖欠着没有偿付。事不凑巧,索拉林早已骑马外出,克雅丹便在那里停留等着他回来。

亦是合该有事,那一天正好话匣子索尔哈拉也到那里去,她询问克雅丹打算往何处去。他回答说他将去索尔比。她又问道:“你要走哪条路?”克雅丹亦未在意随口回答说:

“我大概先往西到沙林斯峡谷，然后再从西边穿过野猪峡谷。”

她又询问他路上要花多少时间。克雅丹回答说道:“我大概要在星期四才能从西边回来。”

“你是否愿意帮我做点事情?”索尔哈拉问道。“我有个亲戚住在索尔比往西的白色峡谷，他曾答允给我价值半个马克的家织粗布。我想求你绕道前去催索一下，并且把布匹从西边给我捎带回来。”克雅丹只得应允下来。随后索拉林返回家来便跟随他们一起出发上路。他们骑马往西蹬行，越过沙林斯荒原在傍晚时分来到霍尔农庄。他在那里受到弟弟妹妹的热情欢迎，因为克雅丹同他们向来手足情深。

那天晚上话匣子跑了一趟洛加农庄。奥斯维夫的儿子们询问她白天在干什么。她回答说道她忙着招待克雅丹·奥拉夫松。他们又问克雅丹往何处去。她便作了回答,把她所知道的一



切和盘托出还添枝加叶。

“他的模样从不曾像今天那样气势逼人。这样的人把别人看得比自己低下，那是毫不令人奇怪的，”索尔哈拉接着说道。“克雅丹心上只惦记着那笔土地交易，张嘴就唠叨他同索拉林的那笔交易。”

古德隆说道：“克雅丹可以胆大包天地胡作非为，因为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没有一个男人敢于朝他投出自己的长矛。”

古德隆同索尔哈拉讲这番话的时候，伯利和奥斯维夫的儿子们都在场。奥斯帕克和他的弟弟们一反常态。往日只要提到克雅丹，他们便冷嘲热讽大加挖苦，而这一回他们却不大吱声。伯利同往常一样，他们在说克雅丹坏话时他只当没有听见，却也不反对他们。

48

克雅丹在霍尔农庄度过了复活节后的第四天。他们聚在一起又说又唱，好不热闹。半夜里，黑色阿恩忽然高声呼喊叫痛不止。他睡下去时还是好端端的，却不料在睡梦之中得了病。众人连忙把他叫醒，并且询问他究竟在梦中看见了什么。他回答说道：

“有个女人朝我走来，她狰狞可怕凶相毕露，一把将我推到床上，她一手拿着短剑，另一只手端着木盆。她将利剑刺进我的胸膛，剖开我的肚皮把我的五脏六腑掏了出来，再往我肚子里塞满灌木枝条，然后她走了出去。”

克雅丹和别人听他讲述梦魇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并且戏谑说道：从今往后他应该有个外号叫做“灌木丛肚皮”阿恩，并且还说他们都要用手去摸摸他的肚皮，看看里面究竟是不是七

桠八杈地塞满了灌木枝条。阿恩却正色说道：

“你们休要如此讥笑我。我主张克雅丹只能在这两件事情里做其中的一桩：要末在此地多呆几天；要末多带些人马，倘若他想马上返回的话。他的随从至少要比来的时候多出好几个才令人放心。”

克雅丹漫不经心地取笑说：“尽管你们把阿恩谑称为‘草包肚皮’，可是他却十分贤明智慧，能够同你们一本正经地侃侃而谈上整整一天。因为你们都把他的噩梦看成是神圣显灵托梦先兆。可是我已不相信那一套，我务必要动身返回，因为我的主意已定，不管那梦境说些什么。”

克雅丹收拾停当便在复活节过后的第五天动身出发。在奥德、还有狗崽子索尔凯尔和他的弟弟克努特再三规劝下，他率领了十二骑人马登程随行。克雅丹先到白色峡谷为话匣子索尔哈拉取来了那些家织粗布，因为他既然答应出去就务必办到。然后他们驰骋南下穿过野猪峡谷。

且说那一天太阳才刚露头，古德隆便早早起来，走到她几个兄弟睡觉的地方。她呼唤了奥斯帕克，他立即惊醒过来，其他几个弟弟也陆续醒了。奥斯帕克一看是他妹妹，便询问她那么早来一定有什么非常之事。古德隆说道，她很想知道他们究竟打算如何度过这一天。奥斯帕克说道他打算休息，“因为眼下要干的活计太少。”古德隆冷笑一声，厉声说道：

“你这样窝囊懦弱的性情倒像是个农夫的女儿。不管人家把你如何欺侮你都能逆来顺受，克雅丹百般羞辱你，而你却依然闷头睡觉，而克雅丹敢于只带着一个手下人路经此地。况且这类手下人见到舞刀弄杖便会狼奔豕突。我看出来克雅丹只带了



一个手下人赶路你们尚且不敢前去拦截，若是要你们上门去叫阵厮杀，那是更无指望。你们平时在家里倒摆出一副令人很有希望的架势，这样的脓包真是太多了。”

奥斯帕克说道她讲话用不着这样吞吞吐吐、拐弯抹角，他们是不会反对她的主张。于是他立即起床披挂整齐，各个弟弟亦抄起了自己的兵刃。不消片刻他们已经收拾停当准备去伏击克雅丹。古德隆叫伯利也跟随前去。伯利说道他同克雅丹有兄弟情谊下不了毒手，更何况奥拉夫对他有养育之恩。

古德隆大怒回答道：“你终于说出了心里的真话，可是你休想再有此幸运能够到处送人情。倘若你不跟着前去，我们的夫妻名分便就此完结。”经不住古德隆反复讲述此事，伯利勾起了心里的旧仇新恨，记起了克雅丹的桩桩罪行。他怒火中烧，便抄起兵刃跟随他们一起前去。

这彪人马共有九条好汉，他们是奥斯维夫的五个儿子：奥斯帕克、海尔吉、瓦恩德拉德、索拉德和索罗尔夫。第六个是奥斯维夫的妹妹之子古德劳格，他是这群人当中最有出息的一个。另外两个是话匣子索尔哈拉的儿子奥德和斯坦恩。他们骑马来到野猪峡谷，挑了一处名叫山羊峡谷的深谷里布下了埋伏。他们拴好马匹，席地坐下，伯利一直闷声不吭，自顾自躺在峡谷溪边的高处岸上。

克雅丹一行由北往南而来，穿过米依奥海峡，那里峡谷徐徐开阔起来。克雅丹告诉众人不必再远送，可以在此地折回。索尔凯尔一定要再伴行一程，于是他们又往南行，来到命名叫诺尔瑟赛尔的露天挤奶场。克雅丹又关照那两兄弟不必再往前送了。

“索罗尔夫那个小毛贼，”他骂道，“他决计没有机会来嘲笑

我不敢只带一个随从穿过他的地盘。"

狗崽子索尔凯尔说道:"我们将听从你的吩咐不再远送,不过我真担心万一有事你今天急需人手而我们恰恰不在你身边,这将会使我们后悔莫迭。"

克雅丹说道:"我的弟弟伯利决计不会同那些阴谋小人联起手来要取我的性命。再说即便奥斯维夫的儿子们果真设埋伏要袭击我,到时候究竟哪一边能够活着吟唱这个故事亦还未可知哩。"于是那两兄弟只好率领部众黯然而别,折身朝西返回。

49 克雅丹策马按辔往南而下穿过那个峡谷。他们一行总共三骑人马:他自己、黑色阿恩和索拉林。当时有个名叫索尔凯尔的人,他居住在野猪峡谷的山羊峰,如今那里已成了一片荒地。那天他整天都在那里放牧他的马群,身边还带了个牧人随行,所以洛加农庄的埋伏和克雅丹一行往伏击圈里钻都被他看得一清二楚。那牧人说道最好是迎上前去向克雅丹和他的手下通风报信,他说道若是把这样大的灾祸化解掉,双方避免碰头火并,岂不是他们两人立身扬名的大好机会。

索尔凯尔把他拉住说道:"闭上你的嘴巴,你真是愚蠢透顶,你以为这样做能够救得住一个命中注定要去送死的人的性命?老实告诉你说,我对他们两边都不想偏袒轻饶,因为他们全都作恶多端。在我看来,最好的办法倒不如我们找个对我们毫无危险却又能看得清楚他们相遇厮杀的地方,这样的热闹岂可不看,因为每个好汉都推崇不已,说道克雅丹的武艺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我想今天他也只能仰仗他的武艺了,因为我们两人看得见他是如何面对这场压顶之灾,双方力量实在寡众悬殊太



大。”于是他们两人就照索尔凯尔所说的那样在一旁看起热闹来。

此时克雅丹一行三骑已经驰入山羊峡地段。而另一边，奥斯维夫的儿子们却在对伯利猜测怀疑起来，他们担心伯利胸怀鬼胎,这就是为什么他挑选了一个最显眼的地方,因为从西边骑马过来老远就可以瞅得见他。于是他们把几个脑袋凑到一起密谋对策。结果大家都一致认为伯利是在同他们玩弄花招，想要欺骗他们。于是他们一齐来到岸边同伯利掰腕角力和其他的游戏,嬉笑胡闹之中拉住了他的双脚把他拖离那岸边高处。

就在这时候，克雅丹他们三骑疾如星火驰到深谷的南边岸上，他们一眼就瞅见了伏击的阵势并且也认出了那几个人。克雅丹立即纵身下马，转身迎向奥斯维夫的儿子们。附近正好有块巨石,克雅丹命令手下背靠巨石倚角站立,作好迎战的准备。在短兵相接之前,克雅丹把手里的长矛投了过去,那枝长矛飕地飞过来一下子刺穿了索罗尔夫的盾牌，并且在握手柄的上端捅了进去。那面盾牌往后一压虽然护住了他的身体却不曾护住胳膊,矛尖刺穿盾牌后戳进了胳膊肘窝,把筋肉全部割断,索罗尔夫顿时盾牌脱手,那条胳膊垂下来不听使唤。

说时迟那时快,克雅丹拔出剑来,可惜他竟未携带那柄“国王赏赐的宝剑”。索尔哈拉的两个儿子围住了索拉林,这是分给他们两人的任务。这场厮杀刚一交手便剧烈异常，因为索拉林身材魁梧力大无穷。那两个人一时间竟占不到半点便宜，结局如何尚难见分晓。

奥斯维夫的儿子们和古德劳格将克雅丹和阿恩团团围住，他们有五个人而克雅丹他们却只有两个人。阿恩厮杀得凶猛无

比，而且用自己身体来掩护克雅丹。伯利手持啮足者之剑站在一旁观战压阵。克雅丹把利剑挥舞得如同一团白练一般，可惜他的那柄剑委实太不争气，非但抵挡不住别人的兵刃而且还时时弯曲扭折，克雅丹不得不抽个空隙把剑踩在脚底下扳直过来。在这场厮杀中，奥斯维夫的儿子们和阿恩身上都伤痕累累，而克雅丹却并没有一丁半点挂彩。奥斯维夫的儿子们不敢同克雅丹硬拼，便转过来齐力夹攻阿恩。两边又血战了一阵子，阿恩终于支撑不住栽倒下去，他的肚皮被刺穿，五脏六腑淌了一地。克雅丹厮杀得勇猛无比，出招疾如电光星火，但见他猛一挥剑，古德劳格的一条腿竟在膝盖处被齐齐地削断下来。这样的重伤便足以使那人不久就丧生。如今只剩下奥斯维夫的四个儿子把克雅丹包围在核心，可是克雅丹防守严密得无隙可乘，他们四个人竟然占不到丝毫便宜。这时克雅丹狂呼叫喊道：

"伯利弟弟，你离家前来难道只是为了来看热闹？现在你面临的选择是你务必帮助哪一边，赶快抽出啮足者之剑出招吧。"

伯利佯作未曾听见。奥斯帕克眼见他们一时之间难于取胜克雅丹，他便千方百计煽动伯利出手相援。他说道伯利决不指望一辈子忍受羞耻，因为既然事先已答应加以援手而厮杀到如此紧要关头却又不敢出手。他喊道："这究竟是为什么？莫非同我们联手对付克雅丹风险太大以致你不敢出手？再不然是否不敢同那样的大人物厮杀？可是伯利你必须明白，万一克雅丹从我们手里溜走，那么通往酷刑处世的路对你伯利和对我们大家都一样地短促。"

伯利闻听此言便脸色骤变，他抽出啮足者之剑朝向克雅丹扑过去。克雅丹对伯利说道：



"你终于拿定主意啦,我的弟弟。一个卑怯的懦夫也要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业绩!好吧,我成全你,与其我杀掉你,我倒宁可被你杀掉,这样我更心安理得。"

他说罢就把手里的兵器往远处一扔不再抵抗，那时他身上虽有几处伤不过都是皮肉轻伤，只不过长时间厮杀后已筋疲力尽。伯利并不答理克雅丹这番话，手上却丝豪没有放松他的出招，他仗剑向前猛然向克雅丹刺出致命的一剑。刺完之后他又立即搀扶克雅丹的双肩让他坐下。克雅丹倒在伯利的大腿上吐出了最后一口气。伯利立即表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恼，他宣布这次杀人全是因为他一时失手，他对此后悔莫迭。随后伯利叫奥斯维夫的儿子们赶紧逃奔他乡，他和索拉林留在这里看守尸体。

奥斯维夫的儿子们先返回洛加农庄把伏击的前后经过向古德隆说了一遍。古德隆对伏击成功非常高兴，她把索罗尔夫的胳膊包扎好，那条胳膊伤口愈合十分缓慢而且再也无法使用。克雅丹的尸体运往腾加农庄后伯利独自骑马回家。古德隆到屋外去迎接他,并且询问克雅丹是什么时候丧命的,伯利回答说道大概在晌午时分。于是古德隆说道:

"作恶愈多报应就来得愈剧烈。我才织了十二个伊尔的粗毛布,你就把克雅丹杀掉了。"

伯利回答说:"用不着你来提醒我这桩不幸的灾祸亦不会在我心中消失。"

古德隆说道:"这类事情我倒并不以为是不幸的灾祸。我似乎记得你曾说过在挪威的那一年里你的地位要远远高过于他，可是回到冰岛他却把你踩在脚下，直到如今才总算出了这口怨

(Ásta Ólafsdóttir)

克雅丹倒在伯利的大腿上吐出了最后一口气。



气。不过最使我心里痛快的事情要算的赫莱弗娜今天晚上再也无法含笑入眠了。”

伯利陡然怒火窜起来，他吼叫道：“我倒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她听到这个音信后的脸色是不是会比你更苍白亦未可知。可是我心里疑团难释：倘若是我此番送了命而克雅丹却安全无恙回来报告消息，你究竟会不会吃惊伤心。”

古德隆见到伯利真是大动肝火，便改口说道：“不要为这些事情责备我，我对你的作为十分感激，因为我已经明白你决不会做任何反对我的主张的事情。”

血案发生之后，奥斯维夫的儿子们躲进了一个早已秘密挖好的地窖中去，以防遇到不测之虞。与此同时索尔哈拉的两个儿子被派往西行，到神圣荒原去向那里的戈狄斯诺里教士通报音信，并要求他急速调集人马赶来增援，以便同奥拉夫和那些想要藉克雅丹血案掀起风浪之人厮杀对仗。

在沙林斯峡谷的腾加农庄上发生了一桩稀奇的事情。就在那场厮杀结束的当夜黑色阿恩蓦地坐了起来，看守尸体的人大惊失色。因为大家都以为他伤势过重早就一命呜呼了。如今他居然活了过来岂非圣绩显灵。阿恩告诉大家说道：

“我以上帝的名义请求你们不要见了我害怕。在我栽倒在地晕厥过去那一刻起，我的生命和全部智慧又重新回到了我身体里。我又梦见上一次见到过的那个凶恶妇人。我想是她把塞在我肚皮里的灌木枝条取了出来，又把我自己的五脏六腑重新塞进我的肚皮，这次更换使我好受得多，因为那付内脏毕竟天生就是我自己的东西。”

他们把他身上包扎伤口的布条统统解开来，一看所有的伤

口竟然都完好如初。阿恩身体逐渐复元又成了一个强壮的人，不过大家都叫他草包肚皮阿恩。

奥拉夫·霍斯库尔德松听到这一恶耗不禁老泪纵横、心如刀绞，然而他如勇士般忍受了丧子之痛。他的儿子们要立即兴兵复仇前去把伯利杀掉。可是奥拉夫说道：

“这种主张我听都不想听，在我心目之中我的儿子是无法偿还的，杀了伯利又与事何补。虽说我疼爱克雅丹要超过任何人，可是却不忍心对伯利作出任何伤害。倘若你们真想要发泄怒火的话，你们不妨去中途拦截住索尔哈拉的两个儿子。他们奉命去调集人马来对付我们，如今正在赶往神圣荒原的路上。你们可以任意给这两个人施加惩罚，我不会加以阻拦而只会满心喜欢。”

于是奥拉夫的儿子们便立即动身出发，他们总共有七条好汉，个个咬牙切齿要去讨回血债。他们乘上一艘奥拉夫拥有的渡船，划桨把船驶出河口，沿赫瓦姆峡谷而下。他们心急如焚地追杀前来，可是风力微小，张篷扬帆亦行驶不快，于是他们桨帆并用，费了偌大劲头才来到斑点礁屿，在那里稍作憩息，并且向四周乡邻打听下一段路程怎样走才更快些。

片刻后，他们忽然瞧见有一艘小船从西横越峡湾朝向礁屿驶来。他们定睛细看，认出了那船上的人原来就是索尔哈拉的两个儿子，还有哈尔多尔和他的手下人在为他们划船。那艘小船似箭一般朝他们驶过来，待到船上发觉苗头不对已无法折回。于是奥拉夫的儿子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上小船向他们扑过去，那船上众人毫无招架之力，霎那功夫斯坦恩和他的弟弟便被杀而且还被割下了首级。奥拉夫的儿子们得胜回家。他们



这次远途奔袭传为兵贵神速的恒古佳话。

50 奥拉夫亲自前去接回克雅丹的遗体。他还派人南下到堡格庄园去向索尔斯坦恩·埃吉尔松传达这一切情况,并且央求他在打这宗人命官司中相助一臂之力,倘若有任何一个头面人物将他的人马与奥斯维夫的儿子们纠合在一起对奥拉夫轻启战端的话，那么奥拉夫亦只能除恶务尽毫不手软。他说道他要亲自过问这桩血案，一切都由他来了结。同样的音信也派人北上传达给了他的女婿古德蒙德，还有阿斯杰尔的儿子们,并且告诉他们:他已控告所有参与那次伏击的人都犯有杀害克雅丹的罪行,唯独奥斯维夫之子奥斯帕克除外。

奥斯帕克之所以不在其内倒是因为他早已被判处剥夺一切权利予以放逐。祸根在于一个女人,她名叫阿尔迪丝,是英杰尔德沙滩的霍姆贡加·约特之女。他们缱绻之后生下一子名叫乌尔夫，乌尔夫日后成为挪威哈拉尔德。西古尔德松的宫廷侍从长。乌尔夫娶了索尔伯格的女儿尤隆恩为妻，生下的儿子名叫尤恩,尤恩又生下儿子厄兰德,厄兰德之子是日后的大主教埃斯坦恩。

奥拉夫当众宣布这桩命案要交由索尔岬角的“庭”的法院去处理。他把克雅丹的尸体运回家停放在一顶帐篷的穹隆之下，因为当时在峡谷地带尚没有建造起教堂。奥拉夫听得禀报说索尔斯坦恩义愤填膺，已迅速召集起一支人数众多的兵马要前去攻打洛加农庄。他又听得禀报说柳树峡谷应已起兵响应。于是他事不宜迟，立即召集峡谷地带所有的精壮男子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他派这支队伍到洛加农庄去传达他的命令:

“我的意愿是你们立即将伯利羁押看守起来以便随时听候召唤。你们务必要像昔日一样地听候我的调遣,不准轻举妄动。如今北边来的队伍已大军压境，他们认为同伯利讲和是一种耻辱，非要血战一场不可。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在兵祸未起之前赶快讲和,这样才能免除我们之间征战厮杀。”

奥拉夫刚刚着手安排讲和的事情，索尔斯坦恩率领的人马已经来到,柳树峡谷的人马亦接踵而至,他们全都义愤填膺恨不得即刻挥师去踏平洛加农庄。哈尔·古德蒙德的儿子便同卡尔夫一起鼓动大家前往洛加农庄，去强迫伯利允许他们进去抄家搜查,把奥斯维夫的儿子们缉拿归案,因为这一带地方已重重包围谅他们插翅亦难逃得出去。

可是奥拉夫亲自出面制止，他竭力反对纵兵冲进洛加农庄去搜索劫掠。于是双方加紧媾和。此时伯利早已慌了手脚,巴不得不立即息兵媾和,他央求奥拉夫代他提出媾和的条件,奥斯维夫亦说道他已无力加以反对，因为他们原先指望斯诺里教士不会坐视不救,岂料他竟不发来一兵一卒。几经周折,和平会议终于在洛加农庄召开，整个进程都在奥拉夫的运筹帷握之中。克雅丹的血案终于按照奥拉夫的意愿，用支付赔偿金和惩罚凶手来解决。于是和平会议就此结束，会议商定的结果都报告给索尔峡湾的“庭”去审批。按照奥拉夫的主意,伯利没有出席和平会议。

索尔斯坦恩·科格松要求领养克雅丹之子阿斯杰尔为螟蛉子以使得赫莱弗娜得到一些安慰。赫莱弗娜在办完丧事之后搬到北部同她的几个兄长居住在一起。她悲伤过度而变得瘦削憔悴,然而她却尊严地忍受住了悲痛,而且平易近人同每个人都说



话。在克雅丹死后，赫莱弗娜矢志不再蘸，她搬到北部之后不久便郁郁寡欢黯然死去，人们传说她是因为心碎而死的。

51 克雅丹的遗体在赫尔霍尔特庄园停灵一周，死后哀荣十分风光体面，前来吊唁的人络驿不绝。索尔斯坦恩在城堡格农庄造的一座教堂已经完工，于是他扶柩北上把克雅丹的遗体运到那座教堂里去安葬。因而克雅丹死后未埋葬在自己的故乡而是在堡格农庄入土为安。那座教堂刚刚举行过竣工礼拜仪式未来得及涂上颜色，仍是原来木料的白颜色。

不久之后，索尔峡谷“庭”的大会如期召开，对奥斯维夫的儿子们判决褫夺一切权利放逐出本土，他们得到一笔放逐到国外去的盘缠，但是只要奥拉夫的儿子们或者克雅丹的儿子活在人世，他们便永远不许返回冰岛。对奥斯维夫妹妹之子古德劳格则不付赔偿金，因为他参与伏击杀害克雅丹死有余辜。索罗尔夫虽然身负重伤亦因为同样缘故而不付给赔偿金。

至于凶手伯利，奥拉夫不情愿他受到严惩，便让他付出一笔罚金来赎买性命。哈尔多尔和斯坦索尔，还有奥拉夫的所有儿子们都气忿不过，他们说道倘若伯利能像他们一样地在这一带地方再呆下去的话，大家必然会联起手来叫他活不下去。奥拉夫说道：只要他还能站得动，他自会阻止这类事情发生。

在比约恩哈根有艘属于牵绳狗奥登的海船停靠。他前来参加了“庭”的大会，说道：“如今事情已很清楚，奥斯维夫的儿子们即使放逐到挪威他们的罪孽亦不会减轻，克雅丹在那里有朋友们饶恕不了他们。”奥斯维夫听说后破口骂道：“你这个牵绳狗难道也配对此事作出预言。要知道我的儿子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之中的出类拔萃之辈，而你牵绳狗多嘴饶舌必将招惹神灵的惩罚，活不过今年夏天。”那年夏天牵绳狗奥登出海航行，在法罗群岛碰上了风暴，那艘船破裂倾覆，船上的男女老少个个罹难，奥斯维夫的预言谶语竟然不幸言中。

奥斯维夫的儿子们在那年夏天流放到国外，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这桩天大血案总算太平地化解掉，未曾引起冤冤相报仇杀连结，这全亏了奥拉夫超过常人之智的伟大，他非但宽容大量而且指挥若定。他对奥斯维夫的儿子们从轻发落，虽惩罚而又留住了性命便是个明证。至于对待伯利，他更是念及骨肉血缘和手足情分，赦免了他的死罪。对于在处置这桩血案时曾出过力的众人他一一表示了感谢。按奥拉夫的主张，伯利终于买下了腾加农庄那块土地。

据说在克雅丹遇害后，奥拉夫仅仅活了三个冬天。他去世之后遗产由他的儿子们继承。哈尔多尔接手经营赫尔霍尔特庄园。他的母亲索尔盖尔德跟随哈尔多尔住在一起。她把伯利恨入骨髓，认定他全不顾养育之恩是个以怨报德的赖小人。

52

翌年春天，伯利和古德隆在沙林斯峡谷的腾加农庄大兴土木，把那里建造成一座非常气派的庄园。伯利和古德隆夫妇又喜添贵子，起名为索尔莱克。他从小就清秀俊俏、生就一副风流倜傥的模样。

如同前文所表，哈尔多尔·奥拉夫松主持经营赫尔霍尔特庄园，在大多事情上他是众兄弟之首。克雅丹被杀的那年春天，埃吉尔之女索尔盖尔德安排了一个远亲少年到山羊峰索尔凯尔那里去干活，那少年放了一个夏天羊。他像别人一样对克雅丹



被杀心里充满了悲痛,可是在索尔凯尔面前他不能提到克雅丹,因为索尔凯尔开口闭口总是诅骂克雅丹,说他是"白人"的奸细、丧尽天良。他还时常丑态百出地模仿克雅丹在受到致命一剑时的狼狈相。那少年不堪忍受便到赫尔霍尔特庄园去哭诉,央求他们收留他。索尔盖尔德要他先留在那里再呆一段时间,过了冬天再从长计议。少年说道:他已无法再忍受下去,"你若是知道我心里怒火如何在燃烧的话,你便不会叫我再在那里呆下去了。"

索尔盖尔德被他的哀哀哭诉打动了心肠,她说道她倒想在庄园上找个差使给他干。哈尔多尔说道:"不必对这个孩子太关注,他不值得正经对待。"索尔盖尔德声色俱厉回答说道:"这个孩子倒真算不了什么。"她又说道:"不过索尔凯尔那家伙委实可恶之至。他在这桩血案中干下了坏事。他看到洛加农庄的人设下埋伏,明知克雅丹要受害,却幸灾乐祸不去通风报信,害得克雅丹未能躲过这场不幸。他当时隔岸观火看热闹,事后又兴风作浪利用这桩血案来挑拨煽动人们反对你们。倘若你们兄弟连索尔凯尔这样无赖小人都对付不了,哪里还谈得上报仇雪恨。"哈尔多尔便不再多说,只是央求索尔盖尔德按照她的心愿来安置那个少年。

几天以后,哈尔多尔率领一众好汉飞骑前往山羊峰,把索尔凯尔的农舍团团围住。索尔凯尔立即被五花大绑牵了出来。他哀告求饶显出了胆小鬼的本性,然而却未能保全性命还是被杀掉了。哈尔多尔严禁抄家掠劫便得胜而归。索尔盖尔德对此壮举深为高兴,认为这次出手虽是杀一儆百,但总比无甚作为要好。

那年夏天一切似乎都很平静，然而骨子里并不太平。奥拉夫的儿子们与伯利之间宿怨难消，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那兄弟几人处处进逼力图挑衅寻隙，而伯利则委屈退让，只要在面子上没有受到羞辱便忍气吞声，因为伯利亦是个傲慢自尊的人物，何况他如今有财有势，生活十分骄奢，出入有人相随。

奥拉夫有个儿子斯坦索尔，他居住在拉克斯峡谷的丹纳农庄，他娶了阿斯杰尔的女儿苏里德为妻。苏里德的前夫是诈骗者索尔凯尔。斯坦索尔夫妇生有一个儿子亦起名为斯坦索尔，外号叫做“石头人”。

53

转眼一年过去，这是奥拉夫·霍斯库尔德松去世之后的第二个冬天。埃吉尔之女索尔盖尔德派人去传唤她儿子斯坦索尔，叫他急速前来探望母亲。母子见面之后，她告诉斯坦索尔说她打算动身往西部索尔比去探望她的朋友奥德。她亦吩咐哈尔多尔一起前去，哈尔多尔谨遵母命随同前去。他们一行五人迤逦而行，来到沙林斯峡谷的腾加庄园前面的一处地方。索尔盖尔德收缰勒辔将马头对着一座房屋园落厉声问道：“这是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哈尔多尔回答说：“母亲，你分明知道此处乃是腾加庄园。”

“是什么人居住在里面？”她追问道。

“母亲，你是在明知故问，”哈尔多尔说道。

索尔盖尔德怒不可遏地说道：“我确实知道得一清二楚。”她略作停顿又说道：“这里住的是伯利，那个杀掉你兄长的凶手如今养尊处优地生活在那座庄园里。你们这几个没有出息的弟弟同你们那死去的高尚的兄长相比真有天壤云泥之别。你们对



杀兄的血海深仇听之任之，根本没有想为克雅丹这样高尚品质的兄长报仇雪恨。你们的外祖父埃吉尔若是活到今天，他岂肯就此罢休低头认栽！事情还真令人可怜，你们上对不住长辈，而下也对不住儿子。你们不得不对自己儿子遮掩吞吐免得他们知道自己的懦弱卑怯。与其如此，你们当初真不该生成男子汉，应该生出来就是你们父亲的女儿，远嫁出去不必为报仇而操心。哈尔多尔，这真是古老谚语所说的：'货物成堆必有假货掺杂其间。'这也是奥拉夫的不幸，他生了一大堆儿子，我看得很清楚，能争气的却很少。哈尔多尔，这些话我是说给你听的，因为你一直认为自己是众兄弟之首。如今话已经说明白了，我们转身回去吧，因为这次出来我目的在于提醒你们大仇未报不要忘到脑后去。"

哈尔多尔说道："母亲，你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们不会因此而埋怨你的。"他本来还想多说几句，可是他心里充满了对伯利的仇恨已顾不得多说了。

星转物移光阴荏苒，转眼冬尽夏至又到了召开"庭"的大会的时候。哈尔多尔和他的兄弟们告知乡里说他们将前去出席大会。他们带领众多随从浩浩荡荡来到会场，旋即把昔日奥拉夫曾拥有的那座棚屋支搭起来。"庭"的大会本身平淡无奇。不过"庭"的大会上从北方来了不少好汉。柳树谷的那些头面人物，还有古德蒙德·索尔蒙德松的儿子们全都来了。古德蒙德有个儿子名叫巴尔迪·古德蒙德松，他虽只有十八岁，可是身材魁梧力大无穷。奥拉夫的儿子们便邀请他们的外甥跟他们一起回去作客。他们一再撺掇，巴尔迪终于接受了他们的盛情邀请，因为他们甥舅之间颇有情谊，而且古德蒙德的长子哈尔当时又不在

冰岛。巴尔迪跟随奥拉夫的儿子们从“庭”的会场往西驰骋，返回到霍尔赫尔特庄园，巴尔迪在那里度过了夏天剩余的时日。

54 哈尔多尔非常秘密地告诉巴尔迪说他们兄弟几个已下定决心非要袭击伯利不可，因为他们实在忍受不住他们母亲的讥嘲奚落。他说道：

“我们不想对你有什么隐瞒，巴尔迪外甥，我们邀请你来就是想要在这次报仇中取得你的帮助和拉你进来同我们一起干。”

巴尔迪回答说：“这事情本来连谈都不要谈起，因为破坏和平向自己的兄弟下手真是太不应该。何况在我看来，偷袭伯利并不是件轻而易举之事。如今他身边有不少好汉相随，他本人又是个武艺最高强的斗士。他还有古德隆和奥斯维夫相帮他策谋划策。若是把这些事情都考虑得周到一些，那么我以为想要战胜他们是毫无指望的。”

哈尔多尔说道：“我们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坐而论道高谈阔论那诸般困难。况且我还没有把此事正式提出来，直到我心里有数可以万无一失之时，我们才会向伯利发难报仇。我的外甥，我希望你不要抽身撒手而是要同我们一起干到底。”

巴尔迪回答说道：“我知道你心里早已断定我不会抽身中辍袖手不管的。可是我若无法使你们放弃这个念头的话，我亦不想要跟你们去干这事情。”哈尔多尔说道：“你已经非常体面地在这件事情上尽了你的本份。因为你直截了当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巴尔迪仍规劝他要十分谨慎地着手此事。哈尔多尔告诉巴

尔迪说道:根据他刺探得知,伯利已把他身边的大多半家丁打发出去。有的到北部伦姆港湾去迎接一艘海船，有些人到米德尔荒原去办事。他说道:“他们禀报我说道眼下伯利正住在沙林斯峡谷的露天挤奶场，身边只带了几个翻晒干草的家丁。这正是难得的良机,切不可错过这个机会来对付伯利。”哈尔多尔同巴尔迪商量良久才把这次奔袭行动确定下来。

有个才智过人而有财有势的好汉居住在布劳德峡谷的洪迪谷中,名叫黑色索尔斯坦恩,他一直是孔雀奥拉夫的朋友。索尔斯坦恩的妹妹索尔维格嫁给了哈尔德贝恩之子海尔吉，海尔吉这条好汉非但高大雄健勇武有力，而且是个熟识水性的航海行家。他不久之前来到冰岛借住在他的大舅子索尔斯坦恩家里。哈尔多尔派人去传召索尔斯坦恩和他的妹夫海尔吉。他们来到霍尔赫尔特庄园之后，哈尔多尔告诉他们他正在筹划一场奔袭以及这次行动的安排打算,他还要求他们俩参加此次奔袭。

索尔斯坦恩对此类仇杀厌恶之至，便规劝说道:“你们之间骨肉相残真是天下最残忍的事情。不妨看看你们家年青的壮汉已剩下没有几个,伯利家亦是如此。”尽管索尔斯坦恩说得苦口婆心，可是忠言逆耳无人肯听。哈尔多尔又派人去传召他的叔父拉姆比。他很快来到，叔侄相见后哈尔多尔便告诉他一切详情。拉姆比竭力主张非如此做不足以泄愤。索尔盖尔德又义正词严激昂慷慨地鼓励他们前去奔袭,直到众好汉全都发誓保证,她才说道:她一直认为克雅丹的血案至今未曾了结,除非元凶伯利以命相抵才能告慰死者的英灵。

一切收拾停当他们便要登程出发。在这次长途奔袭之中，奥拉夫的四个儿子全都参加了。他们是：哈尔多尔、斯坦索尔、

海尔吉和霍斯库尔德。第五位是古德蒙德之子巴尔迪。第六位是拉姆比。第七位是黑色索尔斯坦恩。第八位是索尔斯坦恩的妹夫海尔吉。第九位是草包肚皮阿恩。

索尔盖尔德非要跟随他们一起前去，众人竭力劝阻，说道这类厮杀拼命并非妇道人家应该干的事情。她说道她已拿定主意一定要去，“因为我对你们都知道得十分清楚，儿子们，在紧要关头，你们需要我的鼓励。”于是众人不再反对，只好说一切由她自己决定。

55 这一彪人马飞骑疾驰，离开赫尔霍尔特庄园绝尘而去，九条好汉快马在前，索尔盖尔德紧随不舍。在上半夜他们已沿海滩迂回绕过了里肖农庄，中途他们并不憩息而是马不停蹄一口气在拂晓之前赶到了沙林斯峡谷。那里长着一片葳蕤繁茂的森林。哈尔多尔刺探到手的消息非常确凿，伯利果真住在那个露天挤奶场里。那个挤奶场紧靠河边，位于如今叫伯利土丘的地方，挤奶场背侧倚山，上面是一大片斜坡，一直伸展到斯塔克峡流。在山腰斜坡和山下丘陵之间有一片名叫巴尔姆草场的地方，伯利的家丁们都在那里干活。

哈尔多尔一行按辔徐行越过拉恩草地，驰进公牛树林，那里居高临下把挤奶场面前的槌子草地一览无遗。他们知道挤奶场此时人还很多，便在树丛里下马躲藏起来，要等到那些家丁们离开挤奶场前往山腰的草场干活的时候才能动手。

岂知那天清早伯利的羊倌起身得非常早，他把羊群赶进山边草地，忽然瞅见树丛之中影影绰绰有好几个人躲藏在那里，又看到树林边上拴着马匹。他看到他们行径鬼祟不由得狐疑丛



生，于是他拔脚飞奔想跑到挤奶场上去禀告伯利有些来历不明的人大概要上门寻衅。哈尔多尔生来目光敏捷，他一眼瞅见有个人影转身奔向挤奶场，他情知不妙，向同伴们说道："这个人准是伯利的羊倌，他发觉了我们的踪迹，因而我们务必抢在前面把他截住，免得让他走漏风声惊动了挤奶场里的人。"他们立即行动，草包肚皮阿恩一马当先赶上了那个羊倌。他鹘落兔起把那个羊倌抓住往地上一摔，那个少年背脊骨顿时折断而动弹不得。于是他们不失时机地立即朝挤奶场冲了过去。

挤奶场上有间茅舍，前半部是牲口棚，后半部是睡觉的地方。那天清晨，伯利亦起得很早，他对家丁们吩咐安排一番，家丁们便离去干活，而他自己又返回里室躺下再睡，所以当时在挤奶场上的人并不多，只有古德隆和伯利夫妻俩。矇眬之间，他们俩忽然听见嘈杂声响，那是众好汉突驰而至翻身下马的动静把他们俩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俄而他们听见门口有人说话，他们在商量谁先冲进去扑向伯利。伯利听出来那是哈尔多尔的声音，后来他又听出另外有几个跟随者的声音他似乎也很熟悉。伯利知道事情不妙，便叫古德隆火速逃离挤奶场赶快远走高飞。他说道这场厮杀看来已成定局，他在劫难逃。古德隆说道这样的事情倒实在难逢，她既然遇上便不想走开，而是要在现场观看一番，她又说道她紧靠在伯利身边决计不会对伯利有什么损害。伯利怒喝说道事已至危急关头还要死命纠缠何苦来，他要应付迎战理应照他的意思去做才对。于是古德隆只得抽身从背后潜逃出挤奶场。她一口气奔到河边，趴在那里假装在洗衣服。

如今在挤奶场里只有伯利独自一个人。他取出他的兵器，戴上头盔，胸前持有一面盾牌，手上握着"啮足者之剑"，可是身

上却缺少锁子甲可穿。

哈尔多尔同他的伙伴们还在商议他们该如何冲进去，外面这几个人里没有一个热衷于带头往里闯的。于是草包肚皮阿恩说道：

"在这几个人当中几乎都和克雅丹沾亲带故关系非同一般，唯独我与他没有血缘关系，只是朋友一场。可是克雅丹在丧生的时候诸位没有一个人在场，唯独我在现场。我头脑里一直萦绕着当时那种惨烈的景象。我被抬到腾加农庄时已经半死不活，而克雅丹则是被杀掉了。我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若有机会的话我会欣然舍命，管叫伯利尝到我的厉害。所以第一个冲进去的人舍我其谁。"

黑色索尔斯坦恩喝彩道："这番话说得何等壮烈慷慨，可是聪明的做法是不要笔直硬闯进去而疏忽了防御保护自己。我们还是小心谨慎掩身进去为好，因为伯利不会束手待毙。他虽然只有一个人，可是料定他必然会殊死抵抗。他身强力壮武艺高强，再说他手持的兵器又是一把可以依赖的宝剑。"

阿恩旋风一般势不可挡地冲进挤奶茅舍的内屋，他把盾牌高举过头顶，尖端朝向前面。伯利挥动啮足者之剑猛然一击把盾牌的尖端砍断下来，紧接着又反手一剑把阿恩从头到肩胛劈成两片，阿恩当即气绝身亡。此时拉姆比冲了进来，他把盾牌举在胸前另一只手仗剑而入。伯利的啮足者之剑却还嵌在阿恩的躯体之中急切间拔不出来。伯利便顾不得一切使足浑身力气去拔剑，剑虽拔出来了，可是盾牌却荡开去，胸前露出一大片破绽无法防护。拉姆比觑准了这个空隙，眼明手快动作疾如星火，一剑猛刺过去，伯利虽然躲得快却也被刺中了大腿，这一剑刺得力



气十足洞穿腿肱。伯利那时已把剑拔出来了，便顺势一挥砍了过来，拉姆比闪避不及正中肩胛，他的利剑脱手飞出。拉姆比的伤势很重只好赶紧退出战斗，那条手臂自此以后再也无法使用。

就在此紧要关头，哈尔德贝恩之子海尔吉举着长矛冲了进来，那柄长矛的矛尖足足有一个伊尔长，矛柄缠有铁丝。伯利一看来势汹汹岂敢稍有怠慢，他只好将利剑先扔在一旁，双手握紧盾牌走到挤奶茅舍的大门边来抵挡。海尔吉摆动长矛猛刺过去，长矛洞穿盾牌后亦刺进了伯利的胸膛。伯利受此重创犹自挣扎将身体支撑在茅舍墙上。哈尔多尔和他的兄弟们都冲了进去，索尔盖尔德也跟随他们走了进来。

伯利开口说道："弟弟们，你们走近一点亦不碍事，这比方才冲杀进来要安全得多。"他还说道他虽想抵抗下去，但已没有力气，他料想自己活在人世的时间已十分短促。

索尔盖尔德回答了他的这番话。她说道：对付伯利这样的恶人切莫心慈手软，在最后一霎那动了恻隐之心以致功亏一篑。她要求儿子们除恶务尽"应该在首级和躯体之间行走"。

这时候伯利仍然直挺挺站立着，他双手紧捂住战袍，防止内脏流淌出来。于是斯坦索尔便向伯利扑了过去，举起大战斧朝他肩颈之间斫了下去，他的头颅便骨碌碌地滚了下来。索尔盖尔德称赞说他的双手真有无比的力气，并且说道古德隆如今有事可做了，她可以将伯利被鲜血染红的头发梳理整齐。说罢之后，他们走到屋外。

古德隆从小河边赶紧走了过来迎住他们。她若无其事地同哈尔多尔说话，询问他们究竟如何处置伯利。他们告诉她方才



所发生的一切。古德隆打扮得俏丽可爱楚楚动人，她身上穿着一件浅褐色的裙袍，外面罩着一件紧身小袄，把那纤细的素腰益发衬托出来。她头戴高顶峨冠，颈脖上围着一条蓝色条纹的围巾，围巾四周饰有流苏。

海尔吉·哈尔德贝恩松走上前来，站到古德隆面前，抓起围巾边上的流苏把长矛上的血渍拭擦干净，那柄长矛正是他方才刺穿伯利胸膛的兵器。古德隆却朝着他做了个媚眼还妖娆娇笑起来。

哈尔多尔见了这样的情景便发话阻止，说道："这太不像话，此时此刻还调戏人家未免太卑鄙下流。"海尔吉连忙央求他不要生气，说道："因为我心里只想着那围巾上的流苏必将是我的索命之物。它迟早会送掉我的性命。"

他们纷纷上马，按辔徐徐而行，古德隆无动于衷地同他们聊天，送出很远才折身返回。

56 哈尔多尔一行骑马回家，一路上闲聊解闷，他们说起古德隆这个女人全然没有心肺，居然全不把伯利被杀放在心上，甚至还前来送行同他们说笑戏谑、毫无悲伤之感，仿佛他们前来奔袭同她毫不相干。

哈尔多尔却说道："依我看来事情恐非如此。我的感觉倒并不以为古德隆对伯利之死无动于衷。她远送我们一路上同我们聊天自有她的打算，她是想要看清记牢哪些人参与此次行动，是谁动的手。须知人人都说古德隆比别的女人远远富有心计并且深藏不露，这决非夸大之词。可以断定的唯一事情是古德隆会将仇恨埋藏在心里等待机会。说老实话，像伯利这样的人物惨



遭横死确实是个最大的损失。弟弟们，恐怕我们今后好运不会再来，不见得能太平地相聚在一起了。”说罢，他们返回到赫尔霍尔德庄园。

这个音信不胫而走，远近乡里不久便都知道伯利遭到仇杀，众人莫不怵目惊心，为伯利之死而深切悲哀。古德隆立即派人去禀报斯诺里戈狄，因为她和奥斯维夫断定在此风雨飘摇的难关面前只能将全部信任都寄托在斯诺里身上。他们恳请他出面折冲樽俎力挽狂澜。斯诺里这一次倒行动神速，他接到古德隆的邀请后立即率领六十人骑来到腾加庄园。他的来到使得古德隆消除了压在心头的担扰安心了不少。他向她提出愿意出力斡旋，务求使此次血案得以和平解决。可是他哪里知晓古德隆的心思。她其实从开始起就不曾盘算过要从伯利被杀的血案中索取大笔赔偿金，尽管她是伯利的儿子索尔莱克的代言人。

“在我看来，斯诺里，你若是肯帮我的话，那么给我最好的帮助在于，”她说道，“同我易地而居，因为我不情愿再同赫尔霍尔特庄园的人做邻居。”

当时斯诺里亦在同居住在埃亦尔的那些邻居发生龃龉闹得不可开交。古德隆的想法恰恰正中他的下怀，可是他却不动声色佯装出他是为了和古德隆的友谊而乐意于易地居住的。他又说道：“不过，古德隆，今年之内你还仍需要留在腾加农庄。”斯诺里动身返回，古德隆馈赠了丰厚的礼物，于是斯诺里一彪人马便骑马离开。那一年便平静地度过了。

翌年冬天，古德隆生下了伯利被杀后留下的遗腹子，这个儿子起名叫伯利。他从小就长得结实茁壮而且长相俊美清秀。古德隆对他无比疼爱。

冬去春来，斯诺里和古德隆谈妥的那桩交易便付诸实施，斯诺里搬到腾加农庄来住，他一直居住在那里直到寿终正寝。古德隆和父亲奥斯维夫搬到神圣荒原去住。他们在那里盖造了一幢华丽气派的房屋。古德隆的两个儿子索尔莱克和小伯利都是在那里长大的。他们的父亲伯利被杀时索尔莱克年仅四岁。

57

神圣荒原上有个名叫索尔吉尔斯·哈拉松的好汉，他是跟随他母亲的姓氏的，是因为他父亲亡故得早而母亲却一直健在的缘故。他的父亲是达勒峡谷的阿尔夫之子斯诺里，母亲是盖斯特·奥德莱夫松之女哈拉。索尔吉尔斯居住在霍尔德峡谷里一处名叫腾加的地方。索尔吉尔斯是个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男人，他善于吹牛拍马，而且还妄自尊大，人家都说他同人交易往来从不光明正大甚至毫不公平。他同斯诺里戈狄之间亦没有什么友情可言，两人结成冤家对头，因为斯诺里戈狄早已察觉出来他爱管闲事而且行为不端。

索尔吉尔斯如今忽然想出一大堆事情要不断地往西边跑，而且每次到西边去总是要到神圣荒原去探望古德隆。他对古德隆大献殷勤，处处要为古德隆分忧，并且想要照料她的事务。古德隆却对他冷淡得很、不大搭理他的好意，不过偶而也会差遣他一下。索尔吉尔斯要求把她的儿子索尔莱克接到他家里去住，所以索尔莱克有许多时间住在腾加跟随索尔吉尔斯学法律。索尔吉尔斯熟谙法律精通各种诉讼程序，便苦心孤诣地传授给索尔莱克。

当时索尔凯尔·埃约尔夫松正忙于冰岛和挪威之间的海上贸易。他是非常出名的人物，而且出身于高贵的门第。他是斯诺



里戈狄的挚友，但每次来到冰岛总是借宿在他的亲戚索尔斯坦恩·科格松的家里。有一回索尔凯尔的一艘货船停靠在巴尔达海滩的瓦第尔卸货，那时堡格峡湾发生了一起血案。里格山岗的埃亦德的儿子被克房伯的海尔嘉的几个儿子所杀害。动手杀人的是格里姆,他的弟弟尼雅尔亦从旁相帮,不过尼雅尔不久之后就淹死在白水河里。格里姆因是杀人凶手罪遭到放逐，他只得逃走，匿身于荒山野岭之间。他素来是鱼肉乡邻的恶霸再加埃亦德又年迈昏聩，所以对这桩血案亦无力去追究。于是人们窃窃私议，责怪索尔凯尔虽是个大人物却不敢站出来伸张正义。那年春天索尔凯尔把他的船只收拾完毕后便往南穿过布劳德峡湾,在那里买了一匹骏马,便单人独骑匆匆赶路来到里格山岗去探望他的亲戚埃亦德。老人一见他来不禁喜出望外，索尔凯尔告知来意说道此行前来是为了寻找格里姆的匿身所在要向他清算旧仇,并且询问埃亦德他可知道格里姆的藏身巢穴。

埃亦德回答说:“我已年老体弱不中用了,没有力气去报杀子之仇。在我看来你要想去偷袭他,这类行动风险确实太大,尽管你行动非常神速亦恐怕无济于事。因为你要迎战的是个具有死神海尔般蛮力的恶霸，对付像格里姆这样的凶恶歹人你务必要多带人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倘若你果真要前往的话。”

“你的主意固然高明,”索尔凯尔说道,“可是我听起来却并不勇敢。出动大批人马去对付一个逃犯岂不令人笑话。我希望的是你肯把那把斯古弗农恩利剑借给我用，我相信我能够制服得住一个逃犯,不管他的臂力如何惊人。”

“你既然主意已定只好悉随尊便,”埃亦德长叹说道。“可是我心里却深为不安，因为我知道你迟早会为自己的固执任性而

感到后悔。我亦并不在责怪你,因为你是在为我去报仇。你所提的要求不会遭到拒绝，斯古弗农恩利剑在你手上才能露出它的锋芒。不过这把利剑有几个古怪的禁忌你务必牢记：这把利剑的剑柄不可被阳光照得发亮;不可在妇女身边拔出剑鞘;有人被此剑所刺伤口永难愈合,除非用附在剑身上的疗伤石摩擦。”

索尔凯尔回答说他会留神遵守这些禁忌。索尔凯尔接过利剑后又央求埃亦德指点出格里姆究竟匿身于哪一带荒泽野林。埃亦德说道他捉摸十之八九会在鱼水河旁双日荒地以北一带。

于是索尔凯尔策马直奔埃亦德老人所指点的那片荒地而来，他朝北在石南花丛覆盖的荒原上驰骋了很长时间才看见在一条白浪滔滔的大河旁有一幢孤零零的小草棚，于是他便朝向那间草棚疾驰过去。

58 索尔凯尔来到草棚跟前，但见有一个人坐在河边垂钓，一件大氅盖住了他的全身。索尔凯尔翻身下马,将马拴在草棚房檐下，他蹑手蹑脚朝着河边那个坐着的地方闪掩过去。格里姆忽然看见河水里倒映出个人影，他情知不妙立即纵身窜起，可是已经稍迟了片刻。索尔凯尔已经冲到他身边挺剑朝他刺过去。那剑刺中了他的手腕,伤口并不很大。格里姆转身朝索尔凯尔扑了过去,他们两人彼此扭住胳膊角斗起来,不消多时便显出了气力的悬殊,索尔凯尔气力不支摔倒在地上,格里姆把他压住在自己身下喝问他是什么人。索尔凯尔回答说他是什么人同格里姆毫不相干。

格里姆说道:“眼前的事谅必出于你意料之外，你偷袭不成反倒被我逮住,如今你的性命已在我的掌心之中。”



索尔凯尔说道他决不会为了保全性命而哀求讲和，因为"不幸的是我自己把这桩事情沾上了手。" 格里姆说道他已经惹出的祸端实在太多，所以这一回不想再闯祸了。他说道："看来命运之神并不想让你死在同我交手之中而是另有安排，所以我饶你不死，不过你必须报答我给你的不杀之恩，如何报答可以随你的心思。"

他们两人站起身来回到草棚。索尔凯尔看出格里姆失血过多即将晕厥过去，便取出斯古弗农恩利剑的疗伤石为格里姆磨擦伤口，并把它捆在他手臂的伤口上。不消多时，格里姆的伤口竟然愈合消除了肿胀和疼痛。

他们两人在草棚里过了一夜。翌日清晨，索尔凯尔收拾停当准备离去。他询问格里姆是否愿意投到麾下作他的随从。格里姆回答道这正是他的心愿。于是索尔凯尔径直西行不曾再到埃亦德老人那里去。他亦不敢在路上稍作停留而是一口气直奔沙林斯峡谷的腾加农庄。

斯诺里戈狄热情欢迎他到来。索尔凯尔告诉他这次偷袭经过和结果是无功而返。斯诺里戈狄说道不必在意，此行反倒成了好事，他说道："因为在我看来格里姆是个运气旺盛之人，我的意思也是你应该宽容大度体面地同他了结这番恩怨。可是我的朋友，我要给你出个主意：你最好抽身出来不要再到海上去干那类勾当。你应该成家立业，并且成为一个头领，这样才能光耀祖先不致辱没你的高贵出身。"

索尔凯尔回答说道："你的忠告使我茅塞顿开，心里有了主见。"他又问斯诺里应该向哪个女人求婚。

斯诺里戈狄说道："你必须向门当户对能够同你相匹配的女

人求婚，而这个佳偶便是奥斯维夫的女儿古德隆。”

索尔凯尔一听便犯了懵，他说道同她结婚那倒的确是值得艳羡的体面婚事。他又说道：“可是我想她那颗心必定冷酷无情而她的思绪则无所顾忌，因为她一门心思想为她死去的丈夫伯利报仇。再者我还听说她同索尔吉尔斯·哈拉松往来不少，彼此在婚嫁之事上达成了谅解，所以向她求婚必然会遭到她的白眼，虽则我倒很喜欢这个女子。”

斯诺里戈狄说道：“我敢担保不让索尔吉尔斯给你带来危害。至于说为伯利报仇的事，我但愿在今年过完之前会出现转机，使一切都烟消云散。”

索尔凯尔回答说道：“但愿你许下的两个愿都不是空口说白话才好。说起为伯利报仇之事如今倒不像早先那样一触即发，除非有些更大的人物被拉进这个漩涡里来。”

斯诺里说道：“我很乐意于你今年夏天再到海外去一次，到那时我们看看时势再说。”

索尔凯尔说道他将遵从忠告。于是两人握手道别，所谈的事情亦留待以后再说。

索尔凯尔西行越过布劳德峡谷回到自己船上。他带着格里姆启程出海。那次航行顺利得手所获甚丰。他们来到挪威南部。这时索尔凯尔对格里姆说道：“你知道现在的事情，那桩案子尚未了结。倘若我们的结交被张扬出去，后果如何难以逆料。我不必再多说此事，不过如今比以前一段时间要松动些。我敬重你是个勇敢的血性汉子，为了这个缘故我情愿平静地同你分手，就好像我们之间未曾有过人命冤仇。我会给你许多货物，足敷你加入正经的商人行会。不过切莫在这个国家北部定居，因为埃



亦德有许多亲戚来往于那一带地方在做生意，他们仍对你怀有深仇大恨要想报复。

格里姆感激他的这番肺腑之言，并且说道赏赐是如此丰厚，甚至他自己都不敢开口要求。在分手的时候索尔凯尔果真赏给格里姆一大批货物。许多人称赞说这一举动显出了伟大人物的胸襟度量。后来格里姆往东来到维克，在那里定居下来。他辛勤持家成了一个富有财势的人。格里姆的故事说到这里告一结束，本文不再提起。

索尔凯尔在挪威度过冬天，他广置产业和牲畜，牛羊不计其数，富有得不得了，被公认为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

按下这头不表，回过头来再讲述冰岛的事情。不妨让我们听听索尔凯尔在海外的时日里冰岛本土上发生的故事。

59 那年夏天的“双月”期间，奥斯维夫之女古德隆离家来到峡谷地带，她骑马前往锡克夏农庄。这段时日索尔莱克也常住在锡克夏农庄，同阿尔莫德的儿子们哈尔多尔和乌尔诺尔夫一起玩耍，也有时候住到腾加去跟随索尔吉尔斯学习法律。古德隆抵达的当晚就派人去请戈狄斯诺里教士，说道她想当夜就能见到他，免得再要捱到明天。斯诺里得到音信不敢怠慢，便即刻收拾停当带领一名家丁策马疾驰来到秃鹰峡谷的溪流，在溪流的北岸有一块如翼状的峰岩突出在外俯视整个里肖农庄。那岩石名叫头石岩，古德隆在信中指明斯诺里教士来这里同她相会。他们两人几乎同时抵达峰岩下。她随身只带了一个人，那就是伯利的遗腹之子小伯利。小伯利如今已经十二岁，可是他少年老成，非但聪明过人而且力大无穷，有不少人即使到

了成年也休想能够赶得上他，如今他已经佩上了啮足者之剑。

斯诺里教士和古德隆见面之后，寒暄问候。小伯利同斯诺里的随行家丁一起坐在头石岩上监视四周的动静。斯诺里教士和古德隆彼此询问了近况之后，斯诺里教士便焦急地问道如此匆匆召唤他前来究竟有何急事，她如此仓促派人传书谅必出了大事。

古德隆说道："实不相瞒，我马上就要相告的那件事是日夜悬挂在我心头的大事。有十二个年头晃眼过去，但这桩事仍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在我心里印象鲜明。因为我想讲的是为伯利报仇。这对你来说也许十分突兀，虽然我曾经多次向你说过此事。如今我不得不再次提醒你不要忘记，你曾亲口答应过我情愿出力相帮，只要我耐心等待时机。我但愿我的希望不至于落空，因为我觉得你似乎已不再把我的血案放在心上。我等候了如此长久，我的耐性已经消失。我要你讲出真话，你看这次报仇究竟如何下手。"

斯诺里教士询问她究竟有何打算。古德隆说道："我的愿望是奥拉夫的所有儿子都要杀得一个不剩。"斯诺里教士说道他必须禁止去偷袭那些在地方上最有财有势的伟大人物，况且同前来报仇的人原本就是血亲本家。如今时机已经成熟，他可以明令禁止这类家族的血亲仇杀。

古德隆说道："如此说来，拉姆比应该最先去偷袭杀掉，因为他曾竭力主张要发动那次奔袭。他已恶贯满盈理应遭到清除。"

斯诺里教士说道："拉姆比固然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不过我并不认为杀了此人伯利的仇就会化解了。因为从长远看冤冤相报不是办法，人命官司要通过缔造和平来解决，舍此别无善策。



再说即便抵命偿还伯利之死也用不着杀掉那么多人。”

古德隆说道：“如今我们势单力薄无法指望从拉克斯峡谷的那批人手里讨回公道，可是必须有人要为这场血案付出高昂的代价，不管那人居住在哪条峡谷里。我们还要对黑色索尔斯坦恩下手，因为在血案之中有他一份，没有人比他更坏。”

斯诺里教士说道：“索尔斯坦恩对你来说，所犯下的罪行只不过同参与那次袭击的所有其余人一样，然而他却没有动手去刺伤伯利。我弄不明白为何你偏偏将有些人轻易放过，而在我看来那些人才是要报仇的对象，若是果真想要报仇的话。再说杀死伯利的元凶是海尔吉·哈尔德贝恩松而不是别人。”

古德隆说道：“这倒是真的，不过倘若我坐着不动不去做什么事情，那么我纵然磨破嘴皮煽起天大的仇恨，那些参与血案的人都会安然无恙地端坐在家里享福。”

斯诺里教士语塞半晌后说道：“我倒有个妙策可以防止这种状况。那就是务必把拉姆比和索尔斯坦恩拉到你的儿子们这一边来。不妨叫他们交出适当数目的赎罪金来同你们了结那桩血案。倘若拉姆比和索尔斯坦恩竟然不识时务，我将不再为饶恕他们的性命而呼吁，你们要如何惩罚他们全由你们去发落。”

古德隆说道：“这个计策倒非常好，可是我们究竟怎样才能使那两个人甘心情愿参与我们?”

斯诺里说道：“招纳部众乃是领兵出征的头领的份内之事。”

古德隆说道：“如此说来我要请教你的高瞻远瞩，何人能担任头领率众去奔袭?”

斯诺里教士微微一笑说道：“你心里早已选定了人，何必再

来问我。”

古德隆说道：“你说的莫非是索尔吉尔斯？”斯诺里说道一点不错。

古德隆说道：“我倒已经找了索尔吉尔斯谈过此事，可惜他提出了一个选择，那是我根本不屑一顾的。他说道他情愿把为伯利报仇的担子挑起来，赴汤蹈火在所不计，可是他要求我嫁给他作为报答。这个要求是毫无希望的，所以我亦不会卑贱地去求他作此行动。”

斯诺里说道：“我有个好主意可以帮你解围，因为我并不想要阻拦索尔吉尔斯去率领这次出征。你不妨先将这门婚事应承下来。不过你在作出允诺的时候千万要讲得言词暧昧、模棱两可。你可以说在这个国度里你肯嫁的男人只有索尔吉尔斯。这句话虽然是个双关语，其实也不假。因为索尔凯尔·埃约尔夫松暂时还不在国内，而在我心目之中你要嫁的男人就是此人。”

古德隆说道：“他会识破这个诡计的。”

斯诺里回答道：“休想他能看穿这个小小的花招，因为索尔吉尔斯素来以莽撞蛮干而出名，从不曾听说过他富于心计。不过在商定婚约时在场的证人愈少愈好，可以把他的螟蛉兄弟哈尔多尔叫来，但是千万不许让头脑机警的乌尔诺尔夫参与其事。倘若这个花招不灵被人识破了，那么你只好把过错全都推到我的身上。”

他们商议停当后，互道珍重依恋而别。斯诺里骑马回家，古德隆则返回锡克夏农庄。

翌日凌晨，古德隆便骑马离开锡克夏农庄，她的两个儿子跟随在背后，母子按辔徐行顺着海滩西去，俄而有数骑人马追赶上



来，那几骑马狂奔疾驰快如星火，不消多时就赶到他们面前，他们抬头一看原来是索尔吉尔斯·哈拉松。于是双方互致问候，两彪人马汇合在一起朝向神圣荒原而来。

60 古德隆回家几天之后，有个晚上她把两个儿子叫到她的身边，在果园里同他们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们来到之后但见地下摊着几件亚麻布的衣裳，有件衬衫还有件战袍，衣服都被血渍所染红。

古德隆开口说道："这些衣服你们曾经看见过，同样的衣服又拿出来给你们看，因为它们在向你们痛哭呼号，要你们去报杀父之仇。我不想再多讲什么话，因为我对这件事情已经失望得心凉。倘若眼看到这几件血衣还不足以提醒你们的话，我再多费口舌又有何用？你们全都会弃诸脑后的。"

这两兄弟听完母亲的严词训斥不禁惊恐起来，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古德隆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不过他们仍然作了回答，说道他们年纪太小，若是没有人能充当头领的话他们真不知道该如何去报仇，"不过杀父之仇我们时刻不曾忘记过，时时刻刻都牢记在心。"

古德隆说道："你们的心思都花费在斗马和竞技上了。但愿你们休得把这桩大事抛到脑后。"说毕，他们都回房睡觉。

那天晚上，兄弟俩辗转反侧、难以入寐。索尔吉尔斯闻听到动静之后便走过来询问二人长吁短叹所为何因。他们便把母亲对他们的训话告诉了他，并且说道他们实在忍受不住悲痛和母亲的奚落。

"我们务必去报仇，"小伯利说道。"如今我们已经快长大成

人,倘若我们再不处置此事便会遭人笑骂。"

翌日，古德隆又同索尔吉尔斯长谈。古德隆直截了当地提出此事。她说道:"我反复思量,索尔吉尔斯,终于想明白,不能再容忍我的儿子们坐着不动不去报杀父之仇，这桩事情所以拖延到如今,那是因为我嫌索尔莱克和伯利年纪尚小,太早去杀人对他们不利。然而时不待人,不能将光阴白白消磨掉。"

索尔吉尔斯回答道:"你毋须再同我商谈此事，多费口舌亦是枉然，因为你已经一口拒绝同我齐步人生白头偕老。我的想法仍旧同以前丝毫没有改变,你知道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早已商量多次。只要我能够把你娶到手，我便会毫不犹疑地前去把动手杀害伯利的那一个或者两个元凶杀掉。"

古德隆说道:"我还想到了对于索尔莱克来说，你当头领去指挥这次行动最为合适，因为这次奔袭谅必十分艰险。我并不想对你隐瞒，那两个孩子认为要先向海尔吉・哈尔德贝恩松下手,因为他端坐在斯科拉峡谷的家里消闲纳福,根本不会疑心到自己会有什么事情。"

索尔吉尔斯说道:"我并不在乎那个人叫海尔吉还是别的什么名字,因为不管是海尔吉还是什么别的人,动起手来休想抵挡得住我的力气。至于说到我自己，对于此事我斩钉截铁地讲最后一句话:只要你在证人面前答允婚事,我便率领你的儿子们前去报仇。"

古德隆说道：凡是我同意的事情我自当毫厘不爽地力求做到，即便在场的证人很少也该如此。她说道:"事已至此何不说干就干,不要再拖延了。"

于是古德隆立即派人去把索尔吉尔斯的螟蛉兄弟哈尔多尔

和她的儿子们叫来。索尔吉尔斯要求把乌尔诺尔夫也一起叫来。古德隆把脸一沉说道大可不必,"因为我疑心乌尔诺尔夫对你三刀两面,并不像你对他那样一片真诚。"索尔吉尔斯只得喏喏称是,说道一切全照她的吩咐办理。

这时候那两兄弟和哈尔多尔都先后来到,他们见到了古德隆和索尔吉尔斯在一起,但不便询问原委。古德隆款款站起身来向他们开口说道:"索尔吉尔斯已经说清楚,他情愿率领我的两个儿子前去偷袭海尔吉·哈尔德贝恩松以报复伯利被杀害之仇。索尔吉尔斯提出作为这次行动的报答是要娶我为妻子。在诸位证人面前我公开声明:我向索尔吉尔斯作出承诺:如今在这个国度里的男人之中我非他莫嫁,我也无意于嫁到别的国家里去。"

索尔吉尔斯觉得这番话已有足够的约束力,却听不出来其中的奥妙所在。他们商谈到此结束,所有的事情都已约定。于是索尔吉尔斯便担当起统率偷袭行动的重任。他收拾停当带领古德隆的两个儿子离开神圣荒原,直奔达勒峡谷而来,他们最先落脚之处是腾加庄园。

61

第二天是星期日,教堂里举行主日礼拜仪式,索尔吉尔斯一行亦前往参加。前来顶礼膜拜的信徒络绎不绝地来到,然而戈狄斯诺里教士竟未露面。于是索尔吉尔斯只好先去找黑色索尔斯坦恩。在那一天的晌午时分他找到了黑色索尔斯坦恩,便同他长谈起来。他说道:

"你亦知道,奥拉夫的儿子们偷袭伯利并且将他杀掉,你也是当事人。时至今日你尚未给过他的儿子们任何赎罪赔偿金。

如今时光流逝，离开血案发生之日已经很久。可是我想他的儿子们决计不肯善罢甘休。不管哪个参与偷袭的人他们都不肯从掌心中放过。如今他们兄弟俩似乎打算这样来处置此事：碍于血缘关系他们最不情愿去向奥拉夫的儿子们动手，所以他们兄弟俩打算要找海尔吉·哈尔德贝恩松报仇因为他给了伯利致命的一击。所以我们要求你，索尔斯坦恩，参与这次奔袭行动，这样来为你自己赎罪赢得和平和善意。”

索尔斯坦恩说道："这样做岂非要我背信弃义来对付自己的内弟海尔吉。我宁愿出一大笔钱来买得和平，这笔钱数目不少，足可以让他们体面地收下。”

索尔吉尔斯说道："我想那兄弟俩的心思并不是要为自己谋取到利益。所以索尔斯坦恩你不要自欺欺人，在你面前只有两个选择，要末参加这次偷袭行动，要末坐以待毙等着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因为他们说干就干，就要动手。我的愿望是你选择生路而犯不着把自己同海尔吉捆缚在一起直到最后。其实在过独木桥的时候还不是各自只顾自己。”

索尔斯坦恩问道："被伯利的儿子们指责为有罪的人当中还有哪几个也给了同样的选择？”

索尔吉尔斯说道："同样的选择亦给予了拉姆比。”

索尔斯坦恩说道既然境况相同的不是他一个人，他必须三思而行。

于是索尔吉尔斯便把拉姆比叫来见他，并且要求索尔斯坦恩亦在座旁听他们的谈话。他说道："拉姆比，我想找你谈谈已经同索尔斯坦恩谈过的同样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你情愿给予伯利的儿子们什么赎罪赔偿，因为他们指责你犯下了杀人罪。据

我所知，你确实刺伤过伯利，而且还竭力怂恿说伯利必须被杀掉，这就更加罪加一等。可是除了奥拉夫的儿子们以外，你同他们也有密切的血缘关系，为此你也可以给予网开一面的照顾。”

拉姆比问道：要他做些什么事情。索尔吉尔斯说道：可以给他以和给索尔斯坦恩相同的选择。拉姆比发怒道：“我认为这是为了讲和而不惜付出邪恶的代价，只有懦夫才愿意如此做，我不打算参与这次偷袭。”

于是索尔斯坦恩从旁规劝说道：“拉姆比，要把眼界放开阔点，不要只看到了仅仅这件事情，所以切莫断然拒绝参与奔袭，因为在这件事情中有些大人物在插手，他们有财有势，而且他们还都认为他们对这桩不公平的人命案迁就姑息得太长久了。有人还告诉我伯利的两个儿子已成长为武艺高超的斗士，他们还拥有一呼百应的能力。他们想要报仇的决心是巨大的，你我若不做出一些弥补休想躲避得过。我想我是会最遭受人们谴责的，因为我同海尔吉有姻亲关系。可是大多人都是‘为保全性命一切皆可抛开’的。如今之计已顾不得许多，只好把手上压得最重的麻烦事最先推开出去吧。”

拉姆比说道：“你说了许多，其实很容易看清你主张做什么。索尔斯坦恩，我认为若是按照你的主张去做谅必一切都会十分妥当的。你若是认为眼前只有这一条才是生路，那么也只好这样做了，因为我们曾经是长期的患难之交。可是我必须取得这样的谅解，那就是我若果真参与了此次行动，在对海尔吉报仇之后，我的几个侄子也就是奥拉夫的儿子们便可以安然无事。”

索尔吉尔斯代表那兄弟俩表示同意。于是事情便商定下

来，拉姆比和索尔斯坦恩保证跟随索尔吉尔斯前去奔袭。他们商定在第三天即是星期二清早到霍尔德峡谷的腾加汇合。然后他们相互分手。索尔吉尔斯那天傍晚赶回到腾加去等候他们来到。

两天时间转眼而过在第三天(星期二)的清早,也就是预先约定的时间，拉姆比和索尔斯坦恩大清早就来到了腾加。他们两人没有失约,这使得索尔吉尔斯如释重负。

62

索尔吉尔斯收拾停当便离家出发，他们一行十人朝向霍尔德峡谷驰骋而去。一马当先的是这支人马的头领索尔吉尔斯·哈拉松，伯利的两个儿子索尔莱克和小伯利紧跟其后。再后面是狸猫索尔德,这个青年是他们的堂兄弟。第五位好汉是黑色索尔斯坦恩。第六位拉姆比。第七和第八位是哈尔多尔和乌尔诺尔夫。第九位是斯文。第十位洪堡吉,那最后两个是峡谷地带阿尔夫的儿子。

他们一路上穿山越岭跨江过河。他们先越过斯科邦达山口,又穿过兰格瓦特纳峡谷,再穿过堡格峡湾。他们在岩石岛屿群一带浅滩徒涉过诺德河,又从巴克浅滩下水泅渡过维塔河,河水把他们斜冲到离贝尔镇不远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又马不停蹄穿过雷克雅峡谷,进入了斯库拉峡谷的谷颈地带,穿过一片森林就来到偏远僻静的瓦特纳角农庄附近。

此时已经很晚,天在黑下来,众好汉在这里下了马,瓦特纳角农庄的房舍就在那条河南岸的靠近小湖的地方。索尔吉尔斯关照众人在此地休息过夜。“而我要悄悄地潜到房舍旁去刺探一下海尔吉究竟是否在家。据人报告说道他大多时间身边不带



什么人，然而他却是所有好汉之中警觉最高的一个，他连睡觉都睡在加固精制的锁床上。”众人齐声说道一切都按照他的深谋远虑去办。

索尔吉尔斯便乔装改扮起来，脱下他身上的蓝色大氅，换上一件破烂不堪的灰色罩衫。然后他脚步跄踉地朝向房舍走过去。在快要走到宅院场地的围栏跟前，猛可地他看见一条人影劈面朝他走过来。他们相互施礼之后索尔吉尔斯抢先说道：“你大概会觉得我的问题过分离奇，我的朋友，不过我想请问，我来到了何人的地界，这座庄园叫什么名字，何人居住在里面？”那人回答道：“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傻瓜，而且还不会动脑筋。难道你竟不曾听说过大名鼎鼎的海尔吉·哈尔德贝恩松居住在这里！他是一个最英勇的战士，也是一位有身份的大人物。”

索尔斯坦恩接着又问道：“若是有外地来的陌生人登门求助海尔吉是否肯收留。那人回答说道：“我不妨如实相告，海尔吉在此类事情上真是值得称赞。他是男子汉中最有宽大度量的。他不仅让他们容身躲藏还慷慨大方地让他们白吃白住。他的行为真有男子汉的气概。”

“海尔吉眼下是否在家？”索尔吉尔斯问道，“我非常想求他放我进门。”那人问他手上犯下了什么案子。

索尔吉尔斯回答道：“我今年夏天被‘庭’的大会宣判放逐，所以想要寻找一个有权有势又有武艺的显贵人物当靠山取得他的帮助，我情愿投靠在他的门下为他出力效劳。所以烦请你带我到屋里去见见海尔吉。”

“我可以把你带领到屋里去，让你看看那个家，”那人说道，“你还可以有个地方睡觉过夜，不过你见不到海尔吉，因为他眼

下并不在家。”

索尔吉尔斯连忙询问他如今住在哪里。那人回答道:“他住在他的露天挤奶场上,那地方名叫沙尔普。”索尔吉尔斯又问挤奶场在何处,他身边带着什么人。那人回答说:海尔吉的儿子哈尔德贝恩跟随在他身边,另外还有两个亡命徒,他们是前来求得庇护的。索尔吉尔斯请他指点到挤奶场去的最近的走法，他说道:“因为我想要马上能见到海尔吉向他当面申诉我的案情，以求得他的照顾。”那个家丁不防有诈便指点给他通往挤奶场的路径,然后两人告别分手。

索尔吉尔斯转身返回他的同伙躲藏在那里的那片树林。他将方才刺探到的海尔吉的行踪全都告诉了他们。他吩咐众人说道:“我们只好在此地憩息过夜。明日清晨直奔挤奶场。”众人都按照他的吩咐行事。

翌日凌晨，索尔吉尔斯一行骑马穿过树林来到离开挤奶场不远的地方。索尔吉尔斯吩咐众人下马吃早饭。众人按令而行，在那里停留了片刻。

63 我们不妨回过身来看看挤奶场里的状况，海尔吉确实在那里,身边只有上文提到的那几个家丁。那天清晨海尔吉起身很早，他吩咐他的牧羊人穿过挤奶场附近的树林去放哨巡逻,对过往行人严加监视,务必留神周围的每一桩事情,发现有异常的动静便立即回来禀报,他说道:“这是因为昨天晚上我做了几个兆头不佳的梦。”

那个少年按海尔吉吩咐行事。他刚走了一会儿便匆匆返回来。海尔吉问他怎么回事,可有什么动静要来禀告。那个少年回



答道："我看苗头不对，似乎要出事情。"海尔吉询问他有什么苗头不对之处，那少年说道："我瞅见有一彪人数不少的人马，他们谅必是远道而来。"海尔吉问道："你见到他们时，他们正在做些什么？你可曾留意他们每个人的长相和衣着？"

那少年回答说："我倒真留神细看了他们一番，因为我想你必定要问起的。"他说道：那彪人马已经隐蔽在离挤奶场不远的地方。海尔吉问道他们是围成个圆圈而坐还是排成一行而坐。少年回答说他们倒是围成一个圆圈，不过人人都坐在自己的马鞍上。

海尔吉说道："告诉我他们的外表长相，我看看能否猜得出来他们是一些什么人。"

那个少年说道："有一条好汉坐在布满污渍的旧马鞍上，他身穿蓝色大氅，长得粗壮敦实、模样狰狞可怕，前额已经歇顶，嘴巴是兔唇，中间裂开露出牙齿。"

海尔吉说道："从你说的那副模样我可以知道得很清楚此人是谁。你见到的是西边来的霍尔德峡谷的索尔吉尔斯·哈拉松。我真纳闷这条好汉上门为啥事情，因为我们之间素无往来。"

那少年又说道："在他身边坐着一个年轻人，他坐在金色的马鞍上，身穿一袭猩红色战袍，手臂上戴着一个黄金臂镯，他头上束着一条黄金刺绣束发带。这个人长着一头黄头发，头发长得像波浪般飘垂在他双肩上。他皮肤白皙，相貌端正，鼻梁高隆，鼻尖微微向上翘起。他那双眼睛十分好看，明亮而顾盼自如，一双蓝眼珠显得非常灵活，然而目光飘忽、局促不安。一双剑眉粗而浓密，双颊浑圆丰满，前额的垂发修剪得十分整齐。他

两肩宽阔胸脯厚实，双手美观、手臂粗壮。他的举止十分彬彬有礼。”他又说道：“总而言之我从未见过如此风姿翩翩的美少年，他是那么年轻，嘴唇上尚未长出唇髭。可是大概由于悲伤而显得分外少年老成。”

海尔吉说道：“你确实留意观察得仔细入微。可是此人是谁倒要煞费心思猜度一番，因为我想我从未见过他。我想他谅必是伯利·伯利松，因为我曾听说过他是个风姿出众的美少年。”

那个牧羊人接着说下去：“再往下数那个人端坐在法琅的马鞍上，他身穿一件草绿色的战袍。他手上戴着一枚硕大无朋的戒指，长相十分俊美，可是年纪却很轻。一头茶褐色头发，举止优雅潇洒气派十足。”

海尔吉说道：“我想我已知道这个人是谁。你把他的容貌说得一清二楚，你看得十分真切而且还记牢在心里。他是索尔莱克·伯利松。”

那少年又说道：“接下来那个也是年轻人，他身穿蓝色战袍，束着黑色围腰，身上裹着一件紧身大氅，此人脸盘扁阔，头发颜色很浅，五官端正，身材瘦削颀长。”

海尔吉说道：“我知道此人是谁，因为我曾经见过他。他是斯诺里教士的养子索尔德·索尔德松。西部港湾来的这彪人马地位倒真是显赫。你还有什么要禀报的？”

那少年说道：“有个人坐在苏格兰马鞍上，须眉花白，皮肤腊黄，可是满头黑色卷发，看上去很不顺眼，然而依然保持着武士的风度，他头上戴着一顶灰色褶边软帽。”

海尔吉说道：“我已一清二楚知道此人是谁。他是拉克斯峡谷索尔比约恩之子拉姆比。可是我无法弄明白他怎么会投靠到



那兄弟俩一边去。”

那少年又说道：“有个人横坐在马鞍的前韩上，他用一件蓝色大氅做外套紧裹住自己的身体，手臂上戴着一个银臂镯。他看起来像个农夫，年纪不轻已经度过了人生最佳的时候。一头蓬松卷发，脸上伤疤累累。”

“你这番话听起来情况真是愈来愈糟糕，”海尔吉说道：“你看见的准是我的大舅子黑色索尔斯坦恩。我觉得真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竟然也会参与这次偷袭行动，这真是令人吃惊得出奇，反正我是决计不肯到他家里去袭击他的。你还有什么更多的事情要说？”

那少年回答说道：“那边坐着两个人模样长相看上去十分相像，大概都是快到壮年，这两个人体态矫健英姿飒爽，虽然满脸雀斑却并不难看。”

海尔吉说道：“我可以十分清楚地说出这两个人是谁。他们是索尔吉尔斯的螟蛉兄弟阿尔莫德之子哈尔多尔和乌尔诺尔夫。你真是个值得信赖的好小伙子。你是不是已经把这些人的相貌说完了？”

那少年说道：“我还要再说几句。有个人坐在那里眼睛不断地朝着圆圈外面瞧。他身上披着一袭铠甲，头戴钢盔。那副盔甲全都有一巴掌宽的卷边。他肩扛一柄锃亮耀眼的大战斧，刀刃大概有一个里尔长。此人皮肤黑黝黝，一双眼睛也是漆黑的，他的模样最像是个海盗。”

海尔吉回答说道：“从你所讲的话中我可以分辨得出那人就是峡谷地带的阿尔夫之子，强者洪堡吉。可是实在弄不明白他们这支七拼八凑起来的人马究竟打算做什么？”

那个少年又说道："还有一个紧挨着那个凶神般模样的汉子，他也是满头深色头发，紫膛色的面孔，皮肤粗厚，豹眼虬髯，中等身材。"

海尔吉说道："你不必再往下讲，那人谅必是峡谷地带的阿尔夫的二儿子，洪堡吉的弟弟斯文。可是既然这些个好汉已经找上门来，难道束手无策坐以待毙不成。我已隐约有所预感他们上门寻仇是朝着我来的，否则他们决不会离开本乡本土长途跋涉前来。再说在这支人马里想要同我决一生死的大有人在，其实这场交锋，本当早就应该动手的。

"如今听我的吩咐：在挤奶场上的所有妇女全都改变装束换上男人的衣裳，到挤奶场后面去牵出骏马，飞速驰回庄园上去。那些前来围攻我们的家伙一时弄不清楚骑马逃走的究竟是男还是女，他们会感到迷惑而迟疑不决，这样就能够拖延一点时间。他们只消让我们得到短暂的片刻，我们就能召集起人马急速赶来救援。到了那时候，究竟谁能制服住谁前景还未见分晓，我们还大有希望。"妇女们一共是四个人，立即上马疾驰而去。

索尔吉尔斯根本未曾怀疑已经走露了行踪，他没有料到海尔吉已经知道他们来到。所以他们吃罢早饭之后他才吩咐众人快点上马，跟随在他身后出发，众人按照吩咐行事。待到他们纷纷跨上马背之际，有一个人飞骑而来闯入众人的视线之中。此人身材短小却十分矫健，显露出一副精明机警的模样，而且目光灼灼闪烁个不停，他骑着一匹驽马，那匹马显得同他毫不相称颇为滑稽。那人向索尔吉尔斯问候致意显得十分亲热。索尔吉尔斯询问了他的姓名和家庭，并且还问到他从何处而来。那人回答说道他的名字叫赫拉普，来自他母亲的娘家布劳德峡湾。他



说道：

“我在那里长大成人，因为我是好斗者赫拉普的后嗣，这个名字就证明了我不是好惹的男子汉。我虽然身材矮小但是却秉承了我父亲的南方人火暴性子，而且还在南方住过几个冬天。索尔吉尔斯，如今正好有个走运的机会，我总算在这里把你找到，因为我已经在此等候你很久，我知道你们要去对付一个人，而这次交锋将会有一场恶战。我同我的主人积下了深刻的怨仇，我在他手里所受的是恶劣的待遇。我为了家族的名声岂能忍受这样的耻辱。于是我便去行刺他，可惜我那次行刺没有使他受到多大伤害甚至一点也没有受伤。因为当时我无法再停留下去，等不及亲眼看看他究竟有没有受伤。我是逃命要紧。直到偷来这匹驽马，我骑上了马背这才算放心。”

赫拉普怒气冲冲地说个不停，却并没有向他们问个究竟，待到他弄明白他们确实前去偷袭海尔吉，他大喜过望表示愿意在前面带路。

64 索尔吉尔斯一行纷纷上马，飞驰狂奔起来，他们才刚冲出树林便发觉有四匹快马从挤奶场里窜出来绝尘而去。索尔吉尔斯一行中有人见到后便说道最好紧追上去弄明白究竟何人逃走了。于是索尔莱克说道：“何必如此，倒不如我们赶紧前往挤奶场看看那里留下的是什么人就可以弄明白。因为我想这几个人不大像海尔吉和他的手下。在我眼里看来她们全是妇女。”他们当中便七嘴八舌议论起来，大多半人反驳索尔莱克，认为他说的一点不对。

索尔吉尔斯说道莫如听从索尔莱克的主张为好，因为他素

来知道索尔莱克好眼力能够看得很远。于是他们不顾那几匹飞骑，仍然朝向挤奶场猛冲过去。赫拉普一马当先，他挥舞手里拿的长矛，不断地往前投刺，一面嘴里还不断说大显身手的时刻已经来到。

海尔吉未曾料到索尔吉尔斯一行会如此迅速来到，他竟等到索尔吉尔斯那些人把挤奶场的房舍团团包围住了才发觉事情不妙。他想冲出去可惜已经迟了一步。于是海尔吉和他的手下人只好关闭门窗抄起兵刃。赫拉普跳到房顶上开口询问雷纳德可在里面。

海尔吉回答说道："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屋里个个都是不好惹的汉子，他们遇上了猎物便会一口吞下肚去。"说罢，海尔吉从窗户里捅出长矛，把赫拉普对胸刺穿。赫拉普便从房顶滚下来一命呜呼。

索尔吉尔斯告诫众人多加小心，尽力避免发生不幸再出差池。他说道："因为我们稳操胜券，一定能把挤奶场置于我们的掌心之中，我断定屋里人手极少，要征服海尔吉那是不在话下。"

挤奶场的房舍屋顶一侧是一根横梁衔架在两堵山墙之上，横梁两端都伸出在山墙外面，而屋顶上的干草覆盖得很不厚实，有些地方并没有涂敷泥灰以至于干草凌乱散落开来。于是索尔吉尔斯便吩咐有些人站到横梁跟前，用力猛烈摇晃横梁两端，要把那根横梁折断或者把椽子震得从檩木条中滑脱出来。其余人把守住门口不让屋里的人冲出来。

此时屋里共有五个人：海尔吉、他的年方十二岁的儿子哈尔德贝恩、海尔吉的牧羊人、还有两个家丁，他们都是当年夏天才



投奔前来的亡命徒,一个逃犯名叫索尔吉尔斯,另一个名叫埃约尔夫。

黑色索尔斯坦恩和峡谷地带阿尔夫之子斯文把守在门口两旁，其他人都去拆那幢挤奶场房舍的屋顶。强者洪堡吉和阿尔莫德的两个儿子去拔横梁一端;索尔吉尔斯、拉姆比和古德隆的两个儿子去拔横梁的另一端。他们拔得如此猛烈以致横梁从中间折断爆裂开来。蓦地从木门的缝隙里刺出一长戟来，刺得非常凶猛犹如火光电石般地快疾。黑色索尔斯坦恩猝不及防无法闪身躲开,长戟刺穿钢盔,深深刺进他的前额,顿时血流如注伤势很重。原来这是海尔吉之子哈尔德贝恩所刺。索尔斯坦恩叹息说他们面对的个个都是出色的好汉,这句话说得一点不错。

紧接着海尔吉不顾一切地跳出门外，站在紧靠门首的人纷纷朝后退。索尔吉尔斯此刻站在他身边不远的地方，他举剑劈过来,正中海尔吉的肩胛,削出了一个很大的伤口。海尔吉朝他转过身来，他手上只有一把砍柴用的斧子。他举起斧子说道：“我人虽年老却仍敢于正眼看着迎面砍过来的兵刃。”说罢，他举起斧头斫下去,击中索尔吉尔斯的一只脚,斫出了一条很长的伤口。小伯利一见便跳跃向前举剑朝海尔吉刺过去。“啮足者之剑”果然是一柄锋利无比的宝剑，仅仅一剑就把海尔吉对胸洞穿，海尔吉立即丧生毙命。此时海尔吉手下的两个家丁亦已跳到屋外,哈尔德贝恩亦尾随其后跟着他们出来。

索尔莱克举剑来战埃约尔夫，那个家丁虽然是身高体壮力大无穷的好汉，索尔莱克却毫无惧色。他觑个破绽一剑刺过去正中埃约尔夫的膝盖,挑断了他的大腿筋腱,然后顺势一剐便把埃约尔夫的大腿削了下来。

强者洪堡吉来迎战逃犯索尔吉尔斯，他们两人仅仅一个照面，洪堡吉大战斧横扫过去把索尔吉尔斯拦腰斫成两截。

狸猫索尔德正好站在哈尔德贝恩跳出来的地方，他顺哈尔德贝恩立足未稳便朝他直扑过来。小伯利看在眼里急忙冲过去将身子挡住哈尔德贝恩，他叫喊道："在这里决不许有人做出杀害孩子的卑劣勾当，哈尔德贝恩的性命和身躯四肢决不许受到伤害。"

海尔吉另外一个儿子名叫斯考里，他在英格兰最南端的里克峡谷抚养长大。

65 奔袭得手之后索尔吉尔斯一行驰骋返回，在经过雷克雅峡谷的狭窄峡颈地带时，他们宣布说这次杀人血案是他们一手所为。然后他们沿着原路往西返回，沿途毫不停息直奔霍尔德峡谷。一路上他们把这次奔袭行动的消息散布出去，于是人们辗转相传，都说这次行动真了不起，居然把像海尔吉这样的英雄杀掉了。

索尔吉尔斯对参与此次奔袭的人着实感谢了一番，小伯利兄弟俩亦然千恩万谢，于是这几个参与奔袭的好汉们便彼此分手各奔东西。拉姆比却不回家，他策马西行来到拉克斯峡谷的赫尔霍尔特庄园，把在斯库拉峡谷所发生的血案经过都告诉了他的那几个侄儿。他们听说他亦参与了此次奔袭便怒不可遏把拉姆比严词痛斥一番，说道他贪生怕死，居然干出如此卑鄙之事，表明他身上只有下贱痞索尔比约恩的血统而没有半点爱尔兰国王梅尔克雅丹的血统。

拉姆比对他们的斥责怒骂亦忍不住反唇相讥，他说道："我



这样做是为了把你们拉出死神的掌心。”自此之后他们叔侄之间彼此互不说话断绝了往来,积怨之深较前更甚。

索尔吉尔斯·哈拉松趾高气昂地骑马回到神圣荒原，古德隆的两个儿子，还有他的螟蛉兄弟哈尔多尔和乌尔诺尔夫跟随在他身后。他们一行在深夜众人已酣睡入梦之时才抵达神圣荒原庄园。古德隆闻讯便立即起身，并且吩咐仆佣们赶快起身来伺候他们。她走进客房来招呼索尔吉尔斯和所有回来的人，并且询问事情的经过情况，索尔吉尔斯对古德隆的招呼也还礼致意。

索尔吉尔斯把他的大氅和兵刃放在一边，背靠柱子坐了下来。他身上穿着一袭棕红色战袍，腰间束着一根粗大的白银腰带。古德隆陪坐在他身边的长凳上。于是索尔吉尔斯唱起了这样一首谣曲：

我们一行袭击海尔吉之家，
把尸体当美食喂了渡鸦。
我们用鲜血将剑染得通红，
索尔莱克带领着我们厮杀。

我们亲手消灭掉三个仇人，
真正的武士可称得上他们。
既然这些人都是好汉豪杰，
伯利的深仇已报大功告成。

古德隆询问他们此次长途奔袭的详情细节，每桩事情都不

厌其烦地问得十分仔细。古德隆说道此次奔袭真是激动人心的一大壮举,她对他们深深致谢。随后酒食端了上来,他们吃饱喝足之后纳头便睡。

第二天索尔吉尔斯来找古德隆谈话,他说道:“如今事情已经进行到了这个地步,古德隆,你已看到我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了这次奔袭报仇。我现在以男子汉的气概索取我的权利,以便将此事早点了结。你必须记住要兑现你所许下的承诺。我相信如今我得到这份报答作为奖励是当之无愧的。”

于是古德隆显出十分诧异地说道:“我们两个人上次交谈以来时间过去并不很久,所以我还不至于把我们谈话全都忘记得一干二净,何况我唯一的心愿是,我答应你的一切事情务必都要付诸实现。你再好好想一想那时候我们之间究竟谈了些什么来着?”

索尔吉尔斯说道:谅必她还记得。古德隆说道:“我想我曾经说过在国内所有的男人当中我非你莫嫁,难道你觉得这样说得不对?”

索尔吉尔斯说道:她说得十分正确。于是古德隆说道:“如此说来我们两人对这桩事情的记忆都丝毫没有出入。我也不想再将此事拖延下去使得你心里不踏实。那就是说我经过再三思忖觉得我注定无法成为你的妻子。不过为了信守对你说过的每一个字眼,我只好嫁给索尔凯尔·埃约尔夫松,因为此人眼下不在国内。”

索尔吉尔斯一听几乎气炸肚皮,他的脸膛涨得由红发紫,高声大喊道:“我很清楚地看出这股寒潮从何而来,因为从那里不断地有阴险恶毒的主意冒出来对付我。这谅必是斯诺里戈狄设



下的毒计。”

索尔吉尔斯气冲冲打断谈话，扭身回到他的手下人身边对他们说他要立即备马离开此地。索尔莱克对于事情如此逆转、母亲竟然悔婚十分不以为然，而且觉得这样做对索尔吉尔斯有失公允。而小伯利却唯母命是从。古德隆说道她会馈赠重礼，使得索尔吉尔斯回心转意。可是索尔莱克说道这毫无用处，“因为索尔吉尔斯是一个心气如此高傲的人物，决计不肯自贬身价甘心堕落成为见利眼开的赖小人。”古德隆说道既然事已如此，倒不如叫他快回家去，让他在家里平息一下火气再说。

索尔吉尔斯一怒之下带领他的两个螟蛉兄弟离开神圣荒原庄园，返回到腾加地方自己的庄园上。他心情烦闷自怨自艾竟至大病一场。

66 那年冬天奥斯维夫老人身染重病不治而卒，乡里间都认为他的去世乃一大损失，因为他是个伟大的贤明之人。奥斯维夫被埋葬在神圣荒原，因为古德隆已经在那里盖了一座教堂。

同年冬天，盖斯特·奥德莱夫松亦患了重病，他自知病入膏肓已无药可治，便把他的儿子矮个子索尔德叫到病榻前吩咐说道：

“我自知命在旦夕，这场重病将结束我们父子的缘份。我的遗愿是把我埋葬在神圣荒原，因为那里是这一带地方最好的宝地，我常常见到那里磷磷发光。”他作了这番临终嘱咐后不久就死去了。

那年冬天酷寒异常，天寒地冻冰层厚积，布劳德峡湾早已封

冻，船只无法通过宽阔的冰层驶入巴尔达海滩。盖斯特的遗体已在哈格庄园停灵两天两夜，众人还是想不出办法来解决。就在那天晚上忽然狂风大作，那地方的冰层全被大风刮得飘浮到不知何处去了。到了第二天狂风又倏然停止，显出一个大好天。于是索尔德抓紧时机将盖斯特的遗体用船装运驶过布劳德峡湾，在傍晚时分抵达神圣荒原庄园。

索尔德受到热烈欢迎，他在庄园上投宿过夜。翌日凌晨盖斯特的遗体被埋葬入土。他同奥斯维夫埋葬在一个墓地里。两个老友生前一个住在东部巴尔达海滩，一个住在西部沙林斯峡谷，直到死后才互为比邻。矮个子索尔德办完丧葬之事后不敢耽搁，立即赶回家去。

说也奇怪，那天晚上又刮起风暴，那一带地方又是严冰封冻，整个冬天田野河流全都封冻，船只交通全都断绝。一时间乡里传为美谈，人人称赞说这是上天显灵以至于盖斯特的遗体竟然在严冬的坚冰封冻的水面上用船运载而行，并且只有在那一天才能成行，在此以前和在此以后整个冬天里都是不可能办到的事。

67 在朗格基峡谷住着一个好汉，名叫索拉林。他虽然是个头领，然而却并不是个有势力的人物。他的儿子名叫奥德吉斯尔，天性聪颖机警敏捷。索尔吉尔斯·哈拉松便巧取豪夺把头领的位置从他们父子手里夺了过来。奥德吉斯尔向斯诺里戈狄告状，哭诉了自己所受到的委屈，要求他出面主持公道。斯诺里仅好言相劝，并且一再表示要将此案尽量大事化小。

他说道："如今哈拉生下的那个小崽子越来越狂妄猖狂，已

经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难道就没有人敢站出来不向索尔吉尔斯俯首听命的吗？再说他固然长得身材高大并且凶猛无比。可是即使像他那样强壮的人也同样可以打发去见死神海尔的。”

奥德吉斯尔离去的时候，斯诺里塞给他一把锋利的斧头。

第二年春天索尔吉尔斯·哈拉松和黑色索尔斯坦恩一起南下到堡格峡湾去将赔偿金付给海尔吉的儿子们和别的亲戚。他们已经和平了结这桩血案，所付赔偿金的数目也还算公道体面，并没有过分亏待海尔吉这一边。索尔吉尔斯先交血案赔偿金的三分之二，等到“庭”的大会召开之后再交付讫清余下的三分之一。

在夏天索尔吉尔斯带领着家丁前去参加“庭”的大会。他们策马走过辛克瓦莱附近的火山岩区域时，看见一个女人朝着他们迎面走过来。那个女人身材高大，粗壮无比。索尔吉尔斯拍马向前迎了上去，那女人却扭转身躯站到路边高声唱道：

务必多加小心，
倘若你再前进。
千万提防留神，
斯诺里的陷阱。
无人能够逃脱，
斯诺里太聪明。

唱毕她匆匆离去，倏忽不见踪影。索尔吉尔斯啧啧称奇，说道：“过去很少发生这类怪事，不过那时候我正在走运。既然如此，你们众人留在会场之外监视戒备，我自己前去出席大会。”

于是他骑马来到“庭”的会场，走进自己的棚屋。“庭”的大会进行得相当平静。有一天，“庭”的大会正在进行，众人把衣服摊出来晾晒。索尔吉尔斯有一件带兜帽的蓝色大氅也摊在棚屋的墙上晾晒。众人忽然听见大氅发出声音唱出这几句谣曲：

湿漉漉摊在墙上晒太阳，
得知有暗算急煞我大氅。
我还晓得毒计乃是成双，
无奈我浑身不干枉断肠。

众人闻听不由得惊骇起来，都认为是圣迹显灵。第二天索尔吉尔斯朝西而去，过河去把赔偿金交给海尔吉的儿子们。他端坐在棚屋顶上的火山岩堆上。他身边有螟蛉兄弟哈尔多尔，还有几个家丁保护。海尔吉的儿子们来到约定见面之处。相见后索尔吉尔斯便开始数钱。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了奥德吉斯尔·索拉林松。他凑到索尔吉尔斯身边看他点钱。索尔吉尔斯数到“十”时，奥德吉斯尔便从身边抽出那柄利斧朝他斫去。那柄利斧果然锋利无比，众人都还清楚地听到索尔吉尔斯在喊“十一”，而头颅却已经从颈脖上搬了家，索尔吉尔斯身首异处立即丧命。奥德吉斯尔返身就逃，朝着瓦特纳峡湾的棚屋飞奔过去。哈尔多尔紧追不舍岂能容他脱身，快要追到身边时哈尔多尔伸手一剑把奥德吉斯尔刺死在棚屋门口。

这桩血案是发生在“庭”的大会会场之内的，前来开会的众人不免喧哗起来奔走相告。这个消息传到身为戈狄的斯诺里教士耳朵里，他不禁深感意外，惊呼起来：“你们谅必以讹传讹弄颠



倒了，不是索尔吉尔斯遇害而是索尔吉尔斯杀了人。”别人禀告说案情确凿无疑，索尔吉尔斯的头颅已经不在脖子上。斯诺里这才说道：“这么说难道这个消息是真的亦未可知。”

这桩血案后来以支付赔偿金而和平解决，未再酿成新的仇杀。欲知此事详情不妨阅读《索尔吉尔斯·哈拉松的传说》。

68 索尔吉尔斯·哈拉松被杀的那年夏天，有一艘海船来到比约恩哈根港口。这艘船是索尔凯尔·埃约尔夫松的。他早已成为财富无数的巨富，麾下有两艘大海船往来于冰岛和大陆之间。那时另一艘海船也来到了拉姆港湾的埃鲁海滩，两艘船装的都是木材。

斯诺里闻听到索尔凯尔回来便立即骑马来到海船停泊之处。索尔凯尔欣喜异常，热烈欢迎他的到来。他们两人见面便在船上开怀畅饮起来，索尔凯尔的船上醇醪美酒有的是，足够他们喝的。他们边喝边谈把分手后的事情互相告知。斯诺里询问挪威的近况如何，索尔凯尔推心置腹地告诉他自己知道的一切。斯诺里亦同样地把他离开后所发生的种种事情逐一告知。

“如今在我看来，”斯诺里说道，“你最好还是遵照在你远航海外之前我曾为你筹划过的那个主张。你今后不要再去忙碌颠簸于海上营生了，而是要安顿下来成家立业。你该迎娶我们曾经谈过的那个女子为妻。”

索尔凯尔回答说道：“我十分明白你在催促我。当初我们谈到的每一件事情都牢记在我心里，这些事情我都要着手去做。倘若我能够攀成这门高贵的婚事，我将毫无抱怨悔恨。”

斯诺里说道：“我十分乐意于效力替你促成这门婚事。如今



你最感烦恼的两个障碍都已不存在。伯利复仇之事已成了昨日黄花，而索尔吉尔斯亦已清除掉了。所以你若想娶她的话谅必会成功。”

索尔凯尔说道：“你的主见总是鞭辟入里深刻透彻的。斯诺里，我将全心全意照你的主张去做。”

斯诺里在船上一连住了数日，然后他们俩带领二十个人坐到海船旁边拖着的一艘十桨船上驶向神圣荒原庄园。

古德隆格外殷勤地欢迎斯诺里的来到，他们在庄园上过夜。第二天斯诺里便找古德隆长谈。

斯诺里说道：“事情是这样的，我特地前来替索尔凯尔·埃约尔夫松作媒，你已见到他自己也来到这里。他登门拜访别无其他用意，一心只想向你求婚。他出身名门望族地位高贵，你知道得很清楚他的家族血缘和他所建立的功勋，再说他并不缺少财富。据我记忆所及，这一带以西的地方全已成了他的地盘，他十之八九会成为这一带地方的头领，而且此后还会更飞黄腾达。索尔凯尔在这一带深受爱戴名声很大。他在挪威的时候也享受到极高的荣誉，在有头衔的贵族之中，他是个出头露面的佼佼者。”

古德隆回答说道：“我的两个儿子索尔莱克和小伯利可以在这件事情上代我作主，可是你斯诺里是除了他们两人以外的第三个人。你的主意我没有不听的。凡是遇到我认为关系重大的事情，我都要先请你来指点迷津，多少年来你一直是我最好的良师益友。”

斯诺里说道他认为这门亲事不应该拒绝，然后他又把古德隆的两个儿子叫了进来同他们商谈此事。他向他们说明白索尔



凯尔拥有巨大的财产，而且富于远见卓识，因此对他们今后的前程必将会有极大的帮助。斯诺里素来擅长辞令又能察颜观色，把一番话说得十分委婉动听。

于是小伯利回答说道："我母亲观察事情素来是察微入幽，所以我总是唯母亲的意志是从。况且你又为此事出面游说，我们认为听从你的主意才是十分明智的，因为斯诺里你有恩于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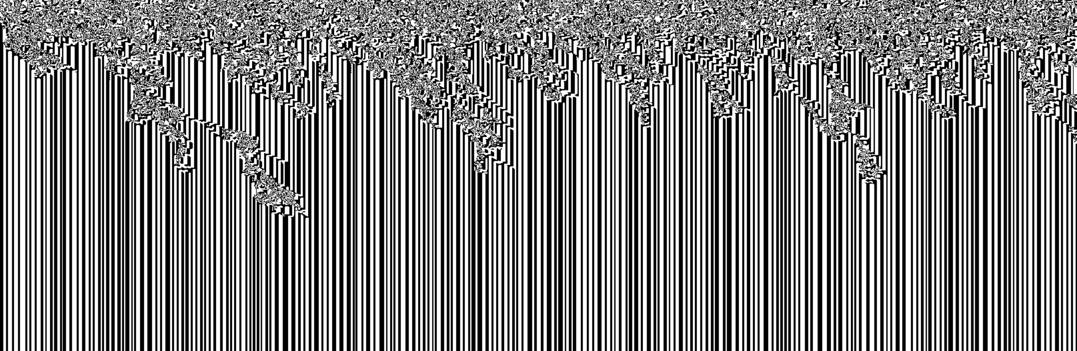
古德隆说道："在这件事上我们全都仰仗斯诺里的深谋远虑，你为我们出的主意我们都会听从。"

斯诺里又尽力用言词促成这门亲事，最后终于商定古德隆和索尔凯尔缔结良缘。斯诺里又表示他乐意于略尽地主之谊，把这场婚礼大典安排在他的庄园上举行。索尔凯尔十分赞赏这个主意，说道："我并不短少钱财，我要把那座庄园装饰一新，不管花费多少，只要讨得你的欢心。"

古德隆说道："我的心愿是喜庆酒宴安排在这里举行，就在神圣荒原庄园上。我并不心疼花费钱，所有的费用都应由我来承担。我也不想要给别人增添麻烦，索尔凯尔和任何别人都不消为此操心费神。"

"你常常显示出来，古德隆，"斯诺里说道："你是很有气概的女中丈夫。"

于是婚事安排妥当，婚礼将在夏天结束前六个星期举行。事情既然已经办成，斯诺里和索尔凯尔便告辞离去。斯诺里返回



和喜庆酒宴操办得花团锦簇十分风光，并且也收到了许多贺喜的礼物。斯诺里陪伴新郎索尔凯尔前来，他们带领了六十骑人马组成的贺喜队伍，那些跟随来贺喜的家丁个个衣着鲜光服饰华丽。古德隆邀请了大批宾客，仅贵宾就几乎有一百二十人。小伯利和索尔莱克还有几个身份显赫的贵宾站在门口迎接新郎的队伍，他们把斯诺里这彪人马欢迎入庄内，每个人都受到隆重的款待，马匹也有人另外照料，甚至他们的衣服也安排了人代为洗涤保管。他们都被安顿在布置得焕然一新的客房里，十分舒适惬意。

喜庆酒宴上，索尔凯尔、斯诺里和他们带来的所有随从全都安排在上首长凳上入座，而古德隆邀请来的客人都安排在下首长凳上作陪。

69 前一年的秋天残杀西德伦迪的凶手贡纳尔被人推荐前来投靠古德隆。他杀了盖蒂尔的儿子之后被判处放逐于山林荒泽之间，这段故事见诸于柳条枝尼雅尔德的传说。古德隆收留了他，但因他无端杀人，招惹得许多头面人非要惩治他不可，他已声名狼藉只好隐名埋姓充当仆佣。喜庆酒宴的第一个晚上，客人们酒至半酣站起身来去擦脸洗手。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站在水边伺候，他双肩宽阔胸脯厚实，头上一顶宽沿帽压到眉梢。索尔凯尔见了好生奇怪，便开口动问他是何人。贡纳尔未加思索顺口捏造了一个名字。不料索尔凯尔将脸一沉厉声喝道：

“我想你讲的不是真话。据传闻所言的长相看来，你必定是贡纳尔无疑，也就是那个血腥杀害西德伦迪的凶手。可惜人人



都说你是一条好汉，而你却连真实姓名都不敢说出来。”

于是贡纳尔说道：“既然你已识破真相，我亦不消再作隐瞒。我就是你方才指名道姓说到的那个人。你打算对我如何处置？”

索尔凯尔说道他不必性急，马上就会让他领教到自己的手段。旋即索尔凯尔吩咐他的家丁前来同贡纳尔交手。

古德隆陪同女客们坐在宴会厅堂另一端的高台上，妇女们个个都带着白色亚麻布的冠冕状头饰。她弄明白眼前发生的事情便怒气冲冲从新娘的长凳上抽身站起，喝令她手下的家丁上来相助贡纳尔，并且吩咐说对那些行为不端故意伤人者可以格杀勿论。古德隆手下家丁人多势众，便进逼上来，眼看一场未曾预料到的流血混战一触即发，喜庆婚宴上转眼就要大动干戈。

就在剑拔弩张的危急时刻，斯诺里戈狄站了出来，他将双方的人马拉开劝他们心平气和地停息这场风波。

“有桩事情显然只有你来做才合适，索尔凯尔，”斯诺里说道，“那就是不要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现在你可看出古德隆是怎样一个禀性刚烈火暴的女子，她终究会把我们两人全都压倒制服的。”

索尔凯尔说道他已经答应了他的同名者索尔凯尔·盖蒂尔，他来到西边这一带地方时一定要为他出气报仇把贡纳尔杀掉。

“贡纳尔是我的最好的朋友，”斯诺里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你不要忘记掉你承担了义务，必须按照我们的愿望行事。况且你亦必须为你自己着想着想，这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你若是这次闹翻掉，无论你走得多远，休想再能找到像古德隆这样的女

子。”

在斯诺里诤言相劝之下,索尔凯尔终于改变主张,因为他觉得斯诺里所讲的话句句在理。当天晚上贡纳尔被遣送到别处去,喜庆酒宴仍旧热闹欢乐地进行下去。酒宴结束之后,宾客们纷纷起身告辞。索尔凯尔赠给斯诺里十分贵重的礼物,对其他的头领人物亦各有馈赠。斯诺里邀请小伯利·伯利松随他回家到他庄园上客住一段时日。小伯利十分感谢并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骑马跟随斯诺里返回腾加庄园。

索尔凯尔新婚之后便在神圣荒原庄园安居下来经管起庄园的事务。不消多少时日众人便发觉他果然是个理财能手,把庄园经营得井然有条,决不比他干海上营生有多少逊色之处。在秋天他吩咐把旧的厅堂拆掉动手盖造新的。到了冬天,一座崭新的厅堂拔地而起,巍峨壮观气象万千、颇有欣欣向荣之感。

古德隆和索尔凯尔婚后十分恩爱,整个冬天平静度过。到了来年春天,古德隆询问索尔凯尔打算如何发落杀人凶手贡纳尔。他回答说道这件事最好还是由古德隆亲自来处置,“既然你对此事如此耿耿于怀不容别人伤害于他,所以还不如体面地将他遣送走掉,”他说道。

古德隆说他猜得很对,她说道:“我的意思是希望你赏给他一艘海船,还有他可以赖以谋生的必不可少的货物。”

索尔凯尔一听便笑了起来,他说道:“你果然不愧是女中豪杰,开口说的都不是区区小数目,古德隆。幸亏你没有找一个吝啬小气鬼当丈夫,否则他岂肯答应。不过话又说回来,你心中也不会中意这样的人。好吧,一切按照你的心意去办。”



待到一切停当，贡纳尔对这般厚赏觉得受宠若惊感激万分。他说道："我本想说容我日后图报，可是你们给我这样的大恩大德我实在无法报答。"贡纳尔远航海外来到挪威。他购置产业，拥有了自己的庄园，成为一个非常富有和气量很大的人，一个体面的正直好人。

70 索尔凯尔·埃约尔夫松成了一位权势极大的头领，他花费许多精力去赢得人们的拥护和保持自己的荣誉。他在这一带地方俨然是令出必行的君主，他宵衣旰食忙于处理诉讼事务，有不少桩案子是由于他在法庭里据理力争才得以处理妥当，然而他在法庭上的活动并非本文所要说的故事。索尔凯尔在他生前已成了布劳德港湾仅次于斯诺里的第二大富翁。他把神圣荒原庄园上的所有房舍全都拆掉重建，新的房屋都建造得宽敞结实。他还划出一块地基准备建造教堂，并传谕下去说，他决定亲自远航海外去挑选运回兴建教堂用的木材。索尔凯尔和古德隆婚后生下一个儿子，起名叫吉勒尔，他从小就显出长大后必定很有出息。

小伯利在腾加和神圣荒原两个庄园轮流居住，斯诺里对他十分疼爱。他的哥哥索尔莱克一直居住在神圣荒原。兄弟俩都长得身材高大、相貌威猛英伟。小伯利更是聪颖异常，事事都是最卓越出众的。索尔凯尔对这两个儿子十分亲切。古德隆在所有的子女之中最钟爱小伯利。那一年小伯利十六岁，而他的哥哥索尔莱克年满二十。

有一天，索尔莱克找他的继父和母亲谈话，说是自己想要远航海外。他说道："我已经十分厌烦像个妇女一样居住在家里，

我希望能给我点钱让我去闯闯世面,到海外去远航。”

索尔凯尔说道:“自从联姻以来我自问对你们兄弟俩不曾有过半点亏待。不过你想要出去看看别国的风土人情，也亦是十分在理的正经事情，因为我知道即便你在精明能干的好汉们中间也是个杰出人物。”

索尔莱克说道他并不需要很多钱财，他说道:“因为我年纪还轻,说不准能否生财经营,再说有些事情上恐怕一时也还难于拿定主意。”

索尔凯尔说道他需要多少钱尽管自己拿就是了。随后索尔凯尔又替索尔莱克买下了停在午餐峡湾里的一艘海船的一半份额,又从家里运去了大批货物赠送给他,索尔凯尔还亲自送他上船。那年夏天索尔莱克出海远航来到了挪威。当时的挪威国王是圣王奥拉夫①。索尔莱克上岸后就去觐见国王。那位君主从他的血缘关系中知道他是个人物,便待之以礼遇,并且挽留他留在国王的宫中。索尔莱克深以为荣，便来到宫中充任侍卫伺候国王身边。圣王奥拉夫十分器重他，宫中也公认索尔莱克是所有侍卫中最英勇敏捷的一个。索尔莱克在挪威逗留下来，一住就是好几个月。

我们不妨回过头来再表叙一下小伯利·伯利松的生活起居。小伯利刚满十八岁的那年春天便对他的继父和母亲提出要他们把他生身父亲留给他的那份遗产交给他。古德隆询问他为什么竟然决心要同他们分家，而且向他们索取数目如此巨大的

① (1016—1028年在位)亦称奥拉夫二世，他击败了丹麦人与艾里克雅尔的联军恢复了挪威统一,但于1028年又被丹麦人和哈康雅尔的联军所推翻。



一笔财产。小伯利回答得十分干脆。他说道:“我的愿望是有人出面替我去向一位姑娘提亲求婚。”小伯利停顿片刻又说道:“我希望索尔凯尔代替我前去做媒提亲。”

索尔凯尔询问小伯利他究竟看中了哪家的姑娘。小伯利回答说:“这位姑娘并不是别人,就是斯诺里戈狄的女儿索尔迪丝,她是我心中的佳偶,我非要把她娶到不可。倘若我娶不到她为妻,婚姻之事不必再提。由于这个缘故我才如此着急想要分家。”

索尔凯尔高兴地回答道:“我的儿子,倘若你觉得由我出面提亲份量才会更重一些的话,我愿为你出力玉成其事。我相信斯诺里会很容易就同意这门婚事的,因为他明白这门亲事门当户对十分匹配,像你这样的人物去求婚才不致沾污他的体面。”

古德隆亦十分高兴说道:“索尔凯尔,我想说的是为了成全这门亲事使得伯利娶到佳妇,我愿尽我所有倾囊相助,因为有两个原因我才这样做:其一是我最疼爱他;其二是在所有的子女之中他最能顺从我的意愿行事。”索尔凯尔亦说道他要把伯利的婚事办得非常光彩体面。

不久之后,索尔凯尔和小伯利率领大批随从来到腾加庄园。斯诺里十分热情地欢迎他们来到,并且给予他们最好的款待。斯诺里的女儿索尔迪丝在家里伺奉着她的父亲,她是一个美貌娟秀而又心地善良的姑娘。客人们在腾加庄园逗留几天后,索尔凯尔终于向斯诺里提亲,代替小伯利求娶索尔迪丝为妻。

斯诺里回答说道:“原来你们是为了这桩婚事才来登门,那真再好不过。我对攀这门亲也曾心里动过念头,不过我要等待

你们开口提出才可以。我的答复是允诺这门婚事，因为我觉得伯利在年青人中间最有出息，而我要允婚的那个姑娘也足以同他相匹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她究竟是否允婚，还要看索尔迪丝自己的心思，因为她愿嫁的男人只能是她称心如意的。”

于是这门亲事摆到了索尔迪丝面前，她起先总是含糊其词地回答说婚姻大事但凭父亲作主，因为父亲的远见卓识是她可以完全信赖依仗的。扭捏多时到了后来才说道：不过倘若要远嫁异乡给陌生男人当妻子，倒不如嫁给本乡本土的小伯利算了。斯诺里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女儿对伯利早已芳心暗许。于是这门亲事很快就商量妥当，并且举行了订婚仪式。斯诺里订在夏天最当中的那几天在他的庄园上举行喜庆酒宴。在事情都已办妥之后，索尔凯尔和小伯利便骑马返回神圣荒原。在婚礼之前的这段日子里，小伯利步不出户静心等待大喜之期。

婚礼当天小伯利和索尔凯尔把庄园上能走得开的人统统召集起来，他们俩率领众人前往腾加庄园。这支迎亲队伍人数众多，服饰华丽，浩浩荡荡来到腾加庄园，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腾加庄园上早已邀请了大批宾客前来贺喜。这次喜庆酒宴排场之大、铺张之盛都是最为顶尖的。酒宴结束之后宾客们纷纷告辞。斯诺里向索尔凯尔赠送了贵重的礼物，其实应该说是赠送给他和古德隆两夫妻的。别的众亲好友也各有馈赠。喜庆典礼终结束，宾客们都返回家里，在此就不再赘述。

婚后小伯利居住在腾加庄园，他和索尔迪丝新婚燕尔恩爱无比。斯诺里亦曲尽人意将小伯利周到款待，待他甚至比对自己亲生儿女还要疼爱。小伯利在腾加庄园住了一年，对所受到的钟爱和款待心里着实受用和感激。



第二年夏天有一艘海船来到维塔河，那艘船一半份额属于索尔莱克，另一半属于一个挪威人所有。小伯利听说哥哥回来便立即骑马前往堡格峡湾，他登上了那艘海船，兄弟相见不胜欣喜。小伯利在船上住了几个晚上，然后兄弟两人骑马前往神圣荒原庄园。索尔凯尔十分隆重地接待了他们两兄弟，古德隆母子重逢更是喜笑颜开。索尔莱克在神圣荒原庄园上稍住数日后就骑马返回维塔河把船拖到岸上，并且把货物卸下运到西部地方，因为古德隆要他到庄园上同他们一起过冬，索尔莱克亦欣然接受了。这次远航对于索尔莱克说来真是交了好运，名利俱收。他当上了王中之王圣王奥拉夫的侍从，地位显赫荣耀无比；又还买掉货物获利巨丰。那年冬天他在神圣荒原庄园住了整整一冬，而小伯利还暂住在腾加庄园。

71

那年冬天，小伯利和索尔莱克两兄弟时常见面，但凡见面必定促膝长谈，他们俩人对体育运动和别的消遣都毫无兴趣。有一次索尔莱克来到腾加庄园，他们两兄弟竟然谈了整整一天，又通宵达旦谈了一个整夜。斯诺里当时就觉察出来他们并不是闲谈家常，而是在为一桩重要的大事运筹帷幄，而一时之间又拿不定主意。于是他便闯进房去参与兄弟俩的交谈。

他们都站起身来迎接他的到来，可是却收住了话头。他接受了他们的问候之后等着他们开口，可是等了半晌却听不见声音，于是斯诺里只好自己开口询问道：

“你们两人不吃饭不睡觉昼夜长谈，究竟为了什么事情而犹疑不决？”

小伯利回答说：“没有什么事情急需拿定主意，我们两人只

是闲谈得太起劲。”

斯诺里觉察出来他们存心掩饰，不想要他知道他们心里的烦恼。然而他十分怀疑他们所商量之事非同小可，倘若他们果真放手去干必定会闯出大祸来，所以他们迟疑不决不敢冒然从事。

于是斯诺里对他们两人说道:“我实在疑心你们所谈的既不是无用空话也不是戏谑趣谈，因为你们谈论得如此长久。倘若你们果真有要事商谈我也不会责怪你们，谅必你们自有难言之隐，不肯告诉我也必定别有苦衷。不过我看最好还是开诚布公地告诉我,不要再把我蒙在鼓里。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商量,总不见得主意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凡是你们认为能够增添荣誉之事,我决不会阻拦你们不要去干的。”

索尔莱克觉得斯诺里非常体恤他们的苦衷，便用三言两语说明白他们正在苦思冥想而又拿不定主意的事情。原来他们两兄弟在着手策划去向奥拉夫的儿子们登门寻仇的事，并且要将他们处以极刑，因为他们说道如今他们的地位已经可以同奥拉夫的儿子们旗鼓相当,不消对他们再有任何顾忌,因为索尔莱克已成为圣王奥拉夫驾前宠臣，而小伯利同斯诺里这样地位显赫的人物结亲成了他的女婿。

斯诺里作了这样的回答:“你们的生身之父伯利惨遭仇杀的血案早已了结。海尔吉·哈尔德贝恩松用自己的性命来抵偿了你父亲的命。为了报血亲之仇已经冤冤相报而闹得不可收拾，不如就此罢手今后永远不再仇杀寻衅。”

小伯利怒形于色说道:“斯诺里岳父，我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您如今愈来愈不热衷于站在我们这一边了,远不像你在不久

以前讲得那样慷慨激昂。倘若索尔莱克先问一下我的想法，他必定不会把我们正在商量之事向你和盘托出。您说到海尔吉的丧命可以偿付我父亲伯利之死，可是尽人皆知我们为海尔吉被杀付出了赎罪金，而我父亲遭到惨死至今还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斯诺里看他们两人难以理喻，而他一时又无法劝说得他们回心转意。于是他提出何不试试用和平的方式索取赎罪金赔偿，总比再相互仇杀下去要好一些。两兄弟勉强表示同意。

斯诺里带领家丁策马来到赫尔霍尔特庄园。哈尔多尔对他礼仪有加，迎入厅堂双方落座寒暄一番后，哈尔多尔便挽留他在庄园上多住几天。斯诺里说道他务必当晚赶回家里，他说道："我特意前来乃是有桩迫于眉睫的紧急事情要同你商量。”

于是宾主便开门见山谈起血亲复仇的正经事情。斯诺里说道：他得知索尔莱克和小伯利不愿再忍受目前的状况，他们自从父亲被害至今尚未从奥拉夫的儿子们手里得到过赎罪赔偿金。他又说道："如今我正在努力缔造和平，力图就此了结你们之间骨肉相残的不幸。”

哈尔多尔并没有一口拒绝去追究这桩血案，他说道："其实我心里知道得很清楚。那个索尔吉尔斯·哈拉松带着伯利的两个儿子原来是打算向我们下手的。直到你出面说项晓以大义他们方才改变主张把报仇的念头动向别处。他们杀了海尔吉·哈尔德贝恩松总算出了点怨气。在往昔你曾为阻止我们兄弟阋墙手足相残而做了不少好事，不管你出过什么样的主意。”

斯诺里说道："我十分重视我此行的使命，但愿不致徒劳往返。倘若蒙你慨然允诺，我便可以了却这一生中我最大的心愿，

那就是在你们两家之间缔造和平，使得你们不再骨肉相残而能够享有太平。我对这桩案子中你的对手们的心思知道得十分透彻，也正是因为这桩血案他们才成为你的对头。这些人说一不二，只要答应下来的和平条款，他们决计会信守不渝。”

哈尔多尔说道：“我可以向你作出这样的承诺：倘若我的兄弟们也愿意为伯利被害而支付钱财的话，那么可以将此案交付由双方挑选的仲裁人来公断，赔偿金多少和如何支付全由他们来操办。可是我提出明确的条件是：不可以把有牵连的任何人宣布放逐，也不可以取消我的头领地位和没收我的财产庄园。我要求这些条件也适用于我的兄弟们。不管这桩案子将来如何了结，我决心要让他们置身事外，他们自由的庄园主地位决不受到损害。双方的仲裁人由各自挑选指定。”

斯诺里说道：“这真是开诚布公的坦率直言，而且所提的条件亦均在情理之中。倘若那兄弟俩还愿意听我的主张的话，他们应该接受这样的选择。”

于是斯诺里匆匆返回家里将此行的结果告诉了兄弟俩，并且说道倘若他们要是不同意已经商妥之事，他将拂袖而去再也不管他们的事情。小伯利央求他按照他的主意行事，并且说道：“我们希望您能成为我们的仲裁人，斯诺里岳父。”

斯诺里派人送信给哈尔多尔说这边已同意和解，他要求他们挑选出一个仲裁人作为他的对手。哈尔多尔挑选了埃亦尔的斯坦索尔·索尔拉克松作为他们这一边的仲裁人。和解会议定在夏天过后四个星期在斯库加海滩德兰加尔农庄举行。在这些事情商定之后，索尔莱克·伯利松便骑马返回神圣荒原。那年冬天一切如常平静无事不再细述。



到了和解会议召开之日，斯诺里教士由伯利的两个儿子陪同来到会场，他们一共是十五人骑。斯坦索尔也带领同样数目的人马来到。斯诺里和斯坦索尔两人会谈良久，在各项事情上都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会议之后就立即着手支付赔偿，究竟金额多大他们双方都守口如瓶，因而无从得知。然而据说赔偿金支付得十分爽快。于是天大的冤仇得以消弭，和平终于缔造而且还将保持下去。在索尔岬角“庭”的大会上，赎罪的罚金亦支付清楚。哈尔多尔还赠送给小伯利一柄利剑，斯坦索尔·奥拉夫松赠送给索尔莱克一面盾牌，这些都是用心良好的礼物。“庭”的大会如期结束，大家都认为双方了结这桩冤仇更增添了家族的体面荣誉，博得了众人交口称赞。

72

小伯利和索尔莱克同奥拉夫的儿子们缔结了和平，而且索尔莱克已经在冰岛度过了整个冬天。一日，小伯利忽然告诉大家说道他打算去海外远航。斯诺里尽力劝阻说道：

“在我们大家看来，你如此急于求成未免要冒过分的风险。倘若你希望拥有比现在手头上更多钱财的话，我可以为你添置一座庄园和成群的牲畜。此外我还可以把头领的头衔转让给你，让你来管束属下的臣民，你还可以在所有的事情上都享有荣誉。我知道这很容易就可以做到，因为大多数人对你抱有好感。”

小伯利说道：“我头脑里早就有个主意，就是要到南方各国远航，哪怕仅去一次也行，因为一个人倘若只囿于在冰岛的所见所闻，而对再远一点的地方毫无所知，那岂不是像在深夜里摸黑走路一样地愚昧无知。”

斯诺里见到小伯利主意已定，任凭他如何阻拦亦无用处，于是他只好要求小伯利多带点盘缠，他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小伯利倒也很爽气，说是出门行路还是多带点钱财为好，“这样一来我就不必仰仗别人施舍恩惠，”他说道，“因为得到人家的好处总免不了要对人家表示出感激涕零的样子，在这里和到了国外都是如此。”

于是小伯利骑马南下来到维塔河的堡格峡湾，在那里向其他船东买下了那艘船的另一半产权，这样他同他哥哥便成为共同拥有这艘船的合伙人。等到买船之事办妥后，小伯利又骑马西行回到家里。

小伯利同索尔迪丝婚后生下一个女儿，取名为赫尔迪丝·古德隆想要由她来养育这个女婴长大，因而赫尔迪丝刚满周岁时便被抱到神圣荒原庄园。索尔迪丝亦多半时间居住在那里，古德隆十分疼爱这个儿媳妇。

73 他们兄弟两人来到他们的船上。小伯利果真带了大量钱财去海外。他们将船只收拾停当装上货物。待到一切就绪便启程出海。此时风力很小，那艘船在海上颠簸飘荡行走缓慢，他们在海上花费了很长时间，不过总算在秋天来到了挪威，在北部特隆赫姆靠岸。当时圣王奥拉夫恰好到这个国家的东部去巡幸，驻跸在维克，并且收拾布置行宫准备在那里过冬。兄弟俩一听国王在秋天不会北上到特隆赫姆来不禁颇为失望。索尔莱克说道他打算早点往东而去可以赶快觐见国王。小伯利却说道：“我没有兴趣在深秋落叶的季节里在各个集市城镇里到处闲荡。对我来说这真是自找烦恼，我会心里十分郁闷。倒不如留在



城里安安生生过了这个冬天。我听说国王明年春天要到北方来。倘若到那时候他仍然不来我不会反对前去寻找他的。”

兄弟俩商量的结果还是按照小伯利的意愿行事，他们把船拖曳上岸，找到了过冬的住所。

过不多久，小伯利便显出他要强爱胜的本性，他事事都要拔尖亦决不容许别人同他并驾齐驱，只能由他独占鳌头，他花钱慷慨大方得令人咋舌，因而一时之间名噪挪威。小伯利在特隆赫姆过冬租赁的是最豪华的宅第。他来到行会的会所时，大家都看得出来他的手下人服饰鲜美、兵刃精良远远不是当地市民所能及。他们在行会大厅里饕餮痛饮时总是由他一个人来为大家掏钱付账。除此之外他又舍得施舍，而且又贵族气派十足，因而备受众人的称赞。

他们兄弟俩在城里呆了整个冬天，而那年冬天国王却在东部萨尔普斯堡过冬。后来有消息说国王大概不会到北方来了。于是来年开春两兄弟便早早把船只收拾停当，顺着沿海往东而去。一路上航程十分顺利，不消多日他们来到了东部萨尔普斯堡前去觐见圣王奥拉夫。国王见到他的心腹随从索尔莱克感到很高兴，便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然后国王问起他同来之人中有一个举止气度十分雍容大方而服饰又非常华贵的人是谁。索尔莱克回答说：“他是我弟弟，名叫小伯利。”“他看样子确实是个气质非凡的人物，”国王称赞说道。于是国王邀请兄弟俩搬到王宫里来同他住在一起，兄弟俩欣然听命，并感谢了国王所赐予的这一殊荣。那年春天两兄弟便陪伴在国王身边。国王早先就同索尔莱克稔知相熟，因而对他十分和蔼可亲，然而他对小伯利却更为赏识宠信，认为他是个必定能干出一番事业的英才。

春暮夏至，兄弟俩聚在一起商量今后的打算。索尔莱克询问小伯利是否想在夏天返回冰岛，他问道："或许你还想在挪威再多住一段时日？"

小伯利回答道："我既不想回冰岛也不想在此地久留。实言相告，在我离开冰岛时我就未曾打算只在近处游历，也就是说不要让别人从隔壁邻居家就可以打听到我的下落。所以我希望哥哥你把我们的船接管过去。"

索尔莱克听到小伯利想同他分道扬镳，未免心里难过起来，但他只好说道："小伯利，既然你拿定了主意，那就照你的意思行事。"

于是他们便将商议之事禀告国王。国王听了之后不胜诧异。"难道你竟然不肯同我们再多相聚一段日子，小伯利？"国王问道，"我本来以为你最好在我身边多留一段时间，我会把给你哥哥一样的头衔赏赐给你。"

于是小伯利回答说："倘若我能当你的廷臣，那是我莫大的荣幸，可是我必须先到我心里向往已久而且非去不可的地方去一下。倘若命中注定我会平安回来，我将欣然接受这一恩赐。"

"你可以按照你的心思去航行，小伯利，"国王说道，"你们冰岛人都很任性，在大多事情上都执拗己见。可是我想用这句话来结束我们的交谈，小伯利，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我秉政以来所遇到的冰岛来的最具有特色的人物。"

小伯利得到国王准许之后便着手准备行装，随后他搭乘了一艘南下丹麦的商船，身边携带大量金钱还有随从相伴。他向圣王奥拉夫道别，君臣两人情谊深重。国王在临别之际赠送给小伯利很精美的礼物。索尔莱克仍然留在国王身边听候差遣，



而小伯利则南下丹麦。

那年冬天小伯利在丹麦逗留，同那里有权势的显贵人物结交往来，他的言行举止依然贵族气息十足，同在挪威的时候不遑多让。小伯利在丹麦度过冬天之后又继续他的天涯遨游。他踪迹不定飘忽无常，一直辗转来到米凯尔加斯(即君士坦丁堡)，他到了那里即投身从戍加入了瓦伦加尼恩人卫队。据我们所听到的一鳞半爪，在伯利之子小伯利之前似乎还没有哪个北欧人跑到那里去为加斯国王当兵领饷的。他在米凯尔加斯呆了许多个冬天，而且被公认为是最凶猛的武士，能面对生死考验而勇敢无畏。他骁勇强悍，总是挺身冲杀在最前面。瓦伦加尼恩人把小伯利推崇备至，直到他离开米凯尔加斯时仍对他敬佩不已。

74

现在再回头来讲讲索尔凯尔·埃约尔夫松。他在家过得十分安逸，又是威震一方的君主。他和古德隆所生的儿子吉勒尔亦已长大成人，很早就显示出来他是个男子汉气概十足的年青人，在庄园上竞技和体育比赛中往往赢得胜利。

据说，有一次索尔凯尔告诉古德隆，他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他说道，“我的胡须长得那么长以至于把整个布劳德港湾全都覆盖住了。”索尔凯尔要她参详此梦的凶吉如何。

古德隆问道：“那么你以为此梦是什么预兆?”

他回答说道：“我看起来这个梦是个好兆头，十分明白地预兆出我的势力还会再扩大，直到整个布劳德港湾都成为我的地盘。”

古德隆说道：“说不定这就是梦兆所在。不过我却以为此梦预兆你会浸泡在布劳德港湾里而胡须飘浮在水面上。”

那年夏天，索尔凯尔把他的船只拖出来，收拾停当准备去挪威。他的儿子吉勒尔当时已经十二岁，也想跟随父亲去海外远航。索尔凯尔吩咐下去要让他属下的臣民全都知道他此行是为了运回木材来建造教堂。一切就绪后便克日起碇出海。他航行顺利，不过沿路上耽搁了不短时日，最后在挪威北部靠岸。当时圣王奥拉夫驻跸在特隆赫姆。索尔凯尔便前去觐见国王，他的儿子吉勒尔亦跟随前去。国王热情地款待了他们，那年冬天他们父子俩成为国王身边最为显赫的座上客，人们纷纷传闻相告说道国王对索尔凯尔恩宠有加，赏赐给他一百个马克的精炼白银。在圣诞节国王赐给吉勒尔一袭大氅，这是一件十分名贵而且做工精良的礼物。

那年冬天，圣王奥拉夫在特隆赫姆城里用原木建造了一座教堂。这座教堂巍峨壮观宏伟无比，所有的原木都粗大挺拔，全是精选出来的上乘佳品。到了来年春天，国王赐给索尔凯尔的木材也运上船。那些木材也很粗大，质地不错，因为索尔凯尔也都逐根验看过。

一天清早，国王带了几个随从到王宫外面蹓跶。他看见有个人影在那座尚未峻工的教堂里忙碌奔走。他觉得十分奇怪，因为天色尚早，离工匠上工还有一段时间，于是他走过去看个究竟。原来那个人影竟是索尔凯尔·埃约尔夫松。他正在丈量那些最大的圆木、横梁、檩条和柱木。

国王见状便调侃说道："索尔凯尔你在干什么？莫非想丈量出尺寸来计算要带多少木材到冰岛去造教堂？"

"是的，一点不错，我的君主，"索尔凯尔回答说道。

于是圣王奥拉夫戏谑道："你不妨把每根主梁都削减掉两个



伊尔,就这样盖造出来的教堂仍然是冰岛最大的。”

索尔凯尔回答说:“你可以将你赐给我的木材收回去留给自己用,倘若你舍不得,或者心疼得想要取回的话。可是我决计不会把它们削减哪怕一个伊尔,况且我知道到哪里去和怎么样就能够为我自己找寻到上好的木材。”

国王闻听此言脸色骤变,然而他依然强自镇静用平和的口气说道:“原来如此。索尔凯尔你非但是个建功立业的人物,而且你也妄尊僭越、欺君犯上。一个低贱的农夫之子竟敢在我面前说长道短,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说我吝啬不肯赏赐给你足够的木材,这是信口雌黄。倘若你命中注定能建造起教堂,那你不妨放手去盖。可惜你盖的教堂只会嫌小而不会嫌大,因为任何教堂都无法容得下你的狂妄自大。我头脑里似乎有种不祥之兆,那就是这些木材无法用于造福那里的平民百姓,而你也用不着找人来用这些木材动工兴建。”

此言一出,两人马上就翻了脸,双方相互不再搭理,国王扭身扬长而去。周围的人都已注意到索尔凯尔的失态,他竟敢如此狂妄僭越以致把国王的口谕当作耳边风,甚至还当面顶撞惹得国王大为震怒。然而毕竟讲究体面,并未将君臣失和的风声泄露出去,因而一般臣民百姓并未耳闻索尔凯尔失宠之事。在索尔凯尔启程时,国王同他仍是客客气气地分手。

索尔凯尔登舟启程,出海后便遇到顺风,那艘船一直在风力中心附近往前飞驶,不久便来到拉姆港湾。然后他们改乘划桨小艇前往神圣荒原,庄园上见到他回来人人高兴并且热情欢迎。这次出海索尔凯尔载誉而归平安回家。他吩咐将船拖曳上岸再遮盖严实防止风雪侵蚀。因为时届深秋那些用以建造教堂

的木材无法从北方起运，况且他手头上要做的急事很多，所以他雇人先将木材堆垛起来。索尔凯尔回家来在庄园上度过冬天。圣诞节他在神圣庄园上大摆筵席，前来出席的宾客人头蜂拥。整个冬天他一直维持这样大的排场。古德隆并不阻止他那样做，她说道钱的用途就在于增加人的声势。她非但如此，还尽力保证随时都拿得出足够的物品来待客，以此来显示她帮助丈夫的高尚美德。那年冬天索尔凯尔同他的朋友们一起分享了他带回到冰岛来的美酒和佳肴。

75 那年冬天圣诞节后，索尔凯尔离家往北而去，他来到拉姆港湾准备运回从挪威带回来的那批木材。他先骑马到达勒峡谷前往里肖农庄去看望他的堂兄索尔斯坦恩。他在那里征集人手和马匹。然后他往北到拉姆港湾着手办理他此行前来要办之事。他在港湾附近一带地方又征集了一些马匹，因为他打算尽量一次把木材全运走省得枉费功夫还要再多一个来回。可是这件事进展得十分缓慢，直到四旬斋来临索尔凯尔仍旧在那里忙碌着。后来总算渐渐顺手起来，那些木材从北面用二十余匹马拖运过来，在里肖河的入海口附近堆垛起来。索尔斯坦恩拥有一艘很大的渡船，索尔凯尔打算用这艘渡船把木材运回去。于是索尔凯尔在里肖农庄度过了四旬斋节，因为这两兄弟情谊深长十分投机。

有一天索尔斯坦恩对索尔凯尔说道：他们最好一起到赫尔霍尔特庄园去一趟，他说道："我想要出几个钱把有些土地从哈尔多尔手上买过来。他替弟弟们为父亲的事情支付了赎罪金，那笔赔偿金额很大，所以如今他手头上十分拮据，而他的那块土



地恰恰是我梦寐以求的。”

索尔凯尔请求他按照他自己的心思行事。于是他们两人率领二十名家丁离家前往。他们来到赫尔霍尔特庄园，哈尔多尔礼数周到地对他们表示欢迎，随即同他们海阔天空地闲聊起来。庄园上空空荡荡几乎阒无一人，因为哈尔多尔把他的所有家丁都派到斯登格里姆港湾去干活，那里有一条鲸鱼搁浅在海滩上，哈尔多尔亦可以分到手他应得的份额。

可是强者贝恩纳尔却还在庄园上，他是哈尔多尔的父亲奥拉夫的老家丁，那一辈人如今也只有他一个尚还活在人世。哈尔多尔在索尔斯坦恩和索尔凯尔骑马前来庄园之时就立即对贝恩纳尔吩咐说道：“我能够轻易地看透那兄弟俩心里怀着什么鬼胎。他们是前来胁迫强逼我把土地卖给他们。倘若不幸言而中之，他们必定会拉我出去讲悄悄话。我料定他们落座时必然会分坐在我的两边，所以你要留神盯住，倘若他们果真上门寻事来找我麻烦，你不要怠慢赶紧出手扑向索尔斯坦恩，而我去对付索尔凯尔。你一直忠于我们家族，希望这一次也不要辜负我的厚望。我已经派人到最近的庄园去召集人马。我想这两件事情最好同时进行。那边召集的人马及早赶到，而这边我们在交谈拖延时间直到援兵前来才能破裂。”

宾主说东道西交谈甚欢，时光不知不觉过去许多。索尔斯坦恩沉不住气了，便向哈尔多尔示意他们有要事相商，最好还是出去散步边走边谈。他说道：“因为我们确实有事才登门造访。”

哈尔多尔说道出去散散步对他来说并无什么不适合之处。于是索尔斯坦恩吩咐他的手下不必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们，可是贝恩纳尔却毫无顾忌地紧跟上来，因为他想既然哈尔多尔料定

他们居心叵测，说不定果真会发生什么祸端。他们在田野上走了很远。哈尔多尔身穿一袭用胸针扣住的大氅，也就是胸前有一根长胸针扣住对襟，这是当年的时尚打扮。他们走了很久之后，哈尔多尔在田野上坐了下来，果然不出他所料，那兄弟俩分开左右在他两侧坐下，紧贴在他的身边以致他的大氅下摆被他们俩压住在身底下。贝恩纳尔不敢有稍许懈怠，手里高举一柄大战斧站立在他们背后。

索尔斯坦恩说道："我此行前来为的是想要从你那里买地。我在我堂弟索尔凯尔在场之下向你提出此事。我想这桩买卖对我们来说双方都有利，因为我听说你急需钱用，而你的那块土地经营起来又十分花钱。我将另外给你一处产业作为买下你这块土地的回报，那处产业大概更适合你眼下的状况。倘若你亦同意，我们这就可以成交。"

在开始交谈时，哈尔多尔似乎对此事还很热衷，可是双方对买卖细节交换想法之后，那兄弟俩发觉他对条款的要求同他们的想法相差很远。索尔凯尔亦热切地参与交谈想促使这桩买卖达成交易。可是哈尔多尔却不肯再多谈，他们俩愈是步步进逼他就愈节节退缩，到了最后他似乎根本就不打算卖掉土地。这时索尔凯尔发话说道：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索尔斯坦恩堂兄？哈尔多尔是在同我们玩弄花招，他纠缠了我们整整一天，而我们却端坐着听他胡说八道，这正中了他的缓兵之计。如果你要买他的土地就必须快刀斩乱麻，不要再同他啰嗦。"

于是索尔斯坦恩说道，他必须先弄明白他究竟能够有多少指望，他要求哈尔多尔不要再态度暧昧不明，而是要说个明白他



究竟是否愿意把土地卖给他做成这笔交易。

哈尔多尔回答说道:"我想我不必再含糊不清让你们摸不着头脑,在这件事情上你们今天晚上回家去之时必定两手空空,带不回去任何达成交易的契约。"

索尔斯坦恩也翻脸说道:"既然如此我们也没有必要再拖延下去而是让你现在就知道我们心里的打算，因为我们认为既然我们占尽上风稳操胜券，何不向你晓之以理让你顺从地就范。我们想你眼前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你甘心情愿地做好这桩交易，作为报答你可以得到我们的友谊。另一个选择显然要糟糕得多,那就是伸出双拳来捍卫你的意愿,不过到头来你还是要乖乖地把赫尔霍尔特庄园的土地卖给我。"

就在索尔斯坦恩如此横蛮无理地苦苦相逼之时，哈尔多尔忽然从地上一跃而起，他蹿身起得那么突然以致把大氅上的胸针亦一折两断。他说道:"休得再要苦苦相逼,否则在我说出违心情愿的话来之前就会先发生一场祸祟。"索尔斯坦恩问道:"此话怎讲?"

哈尔多尔说道:"一柄长把战斧高悬在你的头顶上,手举战斧的乃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好汉。只消手起斧落，你的蛮横凶暴和苦苦相逼都会化作泡影。"

索尔凯尔赶紧说道:"这是一个邪恶透顶的预言,我希望你切莫让它实现。事到如今我还是弄不明白，哈尔多尔你有许多理由应该卖地，而你却偏偏不肯卖掉，你不肯卖地究竟所为何来?"

哈尔多尔说道:"只要我违心情愿将土地卖掉,整个布劳德港湾都会落入你的怀抱。"说完之后他头也不回径直走回家去。

此时他召集前来的人马已经闻讯赶到将庄园团团把守住。

索尔斯坦恩气得七窍生烟，声称非要血溅庄园把哈尔多尔宰了不可。索尔凯尔规劝他平息怒火休得莽撞。他说道：

“这将挑起最大的厮杀械斗，而在眼前马上就进行进间并不合适。等到过了这个时候我便不会阻拦我们同他之间再动手较量。”

哈尔多尔也说道他早已心中有数，倘若要较量他随时奉陪。

于是他们两人策马回家，在路上免不了谈到这次趁势而去却无功而归。索尔斯坦恩说道，老实说此行是最令人狼狈不堪的失败。他说道：“索尔凯尔堂弟，我不懂为什么你竟如此害怕，不敢猛扑上去把他打翻在地，让他蒙受耻辱？”

索尔凯尔冷笑回答说道：“难道你真的没有看到贝恩纳尔当时就站在你的身后边，把战斧高高举在你头顶上。至于你问为什么，那真是天大的蠢话。因为只消他看到我稍有动静，他那柄战斧就会砍下去把你的脑袋一劈两爿。”他们骑马回到了里肖农庄。四月斋不久就过去，随后来到的是耶稣受难周。

76

到了濯足节那一天，也就是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四，索尔凯尔清早起来就收拾停当准备动身。索尔斯坦恩却竭力阻拦，他一口咬定说：“天气靠不住，看样子很快就要变天。”

索尔凯尔说道这样的天气尚还差强人意，他说道：“堂兄你不必再挽留我，因为我急于要在复活节前赶回家去。”于是他匆匆来到渡船停泊之处，吩咐将木材等一切物品全部装上船去。



可是索尔凯尔和他的手下人刚把那些东西装到船上，索尔斯坦恩又把它们搬了下来。

于是索尔凯尔忍不住说道："堂兄，不要再这样了，你休想说不让我走就硬要把我留下，哪怕在此刻即将开船之时。你必须明白这样越俎代庖未免太僭越过分。"

索尔斯坦恩说道："我们两人都必须服从于避免发生祸患的主张，因为倘若一意孤行非走不可必然会出事。"

索尔凯尔未予理睬，自顾自向他告别，并说下一次再见面。索尔斯坦恩只得闷闷不乐返回家中。他来到客房躺在索尔凯尔睡过的那张床上，叫人在他头底下垫一个枕头。女佣按照吩咐这么做了。片刻功夫她便见到眼泪从他双眼流出淌湿了那个枕头。过不多时天色骤变，狂风大作如同狼嚎般呼啸，把房屋吹得喀嚓作响似乎马上就要倒塌。索尔斯坦恩叹息说道："唉，那个要杀我堂弟索尔凯尔的凶手正在鬼哭狼嚎。"

如今回过头来说说索尔凯尔的海上遭遇。他们启碇出海后顺着布劳德港湾而下。船上一共有十个人。海面上忽然起风，云涌风卷势头愈来愈大，倏然间狂风大作起来，排山倒海浊浪。船上的好汉们依然精神抖擞地破浪前进，因为这些好汉个个生龙活虎，人人都闯过江海，所以胆量极大。索尔凯尔随身携带着那柄斯古弗农恩宝剑，但是没有佩戴在腰际而是放在船舱的储物箱里。索尔凯尔和他手下一众好汉都奋力挣扎，终于把船驶到比约恩岩石礁屿，人们从小屿两侧的岸边看到这艘船缓缓靠近。他们离开岸边只有咫尺之遥，可是就是在这一霎那，一阵狂风从侧面横切过来，把风帆朝斜里硬压下去，把船身兜底翻起。于是索尔凯尔葬身鱼腹，其余的众好汉亦全都罹难无一幸免。

船上装运的木材随波逐浪四散漂流，在岩石礁屿之间翻来滚去。那些大木材被海水冲上了一个小屿，小屿日后便叫做柱石屿。斯古弗农恩宝剑嵌在船上的木板里，也被冲到岸上，发现此剑的地方后来被命名为斯古弗农恩屿。

索尔凯尔和他手下人被淹死的那天晚上，古德隆在神圣荒原庄园上烦躁不安毫无睡意。那时候其余人都已上床就寝，她便独自一个前往教堂晚祷。她慢行细步登上台阶，推开了教堂墓地的停柩门。忽然她瞅见有个鬼魂站在她的面前。那个鬼魂朝她直扑过来大叫一声："出事啦，古德隆。"她无动于衷地说道："千万守口如瓶，切莫声张，可怜的人儿。"古德隆按照她原来的打算继续朝教堂走过去。她来到教堂门前，但见索尔凯尔和他的手下都已回到家来，他们站立在教堂大门口，个个浑身湿淋淋，海水从他们衣服上淌下来流了一地。古德隆并未同他们说话而是径直走进教堂。她在教堂里停留了很长时间，直到心情有点平静才走了出来。她走到客房，因为她以为索尔凯尔和他的手下人都一定会到那里去。然而她踏进屋里定睛一看，屋里竟阒无一人，她不禁惶惑骇然起来，心里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耶稣受难日那一天，古德隆派她手下四处打听索尔凯尔的踪迹消息，有的人到斯库加海滩，有的人前去岩石礁群。不过那时候遇难的渡船残骸早已漂浮起来被海水冲上了岩石礁屿和港湾两侧的岸上。复活节前那个星期六，海滩出事的消息传开出去，这一带地方都为这一惊人的噩耗而悲痛，因为索尔凯尔生前曾是一位伟大的头领。

索尔凯尔罹难之时年纪并不算很大，才刚四十八岁。四个

冬天之后，挪威国王圣王奥拉夫亦死去，不过他是捐躯在沙场之上。①古德隆对索尔凯尔之死非常伤心，然而她勇敢地忍受住了丧失丈夫的悲痛。那时吉勒尔已经十四岁，他在母亲支持之下撑起了庄园的门户并且接手了头领的地位。不消多时他便显出了生来与俱的能够担纲率众的才华。古德隆如今虔诚皈依宗教，她是全冰岛第一个能够默诵《圣经》里福音诗篇的女人。她在夜间常常在教堂里消磨很长时间诵读经文，小伯利的女儿赫尔迪丝常在夜间陪伴在她的身边，古德隆对她疼爱备至。

据说，有一个晚上小女孩赫尔迪丝梦见一个身着毛绒织成的大氅、头戴冠冕状头饰的女人。小女孩觉得那个女人长相十分凶恶便不去看她，可是那个女人却开口说道："去告诉你的祖母，我十分生她的气，因为她每天晚上都匍伏在我的身体上面，她掉下的眼泪热得滚烫使我浑身如同被灼烧一样。我所以要告诉你，是因为我还有点喜欢你，虽然你身上有一股奇里古怪的神秘力量在荡漾。不管怎么说，尽管我那么讨厌古德隆的浑身邪恶，我觉得同你倒是可以和睦相处的。"

赫尔迪丝从梦中惊醒过来，并且立即告诉了古德隆。古德隆认为那个幽灵的现身是一个好的先兆。

第二天清早古德隆派人把教堂里她平日跪拜的跪垫底下的地板木条掀开，把泥土挖掉。他们发现了一堆颜色乌青形状丑恶的骨殖、还有一个圆形胸针、一根巫婆用的魔杖。于是众人回

① 1028年丹麦国王克努特大王同挪威小哈康雅尔结盟推翻圣王奥拉夫的统治。圣王奥拉夫被迫流亡，在小哈康雅尔死后他想重新夺回全国政权，便率领一支农民军队同丹麦人作战。1030年斯蒂克拉斯塔战役中他阵亡疆场。1035年被挪威人称为"圣徒"。

想起来这地方原来是一个女巫的坟冢。他们便把这堆骨殖捧到一处没有什么人过往的僻静地方安葬。

77

索尔凯尔·埃约尔夫松惨遭溺毙的四个冬天之后，有一艘海船来到岩石礁港湾。这艘船属于小伯利·伯利松所有，船上水手多半是挪威人。小伯利带来了大笔财富，还有外国君主们赏赐给他的奇珍异宝。小伯利如今成了一个气宇轩昂的伟大人物，他这次从海外航运归来，已不屑于再穿家织粗布的衣服，而是身着猩猩红细布衣服和皮毛。他的兵刃全都用黄金镶嵌。他被大家称为“尊贵的伯利”。

他回到冰岛后就吩咐船上的水手说，他必须要到西部回到他的故乡去。他离开海船，把船只和货物都交给他的手下人去照料。小伯利带领十二骑人马离船登岸。他的手下人也全都身穿猩红色战袍，骑在金色的鞍鞯上，这支队伍显得熠熠生辉、光采夺目。而小伯利在他们中间更是引人瞩目。他的衣服上缀有加斯国王赠送给他的名贵皮毛，他身着一袭猩猩红斗篷，腰间佩有啮足者之剑，整个剑柄都用黄金包了起来，捏手的地方还用黄金细丝相缠。他头上戴一顶镏金头盔，肋前挂有一面红色盾牌，盾上绘有金色的骑士标志。他手持一柄匕首，这是外国的习俗。无论他们在哪里过夜宿营，当地的妇女都目不转睛地盯住了小伯利和他的手下人，仔细地观赏小伯利的飒爽英姿。

小伯利就这样衣锦荣归返回故里，他骑马来到西边前呼后拥地来到神圣荒原庄园。古德隆见到自己的儿子回来真是大喜过望。小伯利在家里逗留数日后又策马前往沙林斯峡谷的腾加庄园去探望他的岳父斯诺里，并同他的妻子索尔迪丝相会。



他们翁婿重逢两人都十分欣喜。斯诺里邀请小伯利住在他的庄园上，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小伯利欣然接受邀请并表示感谢。他和随他前来北方的手下人都住在斯诺里庄园上过冬。小伯利这次远航归来名声大振。斯诺里曲意尽心款待小伯利，疼爱之意同过去完全一样。

78

小伯利返回冰岛已经有一年。在第二个冬天里斯诺里教士竟然病倒。他起先只是偶感风寒未曾在意，后来病情渐渐加重乃至病入膏肓，不得不缠绵在病榻上。他临终之时把所有的亲戚朋友和下属都叫到病榻跟前，对小伯利托付了后事，他说道：

"我的遗愿是在我死后由你继承这座庄园和承袭头领的衔头。我毫不吝惜将一切荣耀都留给你，待你决不与我亲生儿子有丝毫差别。而且我认为在我的儿子中间没有人能够成为这个国家里最伟大的主宰者，哈尔多尔可以作证。"

说完之后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六十七岁。按照博学者阿里教士①的记载，斯诺里死于圣王奥拉夫战死沙场后的那个冬天。他被埋葬在腾加庄园。

小伯利和索尔迪丝按照斯诺里的临终嘱咐接手了腾加庄园，斯诺里的儿子们个个深明大义，同他们夫妻俩亲密相处。小伯利成长为一个建立巨大功勋的君主，深受臣民们的爱戴。小伯利的女儿赫尔迪丝在神圣荒原庄园长成出落得娇艳动人，乃是所有姑娘之中最美丽的。赫尔蒙德之子、伊鲁吉之孙乌尔姆

---

① 阿里·索吉尔松，冰岛历史学家，著有《冰岛人记》(约1122年)等。



前来向她求婚。赫尔迪丝允婚后便嫁给他为妻。他们生下一子名叫考德伦。考德伦娶了西格蒙德之女古德隆为妻。考德伦夫妇生下一子名叫赫尔蒙德。赫尔蒙德娶了凯蒂尔主教的孙女、鲁诺尔夫的女儿乌尔费德为妻。这对夫妻膝下子女成群：四个儿子是凯蒂尔、赫雷恩、考德伦和斯蒂尔梅尔，大儿子凯蒂尔是神圣荒原修道院的主持。他们的女儿索尔沃尔嫁给布伦德之子斯凯吉为妻，从此他们夫妻以后子孙繁衍香火不断，人丁逐渐兴旺起来便形成了斯库加海湾那个家族。

小伯利和索尔迪丝的儿子名叫奥斯帕克。奥斯帕克生有一女，名字也叫古德隆，她嫁给布伦德之子索拉林为妻，他们的儿子名字也叫布伦德，他建立了神圣荒原教区，并且成了那里教堂的主持牧师。

索尔凯尔的儿子吉勒尔娶了雷克雅港湾的索尔吉尔斯·阿里松的女儿瓦尔盖尔德为妻。吉勒尔远航海外曾充任过挪威国王善良王马格努斯[1]的侍卫。国王赐给他十二盎司黄金和其他许多珍宝。吉勒尔生有两个儿子，名叫索尔凯尔和索尔吉尔斯。索尔吉尔斯的儿子就是名闻遐迩的博学者阿里。阿里的儿子名字也叫索尔吉尔斯。索尔吉尔斯的儿子名叫强者阿里。

回过头来再表叙一下小伯利的母亲古德隆。她如今已经鹤发童颜老态龙钟。如同上文所说她整日郁郁寡欢愁肠百结，心如槁木死灰一般。于是她遁世脱俗，当上了冰岛第一个修女。众人竞相传诵说：古德隆是冰岛与她出生门第相当的妇女中品德最高贵者。

---

① 圣王奥拉夫之子，1035—1047 年在位。



据说有一回小伯利回到神圣荒原，古德隆见到儿子前来探望总是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她们母子俩舐犊情深。两个偎坐在一起谈了很长时间，聊了不少家常。忽然间小伯利问道：

“母亲，有一件事情我倒很热衷于想弄明白，你情愿告诉我吗?你究竟最爱的是哪个男人?”

古德隆回答说道：“索尔凯尔是一位最有权势的男人，也是一位最伟大的君主，可惜在长相体态上都稍有逊色，而伯利的相貌体形是无人能够赶得上的。英贡的儿子索尔德是他们之中最精明的，也是个诉讼能手。至于索尔瓦尔德，我根本没有把他看在眼里。”

小伯利说道：“我十分清楚地听懂了你所讲的一切。你告诉了我每个丈夫的气质，可是你却依然没有说出来哪个男人才是你所最爱的。如今我们母子都已垂垂老矣，用不着再把这个隐私埋藏在心里。”

古德隆回答说道：“你何苦如此相逼非要我讲出心里话不可，我的儿子。倘若我必须要告诉什么人的话，那么此人就是你。”

小伯利便央求她讲出来，古德隆于是说道：“我对哪个男人最狠心便是我对此人爱得最深。”

“如此说来，”小伯利喟然长叹说道，“我觉得整个事情的真相已经不说自明了。”他说道她这句话使他茅塞顿开，明白过来如此长久以来他百思不得其解而又想要弄清的那桩事情的前因后果。古德隆活过古稀之年，有人说她后来耳聩目眇。古德隆死在神圣荒原，死后也埋葬在那里。

索尔凯尔的儿子吉勒尔一直住在神圣荒原庄园，活到了耄



(Ásta Ólafsdóttir)

古德隆恩于是说道："我对哪个男人最狠心便是我对此人爱得最深。"



耋之年。他一生经历过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他的业绩已编写成许多传说故事世代传诵，本文就不再赘述。他在神圣荒原建造了一座教堂，这座教堂雄伟壮观之极。挪威宫廷诗人阿诺尔在葬礼谣曲里曾提到过吉勒尔，也清楚地说到建造教堂这件事。

吉勒尔渐入老耄之时，他决意要再进行一次海外之行。他去了一趟挪威，不过在那里客住时间并不长久，然后他离开那个国家，说是"要用双脚一直步行到罗马去朝拜圣徒彼得。"这一趟远行花了很长时间。他从南方回到丹麦，他在那里身染重病，缠绵于病榻躺了很久，在接受了教堂的临终安息仪式之后阖然长逝。吉勒尔埋葬在丹麦罗斯基勒城，他随身携带去斯古弗农恩宝剑作为殉葬品。那柄宝剑是他从赫罗尔夫·克拉克的墓冢里取出来的。此剑殉葬之后再也不曾回到冰岛来过。

吉勒尔去世的消息传至冰岛，他的儿子索尔凯尔继承了他父亲的财产，接受了神圣荒原庄园。吉勒尔的二儿子索尔吉尔斯早年溺毙在海里。他跌进布劳德港湾，当时船上所有人都伸出手去援救，可惜已经为时太晚。索尔凯尔·吉勒尔松是个博学多问的智者，人人说道在所有男人当中就数他最富有学问。

拉克斯峡谷人的传说到此结束。

埃吉尔萨迦

林 桦 译



1 从前有个名叫乌尔夫·比雅尔法松①的人，是比雅尔菲和无畏乌尔夫的女儿哈尔贝拉的儿子；哈尔贝拉是赫拉夫尼斯塔地方的半妖霍尔比约恩的妹妹；霍尔比约恩则是凯蒂尔·哈恩的父亲。乌尔夫·比雅尔法松魁梧强壮，臂力过人，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年纪轻轻的时候，他就当上海盗，四处抢劫。和他搭伴抢劫的是贝尔勒的卡里，是个出身高贵、有力量有勇气做大事业的人。卡里是火暴性子。他和乌尔夫共有他们的一切，是很亲密的朋友。

他们停止抢劫之后，卡里返回贝尔勒，成了一个很富有的人。卡里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分别叫绵羊埃温德和驼背奥尔维尔，一个女儿叫萨尔比约格。她是一个美貌、性格坚定的女人。乌尔夫娶了她，也返回自己的农庄。他拥有大量的财产和土地。他和他的先人一样成了一个行政吏②，是一个很有势力的人。

据说乌尔夫是一个很精明的农民。他养成了早起的习惯，以便起来查看给他干农活的帮工和他的工匠都在干什么，查看他的牲畜和长着粮食的土地。有的时候他和需要他的意见的人谈谈，因为他很有见识，总是乐意提出一些有用的意见。但是一到晚上，他就变得极其暴躁，甚至很少有人敢和他讲话。晚上他总是很早就睡觉。大伙儿说他是个变脸人③，把他叫做克维尔杜

① 比雅尔法松的意思是比雅尔菲的儿子。“松”就是冰岛文的儿子(son)。“菲”变为“法”则是语音的要求。

② 当地最高头领或长官。

③ 欧洲民间传说中提到的一种带有妖性的人物，白天是人样，夜间则呈兽(如狼)样。



尔夫(夜狼)。

克维尔杜尔夫和他的妻子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索罗尔夫,小儿子叫格里姆。他们长大后都和他们的父亲一样,魁梧强壮。索罗尔夫是个很有魅力、多才多艺的人。他随他母亲,是一个开朗、慷慨的人,一个充满活力、渴望证明自己价值的人。格里姆长得又黑又丑, 外貌和性格都像他父亲。他长成为一个很活跃的人,精于木工和铁活,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匠。一到冬天,他就常常带上很多干农活的帮工,乘上渔船出海下网捕鲭鱼。

索罗尔夫二十岁的时候,就要出去抢劫了,克维尔杜尔夫给了他一艘长船①。卡里的儿子埃温德和奥尔维尔带了一大帮人和另外一艘长船随他一起去。夏天,他们在外面抢劫,有大量的掳获,他们大伙儿就分这些掳获。他们好几个夏天都在外抢劫,到了冬天就回家与各自的父母一起过。索罗尔夫带回很多很珍贵的东西给他的父母;因为在那个年代,获得财富和声名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克维尔杜尔夫那个时候已经很老了, 他的儿子也都完全长大成人了。

2

当时,奥德比约恩是费约尔丹讷的国王。他的一位雅尔②叫做赫罗尔德。赫罗尔德有个儿子叫做索里尔。

瘦个子阿特利是另外一位雅尔, 住在高拉尔, 有三个儿子:哈尔斯坦恩, 霍尔姆斯坦恩和赫尔斯坦恩; 有一个女儿: 美貌的索尔维格。

一年秋天,在高拉尔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秋节聚会;驼背奥尔

① 北欧海盗时期的一种大型战船。这种船有桨位至少32个。

② 国王对当时割据大片领地的贵族的称号,为国王的宰辅行政官吏。

维尔遇见了索尔维格，开始追求她。后来，他向她求婚；但是雅尔觉得他配不上，不肯把索尔维格嫁给他。后来，奥尔维尔作了很多情诗，他深深地被她迷住了，他放弃了抢劫，让索罗尔夫和埃温德他们自己干去了。

3 哈拉尔德国王从他父亲黑哈尔夫丹那里继承了多种尊号；他发下了誓，不成为一统挪威的国王他就不剪发也不梳头。人们叫他为乱发哈拉尔德。就像好多故事讲到的那样，他和邻近的几个国王多次交战，并打败了他们。后来他拿下了奥普兰，向北去攻打特隆德海姆，在那边多次征战之后，完全控制特隆德海姆整个地区。

那以后，他打算往北去瑙姆达尔，要攻打那边的两位国王——赫尔劳格和赫络劳格兄弟；但是，听说了他已经踏上征途之后，赫尔劳格就带上他的十一个人走进了他们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修建的墓冢，然后就把冢封死了。赫络劳格放弃了王位，改当雅尔，臣服于哈拉尔德，把自己的王国拱手让给了哈拉尔德。哈拉尔德国王接管了瑙姆达尔省和哈罗嘎兰，指派人代表他统治那里。

随后，哈拉尔德带领他的舰队离开特隆德海姆往南到了摩尔，并在那里打败了洪斯约夫；洪斯约夫战死。于是，哈拉尔德拿下了北摩尔和罗姆斯达尔。

同时，洪斯约夫的儿子阔斧索尔维逃脱掉了，他跑到南摩尔



阿尔恩维德国王那里，请求他的帮助。

"虽然这种不幸现在降临在我们的头上，"他说道，"同样的不幸不要多久也会落到你身上，因为我想，在哈拉尔德为所欲为地奴役了北摩尔和罗姆斯达尔的每一个人、给他们带来灾难之后，不久他就会来到这里。你就会面临我们作出过的同样抉择：要么豁出你能聚齐的人（我也把我的力量提供来抵抗这种侵略，反对这样的不公），来保卫你的财产和自由，要么仿效瑙姆达尔的人，甘愿效忠哈拉尔德，当他的奴隶。我父亲认定在高龄的时候不臣服别的国王、作为自己国家的国王而高贵地死去就是胜利；我想你会有同样的感觉，拥护你的人们，也会这样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这些话说服了那位国王，他决定召集力量保卫他的国家。他和索尔维立誓结盟，并且派人送信给统治费约尔丹讷的国王奥德比约恩，请求他和他们联合。信使把这个信息带给奥德比约恩之后，奥德比约恩和他的朋友们讨论了这件事情；他的朋友们都建议他答应阿尔恩维德国王的请求，把他的力量和摩尔人联合在一起。奥德比约恩国王把一支战争之箭送往各地，号召全国各地的人拿起武器，还派人送信给四处有势力的人，请他们来和他会面。

→ 820

但是当信使对克维尔杜尔夫说，国王希望他带上他农庄所有的人去和国王会合的时候，他回答说："要是国王必须保卫他的国土，而且必须在费约尔丹讷地方作战，他可以认为我与他并肩作战是我的责任；但是要往北到摩尔，在那边作战保卫别人的国土，我认为那不是我的责任。你见到你的国王的时候，对他直

说，在他匆匆出去打仗的时候，克维尔杜尔夫要留在家里，不会召集力量，也不会出发去攻打乱发哈拉尔德。我觉得哈拉尔德的运气很好，但是我们国王的运气却有限得很。”

信使回到国王那里，告诉他出使的结果，克维尔杜尔夫便留在了他的农庄里。

4 奥德比约恩带上他召集到的人往北去了摩尔，在那里他与阿尔恩维德国王和阔斧索尔维会了面，把他们的人都集合在一起成为一大股力量；这时哈拉尔德国王已经带着他的人从北面来到；双方在索尔丝凯尔岛相遇。一场恶战随即打了起来，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在哈拉尔德一方，阿斯高特和阿斯比约恩两位雅尔和拉德的雅尔哈康的两个儿子，格里约特嘎尔德和赫尔劳格以及其他很多大人物都战死了；在摩尔一方，阿尔恩维德国王和奥德比约恩国王都战死了。阔斧索尔维则逃之夭夭，成了一个很有名的海盗，经常劫掠哈拉尔德的王国，那也正是他得了阔斧这一绰号的原因。后来哈拉尔德国王征服了南摩尔。

奥德比约恩国王的弟弟维蒙德还控制着费约尔丹讷地方，成了那里的国王。这事发生在深秋时节，哈拉尔德国王的人劝他那个时候不要南下经过斯塔德地方。于是哈拉尔德国王便指派雅尔罗根瓦尔德统治北摩尔和南摩尔以及罗姆斯达尔；他自己回到了特隆德海姆，保存着一支很大的队伍。

同一个秋天，阿特利的儿子攻打了驼背奥尔维尔的农庄，企图杀掉他。他带去的人太多，奥尔维尔无法抵抗，于是就逃掉了。他来到摩尔，见到了哈拉尔德国王，成了他的人。接着那年



秋天他随国王北上到了特隆德海姆，成了国王的密友。他呆在国王那里很长时间，成了他的诗人。

那年冬天，罗根瓦尔德雅尔穿过爱德斯约湖，经内地南下到费约尔丹讷，并得知了维蒙德国王的动向。一天夜里罗根瓦尔德出现在一个叫瑙斯塔德的地方，维蒙德在那里举行宴会。他攻击了那所房子，把国王和九十个人烧死在房里。贝尔勒的卡里带着一艘人力齐全的长船与罗根瓦尔德雅尔会合，一起去了摩尔。罗根瓦尔德夺走了维蒙德国王的长船以及所有能拿走的财物。之后，卡里北上到特隆德海姆会见哈拉尔德国王，为他效忠。

次年春天哈拉尔德国王带领他的舰队沿海岸南下，征服了费约尔丹讷和费雅勒尔两处，指派亲信进行统治。他让赫罗尔德雅尔掌管费约尔丹讷地方。

哈拉尔德国王一旦控制了他新近征服的各王国，就严密监视行政吏、有权势的农民以及每一个他怀疑可能反叛的人；他让他们选择：或是为他效力，或是离开这个国家，或者是第三个选择，即受尽苦难甚至送掉性命。有的人被砍掉了胳臂和腿脚。国王把所有的庄子和土地，不管有人居住的还是无人居住的，甚至海和湖，统统据为己有。所有的农民都成了他的佃农，在森林里劳作的、晒盐的、打猎的、捕鱼的，人人都要向他纳贡。

许多人为躲避这个暴君而逃离这个国家，定居到许多无人居住的地方去，东边到雅姆特兰和哈尔辛兰，西边到了赫布里底群岛、都柏林郡、爱尔兰、法国的诺曼底、苏格兰的凯斯内斯、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和法罗群岛。这时，冰岛已经被人发现了。

5 哈拉尔德国王统率他的军队驻跸费约尔丹讷，派信使到全国各地去会见那些他认为应该联系但是没有来与他联合的人。

国王的信使来到克维尔杜尔夫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他们讲清了来意，说国王要克维尔杜尔夫去见他："他听说你是一位出身高贵、有声望的人，"他们说，"你有机会得到国王赐与的巨大荣誉，因为他渴望由于身心都坚强有力而著名的人加入他。"

克维尔杜尔夫回答说，他已过于年迈，不能乘战船①了，"所以我现在要留在家里，不去效力国王了。"

"那么，让你的儿子去见国王吧，"信使说道，"他是一个魁梧勇敢的人。如果你为国王效力，他会让你当他的行政吏的。"

"我父亲还健在的时候，我不想成为行政吏，"格里姆说道，"因为只要他还健在，他总是我的长者。"

信使们告辞回去，见到国王的时候，便把克维尔杜尔夫对他们说的一切都汇报了。国王大为不快，说这些人一定都很妄自尊大，他说不清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驼背奥尔维尔当时也在场，他劝国王不要生气。

"我去见克维尔杜尔夫，"他说道，"他知道你多么看重他以后，会想来见你的。"

于是奥尔维尔去见克维尔杜尔夫，他讲罢国王的恼怒以后，就对他说他别无选择，必须到国王那里去，或者把他的儿子送去替代他；如果他们服从他的话，国王会对他们表示极高的尊敬

① 北欧古代国王或者大酋长使用的一种特定的作战船只。



的。关于国王将会给他的人以财富和地位的回报,他说得很多,而且说得很得体。

克维尔杜尔夫说他有一种直觉,“这位国王不会给我的家庭带来多少好运。我不会去见他,但是要是索罗尔夫今夏回家的话,说服他去成为国王的人要容易些。所以,请对国王讲,我会对他很友好,还会鼓励每一个尊重我的话的人也这样做的。至于代表他行事,我将按照他的要求,坚持以往我在前国王手下那样为他做事,然后再看我们相处得如何。”

奥尔维尔回到国王那里,汇报说克维尔杜尔夫将派他的一个儿子前来,但是当时那个比较适合的儿子不在家。国王于是把这桩事情搁在一边。夏天,他穿过了松讷费约尔德;秋天到来的时候,他准备北上去特隆德海姆。

6

克维尔杜尔夫的儿子索罗尔夫和绵羊埃温德那年秋天从事海盗劫掠之后回来了,索罗尔夫到他父亲那里与他住在一起。

他们一起谈话的时候,索罗尔夫问起哈拉尔德的信使来干什么。克维尔杜尔夫告诉他,国王派人来传话,命令他或者他的一个儿子去加入他的队伍。

“你怎么对他们说的?”索罗尔夫问道。

“我讲了我当时想的,我决不去加入哈拉尔德国王的队伍,你们兄弟俩也决不会,如果我在你们的事情上有发言权的话。我想,因为这个国王,我们结果都要丢掉性命。”

“这和我预想的完全不一样,”索罗尔夫说道,“因为我觉得我会从他那里得到极大的荣誉。我决定去见国王,加入他的队

伍。因为我知道的事实是，追随他的人都是很勇敢的人。如果他们接纳我，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中去是很有吸引力的事情。他们过的生活比这个国家任何人的都要好。我听说国王对他的人很慷慨，对于他认为应该提升、授予权力的人，他也很大方。我还听说，那些反对他并拒绝他的友情的人，绝对成不了气候——有的被迫逃往异国他乡，有的被迫成了他的雇工。父亲，我觉得十分奇怪，像你这样一个明智、有雄心的人，竟会不心怀感激地接受国王给你的这种荣誉。但是，既然你断言你预感这个国王会给我们带来不幸，会成为我们的敌人，那你为什么又不去联合你们一起发誓结盟的人，去和他作战呢？既不当他的朋友，又不当他的敌人，我觉得这是最不光彩的事情了。"

"我曾预言在摩尔反抗乱发哈拉尔德的战争中谁也不会获胜，这个预言应验了。"克维尔杜尔夫回答说道，"同样，哈拉尔德会严重伤害我的亲人的话也会应验的。但是，你自己决定你要干什么，索罗尔夫。要是你参加到哈拉尔德的行列中去，我一点也不担心你会得不到和其他人同样的地位；在面临危险的时候，你一定是他们当中最好样的。目标不要太高，也不要去和比你强大的人比高低，但是也决不要对他们卑躬屈节。"

索罗尔夫准备妥当要离开的时候，克维尔杜尔夫陪送他上船，拥抱了他，祝他好运，说他们会健健康康地再见的。

7 哈罗嘎兰的托尔嘎尔岛上住着一个名叫比约尔戈尔夫的人，是个非常有势力、极为富有的行政吏。他是山中巨人族①

① 北欧神话说，天地间三界形成的时候，与神、人共存的还有一个霜巨人族。霜巨人族总是给神祇们惹麻烦。



的后裔；他的力量和魁梧可以作为见证。他的儿子布里恩约尔夫和他十分相像。比约尔戈尔夫老年丧妻以后，就把一切事务都交给他的儿子掌管，还为他找了一房妻子。布里恩约尔夫娶了赫拉夫内斯塔地方的凯蒂尔·哈恩的女儿海尔嘉。他们的儿子巴尔德很早就长得高大英俊,成了一个很有作为的人。

一年秋天,比约尔戈尔夫和他的儿子宴请许多人,他们自己则是出席者中最高贵的人。按照习惯,他们每天晚上都要拈阄,决定哪些男女结对在宴会上坐在一起，共饮一个羊角酒杯。客人当中有一位名叫霍格尼的人，他在列卡地方有一个农庄。他很富有,非常英俊、聪明,但是出身于一般家庭,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得到他的地位的。他有个很诱人的女儿,名叫希尔迪里德。她拈阄坐在比约尔戈尔夫旁边。那天晚上他们在一起谈得很多,比约尔戈尔夫觉得这个女子很美丽。不久宴会就结束了。

同年秋天老比约尔戈尔夫带上三十个人，乘上自己的船离家外出了。抵达列卡的时候，他们有二十个人上岸去了那个农庄，留下十个人守船。霍格尼出来在农庄的房舍里会见了比约尔戈尔夫,热情地欢迎他,并邀请他和他的人在那里住下。老比约尔戈尔夫接受了邀请，他们住进了主屋。他们脱下航海的衣着、换上常服之后,霍格尼拿来几大桶啤酒,他的女儿来为客人斟酒。

比约尔戈尔夫把霍格尼叫到一边说道:“我来是为了接你的女儿回去的,我现在要在这儿举行我们的婚礼。”

霍格尼看出除了满足比约尔戈尔夫的愿望之外，他别无选择。比约尔戈尔夫为希尔迪里德付了一盎司金子，之后就和她同床了。她跟随他回到了托尔嘎尔，可是他的儿子布里恩约尔

夫很不赞成他的整个做法。

比约尔戈尔夫和希尔迪里德生有两个儿子——哈里克和赫莱里克。

不久比约尔戈尔夫就去世了。安葬完他以后，布里恩约尔夫就让希尔迪里德和她的两个儿子离开托尔嘎尔；她回到列卡他父亲那里，在那里把两个儿子抚养大。他们长成了非常英俊的男子，个子不大，但是非常聪明，很像他们母亲家族的人。人们都叫他们希尔迪里德的儿子①。布里恩约尔夫很瞧不起他们，不让他们得到任何遗产。希尔迪里德是霍格尼的继承人，她和她的儿子继承了列卡的农庄，日子过得很富裕。布里恩约尔夫的儿子巴尔德和希尔迪里德的两个儿子年龄相近。有很长一段时间，布里恩约尔夫和他的父亲比约尔戈尔夫曾经一起出门到芬马克去收贡税。

在北边，在哈罗嘎兰地方的维夫斯纳海湾有一个很大很好的岛屿名叫阿罗斯特，上面有一个农庄名叫桑德内斯。有一个名叫西古尔德的很聪明的行政吏住在那里；他是北方那一带最富有的人。他的女儿西格里德被认为是哈罗嘎兰最好的婚配对象。因为她是他惟一的孩子，所以是他的继承人。

布里恩约尔夫的儿子巴尔德乘坐一艘船，带领三十个人从家里出发，向北航行到阿罗斯特，在桑德内斯拜访了西古尔德。巴尔德说他去那里是为了向西格里德求婚。他的求婚得到了同意的答复，她答应巴尔德做他的新娘。婚礼定在次年的夏天；届时，巴尔德再北上娶他的新娘。

① 有的英文版本译为希尔迪里德松。它是在母亲的本名之后加上“松”字。就是这里的希尔迪里德的儿子，这种称呼在冰岛比较少见。



8 那年夏天，哈拉尔德国王派人送信给哈罗嘎兰有权势的人，召所有那些还没有会见过他的人到他那里去。布里恩约尔夫决定去，并带上了他的儿子巴尔德。夏天他们南下到特隆德海姆去会见国王。国王欢迎了他们，让布里恩约尔夫做行政吏，除他已有的以外，又给了他很多地，还给了他在芬马克收贡、贸易、在山区收税的权利。之后，布里恩约尔夫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把巴尔德留在了国王那里。

在所有随从中，国王最看重他的诗人，他让他们坐在他御座对面的凳子上。坐在最里边的是无灵感的奥顿；他最年长，曾经是哈拉尔德国王的父亲、黑哈尔夫丹的诗人。他身旁坐的是渡鸦索尔比约恩，之后是驼背奥尔维尔。在他之后就是赐给巴尔德的座位。人们给他取的绰号是白巴尔德或称壮巴尔德。他很受大家的欢迎，成了奥尔维尔的好伙伴。

同年秋天，克维尔杜尔夫的儿子索罗尔夫和贝尔勒的卡里的儿子绵羊埃温德来到国王那里，受到他很好的接待。他们乘坐一艘他们当海盗抢劫时使用的有二十个座位的快速战船。他们和他们带去人的被安顿在接待宾客的住所里。

在他们住了一段他们认为合适的时间之后，他们决定去见国王，卡里和驼背奥尔维尔陪伴着他们。他们向国王问了好。

奥尔维尔告诉国王，克维尔杜尔夫的儿子来了，“夏天的时候我对你说过，克维尔杜尔夫会送他儿子来的。他信守了对你的一切承诺，现在你可以看到他把他的儿子——你自己可以看出是一个很好的人物——送来为你效力，这是他愿意和你保持充分的友谊的最明智的信物了。克维尔杜尔夫和我们大家都请你以他应得的荣誉接见索罗尔夫，让他成为为你效力的重要一

员。”

国王肯定地回答了他的请求，说他会这样做的，“只要索罗尔夫能证明，他有和他那勇敢的长相同样的素质。”

于是索罗尔夫宣誓效忠国王，加入到他的随从中间；而卡里和他的儿子绵羊埃温德乘上索罗尔夫来时乘坐的船返回南方去了。卡里回到他的农庄，埃温德也回去了。

索罗尔夫呆在国王那里，国王在驼背奥尔维尔和巴尔德之间赐给他一个座位，他们都成了亲密的伙伴。

人人都同意，索罗尔夫和巴尔德在长相、体态、力量和所有各方面的素质都是一样的。索罗尔夫留在国王那里，国王对他很有好感，对巴尔德也一样。

冬去夏来，巴尔德向国王告假，要去娶回前一个夏天和他订过婚的新娘。国王知道了巴尔德的婚约之后，马上就准了他的假，让他回家。巴尔德请假得到批准之后，请索罗尔夫和他一起北上，他说得很对，索罗尔夫会在那里见到很多他以前没有见过或听说过的出身高贵的亲朋好友。索罗尔夫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他们都得到了国王给他们的假期，准备了一艘旅行用的很好的船，带上船员，准备停当后便出发了。他们一到达托尔嘎尔岛，就遣人去告诉西古尔德，说巴尔德到了，来完成他们前一个夏天安排好的婚事。西古尔德回答说他一定会完全按照他们谈定的办。他们商定了婚礼的日子，到那天巴尔德和他的人就到桑德内斯去完婚。到了日子，布里恩约尔夫和巴尔德就出发了，并带上了许多重要的人物随行，其中有他们的本家亲戚，也有姻亲。正如巴尔德所说，索罗尔夫见到了以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巴尔德的亲戚。他们一路赶到桑德内斯，在那里举行了盛大宴

会。完婚后，巴尔德带上他的妻子回家，在家里度过了一个夏天，索罗尔夫也和他在一起。秋天，他们南下回到国王那里，又和他一起度过了一个冬天。

那年冬天，布里恩约尔夫去世了。巴尔德听说他要继承遗产，就请假回家去，国王准允了他。在他们动身之前，巴尔德和他的父亲一样，被批准成了行政吏。国王批准他得到他父亲以前得到的全部收入。巴尔德回到自己的家园，很快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而希尔迪里德的儿子和以前一样，什么遗产也没有得到。巴尔德和他的妻子有一个儿子，叫格里姆。索罗尔夫留在国王那里，得到了很大的荣誉。

9 哈拉尔德国王组织了一次重大的远征，召集一支有许多舰只组成的舰队，把全国各地的军队都集合起来。之后，他离开特隆德海姆向南挺进。他听说在阿格德尔和罗嘎兰以及霍尔达兰那边已经聚集了内陆各地和维克的人，并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许多有地位的人要用这支军队来反对他以保护他们的土地。

国王乘着自己的船指挥军队南下。克维尔杜尔夫的儿子索罗尔夫、白巴尔德、贝尔勒的卡里的儿子驼背奥尔维尔以及绵羊埃温德都在船首，国王的十二位熊皮武士掌握着舷缘。双方的军队在罗嘎兰的豪斯费约尔德遭遇上了，打了一场哈拉尔德国王从未打过的恶战，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国王的船在酣战中始终处在前线。最后哈拉尔德国王战胜了。阿格德尔的国王长下巴索里尔战死在那里，富者克约特维带领战争结束时还没有投降的人逃遁了。在检查哈拉尔德国王的人马时，发现也有许

多人战死,有的受了重伤。索罗尔夫的伤势很重,巴尔德的情况甚至更坏。国王船上船首的人,除了那些刀枪不入的熊皮武士以外,没有一个不受伤的。国王让部下的伤得到治疗,感谢了他们所表现的英勇,馈赠了他们,并挑出那些他认为值得的人,对他们特别表扬,答应给他们更大的荣誉。他提到驾驶船舰的人员,然后是在船首以及所有在船的前部的人员。

这是哈拉尔德国王在挪威打的最后一仗,因为那以后他再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统治了整个国家。他那些能够幸存下来的人都得到了治疗,战死的人都按照当时的习惯得到了安葬。

索罗尔夫和巴尔德都在养伤。索罗尔夫的伤慢慢地好了起来。但是巴尔德的伤势却是致命的。

他叫人把国王请到他那里,对他说:"如果我因为这些伤而死,请你容许我自己来处理我的遗产。"

国王同意以后,他就继续说道:"我要我的亲人和同伴索罗尔夫来继承我所有的一切,我的土地,我的财产;我还要把我的妻子和儿子交给他照料,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我最信任他。"

经过国王的同意,他把这些安排都按照法律的要求记录下来。此后他就去世了。为他准备了葬礼,大家都极为悲恸。索罗尔夫伤后康复,陪伴国王度过了那个夏天,他的声望很高。

秋天,国王北返特隆德海姆的时候,索罗尔夫告假去哈罗嘎兰照料夏天他从他的亲人巴尔德那里得到的遗产。国王准了他的假,并给他口谕,说索罗尔夫接管巴尔德留给他的一切,不但得到国王的批准,也是国王的意愿,国王还给了他作为凭证的信物。之后国王让索罗尔夫当了行政吏,让他拥有巴尔德以前拥有的一切土地,授给他以同样的条件向芬马克人收税的权利。



他给了索罗尔夫一艘很漂亮的有桅帆的长船，尽可能为他上路装备妥当。之后，索罗尔夫动身了，他和国王分别的时候表示了深厚友谊。

索罗尔夫到达托尔嘎尔岛的时候，受到了衷心的欢迎。他对那里的人讲了巴尔德亡故的情况，以及巴尔德如何把他的土地、财产留给他并把妻子托付给他。索罗尔夫讲了国王说的话，拿出了国王给他做凭证的信物。

西格里德听说了这个消息，认为她丈夫的死是很大的损失，但是因为她早已了解索罗尔夫，知道他是个很有名望的人，和她很匹配，既然国王已经下了命令，她和她的朋友决定，要是她的父亲不反对，她就同索罗尔夫结婚。之后，索罗尔夫接管了那里的一切责任，包括从国王的代理那里。

索罗尔夫准备离开，他备了一条长船，带上了差不多六十个人。他准备停当之后，就沿着海岸往北航行，一天夜里到达桑德内斯的阿罗斯特。他们进港用遮篷把船盖妥之后，索罗尔夫便带领二十个人上岸到了农庄。西古尔德热情地欢迎他，请他住下，因为从巴尔德和他们家族结了姻亲的时候起，他们就很亲近了。赫罗尔德和他带来的人来到了主房，在那里住下。

西古尔德坐下和索罗尔夫聊天，问他有什么新消息。索罗尔夫对他讲了那年夏天在挪威南部打的那场大仗，说西古尔德认识的许多人都战死了。他也告诉了他他的女婿巴尔德在战斗中负了重伤死去，他们一致认为那是重大的损失。索罗尔夫随即告诉他巴尔德在弥留之际和他作的安排，重复了国王同意的口谕，并拿出国王给的信物来证明。之后索罗尔夫请西古尔德同意他和他的女儿结婚。西古尔德很同意他的请求，说他有好

几条同意的理由：那是国王的愿望，也是巴尔德的要求，此外他很了解索罗尔夫，认为他很配得上他的女儿。西古尔德很乐意地同意了。俩人订了婚，婚礼定在当年秋天在托尔嘎尔岛举行。

之后，索罗尔夫和他的人返回他的农庄，在那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邀请了许多人，包括他的很多身份高贵的亲戚。西古尔德从北方前来，带来了一艘很大的长船和很多重要的人物。这是一次很大的聚会。

很快就让人明白，索罗尔夫是一位多么慷慨、了不起的人。他收留着一大群人。要维持这么多人的生活，很快就被证明花费巨大，供应起来很是费事。不过收成很好，得到所需的一切并不太难。

那年冬天，桑德内斯的西古尔德去世，索罗尔夫从他那里继承了一切，那是一笔极大的财富。

希尔迪里德的儿子来见索罗尔夫，向他索要他们父亲比约尔戈尔夫的遗产。

"我很了解布里恩约尔夫，更了解巴尔德，"索罗尔夫回答说，"他们都是刚正的人，他们知道按权利属于你们的那份比约尔戈尔夫的遗产，他们一定会给予你们的。我听说你们向巴尔德提出过同样的要求，他没有搭理你们，好像他并不认为你们有这样的权利。他说你们是私生子。"

哈里克说他可以拿出证明，他们的父亲是为他们的母亲付了聘金的。"这是真的，我们起初没有向我们的哥哥提这件事，因为当时那还是我们的家事。除了要巴尔德体面地对待我们之外，我们别无要求，但是我们和他没打多久交道。可是现在遗产已经到了我们家族以外的人手里，我们不能完全不顾我们的损



失。我们低下的地位可能又是障碍，也妨碍我们从你那里得到公道，如果你听不进我们说的话，我们可以拿出证据，证明我们的高贵出身。”

“我甚至不认为你们有任何出生权利，”索罗尔夫很粗暴地答道，“因为我听说，你们的母亲是被用暴力抢到你们父亲家里的。”

到这里，他们中断了对这件事情的讨论。

10 那年冬天，索罗尔夫带上了不少于九十人的一大队人进山。以前，国王的代理人一般只带三十个人随从，有时甚至更少一些。他还带上了很多货物去卖。他很快就安排好和芬马克人的会见，收了税，和他们做了买卖。一切交易都进行得诚挚而且友好，尽管部分原因是芬马克人对他们有顾虑。

索罗尔夫自由自在地穿过森林，走到山东边很远的地方的时候，他听说屈尔封人在和芬马克人做生意，也在那边抢劫。他安排了几个芬马克人探听屈尔封人的行踪，然后就前去搜寻他们。他在一个地方发现了三十个，把他们全部杀死，没有让一个逃脱，接着又找到十五或者二十多个的一股人。他总共杀掉他们将近一百人。在春天动身返回的时候，他已经掳获了大量战利品。索罗尔夫回到桑德内斯他的农庄，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那年春天他还建造了一艘长船，在船首安放了一个龙头，把船装备得极为豪华，乘上它从北方出行。

索罗尔夫在哈罗嘎兰收获了大量的给养，并派他的人去捕捞鲭鱼和鳕鱼。猎海豹也很有收获，还收集到大量鸟蛋。他叫人把这些东西都带回到他那里。在索罗尔夫的农庄里工作的自由

民从来没有少于一百个。他很慷慨,很舍得送礼物,并且广泛地结交当地身份高贵的人。他变得十分强大。他很重视装备最华贵的船只和武器。

11 那年夏天,哈拉尔德国王前往哈罗嘎兰,在他自己的土地上以及别的行政吏和重要的农民,都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来欢迎他。

索罗尔夫举行了一个宴会来欢迎国王,不惜一切花费。国王到达的日期一经决定,索罗尔夫就给许多客人,包括所有的头面人物,发出了邀请。国王带领将近三百人来赴宴,索罗尔夫邀请的有五百人。索罗尔夫在他的一个大粮仓里摆上长凳,这样客人就可以在那里喝酒,因为他没有一间能够容纳那么多人的屋子。粮仓周围围起了挡板。

国王坐在主座上,上上下下的长凳都被坐满之后,他四下扫了一眼,便脸色通红,一言不发了,但是很显然他生气了。尽管宴会上摆的尽是珍馐佳肴,国王始终阴沉着脸。他按计划在那里逗留了三天。

国王预定离开的那天,索罗尔夫走到他跟前,请他来到海边。国王同意了。索罗尔夫建造的那艘船首安装龙头的长船停泊在近岸地方,船帆缆索一概装备妥当。索罗尔夫把船送给国王,请国王顾念他邀请那么多人来参加宴会是出于他对国王的尊敬,而不是挑战。国王认可了他的解释,态度变得友好了,也很高兴。许多人适时地帮着称赞精美的宴会,称赞国王在分别时给他们的赠品,说他们那样的人真是国王最可靠的支柱。他们友好地分了手。



国王按计划去了哈罗嘎兰；随着夏天过去，他回到南方。他还参加了为他举行的其他宴会。

12 希尔迪里德的儿子们去谒见国王，邀请他参加一个连续三夜的宴会。国王接受了邀请，指定了日期，到时带上他的人来了。别的人不多，不过宴会安排得很好，国王很开心。哈里克开始和国王谈话，那年夏天的旅行成了话题。国王回答了他的问题，把他处处受到人们力所能及的欢迎的情形讲述了一番。

"托尔嘎尔的宴会一定是自成一格的了，"哈里克说道，"参加的人比别的地方都要多。"

国王说是这样。

"料想只能是这样，"哈里克说道，"因为那个宴会花费的也比别处的多得多。但是万幸的是，你的性命最终没有遇到危险。当然，像你这样聪明绝顶、幸运万分的人看到有那么多人聚在那里的时候，大约会想到有阴谋。我听说你让你所有的人全都配备武器，日夜守卫防范。"

国王看着他说："你是什么意思，哈里克？关于这件事，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

"你允许我照直说吗，国王？"哈里克问道。

"说下去，"国王说道。

"我不能想像，你会高兴听到人们在家里毫无顾忌地说你对他们进行残暴统治的话，"哈里克说道，"但是，说实话，普通老百姓之所以没有起而反对你，只不过是因为缺乏勇气和领导。像索罗尔夫这样的人自认为了不起，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他体力

充沛，又十分俊雅，像国王那样养了一大帮追随他的人。不管怎么说，他会成为巨富，是他的当然都是他的，就连属于别人的东西他也不交出来，就好像也是他的。你给了他大量的钱财，他的回报真是可怜得很。说真的，这里的人听说你只带三百人北上去哈罗嘎兰的时候，他们决定要聚集力量，把你这个国王和所有你的人全部杀掉。索罗尔夫是这个计划的主谋，因为有人提议他做哈罗嘎兰和瑙姆达尔等地的国王。他在每一个峡湾来回奔走，到过所有的海岛，尽力收罗人员和武器，毫不掩饰自己要派兵和哈拉尔德国王开战的计划。但是，即使你只带着很少的人，两军相遇的时候，那些农民看见你乘船来了，就会吓破胆，这也是真的。他们制定了另外一个计划：欢迎你，邀请你参加宴会。他们计划在你们都喝醉睡熟的时候放火，拿起武器攻击你。把你们全都安顿在粮仓里就是证据；要是我听说的是实话，那是因为索罗尔夫不想让他漂亮的新房被烧掉。另一个证明是，每一间屋子都放满了武器和盔甲。但是，全部加害于你的阴谋没能得逞的时候，他们作出了最好的选择，即隐瞒整个阴谋。我想他们全都会把阴谋隐瞒起来的，因为要是这个阴谋泄漏，他们许多人都不敢坦然说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国王，现在我给你的忠告是，把索罗尔夫召到你身边，让他做你的执旗官，把他安置在船首；那是非常适合他干的事情。但是，要是你想让他做行政吏，那你应该把费约尔丹讷南边他的老家的土地收益给他。这样，你就能进行监视，不让他过于强大。然后你可以指派那些不太喜欢挥霍、又能忠实地为你效劳的人做你在哈罗嘎兰的代理，那人要老家在这里，他们的亲人以前曾很好地完成过这样的职责。我哥哥和我都愿意做你希望我们做的任何事情。我们的父



亲曾经长期是国王在这里的代理,尽职尽责。国王,你在指派人照料你在这里的事务方面要小心，因为你很少到这里来。这里不是那么重要的地方,不值得你派兵驻扎;但是,你来这里巡视带的人千万不要太少,因为这里有很多不值得信任的人。”

听到这番话,国王勃然大怒,但是讲话依然和他往常听到重要消息时一样平静。他问索罗尔夫是不是在托尔嘎尔岛上的家里。

哈里克说他未必在家——“索罗尔夫非常机灵,他知道他要避免和你的队伍遭遇，国王，因为他不能指望人人都能严守秘密，让你永远无法得知。他听说你北来之后，就到阿罗斯特去了。”

国王没有和别人讨论这件事情,但是,他显然对他听到的话深信不疑。在他继续往前巡视的时候，希尔迪里德的儿子们带着礼物必恭必敬地为他送行，他允诺和他们友好。兄弟俩找了个借口去瑙姆达尔,绕道和国王相遇,在他们前去向他问候时,国王对他们总是很友好。

13 索罗尔夫家庭的所有成员中他最看重的是一个名叫大嗓门索尔吉尔斯的人。在出海行劫的时候他总是做索罗尔夫的旗手，索罗尔夫让他守在船首。在豪斯费约尔德的战斗中他在哈拉尔德国王一边作战，驾驶索罗尔夫曾用于劫掠的那艘船。他是一个非常强壮勇敢的人；在那场战斗之后国王赠给了他许多礼物,并答应与他友好。索罗尔夫不在家的时候,索尔吉尔斯为他照顾他在托尔嘎尔的农庄,代替他管理事务。

索罗尔夫离开之前，把他在山区为国王征收到的贡品都交

给索尔吉尔斯，叮嘱他，要是国王从北边来之前他还没有回来，就请他把全部贡品都交给国王。索尔吉尔斯装备了索罗尔夫的一艘很漂亮的大货船，把贡品全部装在船上，带上了差不多二十个船员。他驶往南方，在堎姆达尔遇见了国王。

索尔吉尔斯去见国王，代替索罗尔夫问候国王，禀告国王他带来的是索罗尔夫交给国王的贡品。

国王在那里注意到了他，但是什么也没说；很显然他恼怒了。

索尔吉尔斯走了，想另外找个更恰当的时间和国王谈话。他去看望驼背奥尔维尔，把发生的一切都对他讲了，问他有什么看法。

"我不知道，"奥尔维尔说道，"但是我注意到，自从我们一起去列卡那次以后，每回提到索罗尔夫，国王便沉默不语；这叫我怀疑有人在诽谤他。我知道希尔迪里德的儿子们私下和国王谈了很久。从他们谈的那些事情来看，他们是索罗尔夫的敌人。我要从国王本人那里弄清楚这件事。"

奥尔维尔去见国王，说道："你的朋友大嗓门索尔吉尔斯带着从芬马克那边收来的贡品献给你，比哪一回都多，质量也比任何一回都好。他急切希望完成他的使命，请你去看一看，因为那么好的皮革是从来也没有见过的。"

国王什么也没有说，去到那艘船泊靠的码头。索尔吉尔斯马上搬出货物给国王看。国王看到贡品确实比以前多，质量比以前好，他的眉头舒展了一点，索尔吉尔斯能够和他谈话了。索尔吉尔斯把索罗尔夫送的好些海狸裘皮呈给国王，还有他从山里收来的珍贵物品。国王变得高兴起来，问起他们在路上有些



什么事情，索尔吉尔斯把一切都细细讲了。

接着国王说道："索罗尔夫好像不忠于我，想杀死我，真可耻。"

在场的许多人都对国王的这种看法作出了反应，而且他们的反应都是一致的。他们说，不管国王听到了些什么，那都是恶人的诽谤，对那样的指责索罗尔夫是无辜的。最后国王说，他可以相信他们。在那以后，他和索尔吉尔斯谈话时，显得很高兴；分别的时候，他们彼此十分友好。

索尔吉尔斯见到索罗尔夫的时候，把发生的事情统统都告诉了他。

14

那年冬天，索罗尔夫又前往芬马克，带去差不多一百个人。他又一次和芬马克人做生意，在芬马克四处旅行。

他走到紧东边的时候，他到来的消息传开了；有克文人来对他说，他们是他们的国王法拉维德派来的。他们告诉索尔吉尔斯，卡里利亚人如何劫掠他们的国家，给他带来国王的口信，请他去给予支持。索罗尔夫将因此得到和国王同样份额的贡品，他带去的每个人得到的将会是克文人的三倍。

克文人有一条法律，规定国王得到他的人所掠获的东西的三分之一，但是海狸皮、黑貂皮和貂皮则要全部留给国王。

索罗尔夫把这一提议告诉了他的人，让他们选择是不是去。他们大多数接受了挑战，因为此行关系到极大的一笔财富；于是他们决定和信使们一起出发东去。

芬马克地域极辽阔，西面和北面临海，往东去尽是峡湾，而挪威则在它的南面。它沿着山一直往南延伸，就像哈罗嘎兰一

样延伸到海岸边。瑙姆达尔的东边是珈姆特兰，然后是哈尔辛兰、克文兰、芬兰和卡里利亚。芬马克在所有这些国家以外的地方。好些地方有人们殖居在山中，有些在河谷里，有些在湖边。芬马克有四周尽是大森林的大得令人难于置信的湖泊，有一条叫做基约塄的长岭从这片土地的一端一直延伸到另一端。

索罗尔夫到达克文兰，见到了法拉维德国王。他们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带上了三百克文人和一百挪威人。他们走山路穿过芬马克到达掠夺克文人的那部分卡里利亚人居住的那个山居点。卡里利亚人看出要受到攻击，就都聚集到了一起，朝他们逼来，以为又会获胜。但是，一交上手，挪威人就战斗得十分勇猛，他们的盾比克文人的结实得多。这一回轮到卡里利亚人遭受伤亡了；许多人被杀死，其余的逃跑掉了。法拉维德国王和索罗尔夫获得大量战利品，回克文兰去了。索罗尔夫和国王极友好地分手，带着他的人继续前往芬马克。

索罗尔夫在维夫斯纳下山，回到了他在桑德内斯的农庄，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春天才南下托尔嘎尔岛。他回到那里的时候，听说希尔迪里德的儿子们和哈拉尔德国王一起在特隆德海姆过冬，他们没有放过在国王面前诽谤他的任何机会。他得知了他们对他的许多诽谤。

“尽管国王听到这些诽谤，但他决不会相信的，因为我没有必须反对他的理由，”索罗尔夫说道，“他在很多方面都对我很好，从来没有坏的地方。说我会伤害他简直是无稽之谈，即便我有这样的机会。我宁愿做他的行政吏，也不愿带着国王的头衔和另外一个高兴时就可以让我做他的奴隶的人同在一个国家里。”



15 希尔迪里德的儿子们和哈拉尔德国王一起度过了那个冬天。他们从农庄带来的人以及邻居,总共十二个人。兄弟俩对国王说了许多话,总用同样的言辞来说索罗尔夫。

“你对索罗尔夫送来给你的芬马克人的那些贡品感到高兴吗?”哈里克问国王。

“非常高兴,”国王回答道。

“要是你得到应该得的全部贡品,你一定会更加高兴,”哈里克说道,“但是情形完全不是那样。索罗尔夫给自己留下了更多的一份。他给你送来了三张海狸皮,但是我确切知道,他把理当属于你的三十张皮留给了自己。我想别的东西也会一样。要是你把收贡的事情交给我和我的弟弟,我们一定能给你带来更多的财富。”

他们数落索罗尔夫时,他们的同伴都附和着;到后来国王对索罗尔夫愤懑极了。

16 夏天索罗尔夫前往特隆德海姆见国王,随带着所有的贡品,此外还有大量的财宝。与他同行的共九十个人,全都装备得很好。来到国王那里时,他们被领到接待客人的住所,让他们过十分豪华的生活。

那天稍晚的时候,驼背奥尔维尔去看望他的亲戚索罗尔夫。奥尔维尔告诉索罗尔夫,有大量对他的诽谤,而且国王相信了对他的那些指责。

索罗尔夫请奥尔维尔代表他向国王解释。“因为,要是国王宁愿听用心邪恶的人的诽谤而不愿听我的实话和诚恳的话,那么他决不会用很长时间听我解释的。”

第二天奥尔维尔见到索罗尔夫，告诉他已经和国王讨论了他的事情。

“现在我一点也搞不清楚国王到底是什么心情了，”他说道。

“那么，我要自己去见他，”索罗尔夫说道。

他这样做了，在国王用晚餐的时候去见了他，进去的时候便问候了国王。国王也向他问好，叫人给索罗尔夫拿来了饮料。

索罗尔夫告诉国王，他给他带来了从芬马克收回来的贡品。“我还带来了更多的东西，以表示对你的崇敬。我知道不论我做了多少，都不足以表示我对你的感激之情。”

国王说，除了要索罗尔夫对他好，并无其他指望，“因为我应该得到的不少。可是关于你是多么小心地讨好我，倒是有一些相反的说法。”

“要是有人说我有对你不忠的地方，那就冤枉我了，”索罗尔夫说道，“我认为，在你跟前那样指责我的人比起我来更算不上是你的朋友。很显然他们的目的是要成为我最大的敌人。但是，要是我们碰上了面，他们也会付出昂贵代价的。”

索罗尔夫说完就走开了；第二天，他当着国王的面把贡品移交了。在一一点清之后，他又拿出几张海狸皮和黑貂皮，说要把它们献给国王。

在场的许多人说这是很高贵的姿态，应该得到友好的回报。国王说索罗尔夫已经自己拿了回报了。

索罗尔夫说，他为了取悦国王已经尽自己所能忠实地作了一切，“要是他还不满足，我也没有办法了。国王知道，在我是他手下的一员时，我是如何对待他的；要是他觉得现在的我比起当



时的我已经变成另外的人,我觉得那真是太奇怪了。”

“索罗尔夫,你在我这里的时候,表现很好,”国王说道,“我想,你最好的做法是留在我这里做我手下的一员,来做我的执旗官,在其他人面前证明自己。要是我日日夜夜都可以看到你的表现,就没有人能诽谤你了。”

索罗尔夫看了看左右站着的他自己的手下。

“我不愿离开这一队人,”他说道,“你给我的头衔和特权由你决定,国王,但是只要我能养着他们,即使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我就不会交出我的这一队人。我希望你,我恳求你,到我那里去,听听你信得过的人是怎么说我的,然后再做你认为恰当的事。”

国王回答说,他再也不接受索罗尔夫的款待了。索罗尔夫于是离开,准备启程回家。

他离开之后,国王委任希尔迪里德的儿子们为索罗尔夫以前担任的哈罗嘎兰的代理,从芬马克人那里收贡。国王收回了托尔嘎尔岛上的土地和布里恩约尔夫以前的全部财产,全部委托希尔迪里德的儿子管理。

国王派人带上他的作为凭证的信物到索罗尔夫那里,把他作出的安排告知索罗尔夫。索罗尔夫登上属于他的船,尽可能地在船上装满东西,带上他的人,带上奴隶和赎身的奴隶,北上去了他在桑德内斯的农庄,在那里和以前一样人口众多的家人,一起过着同样奢华的生活。

17

希尔迪里德的儿子们担任了国王在哈罗嘎兰的代理。由于害怕国王的势力,没有人开口反对这种改变,尽管索



罗尔夫的很多亲戚和朋友都强烈地不赞同。冬天兄弟俩进山去，带着三十个人。芬马克人对国王的这两个代理的印象远不如他们对索罗尔夫的印象，他们应该交纳的贡品也十分难于收集到。

同年冬天，索罗尔夫带上一百个人进山了，他径直前往克文兰去见法拉维德国王。他们订出他们的计划，决定像前一年一样深入山中。他们带上四百个人来到卡里利亚，在那边攻击他们认为有足够人力对付的居住点。他们劫掠了这一居住点，并且掳获了大量战利品，在冬天一天天过去的时候，他们回到了芬马克。

春天，索罗尔夫回到农庄，他派人到瓦甘捕捞鳕鱼，又派另外一些人去捕捞鲭鱼，他用各种办法储备食品。

索罗尔夫有一艘适于远洋航行的船；船上装备极其豪华，测深铅锤索漆得很漂亮；船上装配的是红黑条纹的船帆。船上的装备都是精心设计。索罗尔夫给船作好出航的准备，派人去照料，在船上装上鱼干、兽皮、貂皮和大量松鼠皮以及他从山地带回来的其他毛皮；一船非常值钱的货物。他让大嗓门索尔吉尔斯驾船到英国去买布以及他需要的其他货物。他们顺着海岸往南行驶，然后驶进大海到了英国。在那里做了大量生意，之后他们把小麦、蜂蜜和布匹装到船上，到秋天他们又驶回挪威。他们赶上了顺风，在霍尔达兰上了岸。

同一个秋天，希尔迪里德的儿子们带上他们收到的贡品去交给国王。国王看着他们交割。

“那么，你们把从芬马克收到的贡品都交了吗？”他问道。

“是的，”他们回答道。



"贡品比索罗尔夫往常收的少得多,也差得多。可你们对我说他管理得很糟。"

"国王,你想到芬马克那里通常有多少贡品,这很好,"哈里克说道,"因为这样一来,你对要是索罗尔夫把你这一切都破坏掉,你的损失会有多大就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了。像收贡的人通常的做法一样,去年冬天我们去芬马克一共是三十个人。接着索罗尔夫带上一百个人来了。我们听说他计划杀死我弟弟和我以及我们所有的人,理由是因为国王你,把他想担任的职务给了我们。我们除了避免和他发生冲突和离开之外别无选择。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才只能到达离居住点不远的地方,而索罗尔夫却带领他的人把那一片地方全跑了个遍。他控制了那边的全部买卖,芬马克人把贡品交给他,向他保证你的收贡人不能进入他们的土地。他打算自己做芬马克和哈罗嘎兰两处北部疆土的国王。他干了这一切,你却让他跑掉,真叫人吃惊。索罗尔夫从山区拿走了巨大财富的证据是:哈罗嘎兰最大的一艘克诺尔[①]今年春天在桑德内斯装货,索罗尔夫宣称他是船上货物的唯一主人。我觉得船上装的几乎全是兽皮,其中的海狸皮和黑貂皮比索罗尔夫让你得到的多得多。大嗓门索尔吉尔斯上了船,我猜他驶去了英国。要是你想知道实情,应该暗暗地查看索尔吉尔斯回来以后的行踪,因为我不能想像,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任何一艘其他商船装载过这么丰富的货物。要是这是事实,那么我认为,船上的钱每一分都是你的。"

哈里克的人附和着说,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实话,没有一个

① 北欧古代海盗使用的战船,比长船略小,但比长船先进。

人讲话反对他。

18 当时有两兄弟，名叫行动敏捷的西格特里格和行动艰难的哈尔瓦德；他们是维克人，也是哈拉尔德国王的部下。他们的母家是维斯特佛尔德人，和国王是亲戚。他们的父亲在郭塔河两岸都有亲戚。他曾是西幸地方富有的农民，兄弟俩继承了他。他们总共是四兄弟，最小的两个叫索尔德和索尔盖尔，留在家里照料农庄。西格特里格和哈尔瓦德负责处理国王交办的挪威国内外的一切任务，作过许多次危险的航行，去处决人，也去没收国王命令攻击其家园的那些人的财产。他们每去一处都带上一大帮人，在普通老百姓中都不受欢迎；但是国王非常看重他们。他们是奔跑和滑雪的好手，能超赶其他人，几乎各方面都很精明能干。

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都在国王身边。秋天，国王去霍尔达兰参加宴会。

一天，国王把哈尔瓦德和西格特里格兄弟召到跟前。他们来到后，他要他们带上他们的人去暗探大嗓门索尔吉尔斯驾驶的那艘船。他说："他夏天驶去了英国。把船和船上的东西，除开船员，全部带到我这里来。让船员平安回去，只要他们不企图捍卫他们的船。"

兄弟俩立刻答应下来，他们各人驾了一条长船，便找索尔吉尔斯和他的人去了。他们听说他已经从英国回来，沿着海岸往北驶去了。两兄弟便出发驶往北方去追索尔吉尔斯和他的人；他们在弗拉海峡遇到了他们。认出了那艘船之后，他们的一艘船从临海的一侧对它发起攻击，同时他们的一部分人上了岸，顺



着舷梯登上了船。索尔吉尔斯和他的人没有想到会有麻烦，没有安排一个人守卫。等到他们发觉，他们的船已经被武装了的人占领了。他们在船上全都被俘，被带到岸上，留在那边，没有武器，只有身上穿的衣服。哈尔瓦德和他的人把舷梯从船上扔掉，起了锚，把船拖到海上，然后改变航向驶往南方到了国王那里。他们把船以及船上的一切都交给了国王。

船上的东西全卸下来之后，国王看见货物真是十分值钱，知道哈里克没有撒谎。

索尔吉尔斯和他的伙伴自己找到了交通工具，去见克维尔杜尔夫和格里姆，对他们讲了那场冲突。他们还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克维尔杜尔夫说一切都和他预料的一样：索罗尔夫不会享有国王永远对他友好的好运。

“我并不太在乎索罗尔夫刚刚遭到的那点损失，要是不发生更多的事就算好了，”他说道，“我还是认为，索罗尔夫根本认识不到自己无法面对他面前的巨大势力。”

他要索尔吉尔斯告诉索罗尔夫：“我的惟一的劝告是，离开这个国家，因为去为英国、丹麦或者瑞典国王效力，他都会更有利。”

然后，他给了索尔吉尔斯一条帆桅齐全的船，给了他帐篷、食品以及他们一路上需要的一切东西。他们动身以后，一路不停地回到北方索罗尔夫那里，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索罗尔夫把他的损失看得很淡，说他不会缺钱的，“有一个国王和你一块儿花你的钱是不错的。”

接着索罗尔夫买了一些粮食、啤酒以及养活他的人所需要

的其他供应，他说他的帮工的穿着在一段时间里不能像他原来计划的那样好了。

索罗尔夫卖掉了他的一部分土地，把另一部分抵押出去，但是他还保持着和以前一样的生活方式。比起前一个冬天来，他的人一点也不少——甚至事实上还要多一些，他在安排宴会邀请朋友方面依然挥霍如故。整个冬天他都呆在家里。

19 春天一到，冰雪溶化的时候，索罗尔夫把他的一艘长船放下了水，准备要去航海，他一共带上了一百多人，非常壮观，装备得非常完善。

刮起顺风的时候，索罗尔夫就紧靠海岸南下。到了毕尔达的时候，他就掉转船头驶向大海；他驶到了所有岛屿的外面，有时候远到只能看见山的上半截。他们继续南下，在他们到达维克之前，他们听不到任何人的消息。在那里他们听说国王正在维克，夏天要到奥普兰去。岸上的人谁也不知道索罗尔夫的所在。他趁着顺风驶向丹麦，从那里进入波罗的海，夏天就在那里劫掠，没有俘获多少。

秋天他驶回丹麦，正是庞大的挪威舰队像往常一样整个夏天驻扎在奥宇尔之后撤出的时候。索罗尔夫让他们全都驶了过去，没有让他们发现；之后他驶到了摩斯特拉尔默。有一艘很大的克诺尔在从奥宇尔驶来的途中曾在那里停泊。那艘船的主人是索里尔·斯鲁马，他是国王哈拉尔德的一位代理人。他负责国王在斯鲁马的土地，那是国王到维克来的时候要呆很长时间的一个大庄园。因为庄园需要大量给养，索里尔便去奥宇尔采办货物、啤酒和面粉以及蜂蜜，把国王的大量钱花在这上面。





(Guðjón Ketilsson)

冰雪溶化的时候，索罗尔夫把他的一艘长船放下了水，准备要去航海……

索罗尔夫和他的人攻打了那艘船，他让索里尔的船员作出捍卫他们的船的选择，但是因为没有力量来抵御这样强大的攻击，索里尔投降了。索罗尔夫抓住了那艘船，抢走了全部货物。他们把索里尔放到陆地上，然后驾着两艘船沿海岸往北面去了。

到达郭塔河的时候，他们抛锚等待黄昏来临。天黑下来的时候，他们把长船划进河里，去攻打哈尔瓦德和西格特里格在那里拥有的农庄。他们在天明之前到达，包围了农庄，大声地喊战。农庄里面的人醒了过来，抓过了武器。索尔盖尔逃离夜宿的地方，跑到了围着农庄的木栅栏那边，抓住一根桩子，跃了过去。站在附近的大嗓门索尔吉尔斯挥刀砍向索尔盖尔，斩断了他抓住木桩的手。索尔盖尔逃进林子里面，他的弟弟索尔德和二十多个人被杀死在农庄里。抢劫的人掠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放火烧掉了农庄，然后沿河回到海上，从那里他们趁着顺风驶到了维克。在那里他们又遇到了一个维克人所有的一艘满载着啤酒和面粉的大船。索罗尔夫和他的一帮人攻击了那艘船，那艘船的船员觉得没法抵挡这场攻击，便投降了。他们抛下了所有的东西被逐上了岸，而索罗尔夫和他的人则带走了那艘船以及船上的全部货物继续往前驶去。所以索罗尔夫从东方驶进佛尔德的时候，已经有三艘船了。他和他的人沿着主航道驶向林德内斯，他们尽可能地快速航行，到可以上岸抢劫的地方他们就上岸抢劫。过了林德内斯往北以后他们又在远海的航道上行驶，但是也上岸抢劫。

到了费约尔丹讷北面的时候，索罗尔夫驶向了陆地，去看望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欢迎了他。索罗尔夫把夏天他出海途中发



生的事情告诉了他的父亲。他在那里没有呆多久，他的父亲和弟弟陪着他回到船上。

他们分手之前,索罗尔夫和他的父亲单独谈了话。

克维尔杜尔夫说道:“你加入哈拉尔德国王的时候我对你说的话并没有太离谱：你遇到的事情对我们谁都没有好处。现在你走的向哈拉尔德国王挑战的路是我劝告你最不该干的事情。你勇敢、有成就,但是你缺乏和哈拉尔德国王比高下的运气。别的人不管有多大权势和军力，在这个国家只有他能控制。我的直觉是,这一回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了。看看我们的年纪,你应该活得更长一些,但是我怕情形不会是这样的。”

之后索罗尔夫上船继续往前驶去。在回到桑德内斯家里以前，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情。他把掠取的东西全都搬到农舍里,把船搁了起来。整个冬天他都不缺给养供应他收留的人。索罗尔夫一直都在家中，他收留的人一点不比前几个冬天的少。

20

那时有个很有势力而且很富有的人名叫英格瓦尔，在先王时代他曾经做过行政吏。哈拉尔德掌权的时候,英格瓦尔留在家里,没有到他麾下服务。他结了婚,有个女儿名叫贝拉。他居住在费约尔茨。贝拉是他惟一的孩子，是他的继承人。

克维尔杜尔夫的儿子格里姆向贝拉求婚，定下了婚约。格里姆和贝拉在他和索罗尔夫分手之后的那个冬天结了婚。他当年二十五岁，可是已经秃了顶。所以人家给他取了个绰号叫斯卡拉格里姆(秃头格里姆)。他负责管理他和他父亲居住的那个

地方的整个农庄和一切给养，尽管他父亲的身体依然硬朗。他们收留着许多赎身的奴隶，他们家里还有许多在那里长大、和斯卡拉格里姆年纪仿佛的人。他们当中许多都是极有力量的人，因为克维尔杜尔夫和他的儿子总是挑选非常强壮的人留在他们那里，把他们养育成为能比得上自己的气质的人。

斯卡拉格里姆在体质和力量方面都像他的父亲，在外貌性格方面也是这样。

21

索罗尔夫进行抢劫的时候，哈拉尔德国王正在维克，后来在秋天，他前往奥普兰，从那里北上到特隆德海姆。他和一帮子人在那里过冬。

在国王那里的西格特里格和哈尔瓦德听说了索罗尔夫给他们在西幸的家园带去的损失和破坏。他们不断地对国王提这件事情，还提到索罗尔夫也抢了他和他的臣民，在他的国家里掠夺。兄弟俩要求国王准他们带领他们通常带的那帮子人，动身去攻打索罗尔夫。

“你们可以认为有理由要索罗尔夫的命，但是我觉得你们很缺乏完成这件事情的运气。”国王回答他们说，“索罗尔夫比你们强多了，虽然你们自认为是很强大很有作为的人。”

两个兄弟说，这很快就可以得到检验，只要国王允许他们离去。他们还补充说，他们常常冒着很大的危险去和没有很多理由要攻打的人较量，但是通常结果都很不错。

春天来临，大家都准备离开了，哈尔瓦德和他的哥哥又一次向国王提到这件事情。

这一回国王准许他们去杀索罗尔夫。“我知道你们要给我



带回他的脑袋和大量值钱的东西。”国王说道,“但是有人认为,要是你们向北航行,回来的时候你们也用得上你们的桨和帆的。”

他们立刻开始作航行的准备,备了两艘船和一百五十个人。他们准备停当的时候,一开出峡湾就遇上了东北风,但有些顶风,因为他们是沿海岸北去。

22 哈拉尔德国王在拉德住到哈尔瓦德和他的弟弟离开,他们一走,他也准备离开。他和他的人登上他的几艘船,在斯卡尔恩松德海湾里朝陆地划去,然后穿过贝特滩到达艾尔都埃德的岬角。他把他的船安顿在那里,穿过岬角到达瑙姆达尔,在那里他征用当地农民的长船,让他的人乘上。他带着他自己的人,此外还有别的差不多三百人,总共用了五六条船,全都是很大的。他们碰上了顶头风,昼夜尽力地划;那时候晚间已经很明亮,可以夜航了。

到达桑德内斯已是日落之后夜晚到来的时候。他们看见有一条长船没有张帆在农庄外面漂着;他们认出那是索罗尔夫的船。他装备好了船要航行到国外去,正在为远行祝酒。国王命令他的人全部下船,高举起他的旗帜。到索罗尔夫的卫士在里边喝酒的农舍没有多少路。那里没有守卫,外面一个人都没有,所有的人全都坐在农舍里面喝酒。

国王让他的人把那所房子包围起来,大声喊战,号角也吹响邀战。索罗尔夫和他的人一听到号角声,都去拿他们各自放在自己床上的武器。国王手下有一个人向房子里喊话,命令妇女、孩子、老人、奴隶和农奴都离开。

索罗尔夫的妻子西格里德，和农舍里面的妇女以及其他得到允许出去的人走了出去。她问贝尔勒的卡里的儿子是不是在那里，他们站了出来问她要干什么。

“带我到国王那里去，”她说道。

他们照办了，她来到国王跟前问道：“陛下，在你和索罗尔夫之间谋求和解，是不是还有什么用处？”

“要是索罗尔夫准备投降，顺从于我，求我宽恕，”国王回答说，“那么可以留下他的性命和躯体，但是要给他的人以应得的惩罚。”

驼背奥尔维尔走进屋子去，喊索罗尔夫来和他说话，告诉他国王给他的选择。

索罗尔夫回答说：“我不接受国王强加于我的解决办法。要他让我们离开，我们将听天由命。”

奥尔维尔回到国王那里，对他说了索罗尔夫的请求。

“放火烧房子。”国王命令道，“我不想和他作战使我的人受损失。我知道，要是我们在外面攻打他，他会使我们受到重大损失。他在里面，要打败他很困难，尽管他的人比我们的少。”

于是开始火攻，火焰一下子包围了房子，因为木材都很干而且涂了沥青，屋梁还覆盖着树皮。索罗尔夫命令他的人拆掉主屋和门厅之间的隔墙，这很容易。他们取下那里的大梁，凡是能抓住大梁的人都抓住它，把大梁的一头朝屋子的一角猛撞，一下子把房角外面的连接处撞开，也把墙撞破，给他们提供了一条出路。索罗尔夫第一个出去，后面跟着大嗓门索尔吉尔斯，其余的人也一个跟一个出去。

随后就交上火了。有一会儿时间农舍在后面成了索罗尔夫



和他的人的防卫，但是大火一烧起来，火就逼向了他们，许多人被烧死。索罗尔夫向前跑去，左冲右砍，朝国王的旗手奔去。接着大嗓门索尔吉尔斯被杀死。索罗尔夫冲到国王周围的护墙的时候，他用剑刺透了那个旗手。

索罗尔夫喊道："我少跨了三步。"

他受到刀剑和长矛的夹攻。国王本人给了他致命的一击，索罗尔夫倒下了。国王于是喊话了，命令他的人不要再戮杀别人，他们停止了攻击。

接着他命令他的人都回到船上。他对奥尔维尔和他的弟弟说："把你们的亲戚索罗尔夫的尸体收了，为他和其他死去的人一起举行一个合适的葬礼，然后把他们埋了。能救活过来的都好好给他们治一治。不许在这里抢劫，因为怎么说这些财富都是我的了。"

之后国王和他的大多数人都回到了船上，在船上医治他们的伤。

国王在船上四处走动，查看他的人所受的伤，看见有一个人在包扎所受的皮伤。

国王说，那伤不是索罗尔夫造成的，"因为他的武器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伤人的。我不相信有多少人被他伤了以后还用得着包扎。失去他那样的人实在是大损失。"

清晨，国王命令升起船帆，径直朝南驶去。在那天航行途中，国王和他的人注意到在各岛之间的海峡里有许多划艇。艇上的人都是去看索罗尔夫的，因为索罗尔夫在通往瑙姆达尔的路上以及许多岛上都安置了探子，他们注意到哈尔瓦德和他的弟弟带着大队人马往北去攻打他。那两兄弟碰到的一直是顶头

风，多次被迫在几个港口停泊。消息一直传到陆地上很远的地方，也传到了索罗尔夫的探子耳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都划船赶去帮他的原因。

国王一路顺风回到了瑙姆达尔，离船走陆路去特隆德海姆。在那里他又回到了他早先搁下的船上，一帮人就动身回拉德去了。关于这场战斗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哈尔瓦德和他的弟弟在他们停泊的地方听到了这个消息，在一场看来很是丢脸的航行之后，他们又回到了国王那里。

驼背奥尔维尔和他的弟弟绵羊埃温德留在桑德内斯一段时间，料理阵亡者的后事。按照对待出生高贵的人的习惯安葬了索罗尔夫的遗体，为他立了一块纪念他的墓碑。他们医治好了那些受伤的人，帮助西格里德把农庄收拾好。一切财产都没有被触动；家具、餐具和衣物大部分都烧掉了。

奥尔维尔和他的弟弟把一切都处理停当之后，就从北方出发，在哈拉尔德国王回到特隆德海姆的时候，他们去见了国王。他们和国王在一起，保持了一种低调，很少和别人说话。

一天兄弟俩去见国王，奥尔维尔说道："我弟弟和我想向你告假回我们的农庄去，因为经过了最近发生的那些事情，我们没有心情和杀死我们的亲戚索罗尔夫的人一起吃吃喝喝了。"

国王看看他，有点简慢地说道："那我不能准许你们；留在我这里。"

兄弟俩退开并回到他们的座位上。

第二天，国王把奥尔维尔和他的弟弟叫到他房里。

"现在，你们会知道你们要我允许你们告假回家那件事情的答复了。"国王说道，"你们在我这里很有一些时间了，你们的行

为很有教养。你们一贯很好地为我效力，我对你们的各方面都有很高的评价。埃温德,现在我要你到北边哈罗嘎兰去,娶下索罗尔夫的遗孀、桑德内斯的西格里德。我把属于索罗尔夫的全部财富都给你,要是你明白怎么样处理这些事情的话,你也会得到我的友谊的。奥尔维尔要留在我这里;因为他的诗才,我不想让他走。”

兄弟俩感谢国王对他们所表示的器重，说他们愿意接受。埃温德开始准备，找了一条很好很合适的船。国王给了他此行的信证。埃温德一路顺利,到达桑德内斯的阿罗斯特,西格里德在那里热情地欢迎了他和他的人。之后，埃温德把国王的信证出示给西格里德,对她讲了国王的意思,说国王命令他必须答应这个婚事。看到所发生的一切,西格里德感到,除了接受国王的意愿之外再无别的选择。婚礼安排停当，埃温德娶了西格里德为妻。他掌管了桑德内斯的农庄以及属于索罗尔夫的全部财产。埃温德出身高贵。他和西格里德的孩子有斜眼芬(他是剽窃者埃温德的父亲),有盖尔劳格(她的丈夫是红色西格瓦特)。斜眼芬娶了贡希尔德。贡希尔德的父亲是雅尔哈尔夫丹，她的母亲是美发王哈拉尔德的女儿英吉比约格。

绵羊埃温德和国王终生保持着友谊。

23 那时有一个人名叫凯蒂尔·哈恩，他的父亲是坳姆达尔的雅尔索尔凯尔，母亲是赫拉夫尼斯塔的凯蒂尔·哈恩的女儿赫拉弗恩希尔德。哈恩的名声很好,而且出生高贵;他和亲戚索罗尔夫·克维尔杜尔夫松是很要好的朋友。前面提过,在哈罗嘎兰号召拿起武器聚集起来支持索罗尔夫的时候,他

也参加了。在哈拉尔德国王离开北方、索罗尔夫被杀的消息传开以后，聚集起来的力量散了。哈恩带着六十个人回到了托尔嘎尔,在那里他遇到了希尔迪里德的儿子,他们只有很少的人。到达农庄以后，哈恩攻击了他们。希尔迪里德的儿子和其他大多数人一起被杀死在那里，哈恩和他的人把能带走的战利品全带走了。

事后哈恩备了两条他能够找到的克诺尔，把他能带走的东西全部装船。他把他的妻子和儿子以及参加过那次攻击的人全都带上。哈恩的结拜兄弟鲍格,是一个出身望族的有钱人,掌管一条克诺尔。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刮起了顺风，他们便扬帆出海。

此前几年,英戈尔夫和赫约尔莱夫①到了冰岛定居。他们的海上经历人们谈论得很多,说那边有很多很好的土地。

哈恩往西航行,去找寻冰岛。在南面海岸外的时候,他和他的人看到了陆地。但是,因为风暴天气,又有巨浪拍打海岸,港湾的情况很坏,他们便沿着冰岛的海岸朝西驶去,穿过了沙区。在风暴开始减弱、大海平静下来的时候,他们来到一个很广阔的河口,他们驶进河口,停靠在河的东岸。这条河现在叫做嗣约尔萨河,当年它要窄得多深得多。他们把东西卸下船,开始探查河东岸的土地，后来把他们的牲口也带到那边。哈恩在外冉嘎河西岸过了冬；春天来到的时候，他又探查了那里东岸的土地，占领了嗣约尔萨河和马尔卡尔弗里奥特河之间从山脉到海边的整

① 他们两人被认为是最早定居冰岛的人。英戈尔夫于874年到达冰岛东南部。但是,他们并不是最早到达冰岛的人,另有一些早于他们到达的人。但那些人都没有定居下来。



片土地,在东冉嘎河边的霍夫地方建立起一个农庄。

他们在冰岛的第一年春天，凯蒂尔·哈恩的妻子英贡恩生下一个男孩，他们给他取名叫赫拉弗恩。后来他们把那里的房子拆了,那个地方后来被人叫做赫拉弗恩托夫蒂尔(赫拉弗恩的宅地)。

哈恩把弗里奥特斯赫里德从麦尔基亚河直到布雷达波尔斯塔德西边那条河的全部地方给了鲍格。鲍格居住在赫里达伦坻，那个地方的那个大家族是他的后裔。哈恩把地送给他的一些船员，又以低价把一些地卖给另外一些船员。他们都被认为是最初的定居者。

哈恩的一个儿子斯托尔奥尔夫，拥有赫沃尔和斯托尔奥尔夫斯沃尔的土地，他是壮汉乌尔姆的父亲。哈恩的另一个儿子赫尔约夫，拥有与鲍格的土地接界的弗里奥特斯赫里德直到赫沃尔斯莱克的那条小河的全部土地。他居住在布里库尔山坡脚下,是苏马尔利迪的父亲;苏马尔利迪的儿子是诗人维吐利迪。哈恩的第三个儿子海尔吉,居住在维利尔,他拥有那里一直到他的哥哥们在东冉嘎河的农庄的边界。哈恩的第四个儿子维斯塔尔,拥有冉嘎东边那条河与嗣维拉之间,以及斯托尔奥尔夫斯沃尔较低的那部分土地。他的妻子是西尔迪塞的西尔迪尔的女儿摩爱德;他们生有一个女儿名叫阿丝妮,嫁给了奥菲格·格里蒂尔。维斯塔尔居住在摩爱达尔赫沃尔。哈恩的第五个儿子赫拉弗恩,成为冰岛的第一位法律宣讲吏。他父亲去世之后,他居住在霍夫。赫拉弗恩的女儿索尔劳格,嫁给了戈狄尤隆德;他们的儿子是霍夫的瓦尔加尔德。赫拉弗恩是哈恩的儿子中最杰出的。

24 克维尔杜尔夫听到他儿子索罗尔夫的死耗时，伤心至极，悲哀和年迈把他压倒了。斯卡拉格里姆定期去看他，并试图劝解他。斯卡拉格里姆劝他振作起来，说尽躺在床上对他一点益处都没有。

“现在最适合我们的做法是为索罗尔夫报仇，”他说道，“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接近对索罗尔夫的死负有责任的某些人，甚至我们还可以搞掉一些人，让国王不痛快的。”

这时克维尔杜尔夫吟诵一首诗：

> 结命运之绳的神①对我过于残忍：
> 我听说在北边的一个岛上
> 索罗尔夫已将性命丧失；
> 奥丁②的剑啊，举得太早。
> 当年勇于和索尔③拼搏的我，
> 已经年迈力衰，
> 再无力与瓦尔库里④较量。
> 尽管戮杀的愿望强烈，
> 复仇还有待日时。

那年夏天哈拉尔德国王去了奥普兰，秋天他往西到了瓦克德里斯，从那里一直到了沃斯。奥尔维尔跟随着国王，不断建议

① 北欧神话中有三位诺娜女神专司凡人的命运。

② 北欧神话中的主神，也是战神、雷神。

③ 北欧神话中的另一主神，也是战神。

④ 北欧神话中的女战神，专门为奥丁将在人间战场上战死的英魂找回天上奥丁的瓦尔哈尔宫中。



他要考虑为索罗尔夫之死进行补偿，赐给克维尔杜尔夫和斯卡拉格里姆钱财或者他们能接受的别的荣誉。国王说没有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如果克维尔杜尔夫父子能去见他的话。

于是奥尔维尔动身往北去了费约尔丹讷，一路不停地赶去，直到一天晚上他到达克维尔杜尔夫和他的儿子那里。他们感谢他的来访，他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

克维尔杜尔夫向奥尔维尔问起索罗尔夫被杀时在桑德内斯发生的整个事件的情形，问起他死前在战斗中的英勇行为，问起是谁把他砍倒，他最重的伤在什么地方以及他是如何死的。奥尔维尔把他问的事情全告诉了他，提到哈拉尔德国王给了他重重的一击，单是那一击就足以杀死一个人，提到索罗尔夫是朝前扑倒在国王脚前的。

克维尔杜尔夫说道："你讲得很好，因为老人们说过，如果一个人是朝前扑倒的话，那他的仇定会得到报复的；他在哪个人的脚前倒下，那仇就在那个人身上报；但是好像我们没有那样好的运气。"

奥尔维尔告诉克维尔杜尔夫父子，他认为国王会给他们很大的荣誉，要是他们能去他那里要求赔偿的话。他讲了许多，劝他们冒一冒这个险。

克维尔杜尔夫说由于他已年迈，什么地方也不去。

"我要留在家里，"他说道。

"你想不想去，格里姆？"奥尔维尔问道。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理由要去，"格里姆说道，"国王不会喜欢我讲的话，我也不认为我要为他的补偿花费许多时间。"

奥尔维尔说，不管怎么说，他并不是非去不可的——"我们

会代表你去说的，尽我们的力说好。”

由于奥尔维尔一再劝说，格里姆终于答应在他想去的时候去。他们两人商定格里姆去见国王的日子以后，奥尔维尔便离开他回去了。

25 斯卡拉格里姆为他的远行作着准备，从他的人和邻居中挑选最强壮、最有胆量的和他同行。其中有一个名叫阿尼，是个有钱的农民；另一个名叫格拉尼；还有格里莫尔夫和他住在斯卡拉格里姆的农庄里的兄弟格里姆；又有驼背索尔比约恩和跛子索尔德两兄弟，大家都说他们是住在斯卡拉格里姆家附近的巫婆索拉尔娜的儿子。跛子是个改邪归正的二流子。这帮人中的其他人有巨人索里尔和他的弟弟大高个子索尔盖尔，一个奴隶名叫奥德和一个赎了身的奴隶名叫格里斯。

一行人总共有十二个，全都是杰出的有力量的人，好几个还是变脸人。

他们登上斯卡拉格里姆的一条桨船，沿海岸南下，在奥斯特费约尔德靠了岸。然后走陆路到沃斯，走到他们选择的那条路上他们必须渡过的那个湖。他们在那里弄到一条合适的桨船，划过湖来到距国王正在参加的宴会不远的地方。格里姆和他的人在国王就席时到达。他们在院子里遇到几个人，和这几个人交谈，还问有什么消息。听说那里的情况之后，格里姆请人把奥尔维尔叫出来和他谈话。

这个人走进奥尔维尔就坐的房间，对他说：“发现一伙十二个人——如果人这个词没用错的话。比起一般身材的人来，他们更像巨人。”



奥尔维尔立即站起身走了出去，猜想来的是谁。他迎接他的亲戚格里姆，请他进屋去和他们一起参加宴会。

格里姆对他的同伴说："据说这里的习惯是不能带武器见国王。我们六个人进去，余下的六个人留在外面，照看我们的武器。"

说完他们就进屋去了。奥尔维尔走到国王跟前，斯卡拉格里姆站在他后面。

"克维尔杜尔夫的儿子格里姆现已来到，"奥尔维尔说道，"你若能使他不虚此行——我们相信你会如此，我们将十分感激你。许多不如他的人，而且许多技艺远不如他，都从你这里得到了很大的荣誉。国王，如果你觉得这事很重要，那你可以为我做一些比任何别的更重要的事情。"

奥尔维尔讲得很多，也很巧妙得体，因为他是一个很善辞令的人。奥尔维尔的许多其他朋友也都来到国王跟前，也对国王提起同样的事。

国王环顾四周，看到奥尔维尔身后站着一个人，那人比在场的任何人都高出一头，头是秃的。

"那个身材高大的人就是格里姆吗？"他问道。格里姆说国王认出他来了。

"如果你是为索罗尔夫来要补偿的，"国王说，"那我要你成为我的一员，加入到他们当中去，为我效力。由于你的效力，说不定我会很乐意把补偿你哥哥索罗尔夫的给你，或者把不低于给他的荣誉赐给你。但是，若是我使你成为他那样的大人物，那你一定得做到你的行为比他更加谨慎。"

斯卡拉格里姆说道："人人都知道，索罗尔夫各方面都比我能干得多，但是他没有好好为你效力的运气。我不要走那条路。

我不要为你效力，因为我知道我缺乏我愿意以及你应得的那种方式为你效力的运气。我认为我肯定缺乏索罗尔夫所具有的许多品质。”

国王沉默下来,满脸通红。奥尔维尔马上走开了,并要格里姆和他的人也离开。他们照办了,离开并拿上他们的武器,奥尔维尔要他们越快离开越好。奥尔维尔带上了一大帮人，陪格里姆他们来到那个湖边。

分手时，奥尔维尔对斯卡拉格里姆说：“你这次见国王的结果，和我所希望的完全不同，亲戚。我曾敦请你来这里，而现在我必须要你尽快回家去,也不要再见哈拉尔德国王,除非你们两人的关系比现在好。好好提防着国王和他的人。”

格里姆和他的人随即渡湖而去，奥尔维尔的人则来到有船停靠的地方，对船一阵乱砍，使船再也不能下水，因为他看到有一大队人离开国王住所，全副武装飞奔而来。哈拉尔德国王派他们来追赶格里姆,要杀掉他。

格里姆和他的人离开不久，国王就开始说道：“我看得出那个秃头大个子恶毒得像一头狼,要是我的人落到他手上,他就会伤害他们，而损失这样的人会令我很悲伤。不要指望那个秃头家伙会饶你们这些委屈了他的人，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拿你们算账的。快去追他,把他杀掉。”

接着他们出发来到湖边，但是他们找不到可以下水的船。于是他们回到国王那里,对他讲了所发生的事情,说格里姆和他的人那时大约已经渡过湖了。

斯卡拉格里姆和他的人一路趱行,径直赶到了家;他对克维尔杜尔夫讲了他此行的结果。克维尔杜尔夫很高兴格里姆没有



留在国王那里为他效力，重复从国王那里除了受到伤害以外一无所得的遭遇，连补偿都得不到。

克维尔杜尔夫和斯卡拉格里姆反复讨论了他们该怎么办，两人一致认为，他们和其他那些与国王发生争执的人一样，不能再留在这个国家里了。他们的惟一抉择是离开挪威；他们被去冰岛的想法所吸引，他们听说过那边有很好的土地。他们的朋友和熟人英戈尔夫·阿尔纳尔松及其伙伴已经去了冰岛，在那边开垦土地，定居下来。他们已经找到了安家的地方，可以随便选择想住的地方。他们讨论的结果是放弃他们的农庄，离开这个国家。索里尔·赫罗阿尔德松还很小的时候就被克维尔杜尔夫收为养子抚养成人，他和斯卡拉格里姆同年。他们既是好伙伴，又是奶兄弟。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索里尔是国王的一个行政吏，但是他和斯卡拉格里姆一直保持着友谊。

一开春，克维尔杜尔夫和他的人便动手准备他们的船只。他们有许多很好的船，他们选了两艘很大的克诺尔，为每一艘船各配备了三十个很能干的人，还不计算妇女和孩子在内。他们带上他们能带的财产，但是因为害怕国王的势力，没人敢买他们的土地。

准备停当之后，他们扬帆朝索垅德群岛驶去。那里有很多大岛，大大小小的海湾多极了，很少有人说得上那边究竟有多少港口。

26

当时有一个人名叫古托尔姆，是哈拉尔德国王的舅舅，西古尔德·哈尔特的儿子。他曾是哈拉尔德的养父，又当过摄政王，因为哈拉尔德登基的时候年纪很小。哈拉尔德国

王在挪威到处征讨的时候,古托尔姆掌管着哈拉尔德的军队,还参加过国王征讨控制全国的战役。在哈拉尔德成为挪威惟一的君主、停止了征战之后,他把维斯特佛尔德、东阿格德尔和林格里克的领土以及他的父亲黑哈尔夫丹拥有的土地全都给了他的舅舅。古托尔姆有两个儿子分别叫西古尔德和拉格纳尔,有两个女儿叫朗恩希尔德和阿丝劳格。

古托尔姆染病在床,临终时派人送信求哈拉尔德国王照顾他的孩子和土地。不久他就去世了。

国王听到他的死耗的时候,召行动艰难的哈尔瓦德和他的弟弟来见他,让他们代表他到维克去完成一项使命。当时国王在特隆德海姆。

兄弟俩为这一趟远行准备得十分丰富,挑选了随行的队伍,选了能到手的最好的船。他们选了那艘一度属于克维尔杜尔夫的儿子索罗尔夫、从大嗓门索尔吉尔斯那里夺来的船。他们准备停当要离开的时候,国王命令他们往东边去屯斯贝。那里是一个古托尔姆居住过的小镇。

"把古托尔姆的儿子带到我这里来,"国王说道,"不过让他的女儿留在那里长大,等我把她们嫁出去。我会指派人去保护他的土地,抚养他的女儿。"

兄弟俩一准备好便起航,他们遇上了顺风。春天他们来到维克,驶向屯斯贝,说明了他们的来意。哈尔瓦德和他的弟弟带走古托尔姆的儿子和大量的钱。使命完成以后,他们便动身返回,但是由于风不顺,他们走得很慢。在他们往北航行到松讷费约尔德之前,一路上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他们趁着顺风和好天气把船驶进了松讷费约尔德,这时他们的心情极佳。



27 整个夏天克维尔杜尔夫、斯卡拉格里姆和他们的人一直密切注意着主航线的情况。斯卡拉格里姆的视力极好，他看见了哈尔瓦德一行人驶过，认出了那只船，因为他有一次曾经看见过索尔吉尔斯驾驶过那只船。斯卡拉格里姆密切地注意着他们的行动，看到他们在那里停泊过夜。他回到他自己人那里，告诉克维尔杜尔夫他所看到的情形。他告诉克维尔杜尔夫，他认出了那艘本属于索罗尔夫、后来被哈尔瓦德从索尔吉尔斯那里夺去的船，有好些值得把他们截下的人也在船上。

接着他们就开始准备，把他们的船武装了一番，每只船上配备了二十个人。克维尔杜尔夫带领一只，斯卡拉格里姆带领另一只。他们把船划了出去找寻那条船；他们到达那条船泊靠的地方就上了岸。

哈尔瓦德和他的人用帆布篷盖好了船，都睡下了。但是当克维尔杜尔夫和他的人到达他们那里的时候，坐在船头舷梯那里守卫的人一下子跳了起来，高声喊叫，要船上的人起来，因为他们要受到攻击了。哈尔瓦德和他的人赶忙抓起了武器。

克维尔杜尔夫和他的人一到达舷梯，就爬上船来到船尾，斯卡拉格里姆则朝船头跑去。克维尔杜尔夫手持一柄双刃巨斧。他一到船上，便命令他的人沿着舷缘，把帆布篷从桩上砍下来，他往回猛冲到守望台那里。据说他当时狂怒得就像一头野兽。他的其他人也都愤怒得发狂，他们见一个杀一个，斯卡拉格里姆在船上东奔西跑也是见一个杀一个。一直到这只船完全被捣毁，克维尔杜尔夫父子才住手。在他回到守望台的时候，克维尔杜尔夫猛地朝哈尔瓦德砍去，一下子砍透他的头盔和头，他的武器全砍进了哈尔瓦德的身体，只有柄露在外面。他猛力把斧子

往回拖，他的力量如此之大，竟把哈尔瓦德一下子带到了空中，把他甩到了海里。斯卡拉格里姆把船头扫清，杀掉了西格特里格。许多船员跳进海里，但是斯卡拉格里姆的人登上他们来时乘的船，划过去把他们一个个都杀死在水里。

哈尔瓦德的五十个人被杀死在那里；斯卡拉格里姆掳走了船和船上全部财物。

他们抓住两三个无关紧要的人，饶了他们的命，问他们船上都是什么人，他们的任务是什么。了解了情况以后，他们检查了被他们杀死的人，他们觉得跳到海里死掉的人比被杀死在船上的要多。古托尔姆的儿子跳海死了。他们那时一个十二岁，另一个十岁，两个都是很有前途的孩子。

接着，斯卡拉格里姆把他饶了命的那几个人释放了，要他们到哈拉尔德国王那里去，详细报告所发生的事情，并告知是谁干的。

他说道："你还要把这首诗念给国王听。"

> 那位武士的仇
> 向国王报了，
> 狼和鹰
> 在悄悄追踪国王的儿子；
> 哈尔瓦德的尸首
> 一片片飞进了海里，
> 灰鹰撕啄着
> 西格特里格的伤口。



斯卡拉格里姆和克维尔杜尔夫带上船和船上的财物回到了他们自己的船上。他们换了船,把东西都搬到他们劫到的船上,清理了他们自己的船。他们自己的船要小一些,他们搬了些大石块到船上,在船上凿了几个洞,把船弄沉了。接着在刮起顺风的时候,他们起航朝大洋驶去。

据说,要是一个人发兽性,或者发了狂,那么在兽性或是狂病发作的时候,他的力量是别人无法相比的。但是一旦兽性或者狂病退去,那么他会比平时虚弱得多。克维尔杜尔夫就是这样,所以在他的兽性发作过后,因为使出蛮力弄得精疲力竭,一点余力也没有了,不得不躺下休息。

一阵顺风把他们带进大海,克维尔杜尔夫指挥着他们从哈尔瓦德和西格特里格那里夺来的船。他们的航行很顺利,他们的船靠得很近,这样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知道彼此的位置。但是到大海更深的地方的时候,克维尔杜尔夫病倒了。在他快要亡故时,他把他的人叫到跟前,告诉他们,他觉得自己大约不久就要和他们分手了。

"我是轻易不生病的,"他说道,"但是,如果我死了——我想我大概是要死了,那就给我做一口棺材,把我放进海里。如果我到不了冰岛,不能在那里安身,那么一切就会和我设想的不一样。你们见到我的儿子格里姆的时候,向他致意,还告诉他,要是他到了冰岛而且我已经在那里了——看来这不太可能,他就要尽可能在离我到岸处不远的地方安他的家。"

不久克维尔杜尔夫就死了。船员们按照他的遗愿做了:把他装在一口棺材里,投到海里去了。

当时有一个人名叫格里姆,是个出身名门的富人,他的父亲

是随大流的凯蒂尔的儿子索里尔。格里姆是克维尔杜尔夫的船员之一。他是克维尔杜尔夫父子的老朋友，曾经和他们以及索罗尔夫一起航行，激怒了国王。克维尔杜尔夫死后，他掌管了那艘船。

他们接近冰岛的时候，从南面朝陆地驶去，然后沿海岸西边航行，他们听说英戈尔夫已经在那边定居。他们到达雷克雅内斯附近时，看到宽阔的峡湾，便将两艘船都驶了进去。这时，刮起了一阵风暴，随之而来的是倾盆大雨和浓雾，两艘船各不相见了。克维尔杜尔夫的水手穿过许许多多的悬崖岛，沿着波尔嘎尔费约尔德驶着；他们下锚一直等到风暴停息天气晴朗起来。他们等着潮水进来，把他们的船漂进一条叫古弗阿河（水汽河）的河口。他们尽可能地把船拉往上游，卸下了他们的货物，在那里度过了他们的第一个冬天。

他们查看了沿海岸的土地，查看了山那边以及靠近海边的地方，他们没走多远就发现一个峡湾，克维尔杜尔夫的棺材在那里被冲到了岸上。他们把棺材抬到岬角，把它放在那里，在棺材上面码上了石块。

28

斯卡拉格里姆在一个有很大的半岛伸到海里的陆地上岸，那里水下有一条狭窄的暗礁。他和他的人在那里卸下了他们的货物，把那个地方叫做克纳尔拉尔内斯。

之后，斯卡拉格里姆查看了那个地方。那里很广阔，从海岸一直延伸到山边，有一大片沼泽和野林，有很多海豹可捕，又是很好的鱼场。他和他的人在查看南面的海岸的时候，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峡湾，他们不停地顺着峡湾走，找到了他们的伙伴——



哈罗嘎兰的格里姆和他的伙伴。这是令人高兴的重逢。他们告诉斯卡拉格里姆，克维尔杜尔夫的遗体已经被冲到了岸上，他们已经把他埋了，然后陪着他前往那个地方；斯卡拉格里姆觉得那里离可以修建一个农庄的地方不远。

格里姆回到他自己的人那里，两拨人便各自在他们抵岸的地方过了冬。

斯卡拉格里姆占用了从山边一直到海岸的那片地，包括整个米拉尔沼泽外扩到瑟拉隆（海豹潟湖），高处到波尔嘎尔赫饶恩熔岩地带，往南到哈夫纳尔费奥尔山地；几条河流经该处的全部土地，注入大海。翌年春天，他驾船往南驶入峡湾距克维尔杜尔夫被冲上岸最近的地方，在那里修起了一个农庄，把它叫做波尔格（堡），他把那个峡湾叫做波尔嘎尔费约尔德，也用这个名字来称呼整个地区。

他把波尔嘎尔费约尔德南面的一块叫做赫宛内里（白芷坑）的地方给了哈罗嘎兰人格里姆。那里附近有一个伸进陆地的海湾，因为他们看到那里有许多鸭子，便把它叫做安达基尔（鸭子水湾），把在那里入海的那条河叫做安达基尔萨河。格里姆把位于那条河和另外一条叫做格里姆萨河之间的内地归为己有。

春天，斯卡拉格里姆沿着海岸赶他的牲口到野外的时候，来到了一个小岬角，他们在那里捉到了几只天鹅，便把那里叫做阿尔夫塔内斯（天鹅岬角）。

斯卡拉格里姆把地分给了他的船员。阿尼得到兰嘎河和哈夫斯莱克河之间的地，在阿纳布列卡住下；他的儿子是锐眼奥努恩德。格里莫尔夫最先住在格里莫尔夫斯塔坻尔；格里莫尔夫斯费特和格里莫尔夫斯莱克都是按他的名字取名的地方。他的

儿子格里姆住在峡湾南面；格里马尔的父亲住在格里马尔斯塔坻尔，他后来被卷入了索尔斯坦恩和通古—奥德之间的纷争之中。格拉尼定居在迪格拉内斯岛上的格拉纳斯塔坻尔。驼背索尔比约恩和跛子索尔德得到古弗阿以外的高地。驼背定居在克鲁姆斯霍拉尔(驼背的山)，索尔德则定居在贝嘎尔坻(跛子)。巨人索里尔和他的弟弟们得到爱因崆尼尔和沿兰嘎河岸一直到海边的地方。巨人索里尔住在索尔斯塔坻尔(巨人的庄子)。他的女儿叫细高个儿索尔迪丝，她后来居住在斯坦嘎尔霍尔特。索尔盖尔定居在贾尔德朗斯斯塔坻尔。

斯卡拉格里姆查看了那一带地方的高地，沿波尔嘎尔费约尔德一直走到峡湾的顶端，然后沿着他取名叫维塔河(白河)的西岸走。他把那条河叫做维塔，是因为他和他的同伴都从来没有看见过从冰原流下来的水，他们觉得那水有一种特别的颜色。他们溯维塔河而上，来到一条从北面山里流淌出来的河那里。他们把那条河取名叫诺尔都拉河，顺河又走到另外一条河，那条河里没有什么水。他们穿过了那条河，继续探寻诺尔都拉，不久就看到了一条小河从一个山石的裂缝里流出来，于是他们便把那条小河取名叫格流夫拉河(裂缝河)。他们随即横穿诺尔都拉，回到维塔河，并溯河而上。不久他们又遇上横挡他们去路并汇入维塔河的另一条河，他们把这条河叫做斯维拉河(横河)。他们注意到，每条河里都有许多鱼。之后，他们就返回波尔格了。

29 斯卡拉格里姆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他总是收留着许多人，把能收集到的可以维持生活的一切物资都尽量收

集起来,因为开始时候家畜太少,他们无法养活许多人。他的那一点家畜整年都不加约束地放养在林地里。斯卡拉格里姆是个造船能手,在米拉尔西边有的是漂来的木头。他在阿尔夫塔内斯建起了农舍,在那里又经营一片农田,从那里划船去捕鱼、捉海豹、收集鸟蛋,所有这些东西那里丰富极了。那里有很多漂来的木头,可以都搬回他们的农庄。那里还有很多鲸搁浅在海岸边。在他们的狩猎点,也有很多野物可供捕猎。动物不太明白人类,它们从来不躲。他在海边米拉尔的西部还有第三个农庄。那里收集漂来的木头更加方便,他在那里种植农作物,给那里取名叫阿克拉尔(田地)。那里离海岸不远处有一群海岛,叫做赫瓦尔斯埃亚尔(鲸岛),因为鲸在那一带繁殖。斯卡拉格里姆也派他的人到河的上游去捕马哈鱼。他把隐士奥德安置在格流夫拉那边照料马哈鱼的捕捉。奥德住在埃因布阿布雷库尔(隐士的山坡)脚下,埃因布阿内斯岬角就是以此得名的。那时有一个人名叫西格蒙德,斯卡拉格里姆派他到诺尔都拉,住在西格蒙达尔斯塔坻尔,那地方现在叫做豪嘎尔。西格蒙达尔内斯便是按他的名字命名的。后来他把家迁到姆纳达尔内斯,那是一个更好的捕马哈鱼的地点。

斯卡拉格里姆的牲口数量增加起来,整个夏天牲口都可以在山上牧场自由活动①。他看到在山野草地里长起来的一只只牲口的膘都很肥,也长得很壮,看到冬天无法赶下山来的羊在山

① 冰岛农民有自己的养羊办法。他们春末将羊赶到牧草茂盛的山中。不用人照管,任它们自由生活。秋末天寒的时候再把羊赶回自家的羊圈。他们也从来不怕自己的羊与别人的羊混在一起。因为各家都为自己的羊作了特殊记号。冰岛农民极诚实,他们以冒领人家的羊为耻辱。

谷里都活得不错，便在山上羊过冬的地方建了一个养羊场。养羊场由格里斯经营，那块狭长地带便按他的名字取名为格里萨通嘎。斯卡拉格里姆就是这样从多方面来保证他们的生活。

斯卡拉格里姆来到冰岛不久，有一艘船停靠到了波尔嘎尔费约尔德。船是奥莱夫·赫雅尔蒂的，他带着妻子、儿子以及其他亲戚，要在冰岛找一个生活的地方。他很富有，很聪明，出身于望族。斯卡拉格里姆邀请奥莱夫和他的人全都住到他那里。奥莱夫接受了邀请，在那里度过了他们的第一个冬天。

来年夏天，斯卡拉格里姆赠给他维塔河南面格里姆萨河和弗罗卡达尔萨河之间的土地。奥莱夫接受了这块土地，搬往那边，在一条名叫瓦尔玛莱克的小溪那里建起了农庄。他出身高贵。他的一个儿子是劳嘎尔达尔的拉吉，另外一个是索拉林，他接替了赫拉弗恩·哈恩松担任法律宣讲吏。索拉林住在瓦尔玛莱克，和奥拉夫·菲兰的女儿、大喊大叫的索尔德的妹妹索尔迪丝结了婚。

30

美发王哈拉尔德国王没收了克维尔杜尔夫和斯卡拉格里姆在挪威的全部土地以及他们留在挪威的一切能找到的财产。他还搜寻所有与斯卡拉格里姆和他的人结过伙、与他们有牵连、或者在他们离开挪威之前帮过他们行事的人。国王对克维尔杜尔夫父子的仇恨日深，他憎恨他们的亲戚和其他接近他们的人，憎恨他知道与他们相当亲近的每一个人。他惩罚了其中的一些人，其中许多人于是纷纷在挪威另找地方栖身，或者永远离开了挪威。

斯卡拉格里姆的岳父英格瓦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把他的



一切都卖掉，弄了一条可以航行大海的船，配备了船员，要驶向冰岛，到他听说斯卡拉格里姆定居的有大片土地的那个地方。当他的船员都准备停当可以出发、又遇到顺风的时候，他们便驶往大海，顺利地渡过大海。他们从南面驶向冰岛，到达波尔嘎尔费约尔德，驶进了兰嘎河，一直抵达瀑布那里，在那里卸下了他们的东西。

听说英格瓦尔到来，斯卡拉格里姆径直去会见他，邀请他到自己那里住下，他想带多少人都可以。英格瓦尔接受了邀请，把船拖上岸，带上许多人去了波尔格，在斯卡拉格里姆那里过了冬。斯卡拉格里姆赠给他土地，把他在阿尔夫塔内斯建的农庄和一直向内地延伸到雷鲁莱克的小溪以及沿海岸到斯特饶姆费约尔德的全部土地都给了他。英格瓦尔到那个现成的农庄，把农庄接收过来，他是一个极为能干的人，很快便富起来。接着斯卡拉格里姆在克纳尔拉尔内斯建了一个农庄，他经营那个农庄很长时间。

斯卡拉格里姆是一个打铁能手，冬天他要打造大量粗糙的铁器。考虑到树林离开波尔格太远，他便在很远的地方，在海边一个叫饶法尔内斯的地方建了一座炼铁炉。但是因为找不到硬度和平滑度都适用于打铁的岩石(因为那里没有大卵石，岸上只有细砂)，一天晚上，斯卡拉格里姆在其他人睡下以后，乘上他的一条八桨船出海，划到米德费约尔德群岛。他把石锚从船头抛下，从船舷跳下去，潜入海底，抱上来一块大岩石放到船上。然后他爬上船，把船划回岸边，把岩石带到他的炼铁炉那里，把它安放在门口的地方；以后他就一直在那上面打铁。那块岩石现在还在那里，旁边有一大堆铁渣，岩石顶上还有榔头敲打过的痕

(Guðjón Ketilsson)

他把石锚从船上抛下，从船舷跳下去，潜入海底，抱上来一块大岩石放到船上……



迹。岩石已经被海浪浸蚀过，和那里的其他岩石不一样；今天，四个人都搬不动它。

斯卡拉格里姆专心致志地锻冶着他的铁，但是他的农工对要早起怨气冲天。于是，斯卡拉格里姆吟唱了这么一首诗：

炼铁的人必须早起
用风箱，从吸进海的弟弟
风的那里
赚取财富。
我不断地用锤子
锻打火红的铁，
风箱贪婪地呼吸着海风。

31 斯卡拉格里姆和贝拉生了许多孩子，但是最早生的几个全都夭折了。后来他们生下一个儿子，他们用水泼他①，给他取名叫索罗尔夫。这孩子从小就长得个子高大，容貌俊秀；人人都说他很像克维尔杜尔夫的儿子索罗尔夫。他就是以索罗尔夫的名字命名的。索罗尔夫的力气远远超过所有同龄的男孩子，长大以后，对一般有才能的人通常能够掌握的大多数技能都很娴熟。他性格开朗，年轻时力气就极大，大家都认为他绝不逊于任何成年人。他和所有的人都处得很融洽，他的双亲很喜欢他。

斯卡拉格里姆和贝拉有两个女儿，一个叫塞蒂，一个叫索

---

① 基督教传入挪威以及冰岛之前，挪威和冰岛信奉原始的多神教时期的习俗，为的是让孩子长命有福。

隆,她们也都是很出色的孩子。

斯卡拉格里姆和贝拉还有一个也泼过水的儿子，取名叫埃吉尔。他长大的时候,人们不久就看出他会长得奇丑无比,像他的父亲一样,头发是黑的。三岁的时候,他就长得和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子一样高大强壮。年纪很小的时候他就能说会道，表达力极强,但是在和其他孩子玩耍的时候,他表现得极难对付。

那年春天,英格瓦尔来到波尔格,邀请斯卡拉格里姆到他的农庄里去赴宴,说也要他的女儿贝拉和她的儿子索罗尔夫同去,她和斯卡拉格里姆还可以带上任何他们想带的人一道去。斯卡拉格里姆答应下来以后，英格瓦尔就回去准备宴席和酿造啤酒。

到了时间,斯卡拉格里姆和贝拉要动身赴宴,索罗尔夫和要去的帮工也都准备好了,他们一共是十五个人。

埃吉尔对他的父亲说他要和他们一起去。

“他们是索罗尔夫的亲戚,也是我的亲戚,”他说道。

“你不能去,”斯卡拉格里姆说道,“因为你酒一喝多了就不懂得规矩。清醒的时候你就够麻烦的了。”

斯卡拉格里姆说完就上马走了，留下埃吉尔在那里嘟嘟囔囔。埃吉尔走出农庄,找出斯卡拉格里姆的一匹驮马,骑上就追他们去了。他在过沼泽地的时候有了些麻烦，因为他对这条路不太熟悉。但是只要斯卡拉格里姆和他的一帮人的身影没被山丘和树木遮挡，他常常还可以跟得上。天色很晚的时候他才到达阿尔夫塔内斯。他走进屋子的时候，满屋子的人都坐在那里饮酒。英格瓦尔看见了埃吉尔,就欢迎他,问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到达。埃吉尔把他和父亲说的话对英格瓦尔讲了。英格瓦尔让



埃吉尔坐在他身旁，面对着斯卡拉格里姆和索罗尔夫。所有的男人都在那里一面喝酒一面作诗取乐。于是埃吉尔就吟唱了这样一首诗：

> 我骑着骏马来到英格瓦尔的家，
> 他把双眼闪光的巨蟒盘守①着的
> 金银赠给众人；
> 我急于会见他，
> 慷慨的施主啊，
> 你哪能找到比我更好的
> 三岁吟诗高手。

英格瓦尔把这首诗复诵一遍，还为这首诗感谢了埃吉尔。第二天，英格瓦尔为这首诗回赠埃吉尔三个贝壳和一个鸭蛋。于是，那天他们喝酒的时候，埃吉尔又吟唱了另外一首诗，是关于为他的诗而回赠他的礼物的。

> 打制武器的能人回赠给
> 能说会道的埃吉尔

---

① 北欧英雄传说讲到沃伊尔松王族的许多故事。其中的一段讲到：沃伊尔松王族的重要成员西古尔德（也是后面"双刃剑"注中讲到的同一个西古尔德）的先人的财宝全被他的叔父法伏尼尔霸占。法伏尼尔自己变成一条巨蟒在山上守护着这些财宝。后来西古尔德杀死了巨蟒，夺回全部财宝。沃伊尔松王族的故事来源于日耳曼民族。这从日耳曼的长篇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可以看出。后世文人在以不同文艺形式重写这个故事的时候，除了使用《尼伯龙根之歌》外，还取材于北欧文献。德国音乐大师瓦格纳就是据此写成他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

狂涛深处的
三个贝壳。
这位海浪调教过的骁勇骑士
深懂如何博得埃吉尔欢心；
他还有礼物第四件，
小溪鸭子的蛋一枚。

埃吉尔的诗大受夸奖。那次出行再没有什么别的值得一提的事情，埃吉尔随着斯卡拉格里姆回家了。

32

在松讷费约尔德有个很有势力的头领，名叫比约恩，他住在奥尔兰；他的儿子布里恩约尔夫继承了他的所有财产。布里恩约尔夫有两个儿子——比约恩和索尔德。我们这里讲的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他们都还很小。比约恩是个喜欢到处闯荡的人，也非常有成就，有时出海抢劫，有时经商。

一年夏天，他正巧来到费约尔丹讷参加一个有很多重要人物参加的宴会；在宴会上他看到一个他十分倾心的美貌姑娘。他打听了她的身世，有人告诉他，姑娘是头领索里尔·赫罗阿尔德松的妹妹，名叫刺绣能手索拉。比约恩向索拉求婚，但是索里尔拒绝了他，他们便分手了。

同年秋天，比约恩纠集满满一船人，出发往北驶到费约尔丹讷，趁索里尔不在家时来到索里尔的农庄。比约恩劫走了索拉，把她带回奥尔兰。他们在那里过冬，比约恩希望举行婚礼。他的父亲布里恩约尔夫不同意比约恩的所作所为，认为给他和索里尔的长远友谊带来了耻辱。



“没有得到她的哥哥索里尔的允许,休想在我的家里和索拉结婚,”布里恩约尔夫对比约恩说道,“她在我这里要受到完全是我的女儿和你的妹妹的对待。”

不管比约恩喜欢不喜欢,布里恩约尔夫在家里说的话,是必须得到服从的。

布里恩约尔夫遣人去索里尔那里,为比约恩下的事情请求和解,并愿作出补偿。索里尔要布里恩约尔夫送索拉回家,说否则便没有和解。但是,比约恩坚决拒绝把她送回去,不管布里恩约尔夫怎么说。那年冬天就这么过去了。

春天日渐临近的时候,有一天,布里恩约尔夫和比约恩在一起讨论他们的计划。布里恩约尔夫问比约恩打算做什么。

“我最希望的是,”他说道,“请你给我一艘长船和船员,我就可以打劫去了。”

“你别指望我会给你一艘作战的船和那么多船员,”布里恩约尔夫说道,“因为我完全知道,你就会去干我最不愿意你干的事情。你惹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我给你准备一艘商船和货物,去都柏林,这是现今最有收益的航行了。我安排最合适的船员和你一起去。”

比约恩说他只得接受布里恩约尔夫希望他做的。于是给他准备了一艘很好的商船,配备了船员。比约恩开始准备他的航行,花了很多的时间。

比约恩准备完毕,刮起顺风的时候,他带上十二个人登上一条桨船,划到奥尔兰。他们前往农庄,来到他母亲住的屋子。她和很多妇女坐在屋里,索拉是其中的一个。比约恩说索拉必须跟他一起走。她们让索拉走了,这时比约恩的母亲让妇女们不

要马上让农庄里其他地方的人知道，因为要是让布里恩约尔夫发现，他会很恼怒，父子之间会有大麻烦的。她们把索拉的衣物、她的东西都准备好，比约恩和他的人带上索拉和她的东西离开了。夜里他们回到自己的船上，扬帆驶出松讷费约尔德，到了大海之上。

天气不适于航行，刮起强劲的顶头风。他们在海上漂荡了很久，因为他们决定要尽可能远地离开挪威。一天他们从东边在强风里驶向设得兰的时候，在莫萨靠岸时把船碰伤了。他们卸下货物，带上了他们的所有货物进了城，然后把船拖上岸，开始修理损坏之处。

33 冬天到来之前不久，有一艘船从奥克尼群岛来到设得兰。水手们报告说，那年秋天有一艘长船到群岛靠岸，船上载着哈拉尔德国王派出的使者，来通知雅尔西古尔德，国王希望不论在哪里捉到比约恩·布里恩约尔夫松，都要把他杀掉。同样的信息已经传到赫布里底群岛，还一直传到了都柏林。比约恩一到设得兰，就和索拉结了婚，他们还留在莫萨度过那个冬天。

春天，在大海平静一些的时候，比约恩把他的船放进水里，十分仓促地准备起航。他一准备就绪并刮起顺风的时候，就把船驶向大海。在一股强劲的风的推动下，他们在海上没有多久就驶近冰岛南面。风从岸上吹来，把他们刮到冰岛西边，又回到大海上。在顺风再度刮起的时候，他们才驶向陆地。船上的人以前都没有来过冰岛。

他们驶进了一个大得难以置信的峡湾，被吹送到峡湾的西

岸。在陆地方向，除礁岩和没有港口的海岸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于是，他们沿着陆地朝东行驶，一直到抵达一个峡湾，他们驶进峡湾并且一直驶到不再有孤岩和波浪打不到的地方。他们在一个伸到海湾里的海岬那里靠了岸。那海岬被一条很深的海峡与一个海岛隔开，他们把他们的船停泊在那里。海岬的西岸有一个湾，湾上面有一块巨大的岩石。

比约恩带着几个人乘一艘小船来到了陆地。他告诉他的同伴当心，不要讲起他们的航行，怕会引起麻烦。比约恩和他的人划船来到一个农庄，和那里的几个人交谈。他们问的头一件事情是他们上岸的是什么地方。人们说那地方叫做波尔嘎尔费约尔德，那个农庄叫做波尔格，农民的名字叫斯卡拉格里姆。比约恩马上明白斯卡拉格里姆是谁，便去看望了他，他们在一起谈话。斯卡拉格里姆问他们是谁。比约恩告诉他自己和父亲的名字；斯卡拉格里姆和布里恩约尔夫很熟，于是说不论比约恩需要什么他都可以帮忙。比约恩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好意。接着斯卡拉格里姆问船上还有什么重要的人。比约恩提到赫罗阿尔德的女儿和头领索里尔的妹妹索拉。斯卡拉格里姆听到这个很高兴，说为他的奶兄弟索里尔的妹妹提供这样的帮助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荣幸。他邀请她和比约恩以及他们的人到他那里去住。比约恩接受了他的邀请。于是他们便把船上的东西卸下，都搬到波尔格的干草场上。他们在那里搭起了帐篷，把船从流经农庄的那条河拖上去。比约恩搭帐篷的那个地方叫做比亚尔纳尔图都尔（比约恩之野）。

比约恩和他的全部船员都住到了斯卡拉格里姆那里。他的人有六十多个。

34 那年秋天有船从挪威来到冰岛，比约恩没有得到索拉的亲人同意就带上她逃走的消息传开了。为了这桩罪过，国王把他逐出了挪威。

斯卡拉格里姆听到这一传言以后，便把比约恩叫来，问起他的婚事是不是得到她的亲人的同意。

"我没有料到布里恩约尔夫的儿子会不对我讲真话，"他说道。

比约恩回答说："我告诉你的都是实话，格里姆；你不应该批评我没有讲你没有问到的事情。但是，我承认你听到的传言是真的，这桩婚事并没有得到她哥哥索里尔的认可。"

斯卡拉格里姆听后非常生气地说："你怎能厚颜无耻地来我这里？你不知道我和索里尔的友情多深吗？"

比约恩回答说："我知道你们是奶兄弟和亲密的朋友。但是我来看你的原因是我的船来到了这里，我知道想躲开你没有意义。我的命运现在在你的手里，但是我想我是你家的客人，我盼望得到善待。"

这时斯卡拉格里姆的儿子索罗尔夫走上前来，长篇大论地讲了一番话，恳请他的父亲既然已经欢迎了比约恩来到家里，就不要拿这件事来反对他。还有许多人也都替他讲了好话。

斯卡拉格里姆最终怒气平息下来，说一切由索罗尔夫决定——"你可以照顾比约恩，要是你愿意，你随便把他照顾得多好都可以。"

35 那年夏天，索拉生了一个女儿。他们用水泼这个女儿，还给她取名阿斯盖尔德。贝拉指定了一位妇女照顾她。

比约恩和他的人在斯卡拉格里姆那里度过了那个冬天。索罗尔夫成了比约恩的好朋友，跟随他到处走动。

早春的一天，索罗尔夫和他的父亲交谈，问他打算拿他冬天来的朋友比约恩怎么办，他能给比约恩什么帮助。斯卡拉格里姆问索罗尔夫有什么想法。

"我想比约恩最希望的是回挪威去，"索罗尔夫说道，"要是他在那边能有安宁的话。最好的办法是你派人到挪威去，代表比约恩提出请求和解。索里尔准会尊重你的话。"

索罗尔夫的话很有说服力，斯卡拉格里姆让了步，那年夏天便找几个人到海外去。他们把他的书信和信物带给索里尔·赫罗阿尔德松，为他和比约恩安排和解。布里恩约尔夫听到了他们带来的书信之后，就盘算着为比约恩作出赔偿。索里尔接受了与比约恩的和解，了结了这件事情，因为他看出在当时的情况下，比约恩对他是无所畏惧的。布里恩约尔夫代表比约恩承认和解，斯卡拉格里姆的送信人在索里尔那里过冬，比约恩则在斯卡拉格里姆那里度过了那年冬天。

来年夏天，斯卡拉格里姆的送信人动身回家。秋天时回到家里，他们通报了在挪威为比约恩达成了和解。比约恩在斯卡拉格里姆那里度过第三个冬天，来年春天他便准备带领和他一起来的人离开。

比约恩准备好要动身的时候，贝拉说她希望她的干女儿阿斯盖尔德留下。比约恩和他的妻子同意了，那女孩便留下来由斯卡拉格里姆一家抚养。

索罗尔夫随比约恩同行，斯卡拉格里姆为索罗尔夫的航行装备了他的船。索罗尔夫和比约恩在那年夏天动身。他们遇到

了顺风，在松讷费约尔德那里驶离了大海。他们到松讷费约尔德去看望了比约恩的父亲。索罗尔夫陪他一起去，布里恩约尔夫亲切地欢迎了他们。

他们派人送信给索里尔。他和布里恩约尔夫安排了一次会面，比约恩也参加了。他们最后达成了和解。索里尔把他留给索拉的钱给了比约恩，他和比约恩成了好朋友，成了姻亲。比约恩在奥尔兰住在布里恩约尔夫那里，索罗尔夫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受到了很好的对待。

36

哈拉尔德国王大部分时间住在霍尔达兰或者罗嘎兰，住在乌特斯腾、阿瓦尔德斯内斯、费恰尔、阿尔斯塔德、吕格拉和塞姆那边他的庄园里。然而，那一年的冬天，他却住在北方。在挪威度过了那个冬天和春天之后，比约恩和索罗尔夫开始准备他们的船，挑选了一批人，夏天他们就到波罗的海做海盗打劫去了，秋天他们带回来大量财富。在归途中他们听说哈拉尔德国王在罗嘎兰，还要在那儿过冬。当时哈拉尔德国王已经十分年迈。他的儿子大多已经长大成人。

哈拉尔德的儿子埃里克，绰号叫血斧，那时还年轻。他由头领索里尔抚养。在众多的儿子中，国王最爱埃里克，索里尔和国王相处得也最融洽。

回到挪威的时候，比约恩和索罗尔夫首先到费约尔丹讷去看望头领索里尔。他们有一艘战船，是那年夏天他们在海上抢劫的时候劫到的，由每侧十二或者十三个船员划动。船上还可以容纳差不多三十个人。船水线以上的部分油漆得十分精细，特别漂亮。他们到达的时候，索里尔热情地欢迎了他们。他们在



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他们的船则停泊在农庄附近，甲板由帆布盖着。

一天，索罗尔夫和比约恩从农庄来到他们的船那里。他们看见国王的儿子埃里克在那里,一再上船又下船,还在岸上欣赏那条船。

比约恩于是对索罗尔夫说:“国王的儿子好像被那条船迷住了。让他把它当作你的礼物接受下来,因为我知道,要是埃里克能为我们说话,那对我们是十分有利的。我听说,由于你父亲的缘故,国王很讨厌你。”

索罗尔夫说这是一个好主意。

于是他们走到船那里,索罗尔夫说道:“王子,你对这条船看得好仔细。你觉得它怎么样?”

“我喜欢它,”他回答说,“这是一条很美的船。”

“那我就把它送给你,”索罗尔夫说道,“要是你接受的话。”

“我会接受它的,”他回答道,“你不要认为,我承诺用来作回报的友谊眼下会有多大价值,不过我活得越长,那友谊就可能越有价值。”

索罗尔夫说，他认为那样的回报比一艘船的价值更高。他们说完便分手了,后来那位王子对他们非常好。

比约恩和索罗尔夫问索里尔，国王是不是真的对索罗尔夫没有好感。索里尔没有隐瞒他听到过这样的事。

“那么我想请你去见国王，”比约恩说道，“为索罗尔夫向国王说情,因为索罗尔夫和我将永远共命运。我在冰岛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对待我的。”

索里尔最后答应去谒见国王，要他们两人去说服埃里克和

他一起去。比约恩、索罗尔夫和埃里克商量这件事情的时候，埃里克答应在他父亲面前为他们说项。

接着索罗尔夫和比约恩就到松讷费约尔德去了。索里尔和埃里克王子为他新近得到的船配备好船员，便往南到霍尔达兰去进见国王。国王热烈地欢迎他们。他们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等待国王心情好的机会和他谈。

后来他们和国王谈到了这件事情，告诉他有一个叫索罗尔夫的人来了，他是斯卡拉格里姆的儿子，"我们请国王记住他的亲人为你做的一切好事，但是不要让他因为他的父亲曾为其兄长报仇而受苦。"

尽管索里尔讲得很委婉，国王的回答依然有点儿严厉，说克维尔杜尔夫父子曾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威胁，他认为这个索罗尔夫的脾气会和他的亲人一样。

"他们全都十分专横，从不知道罢休，"他说道，"而且他们从来不考虑他们是在和谁打交道。"

于是埃里克出来说话，他告诉国王索罗尔夫如何和他交上朋友，并把他带来的一艘漂亮的船送给了他，"我答应和他保持亲密的友谊。要是我说的话不算数，那么就不会有人和我交朋友了。父亲，你一定不会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第一个把这样贵重的礼物送给我的人的身上。"

最后国王答应让索罗尔夫过安稳的日子。

"但是，我不要他到我这里来看我，"他说道，"埃里克，你可以随便和他以及他的人有多么亲密的友情，但是，不是他对待你比对待我更友好些，便是将来你后悔今天的这次求情，特别是如果你让他们在你的身旁呆得太久的话。"



之后，血斧埃里克和索里尔以及他的人便回到费约尔丹讷去了，他们派人给索罗尔夫送信，告诉他他们和国王会见的结果。

索罗尔夫和比约恩在布里恩约尔夫那里过了冬。一连好几个夏天，他们都出海打劫，在布里恩约尔夫那里过了几个冬天，还在索里尔那里也过了几个冬天。

37

血斧埃里克登上王位，统治着霍尔达兰和费约尔丹讷。他召集他的人为他效力，把他们留在他身旁。

一年春天，血斧埃里克准备前往帕尔米亚，他为此次出行精心挑选随从。索罗尔夫参加了埃里克一行，在埃里克的船首当上了执旗手。就像他的父亲一样，索罗尔夫的身材非常高大、健壮。

那次出行一路上出了不少大事。埃里克在帕尔米亚的德汶纳河畔打了一场大战，就像一些写他的诗中说的那样，他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在这同一次出行中，他和猪鼻奥祖尔的女儿贡希尔德结了婚，把她带回家。贡希尔德长得非常动人、聪明，精通巫术。索罗尔夫和贡希尔德成了亲密的朋友。索罗尔夫在埃里克那里过冬，夏天他则到海上去抢劫。

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比约恩的妻子索拉生病死了。不久之后，比约恩娶了另外一个妻子奥洛芙，她是奥斯特罗富人厄尔林的女儿。比约恩和奥洛芙生有一个女儿叫贡希尔德。

当时有一个人叫做刺脚索尔盖尔，住在霍尔达兰的芬令一个叫做阿斯克的地方。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叫哈德，另一个叫贝格－奥努恩德，第三个叫矮子阿特利。贝格－奥努恩德非常强

壮,爱出风头,爱惹麻烦。阿特利短矬,敦实有力。索尔盖尔非常富有,花很多钱财祭神,精通巫术。哈德常在外面抢劫,很少在家。

38 一年夏天,索罗尔夫·斯卡拉格里姆松准备出去做生意。他计划去冰岛看望他的父亲,他已经离开父亲很长一段时间了。他动身了,随身带上了很多钱财和珍贵的东西。

他在准备停当要离开的时候,去看望了埃里克。他们分别的时候,埃里克递给他一把斧子,说他希望送给斯卡拉格里姆。斧子形如新月,很大,镶着金子。斧柄镀银,是一件很精致的东西。

索罗尔夫准备好船便起航了,一路顺利,在到达波尔嘎尔费约尔德的时候,他径直来到他父亲的家里。这是一次愉快的重逢。斯卡拉格里姆同索罗尔夫一起来到停船处,把船拖到岸上,接着索罗尔夫和他的十一个人去了波尔格。

来到斯卡拉格里姆的家之后,他转达了埃里克国王的问候,把国王送给斯卡拉格里姆的斧子交给了他。斯卡拉格里姆接过斧子,拿着它看了一会儿,没有说话,然后把它挂在他的床上。

在波尔格,秋季的一天,斯卡拉格里姆把一大群牛赶往农庄屠宰。他把其中两头牛靠墙系住,头拴在一起,用一大块厚岩石垫在它们的脖子下面。接着他拿着那把"国王的赠品"斧子走上前去,用它朝两头牛砍了一斧。斧子把两头牛的头砍下来了,但是在它再往下砍到岩石的时候,斧子松开了,刃也砍缺了。斯卡拉格里姆审视了一会斧子的口,一语不发。他走到他的厅里,爬上一张凳子,把斧子拴在门上方的一根椽子上,那年冬天它都挂



在那里。

春天到来的时候，索罗尔夫宣称，那年夏天他打算到国外去。斯卡拉格里姆试图劝阻他，提醒他“最好赶一辆完完整整的四轮马车回家”。“你的确有过一次光辉的旅行，”他说，“俗话说，‘走动越多，去的方向也越多。’这里的家财，你想拿多少尽管拿去显示你的身份。”

索罗尔夫回答说，他还是想再走一趟，“我有很迫切的原因要走一趟。下一次回到冰岛来，我就留在这儿了。你的养女阿斯盖尔德得随我去见一见她的父亲。我离开挪威的时候他要我这么办的。”

斯卡拉格里姆说，全由他自己决定，“但是我有预感，要是我们现在分手，我们就再也见不着了。”

然后索罗尔夫就去收拾他的船，做离开的准备。他完全准备停当之后，便把船驶到迪格拉内斯，把它停泊在那里等候刮起顺风。阿斯盖尔德随同他来到船上。

在索罗尔夫离开波尔格之前，斯卡拉格里姆到他的大厅里把国王送的那把斧子从门上取下来；那斧子的柄已经被烟熏黑，斧头也生满了锈。斯卡拉格里姆看了看斧刃，然后把斧子交给索罗尔夫，吟了这样几句诗：

这可怕的斧刃上
尽是缺口；
斧子钝，
砍什么也不行。
把这又缺又钝的新月斧

连同上面的黑烟退回去；
我用不着它，
国王的这种礼物。

39 一年夏天，索罗尔夫还在国外，斯卡拉格里姆住在波尔格的时候，有一艘商船从挪威来到波尔嘎尔费约尔德。那时商船来了大多要停泊在河上、溪口或海峡的许多地方。这条船的船主是一个名叫凯蒂尔的人，他的诨名叫瞌睡虫凯蒂尔。他是挪威人，出身望门，极其富有。他的儿子盖尔已经成年，跟着他在船上。凯蒂尔有意在冰岛定居；他是夏末到达冰岛的。斯卡拉格里姆对凯蒂尔的家世背景很了解，他邀请凯蒂尔及其旅伴在他那里住下。凯蒂尔接受了他的好意，在他那里度过那个冬天。

那个冬天，凯蒂尔的儿子盖尔向斯卡拉格里姆的女儿索隆求婚，两家谈定了婚事；他娶了她。来年春天，斯卡拉格里姆把从奥莱夫定居处——在弗罗卡达尔河口和雷克雅达尔河口之间的维塔河沿岸，和到饶德斯基尔的全部舌形地带的土地，连同弗罗卡达尔谷口的全部土地，一起分给凯蒂尔定居。凯蒂尔居住在嗣兰达尔霍尔特，盖尔则住在盖尔斯赫里德，并在上雷基尔另有一个农庄；人们把他叫做富绅盖尔。他的儿子分别叫瞌睡虫凯蒂尔，索尔盖尔瞌睡虫和居住在赫里萨尔的瞌睡虫索罗德。

40 斯卡拉格里姆极其热衷于与人较量力量和竞技体育，喜欢谈论这类事情。那时大家都喜欢玩球，那个地区有不少极其健壮的人长于此道。没有人能在力量上胜过斯卡拉

格里姆，尽管他们当时大大年长于他。

格拉纳斯塔坻尔的格拉尼的儿子索尔德，是一个很有出息的年轻人，很喜欢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埃吉尔很喜欢摔跤，他很鲁莽，性子很急躁，人人都懂得必须告诫他们的儿子输给他。

初冬时候，在维塔河边的旷野上安排了一场球赛，全区的人都涌到那里。斯卡拉格里姆的许多人都来了，索尔德·格拉纳松是他们的领头人。埃吉尔问索尔德，是不是可以随他去看比赛，当时埃吉尔七岁。索尔德同意了埃吉尔，骑马的时候他让埃吉尔坐在他身后。

他们到达比赛场的时候，参加的人都分成了队。有一大群小孩也到了那里，他们也分成队玩他们自己的。

埃吉尔要和赫格斯塔坻尔的赫格的儿子格里姆对赛。格里姆大约十岁或者十一岁，在他那个年纪而言长得很强壮。他们开始比赛的时候，格里姆使出了浑身的力量，埃吉尔表现出来比格里姆弱。埃吉尔发脾气了，他拿起球棒打了格里姆；格里姆抓住他，把他猛地摔倒在地，并且警告他，若是不守规矩，他会遭殃的。埃吉尔爬起来走开，男孩子们都嘲笑他。

埃吉尔去见索尔德·格拉纳松，告诉他发生的事情。

索尔德说："我和你一起去，我们去报仇。"

索尔德把手里拿着的斧子递给埃吉尔，那种斧子在当时是人们通常用的武器。他们来到了孩子们玩的地方。格里姆抓到了球，正在那里和那些追他的孩子们一起奔跑着。埃吉尔向格里姆跑去，把斧子砍在他的头上，劈开了他的脑袋。接着埃吉尔和索尔德就走开了，回到他们的人那里去。米拉尔的人拿起了

他们的武器，其他的人也同样拿起了武器。奥莱夫·赫雅尔蒂带着他的人赶来加入波尔格人一边。他们的人要多得多，这样两边的人就分开了。

结果是，在奥莱夫和赫格之间发生了争执。他们在格里姆萨河边的拉克斯费特地方打了一次群架，死了七个人。赫格受了致命的重伤,他的弟弟克维格被杀死。

埃吉尔回到家里，斯卡拉格里姆对发生的事情好像无动于衷,但是贝拉说埃吉尔有成为一个真正海盗的条件;等他长大后一定可以委以领导战舰的任务。接着埃吉尔吟唱了下面这首诗:

我妈妈说
要给我买一艘
有漂亮船桨的船;
运载海盗开往海上,
我挺立船首,
指挥着心爱的战舰,
冲进海港,
杀死一人又一人。

埃吉尔十二岁就长得非常高大强壮，很少有长得足够高大强壮的成年男人在比赛中能够不被他打败的。十二岁那年，他用了许多时间和人比赛。索尔德·格拉纳松那年也是十二岁，也很强壮。那年冬天，埃吉尔常和索尔德合起来与斯卡拉格里姆对赛。



冬天里有一次在桑德未克南面的波尔格举行一场球赛，埃吉尔和索尔德一起与斯卡拉格里姆对赛，斯卡拉格里姆渐渐地累了，他们两人占了上风。但是那天晚上日落以后，埃吉尔和索尔德开始输了。斯卡拉格里姆的力气极大，他抓住了索尔德，把他狠狠摔在地上，索尔德挨了这一摔，当下就摔死了。接着他抓住了埃吉尔。

斯卡拉格里姆有一个女仆名字叫索尔盖尔德·布拉克，埃吉尔小的时候是她带的。她是一个非常魁梧的女人，壮实得和男人一样，而且很懂得魔法。

布拉克喊道："你就像野兽一样在攻击你的亲生儿子，斯卡拉格里姆。"

斯卡拉格里姆放掉了埃吉尔，但是却去抓她。她逃开了，斯卡拉格里姆在后面追。他们跑到迪格拉内斯尽头的岸边，她跳下悬崖，游走了。斯卡拉格里姆搬起一块大石块朝她扔去，石块打中她两肩中间的肩胛骨。女人和大石块后来都没有再露出水面。那个地方现在叫做布拉卡尔松德(布拉克湾)。

那天晚上，他们回到波尔格时，埃吉尔愤怒极了。斯卡拉格里姆和家里的其他人都坐到桌边的时候，埃吉尔没来到他的座位那里。他进屋里走到斯卡拉格里姆很宠信的一个人那里；这个人负责管理工人，和他一起管理着他的农庄。埃吉尔一下重击就把那个人打死，然后才来到他的座位上。斯卡拉格里姆没有提这件事，后来这件事情也就被搁下了。不过父子两人不说话了，不说好听的，也不说难听的；一整个冬天都是如此。

第二年夏天索罗尔夫回来了，就像前面讲过的那样。他在冰岛度过了冬天之后，春天在布拉卡尔松德准备他的船。

一天，索罗尔夫就要试帆的时候，埃吉尔去见他父亲，请求为他的出行提供装备。

“我要和索罗尔夫一起到国外去，”他说道。

斯卡拉格里姆问他他是不是和索罗尔夫商量过这件事情。埃吉尔说还没有，于是斯卡拉格里姆对他说，他应该首先去商量。

埃吉尔对索罗尔夫提起这件事的时候，索罗尔夫说他不可能带埃吉尔走，“要是你父亲都认为他在自己家里管不住你，我也没有信心把你带到国外去，因为在国外你像在这儿这么干，那你是逃脱不了惩罚的。”

“这么说，”埃吉尔说道，“说不定我们谁也去不成。”

那天夜里刮起了强烈的风暴，是西南阵风。天黑时，潮水正在最高潮位，埃吉尔摸到岸边，在船篷边上转来转去。他把朝海一边的锚索全都砍断。然后奔上舷梯，把舷梯推到海里，并把船拴牢在岸上的系泊索具都砍断。船就漂到了峡湾里。索罗尔夫和他的人得知船漂走了，便跳上小船，但是风浪太大，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那艘船漂到了安达基尔，一直漂到那里的沙嘴上，埃吉尔便返回波尔格。

这件事的经过被人们弄明白以后，大多数人都责备埃吉尔搞的这种恶作剧。但是他回答说，要是索罗尔夫不答应带他走，他还要毫不犹疑给他制造更多的麻烦和破坏。有些人出面干预，调解他们之间的纷争；最后，那年夏天，索罗尔夫终于带埃吉尔到外国去了。

他们一到船上，索罗尔夫就把斯卡拉格里姆给他的那柄斧子从船上抛到海里，它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索罗尔夫那年夏天起航，一路平稳，在霍尔达兰靠过岸，便向北驶往松讷费约尔德。他们在那里听说布里恩约尔夫在冬天里生病去世了，他的几个儿子分了他的遗产。索尔德得到了奥尔兰——他父亲在那里生活过的那个农庄。他已经宣誓效忠国王并且代表他管理他的土地。

索尔德有个女儿名叫朗恩维格；她有两个儿子：索尔德和海尔吉。小索尔德有个女儿，也叫朗恩维格，是嫁给奥拉夫国王的英吉里德的母亲。海尔吉的儿子名叫布里恩约尔夫，是松讷费约尔德的塞尔克和斯文的父亲。

41

比约恩得到另外一个农庄，那是一个很好很富裕的农庄。因为他没有宣誓效忠国王，人们把他叫做地主比约恩。他是一个相当有钱有势的人。

索罗尔夫上岸以后，直接去看比约恩，他带上了他的女儿阿斯盖尔德和他一起去那里。这次重逢是愉快的。阿斯盖尔德是一个很温柔很有出息的女人，很聪明，知识很丰富。

索罗尔夫去看望埃里克国王。他们会见的时候，索罗尔夫代替斯卡拉格里姆向他问候，说斯卡拉格里姆很感激国王送给他的礼物，他献给国王一副长船的帆，说是斯卡拉格里姆送的。埃里克国王对礼物很高兴，请索罗尔夫那年冬天住在他那里。

索罗尔夫感谢了国王的邀请，说道："但是我必须先去看望索里尔。我有急事要和他处理。"

然后，索罗尔夫像他说的那样去看望索里尔，他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索里尔要索罗尔夫住在他那里。

索罗尔夫告诉索里尔，他愿接受邀请，"我身边有一个人，我

必须随时带着。他是我弟弟，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所以他需要我时时照看着点。”

索里尔说，他随便想带多少人都可以，“我们认为接待你的弟弟是一种荣幸，要是他像你一样的话。”

索罗尔夫回到停船处，把船拖上岸，进行了必要的处理。然后他和埃吉尔一起住到了索里尔那里。

索里尔有个儿子名叫阿里恩比约恩；他比埃吉尔大一些，小小年纪就已经表现出很有主见的性格，很有出息。埃吉尔要和阿里恩比约恩交朋友，跟着他到处跑；但是两兄弟之间的关系却相当紧张。

42

索罗尔夫·斯卡拉格里姆松问索里尔，要是他提出娶他的侄女阿斯盖尔德，他会怎么想。索里尔表示赞许，说他支持这件事情。索罗尔夫于是带上一大帮很体面的人往北去松讷费约尔德，来到了比约恩的家。他在那里受到了很热情的欢迎，比约恩邀请他住下，随便住多少日子都可以。不久，索罗尔夫就向比约恩提出和阿斯盖尔德结婚的事情。比约恩对这个建议很高兴，这事轻而易举地就决定下来。结果是双方当即立了誓约，选定了成婚的地点和日子，婚礼定在当年秋天在比约恩的农庄举行。索罗尔夫回到索里尔那里，把这次旅行达成的结果对他讲了。索里尔很高兴婚事安排定了。

索罗尔夫去参加婚礼的日子快到的时候，他邀请人们和他一起去，首先邀请了索里尔和阿里恩比约恩带上他们的帮工以及很多显要人物，很多很富有的人。索罗尔夫邀请的人都聚齐陪他，就在他要离家的时候，埃吉尔病了，不能和他一起去。索



罗尔夫和他的一帮人乘上一艘装备精良的很大的长船，按计划上路了。

43 有一个叫奥尔维尔的人，为索里尔工作，替他管理农庄和帮工。他也为他收债，管理他的钱财。他的年纪已经不轻了，但是还很活跃。

有一次，奥尔维尔出去收那年春天之后索里尔应该收的租息。他乘了一艘桨船，带上十二个帮工。那时埃吉尔的病已经痊愈，可以起床了。大家都走了，他一个人觉得无聊，就走到奥尔维尔那里说他想和他一起去。奥尔维尔心想，船上有足够的地方容得下这么一位贵人，于是埃吉尔就一起去了。埃吉尔拿上了他的武器——一把剑、一支矛和一个小盾。他们把船准备妥当以后便出发了；但是，他们遇到了非常恶劣的天气，刮着对他们极为不利的大风。但是他们还是努力进发，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奋力往前划去。

途中他们在傍晚时分来到阿特罗伊岛，在那里抛了锚。就在那里的岸边，有一座属于埃里克国王的很大的农庄。农庄由一个叫做阿特罗伊-巴尔德的人管理着。巴尔德是一位很好的管家，对国王伺候得也很好。他并非出身于贵族，但是埃里克国王和贡希尔德王后很看重他。

奥尔维尔和他的人把船拖到岸边潮水涌不到的地方之后，便来到那个农庄，在那里遇见了巴尔德。他们对他讲清了他们是干什么的，请求在那里过夜。看见他们浑身湿淋淋，巴尔德便把他们领到一间有炉火的房子里，那房子和其他的建筑不连在一起。他为他们把火生旺，让他们烤干衣服。

他们把衣服穿好以后,巴尔德返回来了。

"现在我们得在这里准备开饭了," 巴尔德说, "我知道你们一定想睡觉了。看你们被浇得那么湿, 你们一定精疲力竭了。"

奥尔维尔对这个主意很满意。于是有人摆上一张桌子, 给他们准备了面包、黄油和大碗大碗的凝乳。

巴尔德说:"很惭愧屋里没有啤酒, 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欢迎你们。这里有什么,你们只得将就吃了。"

奥尔维尔和他的人渴极了, 他们喝完了那些凝乳。之后巴尔德给他们添了乳清,他们也喝了。

"要是我有的话,我很愿给你们更好的,"巴尔德说道。

那里有很多垫子,他请他们躺下睡觉。

44

埃里克国王和贡希尔德同一天晚上来到阿特罗伊。巴尔德为他们准备了筵席, 因为要准备祭祀命运之神。筵席丰盛极了,在主厅里尽是喝的。

国王问巴尔德哪里去了。

"我怎么没有看见他,"他说道。

"巴尔德在外面,"有人告诉他说,"在招待客人。"

"都是些什么样的客人, 竟会叫他不在我们这里, 而要去照料他们? "国王问道。

那个人告诉他头领索里尔的人在那里。

"快去把他们叫到这里来,"国王说道。

他们照办了,告诉客人国王要见他们。

他们进去之后,国王欢迎了奥尔维尔,请他在自己的主坐对



面的桌前坐下，他的人则坐在后边。他们都入了坐，埃吉尔坐在奥尔维尔身边。

随即上了啤酒。他们轮番祝酒，每次都喝一满角杯。夜渐渐深了，奥尔维尔的许多伙伴都不能自持了；有几个在主厅里就吐了，有几个则吐在门外。巴尔德坚持不断地给他们上酒。

埃吉尔接过巴尔德端给奥尔维尔的角杯，喝尽了里面的酒。巴尔德说埃吉尔显然非常渴，立刻又端给他满满一角杯酒，要他也喝了。埃吉尔接过角杯，吟唱了这样一首诗：

讨好女神的时候
你对贵人说
你没有上等的饮料；
掘墓的家伙，你欺骗了我们。
巴尔德，你对不认识的人
故意隐瞒你的打算：
你可恶地
作弄了我们。

巴尔德提醒埃吉尔不要嘲弄他，让他继续喝酒。埃吉尔把端给他的每一角杯酒都喝掉，还把端给奥尔维尔的酒也喝了。

于是巴尔德走到王后跟前，对她说这个人让他们蒙受了羞辱，不管喝多少，他都嚷嚷他渴。王后和巴尔德便把毒药掺在酒里把酒送进大厅。巴尔德在那一角杯上做了记号，把它交给使女，让使女把酒送给埃吉尔喝。埃吉尔拿出他的刀，划破自己手掌，然后拿过角杯，在角杯上刻上鲁纳文，把血抹在鲁纳文上。

他吟唱了一首诗：

我在这只角杯上刻了鲁纳文，
用我的鲜血把文字抹红，
我要用这些字来镇住野兽头上的耳根；
尽情自在地喝
欢快的使女送来的蜜酒吧，
让我们看看巴尔德祝福过的酒
把我们带向何处。

角杯碎裂了，酒洒到麦秸上。奥尔维尔几乎要呕吐，埃吉尔便站起来，把他扶到门口去。他把自己的大氅摔到肩上，握住了大氅下面的剑。他们走到门口的时候，巴尔德端着满满一角杯酒追上去，要奥尔维尔为告别干杯。埃吉尔站在门口，吟唱了这首诗：

我醉了，酒
使奥尔维尔面色苍白，
我让角杯里的泡沫
沾满我的胡须。
呼风唤雨者，你已经
无计可施；
上天的雨现在要
倾泻到你身上。



埃吉尔扔掉角杯，抓住他的剑，把它拔出来。大门口很暗；他猛地把剑深深刺进巴尔德的上腹部，剑尖戳穿了他的身躯，巴尔德倒下死去，血从伤口涌出。这时，奥尔维尔也倒在门口，呕吐不止。埃吉尔跑出大厅，外面一片漆黑，他冲出了农庄。

人们离开主厅，看见巴尔德和奥尔维尔一起倒在地上，起初以为他们两人互相杀死了对方。因为很黑，国王叫人拿灯来，他们看出奥尔维尔是呕吐失去知觉，但是巴尔德已被杀死，他的血淌了一地。

国王问，当天晚上喝酒最多的那个大汉哪里去了，他被告知那个人是在奥尔维尔的前面走出主厅的。

“搜他去，”国王命令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

在农庄到处搜他，但是什么地方也找不到他。国王的人走进那天晚上他们吃东西的那间有炉火的屋子的时候，奥尔维尔的许多人在里面，有的躺在地上，有的靠墙坐着。国王的人问他们埃吉尔是不是到过那里。他们告诉国王的人，他曾经跑进来过，拿了他的武器又跑出去了。

于是他们回到主厅，把他们听到的报告了国王，国王命令他的人迅速行动，把岛上所有的船都管起来，“明天天一亮，我们要把整个岛子彻底搜查一遍。”

45

埃吉尔是夜里跑的，跑向停船的地方，但是不论他跑到哪个海边，那里总有人。他整夜不停地跑着，什么地方也找不到船。

天开始亮的时候，他站到一个海岬上，看见海的远处在一个很长的海岬那边有一个岛。他决定带上他的头盔、剑和矛，他把



矛尖掰下来，把矛柄扔到海里。然后，他把他的武器包在大氅里，打成一个包袱系牢在背上。之后他纵身入海，不停地游到那个岛。那个岛叫做埽多伊，是个长满灌木丛的小岛。岛上放养着许多牛羊，是属于国王在阿特罗伊的农庄的。埃吉尔一到岛上，就把衣服拧干，并穿戴好；那时已是大白天，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

天亮以后埃里克国王把阿特罗伊彻底搜查过。那是件很费时间的工作，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岛；什么地方都找不到埃吉尔。

之后，国王派一队队的人到别的岛上去找他。天色很晚的时候，有十二个人乘了一只船来到埽多伊找埃吉尔，他们还要带一些牛羊回去屠宰。埃吉尔看见那只船向这个岛驶来，在船抵岸以前，他躺下藏在灌木丛里。

有九个人上了岸，分成三队分头搜索，留下三个人守船。当这些上岸的人走到一个山丘背后，看不见他们的船的时候，埃吉尔站起来，准备好了他的武器。他径直来到海边，沿海滩走了过去。埃吉尔扑到他们身上之前，守船的人都没有注意到他。他一下就打死其中的一个。另外一个人想逃，往山丘上跑去。埃吉尔赶上去砍掉他的一条腿。第三个跳上船，把船推到海上，但是埃吉尔拉住缆索，把船又拉回来，跳了上去。两人没有交手几个回合，埃吉尔就把对手杀死，把他抛到了海里。他拿起桨，把船划走了，他划了一整夜和第二天一整天，回到头领索里尔那里之前一刻也没有停过。

宴会之后，奥尔维尔和他的人起初什么事也做不成。他们开始觉得好一点的时候，便动身回家了。国王没有指责他们，允



许他们走。

被困在埽多伊岛上的人在那里滞留了好几天；他们宰牲口吃，在岛上朝阿特罗伊的那边架起一个大篝火烧肉吃，然后把火堆成一个信号。阿特罗伊的人看见之后，便划船过来把活着的人带了过去。那时国王已经离开阿特罗伊，赴别处的宴会去了。

再说奥尔维尔，他在埃吉尔之前回到家里，而索罗尔夫和索里尔都已在家了。奥尔维尔把杀死巴尔德和所发生的一切对他们讲了，但是他不知道事后埃吉尔到哪里去了。索罗尔夫心里乱极了，阿里恩比约恩也是这样。他们没料到埃吉尔会再回来；但是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有人发现埃吉尔躺在他的床上。索罗尔夫听说之后，他便起床去看埃吉尔，问他是怎么逃脱掉的，还问他在路上是不是还发生了什么别的值得注意的事情。这时，埃吉尔吟唱了下面这首诗：

> 我干得十分精彩，我从
> 挪威国王及贡希尔德的
> 王国里溜掉。
> ——我没有夸大，
> 我把国王的三名武士
> 送往阴界，
> 让他们呆在
> 死神的厅堂里。

阿里恩比约恩为他的行为欢呼，说他的父亲有责任去和国王讲和。

索里尔说或许人们会同意：巴尔德是死有应得。

“但是，埃吉尔，你继承了你们家的天性，那就是对于会惹得国王愤怒的事太不注意了，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会是难以承受的负担，”索里尔说道，“但是，我要想法让你和国王和解。”

不久，索里尔就去见了国王，阿里恩比约恩则留在家里照顾自己和埃吉尔，说大家都会遭遇同样的命运。索里尔见到国王的时候，他代埃吉尔向国王说情，发誓遵从国王的发落。埃里克国王愤怒极了，简直无法和他说话；他说他父亲的意见是对的，这家人发的誓是不可信的。他要索里尔确保不让埃吉尔在他的王国里久留。

“不过索里尔，看在你的面上，我可以接受钱来抵偿这些人的命，”他说道。

国王提出他认为抵偿被杀的那些人的合适款额，他们便分手了。索里尔回到家里，索罗尔夫和埃吉尔在他和阿里恩比约恩那里度过了那年冬天，受到很好的款待。

46

春天，索罗尔夫和埃吉尔装备了一艘很大的长船，当年夏天带领一批人员，到波罗的海打劫去了。他们劫到大批财物，在那边打了好几仗；同年夏天，他们还去了库尔兰，在那里的海岸外作了暂短停泊。他们向那边的人提出两周的和平期，和他们做生意，和平期过完之后，他们又开始抢劫。库尔兰人在岸上聚结起队伍，但是索罗尔夫和埃吉尔抢劫了他们认为更吸引人的地方。

一天，他们进入一条河的河口，河口上方的高地上有一大片树林。他们在那里上了岸，分成十二人的几个小队。他们走进树



林，没走多远便有了人烟，起先相当稀少。海盗们立刻开始了掳杀，那边的人都逃开了。居住点被树林分隔开来。强盗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便分成更小的小组。一天将尽的时候，索罗尔夫吹响号角，召集他的人回来，他们回到了原先出发的树林，因为只有回到船那里才能查清他们是不是都回来了。在他们查点人数的时候，发现埃吉尔和他那一队人没有回来。那时天已经黑下来，他们认为去找他没有什么意义。

埃吉尔带领他的十二人穿过一片树林，发现了大片大片的平地。许多地方有人居住。靠近他们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农庄，离开树林不太远，他们便走了过去。走到农庄跟前的时候，他们就跑了进去，发现里面没有人。他们把能拿得走的财物都拿上，但是因为要搜的房子太多，他们花的时间相当多。他们再出来要离开农庄的时候，在他们和树林之间已经聚集了一大帮人，正朝他们走来。

有一道栅栏从农庄一直伸展到树林。埃吉尔说，他们要沿着栅栏走，免得四面受敌，他的人就照做了。埃吉尔在前面领路，大家一个紧靠着一个，不让有人插进来。库尔兰人用箭射他们，没有和他们交手。靠着栅栏走的时候，埃吉尔和他的人起初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另一侧还有另外一道栅栏，两道栅栏渐渐接近形成了一个死角，叫他们再也无法前进。库尔兰人追到了这块死角。他们有的人从栅栏外面用剑和矛刺他们，另外有些人没有伤害他们，只是用毯子来蒙住他们的武器。他们受了伤，被俘了，全都被捆了起来带回农庄。

那个农庄的主人是个有钱有势的人，他有一个成年的儿子。他们讨论了怎么发落这些囚犯。庄主主张把他们一个个都

杀掉；但是他的儿子说，夜已来临，没法子拿他们施刑取乐，他要庄主等到早晨。囚犯们都被关进一间屋子里，被结结实实地绑着。埃吉尔的手脚都被绑在一根柱子上。那所房子随即被牢牢地锁起来，库尔兰人都到主厅吃东西去了，在里面饮酒取乐。埃吉尔在那里紧靠着柱子挣扎，直到那根柱子从地上松脱开来。接着柱子倒了。他从柱子上脱身出来，用牙咬开捆住双手的绳索，手一松开，他便解开自己的脚。接着他把他的伙伴都解开来。

他们松绑之后，便把那所房子环顾一周，以便找一个合适的地方逃跑。那所屋子的墙是用大圆木砌起来的，一头用平板镶成。他们撞击平板，把它撞破，发现他们已在另一所房子里，那所房子也是木板墙结构。

他们随即听到下面传来了声音。他们检查了屋子，发现地板上有一个暗门，便把它打开了，下面是一个很深的坑，他们听到里面有声音。埃吉尔问里面是谁，有一个叫阿基的人对他说话。埃吉尔问他是不是想从坑里出来，他说他们当然都想出去。埃吉尔和他的人把捆过他们的绳索放到坑里，拽上来三个人。

阿基告诉他们，那两个是他的儿子；还说他们是丹麦人，是去年夏天被逮住的。

"冬天我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他说道，"他们让我负责看管这里的农民们的牲口，但是我的孩子们不喜欢让人当奴隶使唤。春天我们决定逃走，但是我们被抓住，关进了这个坑里。"

"你对这所房子的布局一定很熟悉，"埃吉尔说道，"从哪儿出去最好？"

阿基告诉他们，还有一道平板墙，"你们把平板墙打破，就进

人谷仓，你们可以从那里出去。”

埃吉尔和他的人撞破那面平板墙，进入谷仓，从那里出去。天色漆黑。他们的伙伴告诉他们要冲往树林。

埃吉尔问阿基：“既然你熟悉周围这些房子，你一定能指点我们哪里有东西可抢。”

阿基告诉他们有许多财宝可以拿走，“还有一间农民们睡觉的很大的阁楼，里面有的是武器。”

埃吉尔让他们去阁楼。他们走上楼梯的时候，看见阁楼门是开着的，里面有灯光，有仆人在里面铺床。埃吉尔让他的几个人守在外面，设法一个人也不让逃掉。他跑进阁楼，抓起几件武器，因为里面有的是武器。他把里面的人全都杀死。他的人全都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阿基走到地板上的一块活板那里，打开活板，说他们应该下去到底下的屋子里。他们拿起一盏灯下去。庄主装财宝的箱子就存放在那里，里面装着珍贵的东西和许多银子。他们拿上一切拿得动的东西走了。埃吉尔提起一口大箱子，把它夹在胳臂下面，他们便朝树林走去。

到了树林里，埃吉尔停下说道：“这种抢法很糟糕，是胆小鬼的做法。我们没让庄主知道，就偷走了他所有的财宝。我们不应该背上这样的耻辱。让我们返回去，让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伙儿都想劝阻他，说他们想回到船上去。但是，埃吉尔撂下了箱子，急匆匆地跑回农庄去了。到达农庄的时候，他看到仆人们正在离开那间有炉火的屋子，拿着木盘走进主厅去。埃吉尔看见屋子里有一个大炉子，顶上有一口锅。他走上前去。一根根大圆木被搬进屋里，炉子是按传统方式生的，点着一头，圆木

便可以整根烧完。埃吉尔抓起圆木，拿着它来到主厅，他把点着的一头从屋檐下面插到椽子上。火很快就把易燃的东西都点着了。坐在里面饮酒的人发觉的头一件事情是椽子着了。他们朝门那边跑去，但是要逃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那里有一堆木头，而且埃吉尔把守在门口。他把他们杀死在门道里和门外，那是在主厅突然燃起大火并坍塌之前的短短一刻。屋里的人全都烧死，埃吉尔回到树林里找到他的伙伴。他们一起回到船上。埃吉尔把他带回的那个装财宝的箱子看成是他私人的战利品，箱里装的全是银子。

埃吉尔回到船上的时候，索罗尔夫和其他人都松了一口气。天亮的时候他们离开了。阿基父子加入了埃吉尔一伙。那年夏末，他们乘船来到丹麦，埋伏着等待商船，哪里能抢他们便在哪里抢。

47

哈拉尔德·虢尔姆森①在他的父亲虢尔姆国王死后登上王位。丹麦当时处在战事不断的情况，海岸一带有大量的海盗。阿基对那边的海陆都很熟悉。埃吉尔逼迫他找出能够抢得着大宗财物的地方。

他们来到厄勒海峡②的时候，阿基告诉他岸上有一个很大的城镇叫做隆德，那里有大量财富可以劫掠，但是很可能遇到市民的抵抗。当他们被问及是不是应该上岸去抢劫的时候，大家

① 丹麦人称呼的构成最初也是在本名后加上缀有 sen（森，儿子的意思）的父名，表示是某人的儿子。但一当带“森”的名字形成后，它也就成了姓，代代相传下去。

② 丹麦瑞典之间的海峡，隆德是瑞典城市。



的意见各不一样。有的主张去抢，但是有的反对。后来这个问题交由统领他们的人来决定。索罗尔夫赞成上岸。接着询问埃吉尔的意见，他吟唱了一首诗：

> 让我们的出鞘的剑闪亮，
> 用血染过狼牙的勇士；
> 夏天山谷里的鱼①已经繁衍，
> 让我们勇敢行事。
> 我们队伍中的每个人
> 都要大步朝隆德进发，
> 在那边，日头落下之前
> 我们要让兵器铿锵作响。

接着埃吉尔和他的人做好准备上了岸，来到了城边。城里的人发觉受到威胁的时候，便都朝他们涌来。城的周围有一座木堡，他们安置了人守卫在那里。接着战斗开始了。埃吉尔第一个冲进木堡，城里的人逃走了。埃吉尔和他的人杀戮了大量的人，洗劫了那座城，离开之前还放火把城烧了。然后他们回到自己的船上。

48 索罗尔夫带领他的人北上哈兰；坏天气妨碍他们前进，于是他们就在一个港口停泊；不过他们没有在那里打劫。那里的内地住着一位名叫阿尔恩芬的雅尔。得知有海盗上

---

① 即蛇。



岸，他便遣人去会他们，了解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呢，还是要来打劫。

他派去的人见到索罗尔夫，向他说明来意；索罗尔夫说他们不需要攻打和抢劫那里，再说他们反正也不是什么富饶的村子。

派去的人回到雅尔那里，向他报告他们会见的结果。雅尔知道不需要聚结武装，他没有带一个人，只身骑马去海边会见那些海盗。他们在一起相处很融洽，雅尔邀请索罗尔夫赴宴，带上他要带的人。索罗尔夫答应赴宴。

到了约定的时间，雅尔派人带马匹去接他们。索罗尔夫和埃吉尔都去赴宴，带去三十个人。他们到达的时候，雅尔友好地欢迎他们，把他们领进主厅。啤酒已经摆在桌上，主人用酒招待他们。他们在那里一直呆到夜里。

在要撤桌子的时候，雅尔说他们要拈阄把男人和女人配对一起喝酒，如果人数不够配对，配不上对的人就独自喝酒。他们都把自己写成阄放在一块布中，雅尔一张张拈出来。他有一个很迷人很性感的女儿，和埃吉尔配成了一对，那夜坐在一起喝酒。她在那里走来走去，很高兴；但是埃吉尔站起来，走到白天她坐的那个位子坐下。大家都入坐的时候，雅尔的女儿走到她的位子那里。她吟诵了一首诗：

> 你占我的位子干什么？
> 你并不曾经常
> 用热肉喂狼；
> 我宁愿自己添我的火。



今年秋天你没有看见乌鸦
在被砍碎的尸体上方尖叫，
锋利的刀剑碰击的时候
你不在那里。

埃吉尔拽住她，拉她在身旁坐下，吟唱了一首诗：

我用的是一把血迹斑斑的剑
和一杆会呼啸的矛；乌鸦
跟着我，
随着海盗向前压去；
在愤怒中我们打了一仗又一仗，
烈火扫过房屋一座座，
我们制造了满身是血的躯体
在城门前死得僵硬。

那一夜他们在一起喝酒，相处得很融洽。宴席很精美，第二天又有酒宴。之后海盗们回到他们的船上。他们友好地离开雅尔，还交换了礼物。索罗尔夫和埃吉尔带领他们的人去了布朗诺岛，那是当年海盗们惯常埋伏的地方，因为有很多商船驶经那里。

阿基父子回他们农庄的家去。他是个很有钱的人，在日德兰有很多个农场。他们和索罗尔夫及埃吉尔亲切道别，相互允诺保持牢固的友谊。

秋天到来的时候，索罗尔夫和埃吉尔往北航行到挪威，停靠

在费约尔丹讷，他们去看望了头领索里尔。他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的儿子阿里恩比约恩的欢迎还更加热烈。阿里恩比约恩邀请埃吉尔在他那里过冬，埃吉尔接受了邀请。

但是索里尔听说了之后，认为这个邀请太轻率。

“我不知道埃里克国王对此会怎么想，”他说道，“因为，自从巴尔德被杀死以后，国王说过不要埃吉尔留在这个国家里。”

“父亲，你可以轻而易举地运用你的影响，让国王不反对埃吉尔呆在这里。你可以邀请你的姻亲索罗尔夫呆在这里，埃吉尔和我两人冬天也可以呆在这里了。”

从阿里恩比约恩说的话里，索里尔看出他想决定这件事情。他们俩邀请索罗尔夫在那里过冬；他接受了邀请。有十二个人在那里度过了冬天。

当时有两个兄弟，名叫专横的索尔瓦尔德和壮汉索尔芬，是地主比约恩的近亲，他们是和他一起长大的。他们都很魁梧，很强壮，都是了不起的斗士，还很自大。他们曾经随比约恩当海盗，进行过抢劫；比约恩安定下来以后，两个兄弟就参加索罗尔夫的队伍，跟随他出去抢劫。他们守着他的船首，在埃吉尔接手指挥他自己的船之后，索尔芬就负责掌管船首。索罗尔夫所到之处两兄弟都形影不离地跟随着，在他所有的船员中，他最喜欢他们两人。那年冬天他们加入他的一伙，上桌的时候，他们总是坐在索罗尔夫和埃吉尔的下手。索罗尔夫坐在主坐上，和索里尔共同饮酒，而埃吉尔的饮酒伙伴是阿里恩比约恩。客人们每次离席跳舞的时候，总要祝一次酒。

秋天，头领索里尔去见埃里克国王，国王给了他很好的款待。索里尔一开始就请国王不要对埃吉尔在他那里过冬这件事

见怪。

国王很友好地回答了他，说索里尔要他怎么样都可以，"尽管要是别人留下埃吉尔，那么事情就会不同了。"

但是，贡希尔德听到他们讲的事情，说道："我想，你又一次让自己轻易地被人说服，很快就忘记了被人伤害过。你还要继续容忍斯卡拉格里姆的儿子，好让他们再杀掉你的几个近亲。即便你认为巴尔德之被杀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我却不是这么看。"

国王说道："贡希尔德，你比任何人更怀疑我的勇气，你曾经比现在更喜欢索罗尔夫。但是我一旦允诺了他和他的弟弟，我就不会反悔。"

"在埃吉尔把事情破坏之前，索罗尔夫是受欢迎的，"她说道，"现在他们两人之间已经没有什么不同了。"

索里尔准备停当之后就回去了；他把国王和王后说的话告诉了那两个兄弟。

49 贡希尔德有两个弟弟，名叫埃温德·布拉嘎尔特和阿尔夫·阿斯克曼，是猪鼻奥祖尔的儿子。他们都很魁梧，都很有力，都是了不起的武士，国王和贡希尔德都很器重他们，尽管大多数人都不喜欢他们。此时他们都还年轻，但是都完全长大成人了。

那年春天，安排好那年夏天要在高拉尔地方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祭祀盛典，高拉尔有一座很好的庙子。费约尔丹讷、费雅尔勒和松讷费约尔德诸地方的很多人都来参加，他们大多数都是出身高贵的人。国王也去了。



贡希尔德对她的两个弟弟说："我要你们利用这里人多的机会，把斯卡拉格里姆的随便哪个儿子杀掉，把两个都杀死最好。"

他们说他们一定照办。

头领索里尔准备停当要出行了。他把阿里恩比约恩叫来谈话。

"我要去参加祭祀了，"他说道，"我不想让埃吉尔去。我知道贡希尔德的狡诈、埃吉尔的鲁莽和国王的严厉，我们没法子同时注意三个人。可是，除非你也留下，否则无法说服埃吉尔不去。索罗尔夫和他的伙伴要跟我一道去。索罗尔夫要做牺牲，为他自己和他的弟弟求个好运。"

阿里恩比约恩随即告诉埃吉尔，他要留在家里。

"我们两人留在这里，"他说道。

埃吉尔同意了。

索里尔和其他人去参加祭祀，那里人很多，大家喝酒都很凶。索里尔不论到哪里，索罗尔夫都跟着他，他们从不分开，不论白天还是夜晚。

埃温德对贡希尔德说他没有机会对索罗尔夫下手。

她命令他杀死他手下的另一个人："总不能让他们都逃掉。"

一天夜里，国王已经就寝，索里尔和索罗尔夫也都睡了，但是索尔芬和索尔瓦尔德还没有睡。埃温德和阿尔夫走来和他们坐在一起玩乐，起初他们用同一个角杯喝酒，后来用两个角杯，各喝一个角杯的一半。埃温德和索尔瓦尔德共喝一杯，阿尔夫和索尔芬喝另外一杯。夜渐渐深了，他们饮酒开始作弊，引起一



场争吵，结果打了起来。埃温德一下跳起来，拔出他的短剑，朝索尔瓦尔德刺去，不难看出那是致命的一刺。接着，国王的人和索里尔的人都跳了起来，不过他们谁都没有武器，因为他们都是在神庙里。人们把最愤怒的那些人拉开。那天夜里，再没有发生什么别的大事情。

因为埃温德在神圣的地方杀了人，他被宣布为亵渎神灵的人，立刻被放逐。国王提出对死者赔偿，但是索罗尔夫和索尔芬说从不接受对谁的赔偿，拒绝了国王的提议，便离开了。接着索里尔、索罗尔夫和其他人便回家了。

埃里克国王和贡希尔德把埃温德送到丹麦的哈拉尔德·魏尔姆森国王那里，因为他被逐离开挪威任何法律生效的地方。丹麦国王热烈地欢迎了他和他的伙伴。埃温德带上一艘大型长船去丹麦，国王让他负责保卫国土，抵御海盗。埃温德是一个了不起的武士。

冬尽春来，索罗尔夫和埃吉尔又一次准备出海抢劫。他们准备好后，又驶往波罗的海去了；但是，在到达维克的时候，他们转朝南驶经日德兰，在那里抢劫。之后，他们去了弗里西亚群岛，夏天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呆在那里，然后返回丹麦。

一天夜里，他们在丹麦和弗里西亚边界一个地方抛锚，准备上床的时候，有两个人登上埃吉尔的船，他们说他们找他有话说。他们便被带去见他。

来人说，是富人阿基派他们来告诉他，"埃温德·布拉嘎尔特停泊在日德兰海岸外，计划等你从南方回来，对你进行伏击。他召集起大量的人员，你要是与他遭遇，那你必败无疑。埃温德亲自指挥着两艘轻船，离这儿不远。"

听到这些消息，埃吉尔命令他的人揭掉船篷，不要出一点声音。他们照办了。天亮的时候，他们在埃温德和他的人停泊的地方发现了他们。埃吉尔他们用抛掷石块和矛枪攻击他们。埃温德的许多人都被杀死在那里，但是埃温德本人和另外一些逃脱的人跳下船，游上了岸。

埃吉尔和他的人缴获他们的船、衣服和武器，之后就回到了索罗尔夫那里。索罗尔夫问埃吉尔去哪里了，他们驶回来的船又是哪里来的。埃吉尔告诉他，他们是从埃温德·布拉嘎尔特那里缴来的。接着埃吉尔唱了一首诗：

> 我们在日德兰海岸外
> 发动猛烈的进攻。
> 防守丹麦的那个海寇
> 打得挺漂亮，
> 直打到利索的埃温德·布拉嘎尔特
> 和他的一帮人
> 一个个从他们海马的背上①摔落
> 游着逃出东边的沙滩。

索罗尔夫说："我认为，你干的蠢事使我们今秋不能去挪威了。"

埃吉尔说，去找别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倒也不坏。

① 指船只。



50 在挪威美发王哈拉尔德统治的日子，阿尔弗烈德大王统治着英格兰，那是他的亲人中在那边独自统治的第一人。他的儿子爱德华继承他登上了王位；他是胜利者阿特尔斯坦的父亲;阿特尔斯坦抚养了善人哈康。此时,阿特尔斯坦继承了他的父亲登上王位。爱德华另有儿子，是阿特尔斯坦的兄弟们。

阿特尔斯坦登基之后，一些使自己的领地落入阿特尔斯坦家族手中的贵族开始对他发动战争，想利用一位年轻国王开始统治的机会,夺回他们的地盘。他们有的是英格兰的,有的是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但是阿特尔斯坦国王召集了一支军队，还用钱招募愿意为他效力的人,英格兰人或外国人都要。

索罗尔夫和埃吉尔往南航行,驶过萨克森和佛兰德斯,他们听说英格兰国王需要士兵，那里有望得到丰富的战利品。他们决定带领他们的人去那里。秋天他们出发去见阿特尔斯坦国王。国王热烈地欢迎他们，觉得他们的支持会大大地加强他的力量。在谈话的过程中,国王很快就邀请他们留在他那里,为他效力,保卫他的国家。达成协议后,他们成为阿特尔斯坦国王的人。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很久，英格兰就已经信奉基督教了。阿特尔斯坦国王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人们称他为忠诚的阿特尔斯坦,国王让索罗尔夫和埃吉尔手持十字架标志,因为那是当时的商人和雇佣兵与基督徒打交道时的通常习惯。任何手持十字架标志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和基督徒及异教徒交往，而保持着自己愿意信奉的宗教。应国王的要求,索罗尔夫和埃吉尔照做了,都拿起了十字架标志。三百名他们的人都去为国王效力。

51 红色奥拉夫是苏格兰国王。他的父系是苏格兰人，母系是丹麦人，是破裤拉格纳尔的后人。红色奥拉夫是个很强大的人；苏格兰国的疆域估计是英格兰的三分之一。

诺森伯里亚估计是英国的五分之一。那是最北的地区，东面紧邻苏格兰，古代属于丹麦国王。主要的城市是约克。诺森伯里亚属于阿特尔斯坦，他指派名叫阿尔夫盖尔和戈德里克的两位雅尔统治那里。他们在那里防御苏格兰人、丹麦人和挪威人的进犯；这些人经常来犯，提出很强烈的土地要求，因为当地有声望的人不是父辈是丹麦人，就是母辈是丹麦人，有很多父辈母辈都是丹麦人。

当时有名叫赫林和阿迪尔斯的两兄弟统治着不列颠。他们向国王阿特尔斯坦进贡，因此，在参加国王的战争的时候，他们及其手下的人就和国王的旗手一起就被派作先锋。这两兄弟都是伟大的战士，尽管他们都已经不再是年轻人了。

阿尔弗烈德大王当年废除了他附属国王的头衔，剥夺了他们的权力。过去的那些国王或王子现在都成了雅尔。在他及其儿子爱德华在世的时候一直沿袭着这个做法；但是在阿特尔斯坦年纪轻轻登基的时候，人们觉得他是个形象不够威严的人，许多一度为国王效力的人开始对他不忠起来。

52 苏格兰的奥拉夫国王聚结了一支很大的军队，南下英格兰，一到达诺森伯里亚，他就开始劫掠。统治该地的雅尔听到这个消息，就召集队伍迎战国王。一场恶战开始，结果奥拉夫国王得胜，戈德里克战死，阿尔夫盖尔逃遁，他和随从他的大部分军队逃离了战斗。由于阿尔夫盖尔没有抵抗，奥拉夫

国王便征服了整个诺森伯里亚。阿尔夫盖尔来到了阿特尔斯坦国王那里,告诉他他的不幸遭遇。

听到如此庞大的军队已经进入他的国家,阿特尔斯坦立即派出信使,聚集力量,给各雅尔和其他领头人送信。国王立即带领他召集起来的军队去和苏格兰人对阵。

奥拉夫国王得胜,控制了英格兰的很大一部分,拥有一支比阿特尔斯坦大得多的军队,这种消息一传播开来,许多有势力的人都投到了他一边来。赫林和阿迪尔斯听到了这个消息,聚集起一支队伍,投到奥拉夫国王一边,使得他的军队更加庞大。

阿特尔斯坦听说了这一切,便召集他下属的首领们和参事,问他们什么是最好的行动办法,他详细地向他们通报了他听说的苏格兰国王及其大队人马的行动。他们一致认为雅尔阿尔夫盖尔败得很惨,他的头衔应该被削掉。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阿特尔斯坦国王返回英格兰南部,从南向北穿越整个国家以聚集军队,因为他们认为除非国王本人亲自统领军队,否则他们召集所需规模的军队的过程会太费时。

国王指派索罗尔夫和埃吉尔出任已经聚集在那里的军队的领袖。他们要掌管海盗们带给国王的那些力量。国王指派了他认为合适的其他人统领各部队。埃吉尔回到他的同伴那里的时候,他们问他关于苏格兰国王有些什么消息。他吟唱了一首诗:

战斗很激烈,
奥拉夫赶跑了一个雅尔,
结果了另一个;我听说
这个武士很难对付。

戈德里克在战场上。
丢掉了他的性命；
蹂躏英格兰人的家伙
夺走了阿尔夫盖尔一半疆土。

后来，他们派信使去奥拉夫国王那里，说阿特尔斯坦国王向他挑战，提议以汶森林的汶荒丘作为战场；他要他们停止在他的国家掠夺，战斗的得胜者来统治英格兰。他建议一周之后双方在战场上见，先到一方应等待另一方一周。当时的习惯是，一个受到约定挑战的国王如果在交战之前继续掠夺的话，他就是可耻的。奥拉夫国王作出了答复，命令他的军队在约定交战那天之前停止抢劫和进攻。接着他就移师去了汶荒丘。

在荒原之北有一座堡垒，奥拉夫国王在那里驻跸，也让他的大部分军队驻扎在那里，因为那后面有一大片乡村，他认为那里更合适为他的军队运送给养。他派人到被指定为战场的那片荒丘上，在那里安营，在对方的军队来到之前做好准备。他们来到被指定作为战场的那个地方的时候，那里已经插好榛条，标出交战的地方。战场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因为战场必须是平坦的，必须很大，足以容得下两支军队集结。战场那里有一片平坦的漠泽，一边是一条河，另一边是一片大树林。

阿特尔斯坦国王的人已经在树林和河之间最窄的地方很长的一条地带安营。帐篷一直从树林延伸到河边；他们的帐篷是这样布置的，他们让每三个中的一个空着，其他的两个里面每个也只有很少的人。

国王奥拉夫的人到达的时候，阿特尔斯坦的军队已经聚集



在帐篷前面，阻止他们进入那个地区。阿特尔斯坦的军队说他们的帐篷里满是人，那附近已经再没有容得下他们的地方了。帐篷搭在很高的地方，奥拉夫的人无法看过去，说不清帐篷是不是一个紧挨一个扎起来的，于是他们便认为那是一支很大的军队。

奥拉夫国王的人把他们的帐篷扎在划出战场的榛条的北面一片很陡的坡上。此外，阿特尔斯坦的军队每天要不是说他们的国王已经在路上，就说已经到达漠泽南面的堡垒。日夜都有军队参加进来。

指定的日子来到的时候，阿特尔斯坦的人派使者告知奥拉夫国王，他们的国王已经准备好进入战斗，他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但是他希望避免战斗可能导致的那种大规模的伤亡。因而他提议他们回苏格兰去，答应给他国家里的每一把犁头支付一枚一先令的银币，作为愿意和好的一种姿态。

使者到达的时候奥拉夫国王已经让他的军队准备好作战，正要进发。使者们把信息传达了之后，他急令那天暂停前进，他和他的军队领导人讨论了这个信息。他们提出了各种建议。有些人渴望接受那个提议，认为从阿特尔斯坦那里得到这样一个补偿回去，他们一定可以赢得很大的声望。另外一些人劝他不要接受，说如果他们拒绝这个表示，阿特尔斯坦第二次一定会出得更多。他们就是按照这个意见决定的。

使者们要奥拉夫国王给他们时间去见阿特尔斯坦国王，看他是不是愿意偿付更多以维持和平。他们要求离开一天赶回去，第二天讨论这个问题，第三天回来，国王同意了。使者们依约在第三天回来了，他们告诉奥拉夫国王，阿特尔斯坦重复了他

先前的提议,并且愿意额外支付给军队里的每位自由人一先令,每位带领十二个或者更多的士兵的官长一马克,每位队长一马克的金子,每位雅尔一枚五马克的金币。

奥拉夫把提议交给他的人讨论,又是有一些人反对,有一些人渴望接受。最后,国王宣布他可以接受这一提议,条件是,阿特尔斯坦国王必须把诺森伯里亚连同诺森伯里亚的收入和应得的贡奉也一起给他。

使者们再要求离开三天时间,还要求奥拉夫的一些人同去,去听听阿特尔斯坦国王是不是愿意接受这个选择的答复,说他们认为他不会让什么事情阻碍达成协议。奥拉夫国王同意了,派他的人去阿特尔斯坦国王那里。使者们一起骑马在漠泽南面最近的那个堡垒里会见了阿特尔斯坦国王。

奥拉夫国王的人陈述了他们解决问题的提议。阿特尔斯坦的人也把他们向奥拉夫国王的提议告知阿特尔斯坦,还补充说,有聪明人劝他们拖延打仗,等着阿特尔斯坦国王的到来。

阿特尔斯坦国王很快对此事作出了决定,他告诉使者们说:“把我的话告诉奥拉夫国王,说我要他带领军队回苏格兰去,交还他在这个国家掠夺的所有钱财。然后让我们宣布我们两国保持和平,允诺互不攻击对方。此外,奥拉夫国王应宣誓效忠于我,以我的名义作为我的属王治理苏格兰。回去照这个样子对他讲。”

同一天傍晚使者赶了回去,半夜回到了奥拉夫国王那里。他们唤醒他,立刻把阿特尔斯坦国王的答复对他讲了。国王把他的雅尔和其他头领都召集起来,让使者重复了他们出使的结果和阿特尔斯坦国王的答复。他们听完一致认为,下一步是准



备作战。使者们补充说，阿特尔斯坦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已经来到他们刚才去过的那个堡垒。

雅尔阿迪尔斯说："国王，我对你讲的话应验了：你会发现英格兰人很狡猾。我们花许多时间在这里等候的同时，他们已经集结起他们所有的军队；而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他们的国王还不知在哪里呢。我们在这里安营之后，他们已经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现在我的意见是，我和我的哥哥带领我们的军队今夜就骑马去作战。在他们听说他们的国王带着庞大的军队就在附近的时候，他们现在可能会不提防。我们攻打他们，他们一逃窜便会溃散，以后就再没有多少勇气和我们作战了。"

国王认为这是个好计划，说道："我们会让军队天明的时候准备好来支援你。"

在决定了他们的行动计划之后，他们就散会了。

53

雅尔赫林和他的弟弟阿迪尔斯把他们的军队准备好，当晚就往南朝漠泽出发了。拂晓的时候，索罗尔夫和埃吉尔的哨兵看到有军队接近。军号吹响，军队都披上甲带上盔，然后分成两队。雅尔阿尔夫盖尔指挥其中的一队，旗帜飘扬在队首。在这一队里有他自己带来的军队和从乡村前来参加的人。这一队的人比索罗尔夫和埃吉尔指挥的那一队多得多。

索罗尔夫使用一顶又宽又厚的盾，头戴一顶很结实的头盔，腰佩一柄他称之为长剑的剑，是一柄打造精良的牢靠武器。他手拿一支投枪。枪头有两厄尔①长，是四方形的；一头很细，呈尖

① 北欧古代的一种长度单位。在不同时期厄尔的长度有些差别。大体上是55至62公分。



形；另一头则很粗。枪柄在把它和枪头连接在一起的那个栓子的下面，只有手掌那么长，但是却是异常的粗。栓子用的是一根铁签，整根枪柄都是用铁包起来的。这样的投枪人们都称之为“穿甲戟”。

埃吉尔的装备与索罗尔夫一样，他腰间佩着一柄他称之为蝰蛇的剑，是在库尔兰得到的，是一件很了不起的武器。他们两人都没有披甲。

他们举起了旌旗，旗是由壮汉索尔芬举着的。他们的军队全都使用海盗用的盾以及其他的海盗武器，军队里的海盗全都在他们这一队里。索罗尔夫和他的人聚结在树林附近，而阿尔夫盖尔的人沿河岸行进。

看到无法对索罗尔夫发动突然袭击，雅尔阿迪尔斯和他的弟弟开始分成两队，竖起两面大旗。阿迪尔斯的一队对付雅尔阿尔夫盖尔，赫林的一队对付海盗们。战斗随即开始，双方都勇武地向前挺进。

雅尔阿迪尔斯向前逼近，逼迫阿尔夫盖尔退却。于是他们更加勇敢地前进，没有多久阿尔夫盖尔就逃掉了。他的下场是：他带领一小股人从漠泽骑马往南逃窜，一直逃到国王驻跸的那个堡垒。

雅尔阿尔夫盖尔那时说：“我不想到城里去。上一回我们败在奥拉夫国王手里回到国王那里的时候，受尽了指责，阿特尔斯坦国王也不会认为这次出征我们的素质提高了多少。我不必指望他会给我多少荣誉。”

接着他起程前往英格兰的南部，他和他的人后来骑马日夜兼程来到了西面的伊尔斯内斯。他乘了一条船渡过海峡去法兰



西，他家族的一方是从那里来的，后来他再也没有返回英格兰。

阿迪尔斯起先追赶逃窜的军队一小程，然后回到战场又发起进攻。

看见这种情形，索罗尔夫蓦地转过身来对着这位雅尔；他命令他的人把大旗带到那里，保持警觉，并紧紧聚在一起。

“我们要慢慢地挪往树林，”他说道，“利用树林来掩护我们的背面，不教他们从四面八方来攻击我们。”

他们就这样做了，挪到树林那边。一场恶战开始了。埃吉尔对阿迪尔斯发动了进攻，他们打得很费力。尽管人数悬殊，阿迪尔斯的人死得更多。

接着索罗尔夫开始猛烈进攻，他把他的盾甩到了身后，用双手紧握着他的投枪向前逼近，朝身子两侧又劈又刺。他身子周围的人都逃开了，但是他还是杀死了许多人。他杀开一条血路，来到雅尔赫林的旗手跟前，谁也抵挡不住他。他杀死雅尔赫林的旗手，砍倒了旗杆。接着他用投枪刺穿雅尔的铠甲，刺进他的胸腔，刺穿了他的身躯，投枪从肩胛骨中间穿出。他把投枪高举过头，再把枪头插到了地里。他自己的人以及敌人，人人都看到了雅尔是怎么死在投枪之下的。之后索罗尔夫拔出他的剑向两侧劈去，他的人也猛烈攻击着。许多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都战死了，另外那些人都转身逃窜。

雅尔阿迪尔斯看到他的弟弟战死，看到他的队伍损失惨重，看到那些逃窜的人，他知道被打败了。他也转身逃走，朝树林跑去，和他的一队人一起藏在那里。跟随他的军队也全都逃走了。逃走的人损失很重，他们在漠泽上四散奔逃。雅尔阿迪尔斯丢掉了他的旗子，没有人能认出到底是他还是别的什么人在逃。

天很快黑下来了,索罗尔夫和埃吉尔回到了他们的营地,这时正好国王阿特尔斯坦和他的军队到来了,他们搭起了帐篷,安顿下来。

之后不久,奥拉夫国王和他的军队出现了。他们就在他的军队已经安营的地方搭起帐篷安顿下来。奥拉夫国王得知他的两个雅尔——赫林和阿迪尔斯以及他们的许多人都被杀死了。

54 前一天夜里,阿特尔斯坦国王驻跸在前面提到的那个堡垒里,他在那里听说了漠泽上的战斗。他以及他的军队立刻准备好,沿着漠泽北上,在漠泽他听到战斗结果的明确报告。索罗尔夫和埃吉尔去见国王,他感谢他们的勇猛和作战的胜利,允诺对他们绝对友好。他们那一夜都一起留在那里。

第二天早晨阿特尔斯坦国王一早就唤醒他的人。他告诉他的头领们应该如何部署军队。他命令他自己的队伍开路,领头的都是最精良的战士,由埃吉尔指挥。

"索罗尔夫和他的人要和我部署在那里的另外一些人在一起,"他说道,"那是我们的第二支队伍,由他指挥,因为苏格兰人的意图是冲破我们的队伍,来回四处攻打。要是你不提高警觉,他们会是很危险的,如果碰上他们,你们就只得撤了。"

埃吉尔回答国王说:"在战斗中,我不愿和索罗尔夫分开,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被部署在最需要的、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索罗尔夫说道:"让国王决定他想把我们部署在什么地方吧。我们应该依照他的需要支持他。我可以去指派给你的地方,要是你愿意的话。"

埃吉尔说:"你可以决定;但是这是我会抱憾终生的安排。"



战士们按照国王的命令分成队，举起了旗帜。国王的队伍列在朝着河的平原上，索罗尔夫的队伍则靠着上面的树林。

奥拉夫国王看见阿特尔斯坦部署他的军队，他也开始照样做了。他也组成两个队，把他的旗帜和他指挥的一队部署在国王阿特尔斯坦和他的军队对面。双方的军队都很庞大，很难说出哪一边的人数更多。奥拉夫国王的另一支军队移动到靠近树林的地方，面对着索罗尔夫指挥的军队。那支队伍由苏格兰的雅尔带领，人数众多，大多数是苏格兰人。

接着军队遭遇上了，一场恶战马上开始了。索罗尔夫勇猛地向前杀去，让他的旗子在树林边上高高飘扬，力图从国王易受攻击的一侧靠上去。他和他的人都把盾拿在胸前，利用树林掩护右侧。索罗尔夫在他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前进得很远，他的前面已经没有什么自己人了。雅尔阿迪尔斯和他的人冲出树林。索罗尔夫身上立刻中了许多枪，死在树林边上。他的旗手索尔芬退到他的军队聚得更紧的地方，但是阿迪尔斯攻击了他们，一场恶战又开始了。苏格兰人杀死那位首领的时候，为他们的胜利大声欢呼。

埃吉尔听到喊声，看到索罗尔夫的旗帜退下，他意识到索罗尔夫不可能跟在旗帜之下。于是他从队伍中跑出来，一当和他的人会合，他就明白了所发生的事情。他鼓舞他的人鼓起勇气，亲自带领他们。埃吉尔手持蝰蛇剑英勇向前，左砍右劈，杀死许多敌人。索尔芬举着大旗紧跟埃吉尔，其他的人也都跟随在旗子的后面。发生一场惨烈的战斗，埃吉尔奋力向前，一路厮杀到阿迪尔斯跟前。他和阿迪尔斯只交手几个回合，便把阿迪尔斯及其周围的许多人都杀死，阿迪尔斯一死，他带领的人便逃向四



野。埃吉尔和他的人追赶他们,把捉到的人全都杀死。谁想求免一死,都是徒劳的。苏格兰的雅尔看到他们的同伴们在逃窜,没等多久他们也都逃掉了。

埃吉尔和他的人冲向奥拉夫国王的军队，从他们薄弱的一面向他们进攻,立刻给了他们严重的打击。敌阵被冲破,队伍被打散了。奥拉夫的许多人逃走,海盗们高呼着胜利。阿特尔斯坦国王得知奥拉夫国王的队伍垮了的时候,鼓励他的人冲向前去,让他的大旗举在前面。他发动的进攻猛烈极了，敌人的队伍被冲破，遭到了极大的损失。奥拉夫国王和他的许多人被杀死在那里,那些逃走的人,只要被赶上,也都被杀掉了。阿特尔斯坦国王在那里赢得了巨大的胜利。

55 阿特尔斯坦国王离开战场，他的人则在追赶那些逃走的人。国王骑马一刻不停地赶回那个堡垒过夜,而埃吉尔则长久地继续追赶那些逃走的军队，杀死每一个被他捉住的人。然后他带领他的一队人回到战场，找到了他死去的哥哥索罗尔夫。他抱起索罗尔夫的尸体,把他洗净,然后按照习俗给他穿好衣服。他们在那里掘了一个墓穴，把索罗尔夫连同他的全部戎装和兵器安葬在里面。在告别的时候，埃吉尔给他的两只胳臂各戴上一个金圈，然后在墓上堆上石块，在石块上面撒上土。接着埃吉尔吟唱了一首诗:

杀死雅尔的人,毫无畏惧,
在战场上
勇往直前:



胆壮的索罗尔夫倒下了。
汶地的土地会在
我伟大的哥哥上面增生；
我的哀伤无限
我必须留它在心底。

他还吟唱了另一首诗：

在标志疆场的旗杆的西边，
我堆砌起了体冢。
用黑蝰蛇我的砍杀
雨点般地落向阿迪尔斯。
年轻的奥拉夫向
英格兰人挑起战争；
赫林落到了武器之下，
渡鸦再不愁饥肠辘辘。

之后埃吉尔和他的一队人去见阿特尔斯坦国王，在国王饮酒处走到他跟前。那里充满了欢乐。国王看见埃吉尔到来，他命令在下席为他的人腾出位子，让埃吉尔面对他坐在主坐上。

埃吉尔坐了下来，把他的盾放在他的脚旁。他带着头盔，把剑摆在他的膝上，不时地把剑半拔出鞘，然后又把它推回去。他笔直地坐着，但是头却是垂着的。埃吉尔有非常突出的特征。他前额很宽，眉毛密浓，鼻子不算长但是极宽。他的脸庞大部分长满胡子，他的面颊和整个下巴都特别宽大。他的脖子细长，双肩

宽阔,比旁人高出一大截。他愤怒的时候,他的脸会变得很严酷和凶狠。他体魄魁梧,比别人高很多,深灰色头发很浓密,虽然他年轻时就已开始秃顶。现在他在这种特定的场合坐着的时候,他的一边眉毛往下皱到了面颊,另外一边的一角抬到了发根上。埃吉尔的眼睛是黑的,脸黝黑黝黑。给他斟酒他也不喝,只是轮流地皱低抬高他的眉毛。

阿特尔斯坦国王坐在主坐上,他的剑也横搁在他的膝上。他们像这样在那里坐了一阵之后,国王拔出了他的剑,从他的胳臂上褪下一只上好的臂圈,把它套在剑尖上,然后站起身来,走过,地面隔着炉子把它递给了埃吉尔。埃吉尔站了起来,拔出他的剑,走到地上。他把他的剑伸进臂圈里,把它朝自己拽了过来,然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坐位上。国王坐到了他的主坐上。埃吉尔坐下的时候,他把臂圈套在他的胳臂上,他的眉毛恢复了平常的样子。他把他的剑和头盔放下,拿起了为他斟好的角杯,把酒饮尽了。接着他吟唱了一首诗:

身着戎装的国王把丁零当啷的圈圈
套在我的手上,
猎鹰和猛隼歇脚的地方。
我取过那套在
劈开盾牌的武器上的臂圈,
把它套在我的剑上,
以颂扬哺养渡鸦的勇士。

从那以后,埃吉尔才尽情饮酒,并和别人交谈起来。





(Guðjón Ketilsson)

他的一边眉毛往下皱到了面颊，另外一边的一角抬到了发根上。



之后,国王令人搬进来两只箱子,各由两个人抬着。两只箱子里全都装满了银子。

国王说:“这两只箱子是你的了,埃吉尔。要是你回冰岛去,你要把这些钱交给你的父亲,这是我送给他作为对他失去儿子的补偿。分一些钱给索罗尔夫的亲人——你认为是最好的那些人。从财富之乡这里,拿上我给你兄长的补偿,随你的心愿,要是你希望长期留在我这里,我会赐你希望得到的荣誉和尊敬。”

埃吉尔收下了钱,对国王的赠与和友谊表示了感谢。从那时起,他开始高兴起来,吟唱了一首诗:

> 悲伤教我突出的眉毛
> 耷拉到了眼皮上,
> 现在我有了一位能熨平
> 我眉头的人:
> 国王把我脸上的山丘,
> 推回到我眼的上方。
> 他赠送臂圈毫不吝惜。

之后,对那些有望活下来的人的伤口都做了包扎处理。

索罗尔夫死后,埃吉尔在阿特尔斯坦国王那里留了一个冬天,在他那里受到了很大的尊敬。所有跟随他们俩兄弟的战后活下来的人,都留在他那里。埃吉尔作了一首赞扬国王的得劳帕①,

① 古冰岛诗歌的一种颂歌,用以褒颂英雄和伟大人物事迹的长歌。



其中包括以下诗篇：

屹立在国土之上
对战事运筹帷幄的君主，
击倒了三个国王；
他们的国土来自埃拉①。
阿特尔斯坦还有别的业绩，
出身高贵的国王征服了一切。
这君王，我发誓，
伟大又慷慨。

得劳帕的副歌是这样的：

就连高原麋鹿的路
现在也属于强大的阿特尔斯坦。

作为对埃吉尔的诗的报答，阿特尔斯坦赠给他两只各重一马克②的金环，随赠的还有一件国王自己披过的价值昂贵的大氅。

春天来到的时候，埃吉尔对国王说夏天他打算去挪威，他要去了解清楚阿斯盖尔德的情形，“她是我哥哥索罗尔夫的妻子。他们有大量钱财，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的孩子是不是还活着。如

① 可能指诺森伯里亚的国王，死于867年。
② 北欧国家古代衡量金银重量的单位。一马克约为214至217克。



果他们还活着，我得抚养他们；但是，要是索罗尔夫身后没有孩子，那我得继承他的一切。”

国王说道：“如果你觉得有义务要由你去尽而离开这里，这当然由你来决定，埃吉尔。我倒希望你选择别的——永远留在我这里，接受你提出的任何东西。”

埃吉尔感谢了国王的好意，说道：“我必须立即离开，因为那是我的责任。但是只要我能安排得过来，我极有可能回来取你允诺给我的东西。”

国王邀请他再来。接着埃吉尔就作好了与他的人离开的准备，虽然有不少人留在了国王那里。埃吉尔有一艘大型长船，船上有一百多人。当准备停当又刮起了顺风的时候，他便出海了。他和阿特尔斯坦国王在深切的友好气氛中分了手。国王请埃吉尔尽快回来。埃吉尔说他会这样做的。

之后，埃吉尔就朝挪威进发了，在他到达陆地的时候，他就径直航行去费约尔丹讷。他得知头领索里尔已经去世，头领的儿子阿里恩比约恩继承了他的头衔，已经成了国王的人了。埃吉尔去看望了阿里恩比约恩，受到了他很好的接待。阿里恩比约恩邀请埃吉尔住在他那里，埃吉尔接受了他的好意。他把自己的长船拖上岸，他的人也得到了安顿。阿里恩比约恩请埃吉尔和他的十一个人住进他的家，埃吉尔和他在一起度过了那个冬天。

56

刺脚索尔盖尔的儿子贝格-奥努恩德娶的是地主比约恩的女儿贡希尔德，她和他居住在阿斯克。索罗尔夫·斯卡拉格里姆松的遗孀阿斯盖尔德和亲属阿里恩比约恩住在一



起。她和索罗尔夫有一个年轻女儿索尔迪丝，她和母亲一起生活。埃吉尔把索罗尔夫的死耗告诉了阿斯盖尔德，提出要供养她。阿斯盖尔德听到这个消息后心乱如麻，但是她恰当地回答了埃吉尔,减低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秋天渐深,埃吉尔变得闷闷不乐,常常坐在那里,把头垂到大氅里。

一次,阿里恩比约恩去到他那里,问他是什么事情让他变得这么郁郁寡欢,“尽管你遭到兄长亡故的重大损失,男子汉应该做的是勇敢地承受它。一个男人在别人死后还得活下去。你作了什么诗？吟诵给我听听。”

埃吉尔告诉他,下面这首是他最近作的诗：

女人啊
女人,该忍耐我的粗野；
年轻的时候,
我可以随便抬起我的目光。
现在,她,女人,
搅乱诗人心田的时候,
我却不得不把我忧郁的面孔
掩在大氅里。



阿里恩比约恩问他,他为之赋情诗的这个女人是谁,“诗里好像藏有她的名字的暗示。”

于是埃吉尔吟唱了这首诗：

我从不在巨人亲人的酒①里
隐藏我这位女眷
的名字；
她的哀伤已渐渐褪去。
有人搅得瓦尔库里的
武器乱响
他就有参透战神的蜜醪的
本领。

“这里用得上无事不可对朋友说这句俗话了，”埃吉尔说道，“我要回答你的问题：我为之赋诗的女人是谁。她是你的亲戚阿斯盖尔德，我需要你的支持来安排这门婚事。”

阿里恩比约恩说，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我一定美言几句来促成这桩好事。”

之后，埃吉尔向阿斯盖尔德提出这桩事情，但是她说要听听她父亲和她的亲人阿里恩比约恩的意见。接着阿里恩比约恩同阿斯盖尔德商量了这件事，她的回答和先前一样。阿里恩比约恩敦请她接受这门婚事。在此之后，阿里恩比约恩和埃吉尔去见了比约恩，埃吉尔提出和他的女儿结婚的事情。比约恩欣然

① 巨人亲人的酒，指诗。北欧神话中原有两类神祇。一类是阿斯神祇，另一类是莞讷神祇。两类神祇间经常交战。后来两类神祇间讲和休战。为了表示各自的承诺是庄严的，他们分别站在一口大瓮的两侧，各自对瓮吐了一口唾沫。阿斯神祇把瓮变成一位名叫柯瓦西尔的神作为这次议和的证人。柯瓦西尔非常聪明，能回答任何向他提出的问题，会各种手艺。有一次，他们来到生活在乌兹郭的矮人族那里。有两个矮人知道他是聪明绝顶的柯瓦西尔之后便把他杀死，在他的血中注入蜜，酿出蜜醪。要是有人喝了这种蜜醪，他便有作诗的才能。酒后来被巨人抢走，最后又被奥丁抢到手喝掉。这样奥丁在北欧神话中也就成了诗神。



同意了这门婚事，说由阿里恩比约恩来决定。阿里恩比约恩非常赞同,于是他们终于订了婚,并且决定在阿里恩比约恩家举行婚礼。约定的时间到来的时候,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埃吉尔娶她为妻。那年冬天余下的日子里,他的情绪一直很好。

春天,埃吉尔装备了一艘商船,要去冰岛。阿里恩比约恩劝他在贡希尔德王后掌权的时候不要呆在挪威。

"她对你居心不良,"阿里恩比约恩说道,"你在日德兰海岸外碰上了埃温德,使事情变得更糟糕了。"

埃吉尔准备停当,在刮起顺风的时候,他起航出海，一路很顺当。秋天他到达冰岛,径直朝波尔嘎尔费约尔德走去。他离开那里已经十二年了。斯卡拉格里姆那时已经很老了，见到埃吉尔回来，十分高兴。埃吉尔带上壮汉索尔芬和他的许多人在波尔格住下。他们和斯卡拉格里姆一起度过了那个冬天。埃吉尔有大量的钱财，但是没有记载提过他是否和斯卡拉格里姆或者任何别人分享了国王阿特尔斯坦赠送给他的那些银子。

那年冬天索尔芬娶了斯卡拉格里姆的女儿塞蓊，次年春天斯卡拉格里姆在兰嘎尔佛斯给了他们一块地方生活；那块地方从兰嘎河和阿尔夫塔河之间的雷鲁莱克小溪往内地一直伸到山那边。索尔芬和塞蓊生了一个女儿叫索尔迪丝，她嫁给了霍尔姆的阿尔恩盖尔，他是不敬神的贝斯的儿子。他们的儿子叫比约恩,是西塔尔达尔地方的头领。

埃吉尔在斯卡拉格里姆那里住了好几个冬天，就像斯卡拉格里姆那样照料着家产，管理着农庄。埃吉尔的头秃得更加厉害了。

接着，那个地区的许多地方都有人定居了。哈罗嘎兰人格

里姆的弟弟赫罗蒙德是贡恩劳格的父亲，贡恩劳格的女儿苏里德·德拉是黑色伊鲁吉的母亲。

57 埃吉尔在波尔格居住许多年后的一个夏天，有一艘船从挪威来到冰岛，带来消息说头领比约恩去世了。消息还说，比约恩的儿子①贝格－奥努恩德获得他的全部财富。他把贵重的东西全都搬到了他自己家里，为农庄安排了佃户，从他们那里收取佃租。他占有了比约恩生前拥有的全部地方。

埃吉尔听说这些消息之后，又详细地询问是贝格－奥努恩德自己主动这样干的呢，还是更有势力的人支持他这样干的。人们告诉他，奥努恩德是埃里克国王的好朋友，而且更加接近贡希尔德王后。

秋天，埃吉尔把这件事情搁在一边。但是在冬末春初的时候，他把他那艘放在兰嘎尔佛斯一个棚屋里的船拖了出来，把它装备好准备出海，并召集起船员。他的妻子阿斯盖尔德参加了这次航行，但是索罗尔夫的女儿索尔迪丝则留下没有去。埃吉尔一准备好就出海了，到达挪威以前一路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一有机会他就径直去看望阿里恩比约恩。阿里恩比约恩欢迎了埃吉尔，邀请埃吉尔在他那里住下。埃吉尔接受了，阿斯盖尔德和他一起去，同去的还有其他一些人。

不久，埃吉尔就对阿里恩比约恩提出了要收回在这个国家里的财产的问题。

“这件事看来不那么乐观，”阿里恩比约恩说道，“贝格－奥

① 原文是儿子，但从上下文看，应为女婿。



努恩德这个人很强硬,爱惹事、不公正,还贪得无厌,现在国王和王后又给他很大的支持。你是知道的，贡希尔德王后是你最大的敌人,她是不会教奥努恩德让步的。”

埃吉尔说道:“在这件案子上,国王会容许我得回我的合法权利的;有你的支持,我毫不犹豫地要依法控诉奥努恩德。”

他们决定埃吉尔要准备一艘船，由他为船配备了差不多二十个船员。他们朝南驶向霍尔达兰,在阿斯克上岸,到贝格-奥努恩德。埃吉尔把这件事提出来，向奥努恩德要求他那份比约恩的遗产，说两个女儿按法律都有同等的权利得到比约恩的遗产。

“再说，我认为阿斯盖尔德的出身比起你的妻子贡希尔德来,还要高贵呢,”他接着说道。

“你的胆子真不小,埃吉尔,”奥努恩德反驳,“你是被埃里克国王放逐的,现在你竟到他的国家里来欺侮他的人。告诉你,像你这样的人我打败过很多，而且我认为你要求让你的妻子继承财产,更是没有道理,因为人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女奴的女儿。”

奥努恩德口出秽言,诟骂不休。

埃吉尔看出奥努恩德不准备解决问题,就要他到议事庭上,听从古拉议事庭的法律裁决。

奥努恩德说:“我会到古拉议事庭去的,要是我胜了,你就休想完整地离开。”

埃吉尔,说不管会出什么事情他甘冒危险去议事庭,“看我们的案子有什么结果吧。”

埃吉尔和他的人离开了,回到家以后,他对阿里恩比约恩讲了他此行的情形以及奥努恩德的答复。阿里恩比约恩听到把他

的婶母索拉说成女奴,大怒起来。

阿里恩比约恩去见埃里克国王,向他禀告了这件事情。

国王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很坏,说阿里恩比约恩长久以来一直偏袒埃吉尔,"是冲着你,我才让他留在这个国家里的,可是要是他一冒犯我的朋友你就支持他,那就太难办了。"

阿里恩比约恩说道:"在这个案子上,你应该容许我们得回我们的权利。"

国王在整个事情上很固执,但是,阿里恩比约恩看得出王后的反对还更加厉害。阿里恩比约恩回到家里,说前景十分令人沮丧。

冬天过去了,参加古拉议事庭的时间快到了。阿里恩比约恩带上了一大队人,其中也有埃吉尔。埃里克国王也在那里,有一大队人和他在一起。贝格-奥努恩德和他的弟弟们都在国王一方。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间到了,双方都走到设立法庭的地方,提出他们各自的证词。奥努恩德自吹自擂了一番。

法庭设在一片平地上,那地方用榛条围着,榛条则由绳索揽着。那就是一般说的划出一片禁区。法庭就在圈子里,十二位是费约尔丹讷地区的,十二位是松讷费约尔德地区的,还有十二位是霍尔达兰地区的。这三打人裁决所有的案子。阿里恩比约恩选择了费约尔丹讷一边的成员,奥尔兰的索尔德选择了松讷费约尔德一边的,他们都站在同一边。

阿里恩比约恩带上了一大帮人来到议事庭,一艘快船装满了人,还有许多农民乘着他们的小船、轻便船和渡船来。埃里克国王也带来了很大一伙人,装满了六七条长船,其中还有许多农民。



埃吉尔开始他的陈述,要求法庭的判决维护他,制裁奥努恩德。他陈述了他要求继承比约恩·布里恩约尔夫松的遗产的理由。他说他的妻子阿斯盖尔德理应继承她的父亲比约恩的财产,她不论从父系还是母系讲都完全是财产主人的纯正后裔。他要求法庭判决阿斯盖尔德应该继承比约恩的财产,钱财和土地都如此。

埃吉尔讲完之后,贝格-奥努恩德讲开了。

“我的妻子贡希尔德是比约恩及其合法妻子奥洛芙的女儿,”他说道,“贡希尔德因此是比约恩的合法继承者。我要求得到比约恩拥有的一切,理由是比约恩有另外一个女儿,只是她无权继承。她的母亲是被俘的,是没有经过她的亲人同意就当上了小妾的,是被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来的。而你,埃吉尔,想在这里像你在你所到的其他地方那样无理取闹,要横蛮。但是你的那种行径这回不会得逞了,因为埃里克国王和贡希尔德王后答应我,在他的国家里,我的所有案子的裁决都会维护我。我向国王和王后以及法庭的所有成员提出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阿斯盖尔德的母亲绣花女索拉,是从她的哥哥索里尔的家中被俘的,后来又一次从布里恩约尔夫在奥尔兰的家中被俘。她与比约恩和一些海盗以及一些被国王放逐的人从一国来到另一国,她在外国的时候怀上了比约恩的女儿阿斯盖尔德。令人惊讶的是,你,埃吉尔,竟想无视埃里克国王的一切裁决。首先,在埃里克国王放逐了你之后,你竟来到了这个国家,更有甚者,尽管你娶了一个女奴,你还要求她有权继承。我要求法庭的成员判给我比约恩所有的遗产,宣布阿斯盖尔德是国王的女奴,因为她是她的父母在被国王放逐的时候生的。”

接着阿里恩比约恩说道："我们要请出证人，他们可以发誓我的父亲索里尔和比约恩有声明认可比约恩和索拉的女儿阿斯盖尔德是她父亲的继承人之一，而你，国王，也给了他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权利，而你自己也知道，那些一度妨碍他们达成协议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国王用了很长的时间来回答他的陈述。

随后，埃吉尔吟唱了一首诗：

这个别着胸针的人说
拿着我的角杯的我的妻子，
是女奴的孩子；
这是自私的奥努恩德的见解。
长矛的铸造者——我的妻子
生来有权继承。
有誓言可以作证，
古王的后裔：接受这证言吧。

阿里恩比约恩于是请十二位高贵的人作证，他们听过索里尔和比约恩协议的内容，他们都愿意为此向国王和法庭发誓。法庭希望听他们发誓，要是国王不禁止的话。国王回答说，他既不命令也不阻止他们发誓。

这时王后贡希尔德说话了："你好奇怪，国王，竟让这个大个子埃吉尔在你跟前纠缠不休。要是他要你手上的王冠，你也不会反对吗？你可以拒绝作出有利于奥努恩德的裁决，但是我绝不能容忍埃吉尔践踏我们的朋友，错误地从奥努恩德那里夺走



这份钱财。你在哪里，阿尔夫·阿斯克曼？把你的人带到法庭，防止这个不公正的裁决通过。”

阿斯克曼和他的人奔向法庭，砍断了标出禁区的绳索，冲破榛条，赶走了法庭成员。议事庭上发生了骚乱；那里的人都没有带武器。

于是埃吉尔说道：“贝格－奥努恩德听得见我吗？”

“我听着呢，”他回答道。

“我向你提出决斗，就在议事庭这里。胜者得到全部钱财、土地和贵重物品；如果你不敢，你会成为公众唾骂的人。”

接着国王埃里克说道：“要是你想打，埃吉尔，我可以为你安排。”

埃吉尔回答说：“我不准备和国王的人打，你们人数超过我，但是，要是条件对等，我就决不会逃掉。不管来者是谁，我都会同样对待。”

接着阿里恩比约恩说道：“走吧，埃吉尔。暂时这里没有我们的事了。”

阿里恩比约恩说完就走了，带走了他所有的人。

埃吉尔转回身来，大声说道：“你们都是见证，阿里恩比约恩、索尔德和所有现在听见我说话的人。我禁止任何人——地主们、法官们和普通人——在一度属于比约恩·布里恩约尔夫松的土地上居住、劳动或者干什么别的。我禁止你，贝格－奥努恩德以及任何其他人——外来的或者本地的、出身高贵的或者出身低下的——这样干；否则，我要宣布他违反了本国的法律，引起了神的恼怒，搅乱了和平。”

之后，埃吉尔随阿里恩比约恩离开了。他们翻过稍远处一

个挡住他们不被议事庭那边看见的山丘，朝他们的船走去。

他们回到泊船的地方的时候，阿里恩比约恩对他的人说道："你们都看到这个议事庭的结果了。我们没有能够赢得我们的权利，国王愤怒极了，我猜测只要有机会国王就会最严厉地对待我们。我要每一个人都登上这艘船，立刻回家去。谁也不要等候人。"

接着阿里恩比约恩登上了他的船，他对埃吉尔说："你登上拴在长船靠海那边的那条船，尽快地离开。要是能够的话，在夜间行驶，不要在白天行驶，还要躲好，因为国王会想办法找到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等一切都过去之后到我这里来。"

埃吉尔照着阿里恩比约恩对他说的话做了。有三十个人登上了那条船，他们尽可能快地划走了。那是一艘异常快的船。阿里恩比约恩的许多人乘着小船和渡船划出了港口；阿里恩比约恩指挥的长船最后离开那里，那是最难划动的船。埃吉尔所在的船很快就行驶在其他船的前面。接着，埃吉尔吟唱了一首诗：

> 刺腿的伪继承权
> 毁掉了我对遗产的要求。
> 从他那里我得到的
> 是威吓和欺凌，
> 我要取回我劳作耕耘的土地。
> 有争议的范围很大
> 是蟒蛇守护着的：金子。

埃里克国王听到埃吉尔离开议事庭时的那番话，十分恼

怒。但是因为出席议事庭的人都没有带武器，他没有在那里就攻击埃吉尔。国王命令他的人登上他们的船，他们照做了。

在他们到达岸边的时候，国王召集了一个会讲了他的计划："我们要收起我们的船篷，划船去追赶阿里恩比约恩和埃吉尔。我们要把埃吉尔杀掉；站在他一边的人我们一个也不饶过。"

他们登上了他们的船，迅速地准备好了出发，把船划到阿里恩比约恩的船停泊的地方，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国王命令他的人穿过海峡的北部追赶他，国王到松讷费约尔德的时候，阿里恩比约恩的人正划进埽顿斯松德海峡。国王紧随其后，在海峡里赶上了阿里恩比约恩的船。两边的船并行的时候，他们喊了起来，国王问埃吉尔是不是在船上。

阿里恩比约恩回答说："埃吉尔不在这里，国王，一会儿你自己就会看到。船上的人你都是知道的，即使往舱里查，你也会看到那里面没有他。"

国王问阿里恩比约恩，埃吉尔在什么地方。他回答说，埃吉尔带着三十个人乘了一艘船划向斯泰因斯松德去了。

于是国王命令他的人沿着海峡从最靠近陆地的地方划，想拦截埃吉尔。他们照做了。

有一个名叫屠杀者凯蒂尔的奥普兰人，他是国王法庭的成员之一。他指挥着国王的船的航行和航向。凯蒂尔是个魁梧英俊的人，是国王的亲戚。许多人说他们两人的相貌很相似。

埃吉尔在去议事庭之前，搬走了船上装载的东西，让他的船在海上漂着。在离开阿里恩比约恩之后，他和他的人划到了斯泰因斯松德他的船那里，登上了船。小船漂在他的船和海岸之间，船舵是安放好了的，船桨也都拴牢在桨位上。

第二天清早，天还没有完全亮，哨兵发现有几艘船正朝他们划来，埃吉尔一醒过来，立刻就站了起来，命令他的人都登上小船。他迅速拿上武器，其他的人也都照做了。埃吉尔拿上了国王阿特尔斯坦给他的、他到哪都带着的那两箱银子，他们登上了小船，把船划到那艘战船靠海岸的那一边最接近陆地的地方；那艘战船是埃里克国王的。

因为这一切发生得非常迅速，天还没有完全亮，两船便相擦而过。在两船船尾相并的时候，埃吉尔把一支矛投了出去，刺中了舵手屠杀者凯蒂尔，刺透了他的腰部。国王下令划船追赶埃吉尔。船经过那艘商船的时候，国王的人登上了它。埃吉尔留在后面的那些没有登上小船的人，只要被国王的人逮住，便被杀死；有几个逃到陆地上去了。埃吉尔的十个人被杀死在那里。有的船划着追赶埃吉尔，另外的船则在那里抢那条商船。他们拿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然后把它烧了。

追赶埃吉尔的那一伙人，拼命地划，每把桨上有两个人。他们的船上有的是人，而埃吉尔的船上只有为数很少的十八个人，国王的人眼看就要赶上他们了。那个岛靠岸的地方是一片没有什么水的浅滩，连接着另外一个岛。那时正是退潮的时候。埃吉尔和他的人划向那片浅滩，战船则在那儿搁了浅再也看不见他们了。于是国王返回了南方，埃吉尔则朝北去看阿里恩比约恩。他吟唱了一首诗：

手持利剑耀武扬威的人
在刀光剑影的战斗中
砍倒了我们的十八个；



但是我清算了这笔帐，
我亲手掷出的锐利武器
径直刺透了凯蒂尔的肋骨；
他的血染红了
我的投枪。

埃吉尔去见阿里恩比约恩，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

阿里恩比约恩说他那样对待埃里克国王，结果只能是如此，“但是，钱你是不会缺的，埃吉尔。我会赔偿你的船的，我会给你另外一艘，装备得好好的，让你顺利地回到冰岛。”

埃吉尔的妻子阿斯盖尔德在他们去议事庭的时候留在阿里恩比约恩的家里。

阿里恩比约恩给埃吉尔一艘很适合在大海上航行的船，上面装满木材。埃吉尔为船出海做着准备，差不多配备了三十个人。他和阿里恩比约恩在浓浓的友好气氛中分别，埃吉尔吟唱了一首诗：

让神惩罚国王，
教他为偷窃我的财富作出赔偿，
让他招致奥丁以及
诸神祇的愤怒。
弗莱尔和尼约尔德①，

① 北欧神话中阿斯神祇中的两位重要的神。弗莱尔是尼约尔德的儿子，是丰收之神；尼约尔德本是尧讷神祇中最重要的一员，但后来也被看成是阿斯神祇。尼约尔德是掌管风、海和火的神。



教这个暴君逃离他的国土，
教土地之神索尔对他的敌人——
捣乱他神圣的和平的人恼怒。

58 美发王哈拉尔德年事渐高，他指定了他的儿子们为挪威的统治者，让埃里克国王为他们之首。在统治了挪威七十年之后，哈拉尔德把整个王国都交给了埃里克。那时，贡希尔德为埃里克生下一个儿子。哈拉尔德为他泼了水，以他自己的名字为孩子命名，还说，要是这孩子能活那么长久，在他的父亲之后，就由他继承王位。之后哈拉尔德就退了位，去过平静的生活了，主要居住在罗嘎兰或者霍尔达兰。三年之后，哈拉尔德国王死在了罗嘎兰，被埋葬在豪格松德的一个坟冢里。

他死了之后，他儿子们之间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因为维克的人民把奥拉夫奉为他们的国王，特隆德海姆的人则奉西古尔德为王。哈拉尔德死后一年，埃里克在潼斯贝格之战中把这两兄弟都杀死了。就在埃吉尔和贝格-奥努恩德在古拉议事庭争吵和上面讲的那些事情发生的同一个夏天，他挥师从霍尔达兰往东去奥斯陆征讨他的兄弟们。

国王出征的时候，贝格-奥努恩德留在家里，因为埃吉尔还在国内，他不放心离开。他的弟弟哈德和他在一起。

当时有一个人名叫弗罗迪，是埃里克国王的亲戚，也是他的养子。他是一个很漂亮的人，年纪很轻，但是体格很好。埃里克国王让他留下，给贝格-奥努恩德一点额外的支持。弗罗迪住在国王在奥斯塔德的农庄里，有一帮子人和他在一起。

埃里克国王和贡希尔德王后有一个儿子名叫罗根瓦尔德。



那时他大约是十岁或者十一岁,是一个很有前途、很吸引人的孩子。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住在弗罗迪那里。

埃里克国王出海征讨之前宣布,把埃吉尔放逐出全挪威,人人可诛之而无罪。阿里恩比约恩随同国王出征，但是在他出发之前,埃吉尔乘船去了阿尔登外面一个叫做维塔尔的渔场,那个地方远离船只来往的航道。那里有渔民，他们对最新的事件都有很灵通的消息。在他听到国王宣布他被放逐的时候，他吟唱了这首诗:

法律的破坏者，
土地上的精灵，
逼着我流落他乡；
他的妻子欺骗了
这个屠杀手足的人。
暴戾的贡希尔德要为她
把我逐出这里付出代价。
我年幼的时候就能克服犹疑
并对被欺诈进行报复。

气候很好,晚间有山里刮来的风,白天有从海上吹过来的微风。有一天晚上,埃吉尔和他的人出了海,被派来探察埃吉尔行踪的渔民划船回了大陆。他们报告说，埃吉尔已经出海离开了这个国家。这些话被传给了贝格-奥努恩德。奥努恩德听到以后就把他留下来在他那里做保卫的人全都打发走了。之后他划船到了奥斯塔德，邀请弗罗迪去他那里住，说他那里有很多啤

酒。弗罗迪随他去了,还带上了几个人。他们举行了很丰盛的宴会,玩得很快乐,没有任何顾虑。

罗根瓦尔德王子有一艘小战船,船的两侧各有六个桨位,水线之上是漆过的。他不论到哪里总是把他那十个或者十二个人带在船上。弗罗迪离开以后,罗根瓦尔德就带着他那十二个人登上船划到赫尔德拉去了。国王在那里有一座很大的农庄,农庄由一个叫做大胡子索里尔的人经营着。罗根瓦尔德小的时候就是在那里被抚养的。索里尔欢迎王子到来,给了他们很多喝的。

埃吉尔在夜间出了海,这在前面说过,第二天清早风停了,海上风平浪静。他们让船在起风以前在海上漂了几夜。

后来,刮起了海风,埃吉尔对他的人说:"现在我们要驶回岸上去。因为,要是海上刮起了大风,就说不清我们会在哪里登岸了。这里的绝大多数地方的人都是和我们作对的。"

船员们都说,他们去哪里由埃吉尔决定。接着他们扬帆驾船去了赫尔德拉的渔场。找到一个适合抛锚的地方后,他们就拉上船篷,把船停泊在那里过夜。在他们的船上有一条小船,埃吉尔和另外两个人坐上了那只小船。在夜色的掩护之下他们划到了赫尔德拉,埃吉尔派一个人上岛去探听消息。

那人回来报告说,埃里克的儿子罗根瓦尔德和他的人在那里的一个农庄里,"他们坐在那里喝酒。我碰到了一个喝得烂醉的农工,他说他们要喝得一点不比弗罗迪和他的四个人在贝格-奥努恩德家喝下的少。"

那人说,除了弗罗迪和他的人,那里只有住在农庄的人。

于是,埃吉尔把他的船划回去,叫起他的人,让他们带上武

器。他们把船停泊好，埃吉尔留十二个人守船，然后坐上小船。小船上共有十八个人，他们划过海峡。他们定好夜间登陆到达汾翎的时间，并且隐藏在一个小海湾里。

之后，埃吉尔说："现在我要到岛上去看看我能发现点什么。在这儿等我。"

埃吉尔带上他通常用的武器：一顶头盔、一副盾牌，腰间佩一把剑，手上拿了一柄戟。他到了岛上沿着一个树林的边缘走，头盔上套了一顶很大的风帽。他来到一个地方，那里有几个少年带着很大的放羊狗。一搭上话，他便问他们都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带着这么大的狗。

"看来你很蠢，"他们说道，"难道你没有听说过在这个岛子上转悠的那头带来灾祸、咬死人畜的熊？正悬赏抓它呢。在阿斯克这里，我们每天夜里都要不睡觉守护围栏里的羊群。那么，你为什么带着武器在夜里到处走动？"

"我也怕那头熊呢，"埃吉尔回答道，"这一阵子好像没有什么人不带着武器到处走动的。那头熊今天夜里追了我很长时间。瞧，它就在树林的边上。农庄里的人都睡了吗？"

一个少年说，贝格－奥努恩德和弗罗迪一定还在那里饮酒呢，"他们整夜都不睡。"

"跟他们说熊在什么地方，"埃吉尔说道，"我得赶着回家去。"

他走开了，那个孩子跑回农庄，进了他们在里面喝酒的那间屋子。那时候，除了奥努恩德、弗罗迪和哈德三个人之外，其余的人全都睡了。孩子告诉他们熊在什么地方，他们就拿起挂在墙上的武器，跑出屋子直奔树林里去。有一块长着一丛丛灌木

的狭长土地，从树林里延伸出来。孩子告诉他们熊就在灌木丛里，他们看见枝条在动，就以为熊就在那里。贝格－奥努恩德要哈德和弗罗迪走到灌木丛和主树林之间，不要让熊到主树林里去。

贝格－奥努恩德跑到灌木丛那边。他戴着头盔，一手拿着一副盾牌，另一手拿着一杆矛，腰间佩一把剑。但是，藏在灌木丛中的是埃吉尔，不是熊。他一见贝格－奥努恩德就去拔剑。他的剑柄上拴着一根带子，他伸手到悬在那里的剑柄上。他拿着他的戟朝贝格－奥努恩德冲了过去。贝格－奥努恩德一看见他，就加快了步伐，把盾牌拿在他的身前。在交手之前，他们都把各自的投枪朝对方掷去。埃吉尔把他的盾伸出去挡住了奥努恩德的投枪，他的盾有一个角度，奥努恩德的投枪碰到盾之后就滑开，插到了地上。埃吉尔的戟则击中了奥努恩德的盾牌的正中，穿透得极深，死死地戳在奥努恩德的盾上，重得使奥努恩德拿不动。这时埃吉尔迅速握住他的剑柄。奥努恩德开始拔他的剑，可是剑才只拔出一半，埃吉尔就持剑朝他刺了过来。奥努恩德退了一步，躲过了这一击。但是埃吉尔迅速地抽回他的剑朝奥努恩德砍去，差不多把他的头削了下来。接着，埃吉尔就把他的投枪从奥努恩德的盾牌上拔了出来。

看到贝格－奥努恩德倒下，哈德和弗罗迪都朝他跑了过来。埃吉尔转过身子朝着他们。他用他的戟刺弗罗迪，刺透他的盾一直深深地刺进了他的胸膛，戟尖竟从他的背上透了出来。他倒在那里死了。埃吉尔随即持剑去砍哈德，他们交手不到几个回合，哈德就被杀死了。

那几个孩子过来了。埃吉尔对他们说："守卫住你们的主子





(Guðjón Ketilsson)

埃吉尔迅速地抽回他的剑朝奥努恩德砍去，差不多把他的头削了下来……

奥努恩德和他的伙伴，一定不要让野兽或者鸟来吃他们的尸体。”

埃吉尔走开了，没有走多远，他的人就从对面过来了。来了十一个，其他六个守着船。他们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吟唱了一首诗：

> 我被那个守财奴
> 欺凌的时间
> 太久了；
> 要保卫我的钱财，
> 我就杀死了
> 贝格－奥努恩德，还有哈德和弗罗迪。
> 我为奥丁的妻子①——大地——
> 披上了一件血衣。

接着埃吉尔说道："走，回到农庄上去，做得像真正的武士：把抓着的都杀掉，把能拿的值钱东西都拿走。”

他们过去洗劫了农庄，杀死了十五六个人，有几个逃脱了。他们拿上了所有值钱的东西，把他们带不走的全都破坏掉。他们把牲口赶到了海边，把它们都宰了，把船装得满满的，然后继续上路，精疲力竭地划过了海峡。

埃吉尔愤怒极了，没有人敢和他说话。他坐在船舵那里。

他们把船划进峡湾的时候，罗根瓦尔德王子和他那十二个

① 奥丁的妻子是芙里格，也是丰收之神。



人乘着那艘涂漆的战船已经在他们的航线上划行。他们听说了埃吉尔的船在赫尔德拉的渔场附近，想为奥努恩德打探他的所在。埃吉尔一看见那条战船便认出了它。他把船径直朝着那条战船划过去,用船头去撞它的一侧。那条战船被撞得猛烈摇晃,海水从一侧灌进去，把船灌满了。埃吉尔跳了过去，拿着他的戟，鼓励他的人不要让那条船上的任何一个人活着逃掉。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船上的人全部被杀死,没有一个能逃脱。罗根瓦尔德和他的人都死在了那里，一共十三个。埃吉尔和他的人把船划到了赫尔德拉岛上。接着埃吉尔吟唱了一首诗：

> 我们战斗;我一点不顾及
> 我会为我的暴行付出代价。
> 我的闪电般的剑被
> 血斧埃里克和贡希尔德的儿子染红。
> 十三个人
> 个个穿金戴银
> 倒在那条战船那里;
> 这戮杀之手,该多么忙碌。

埃吉尔和他的人到达赫尔德拉的时候,直奔农庄,一个个都是全副武装。索里尔和他的人看见他们,不论男女,凡是能逃的都立刻从农庄逃掉了。埃吉尔和他的人把他们能找到的贵重物品都拿走,带到了船上。没有多久,陆地上便刮起了对他们有利的风,他们作好了航行的准备。他们一升起船帆,埃吉尔不久就到了岛上。

他拿起一根榛条，走到一块向着内地的岩石边上。然后他拿起一个马头，把它安在榛条上。

之后他开始祈祷，他说道：“我在这里立起这根诅咒之柱，我诅咒埃里克国王和贡希尔德王后。”然后，他把马头转过来朝着大陆，继续说道：“我诅咒居住在这个岛上的守护精灵，让他们全都迷失方向，让他们在把埃里克国王和贡希尔德赶出这个国家之前，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全都找不到他们的居所。”

然后，他把榛条深深地插在那块岩石的缝中，把他的祈祷全用鲁纳文刻在榛条上面。

做完这些之后埃吉尔回到了船上。他们升起船帆，把船驶进大海。开始起风了，刮起了一阵强劲的顺风。船疾速地往前驶去，埃吉尔吟唱了这首诗：

紧逼着我的船桅的锐利的风，
用它的凿刀
在我的海牛头前
划开了一条道。
在阵阵疾风里，
那刺骨寒冷
损坏船板的波涛
回旋在我的船头
拍击着那里的船板。

然后，他们驶进了大海，一路都很顺畅，到达冰岛在波尔嘎尔费约尔德上了岸。他驶向了那里的港口，把船上装载的东西



都搬上了岸。埃吉尔回到了波尔格的家里，他的船员都找了别的地方住下。那个时候斯卡拉格里姆已经很老了，年高体弱，埃吉尔因而开始掌管起家产，经营起了农庄。

59 那时有个人名叫索尔盖尔。他娶了索尔迪丝，索尔迪丝是英格瓦尔的女儿，埃吉尔的母亲贝拉的妹妹。索尔盖尔居住在兰巴斯塔坻尔内地的阿尔夫塔内斯，是和英格瓦尔一起来冰岛的。他很富有，很受人尊敬。他的儿子索尔德从他那里继承了兰巴斯塔坻尔，埃吉尔回到冰岛的时候他正居住在那里。

那年秋天，在冬天来临之前不久，索尔德骑马到波尔格来会见他的亲人埃吉尔，并且请他去赴宴。他在家里酿了些啤酒。埃吉尔答应前往，他们把时间定在过后的一周。预定的时间快到的时候他准备去了，带上了他的妻子阿斯盖尔德。他们一共是十一二个人。

埃吉尔准备好了的时候，斯卡拉格里姆和他一起走了出来，在埃吉尔上马之前拥抱了他，对他说："你好像不那么急着把阿特尔斯坦国王送我的钱给我。现在你是不是准备把它拿出来了？"

埃吉尔说："你是不是很缺钱，父亲？我没有注意到。只要你需要，我马上就把银子给你，不过我知道你保存着一两口箱子，里面装满了银子。"

"你好像以为我们已经平分了我们的钱财，"斯卡拉格里姆说道，"那么，我高兴怎么处理我存下的钱你是不会在乎的。"

埃吉尔说道："别装着你要得到我的同意一样，因为不管我

说什么，你还是会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

埃吉尔随即上马去了兰巴斯塔坻尔。他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欢迎，他要在那里逗留三夜。

埃吉尔离开家的同一夜，斯卡拉格里姆把他的马备上了马鞍，在别人就寝以后，骑马离开了家。他走的时候，把一口很大的箱子搁在膝上，一只胳臂下面还夹着一口铁锅。后来人们说他把其中的一件或者把两件东西都埋在了克鲁姆斯凯尔达沼泽里，并用一块大石头压在上面。

斯卡拉格里姆半夜回到家里，上了床躺下，身上还穿着衣服。第二天拂晓，大家都把衣服穿好了的时候，斯卡拉格里姆坐在他的床沿上死了，他僵硬得不管别人费多大的劲，也无法把他伸直或抬起来。

马上备了一匹马，骑马的人快马加鞭一直赶去兰巴斯塔坻尔。他径直来到埃吉尔跟前，把消息对他讲了。埃吉尔拿上他的武器、衣服，骑上马，当天夜里就赶回波尔格。他下马进了屋子，来到有炉火的那个屋子的一个凹室，那里有一道门通到一个有供人睡觉和坐的条凳的地方。埃吉尔走到条凳那里，抓住斯卡拉格里姆的双肩，把他向后拖去。他把他放倒在条凳上，堵住他的鼻孔，把他的眼皮和嘴都合上。然后他命人拿来铁锹把南墙掘倒。墙被掘倒以后，他抓住斯卡拉格里姆的头和双肩，其他人抓着他的双脚。他们就这样抬着他径直穿过屋子，从墙上挖开的地方出去。他们一直把他抬到垴斯塔内斯，夜里把他的尸体遮盖起来。早晨涨满潮的时候，斯卡拉格里姆的尸体被安放在一艘船里，他们把船划往迪格拉内斯。埃吉尔在海角边上修了一个坟冢，把斯卡拉格里姆和他的马、武器以及工具一起安葬在



里。没有记载提到是不是把钱安放在他的坟冢里。

埃吉尔继承了他父亲的土地和值钱的东西，经营着农庄。阿斯盖尔德为索罗尔夫生的女儿索尔迪丝和他们一起住在那里。

60 在他的父亲死后，埃里克国王统治了挪威一年，这时，国王哈拉尔德的另外一个儿子哈康从英格兰来到了挪威，他在英格兰的时候被寄养在阿特尔斯坦国王那里。那是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回冰岛的同一年夏天。哈康往北来到特隆德海姆，被接受为那里的国王。那年冬天，他和埃里克都是挪威的国王。次年春天，他们各自都聚集了军队，哈康的军队数量要大得多。看到除了逃避国外已别无选择，埃里克便带着妻子贡希尔德以及他们的孩子离开了。

头领阿里恩比约恩是埃里克国王的奶兄弟，是他儿子的养父。在所有为国王掌管土地的人当中，埃里克国王最喜欢他，让他当了费约尔丹讷地区的头领。阿里恩比约恩随同国王离开了这个国家，渡海前往奥尔克莱斯。在那里，国王把他的女儿朗恩希尔德嫁给雅尔阿尔恩芬。然后带着他所有的人南下到了苏格兰，在那里抢劫，从那里继续往南到了英格兰，也在那里抢劫。

阿特尔斯坦听到这事以后，聚集了一支大军去抵抗埃里克。他们相遇的时候，双方达成协议，阿特尔斯坦国王指定埃里克统治诺森伯里亚，抵挡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保卫英格兰。在奥拉夫死后，阿特尔斯坦国王定苏格兰为附属王国，但是那里的人民始终不忠顺他。

据说贡希尔德练过巫术，诅咒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教

他在她见到他之前在冰岛永不得安宁。那年夏天，在哈康和埃里克相遇为控制挪威发生争执之后，从挪威去冰岛的一切航行都被禁止，之后就再没有船航行去冰岛，再没有消息从挪威传过去。

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留在他的农庄里。斯卡拉格里姆死后埃吉尔在波尔格的第二年，随着冬天一天天过去，他变得坐立不安起来，越来越忧郁。夏天来到的时候，埃吉尔宣布他要准备船航行到海外去。他招募了一批船员，计划航行到英格兰去。船上一共有三十个人。阿斯盖尔德留在冰岛照顾农庄，而埃吉尔则计划去看阿特尔斯坦国王，去要他们分手的时候国王答应他的东西。

埃吉尔准备得很慢，在他出海的时候，已经赶不上顺风了，秋天和坏天气快来了。他们航行到了奥尔克莱的北面。埃吉尔不打算在那里停留，因为他认为统治那些海岛的是埃里克国王。他们沿着苏格兰的海岸往南前进，虽然有很大的风暴和侧风，可是他们还是驾驭住了，经过苏格兰的南面到了英格兰的北部。到了晚上天黑下来的时候，风暴越刮越紧了。他们发觉这种情况之前，海浪猛烈地冲击着他们向海一侧和前方的沙滩，所以惟一的路是朝陆地驶去。他们这样做了，让他们的船在亨伯河的外面搁了浅。除去船之外，所有的人和他们的绝大部分财物都得救了。船被撞得粉碎。

他们和遇见的人交谈，听到一些使埃吉尔觉得很不吉利的事情：血斧埃里克国王和贡希尔德在那儿，统治着那个王国，他所停留的地方离开约克不远。他还听说头领阿里恩比约恩和国王在一起，和他们相处得不错。



查明这些消息之后，埃吉尔定下了他的计划。他认为，即便他在埃里克的这个王国里想尽办法躲躲藏藏，乔装打扮，也没有更多可能逃脱。任何人看见他，都会认出他来的。考虑到逃跑中被抓住太可耻，他壮起胆子，下决心就在他们到达的那天，弄到一匹马，骑往约克。他夜里到达那里，径直进了城。他在头盔上加了一顶大风帽，而且全副武装。

埃吉尔问清何处是阿里恩比约恩在城里的家；人家告诉了他。他便骑马前往。他到了那所房子，下马和一个人谈话，那个人告诉他阿里恩比约恩正在进餐。

埃吉尔说："我的好人，我请你进去，问一问阿里恩比约恩，他是想在家里，还是想在外面见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

那人说道："这对我算不上什么麻烦。"

他进到大厅里面，大声地说："外面来了一个人，又高又大，像个山精。他要我进来问一问，你是想在家里，还是想在外面见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

阿里恩比约恩回答说："去叫他等在外面。他不会等很久的。"

他照阿里恩比约恩说的做了，出来把阿里恩比约恩说的告诉了埃吉尔。

阿里恩比约恩命人收拾好桌子，然后带上他家里所有的人一起走了出来。他问候了埃吉尔，并问他为什么到这里来。

埃吉尔简单地对他讲了讲他一路上的重大情况——"现在你决定吧，我该怎么办，若是你想帮我的话。"

"你来到这个住所之前，在城里遇见过什么认得出你的人没有？"阿里恩比约恩问道。

"一个也没有，"埃吉尔说道。

"那么，你们大家都拿上武器，"阿里恩比约恩说道。

他们照做了。埃吉尔、阿里恩比约恩和他的人都拿上武器之后，前往国王的住所。他们来到了大厅，阿里恩比约恩敲了门，讲清了他是谁，要求进去。门卫马上把门打开了。国王正在进餐。

阿里恩比约恩说可以进去十二个人，他指定了埃吉尔和其他十个人。

"埃吉尔，现在你要进去，把你的头伸向国王，拥抱他的脚。由我来对他讲你的事情。"

说完他们就进去了。阿里恩比约恩走到国王跟前，问候了他。国王对他表示了欢迎，问他有什么事情。

阿里恩比约恩说道："我给你带来了一个人，他老远赶来看望你，与你和解。我的君主，你的敌人从别的国家自愿来看你，这是对你的莫大尊敬；他觉得即使你不在，只要你仍对他们恼怒，他们就没法生活。请以高贵的精神对待这个人。他远渡重洋，不辞千难万险，远离他的家乡，表现了对你的莫大尊敬，请公正地与他和解吧。他此行除了向你表示善意之外，再无别的企图。"

国王环顾四周，看到了高出众人一头的埃吉尔站在那里，他盯着埃吉尔说道："你为什么这么大胆，敢来见我，埃吉尔？我们上次分手以后，你已没有希望让我饶你的命了。"

于是埃吉尔走到桌前，抱住了国王的脚。他吟唱了一首诗：

我乘着海神的坐骑穿过惊涛骇浪，



千里迢迢
来看望高坐在掌管
英格兰国土宝座上的君王。
斗胆万分,
舞弄利剑的勇士,
会见了哈拉尔德国王
的血脉。

埃里克国王说道:“我用不着历数你干的所有坏事。那是太恶劣、太多了,任何一件都足以叫你不能活着离开这里。除去死之外,你在这里什么也得不到。事前你就该知道,你从我这里一点谅解也得不到。”

贡希尔德说道:“为什么不立刻把埃吉尔杀掉。你记得吗,国王,埃吉尔都干了些什么?他杀死了你的朋友和亲人,甚至你自己的儿子,还诅咒了你。还有什么人胆敢这样对待君王?”

“要是埃吉尔讲过国王的坏话,”阿里恩比约恩说道,“那么他可以用流传万世的颂扬作为补偿。”

贡希尔德说道:“我们不要听他的颂扬。把埃吉尔带出去杀掉,国王。我永远也不要听见他说话或看到他。”

这时阿里恩比约恩回答道:“国王不会按照你的恶毒请求行事。他不会在夜里把埃吉尔杀掉。因为在夜里杀人是谋杀。”

国王说道:“就按你说的,阿里恩比约恩:埃吉尔可以活过今夜。你把他带回去,明天早晨把他带回来。”

阿里恩比约恩感谢国王的话:“我希望埃吉尔的事将来会有好的转机,我的君主。虽然埃吉尔可能伤害了你,但是你应该想

一想你的亲人让他遭受的损失。你的父亲哈拉尔德国王因为听信谗言而把他的伯父索罗尔夫——一位极好的人——杀掉。你自己偏袒贝格-奥努恩德而破坏了法律,而且你要把他杀掉,你杀戮他的人,抢走了他所有的财产。而且,你还放逐了他,把他赶出了那个国家。埃吉尔不是那种能容忍挑衅的人。任何案子都要根据具体情况来作出判断。”阿里恩比约恩说道,“现在我要把埃吉尔带回我的家里去了。”

他把埃吉尔带走了。两个人一回到家里,就来到顶层一间小屋里谈这件事情。

阿里恩比约恩说道:“国王很生气,但是看来他的火到后来消了一些。结果会如何,要看运气了。我知道贡希尔德会竭尽一切来害你。我劝你今夜通宵不眠,作一首诗来颂扬埃里克国王。我觉得二十节的得劳帕很合适。你可以在明天我们去见国王的时候吟唱它。我的亲戚布拉吉在得罪了瑞典比约恩国王的时候这样做了;他用了一整夜做了一首二十节的长歌颂扬他,得到了保住脑袋的回报。用这个和国王打交道,以求得你和他之间的和解,我们或许会有此幸运。”

埃吉尔说:“我会按照你的劝告办,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能作一首颂扬埃里克国王的歌。”

阿里恩比约恩要他试一试,之后就去找他的人去了。他们不睡觉,喝酒一直喝到半夜,阿里恩比约恩和他的人才回到他的寝室。阿里恩比约恩脱衣之前来到顶楼上埃吉尔那里,问他诗作得怎么样了。

埃吉尔说他一点也没有作出来,“一只燕子停在窗口叽叽喳喳叫了一整夜,我得不到一刻的安宁。”



阿里恩比约恩从通向屋顶的门那里走了出去。他在靠近顶楼窗口、燕子曾停过的地方坐了下来。他看见有一个鸟形的东西飞到屋子的另一边去了。阿里恩比约恩在那里守了一整夜一直到天明。阿里恩比约恩守候在那里以后，埃吉尔就把整首诗作出来了。他把诗背了下来，这样他在第二天早晨见到国王的时候就可以吟唱给他听了。他们注意按时去会见国王。

61 埃里克国王和往常一样，带上许多人在那里进餐。阿里恩比约恩注意到这一情况，带上了所有他的人，都全副武装，在国王坐下进餐的时候来到了大厅。阿里恩比约恩请求放他进去，他得到了进去的允许。他和埃吉尔带着他们的一半人进去了。其余的一半人在门外等候。

阿里恩比约恩向国王致意，国王欢迎了他。

"埃吉尔来了，我的君主，"他说道，"夜里他没有试图逃掉。我们想知道他的命运将会如何。我希望你能对我们施恩。我为你做了一切，在言行中竭尽全力提高你的威望。在你的其他所有为你掌管土地的人都背叛你的时候，我放弃了我在挪威的全部财产、所有的亲人和朋友来跟随你。我认为你值得我这样做，因为你在很多方面超乎寻常地善待我。"

贡希尔德接着说道："别再说那些了，阿里恩比约恩，你在很多方面对待埃里克国王很好，他充分报答了你。你欠国王的比你欠埃吉尔的多得多。你不能要求埃里克国王不惩罚埃吉尔对他干下的那么多坏事就放过他。"

阿里恩比约恩说道："国王，如果你和贡希尔德已经决定，不能给埃吉尔任何宽宥，那么，高尚的做法是给他一周的宽限离



开，因为他是自己来希望得到和平的谅解的。在此之后，你们想怎么办都行。”

贡希尔德回答说：“我完全看得出，你对埃吉尔忠诚的程度大过了对埃里克国王，阿里恩比约恩。要是给埃吉尔一周的时间让他平平安安地从这里骑马跑掉，他就有时间跑到阿特尔斯坦国王那里。埃里克不可能忽略不论哪个国王现在都比他强大这个事实，尽管不久以前埃里克国王还不像是缺乏意志和勇气对埃吉尔之流给他的凌辱作出报复的。”

“如果埃里克杀死一个来自投罗网的外国农民的儿子，任何人都不会觉得他伟大。”阿里恩比约恩说道，“要是他寻求的就是那样的名声的话，那我可以帮他让人们永远记住这件事，因为埃吉尔和我准备站在一起。不论什么人都要面对我们两个人。国王会因为杀死我们所有的人，我和我的人，而为埃吉尔的性命付出很大的代价的。在我请你留下一个人的性命的时候，我希望的是别的更多的东西，而不是选择看着我死。”

于是，国王说道：“为了帮助埃吉尔，阿里恩比约恩，你冒了极大的危险。要是你宁愿丢掉你的性命，也不愿看见埃吉尔被杀死，那么，在不得已的时候，我不得不伤害你。但是，不论我决定如何处理埃吉尔，他对我的伤害是罄竹难书的。”

国王一说完，埃吉尔就走到他跟前，高声吟唱起他的得劳帕①，所有的人一下子都安静了下来：

我带着诗神奥丁

① 这首得劳帕后来被冰岛人称为《赎头之歌》，是埃吉尔最著名的诗作之一。



的诗歌蜜醪
远渡重洋西来；
我的道路已定。
我破冰发舟
在我的橡木长船上
满载着
我的颂扬。

那武士欢迎了我，
我要给他奉上我的颂扬。
我带着奥丁的蜜醪
来到英格兰的绿茵。
我要赞颂的首领
理应得到颂扬。
请接受
我吟唱的这首颂歌。

请相信，君主——
句句都恰如其分——
请听一听
我的吟唱如何。
国王的战绩
几乎人人皆晓，
战神见证了
那倒在疆场的躯体。



刀剑和盾牌碰撞
铿锵之声震耳欲聋，
国王身旁争战越来越烈，
他勇猛冲杀向前。
血流成河，
杀声四起，
激烈如斯，
实是前所未有。

枪矛密织如网
从不与
国王有序的
盾列偏离。
受到血红波涛的拍击，
海岸在呻吟，
在前进的大旗下
回响。

枪矛如雨落下，
武士尸横泥沼。
是日也，
埃里克声名大振。

然而我还要说



如果你愿听，
我闻知的那许多
著名行止。
国王所到之处
砍杀更加凶猛，
刀剑砍到了
盾的黑边。

刀剑在碰撞，
刀来剑往；
致命的匕首，
刀尖饱含毒汁，
勇猛的武士，
在兵铁的交往中
一个个
横尸疆场。

刀刃往来如嬉戏，
剑戟伤人无数。
斯日也，
埃里克威名大振。

群群渡鸦
飞往血染的剑旁，
窥伺着利刃



杀死的尸体。
苏格兰人敌人
喂着巫女骑来的野狼，
珞基①的女儿——黑尔②，
踏过了饿鹫的餐食。

饿鸟成群地在
横陈疆场的尸体上盘旋，
可食可吸的肉血
满山遍野皆是。
野狼撕着骨肉，
渡鸦用它们锐利的喙
在血海中到处觅食。

巫女野狼的贪欲
完全得到满足。
埃里克把尸肉
抛去填喂它们。

女武士瓦尔库里们
不教士兵们入睡，

① 珞基是北欧神话中的一个奇特的神。他是巨人族的后裔，但又是奥丁的奶兄弟。他生活在阿斯神祇中间。他干尽了坏事，可是他也干过一些好事。在神的劫难到来的时候，他站在巨人和阿斯神祇的敌人一边，反对阿斯神祇。

② 黑尔是珞基的女儿，掌管地狱。



手盾柄柄裂；
刀光闪，
剑影舞，
更有利箭离弦射来
如雨如雹。

铿锵的枪戟
刺破了和平；
饿狼竖直耳朵
在榆林边守候。
善战的国王
鼓舞着他的兵士；
利箭呼啸
飞驰在疆场的上空。

好似黄蜂嗡嗡，
利箭飞驰离弓。
埃里克把尸肉
抛去填喂野狼。

可是我更愿意
世人认识
他的大度；
我竭力为他颂扬。
他从不吝惜金银；



可是牢牢地掌握着他的土地，
他值得歌颂。

他大把地
散发金子。
从不吝惜金圈金环，
他慷慨如斯。
他视金圈如沙土，
随时将它们从腕上褪下，
众人得金获银
个个欢欣雀跃。

这位善战者
金圈灼眼的臂上的盾
指向了敌人；
但他的交游一直伸向天际。
我衷心歌唱：
他所到之处，
远至东方的海岸，
埃里克的业绩无人不闻。

国王，请牢记心上，
我这段颂歌；
我欣慰
你赐听我唱。



我口唇流出的
发自我的肺腑，
来自奥丁颂扬战艺的
诗歌的海洋。

一片寂静中
我把国王颂扬，
我把我的言辞献给
在场诸君；
从我思想的深处涌出了
我对斯人的赞扬，
这些原本是
人人都知道的事实。

62 在埃吉尔高声吟唱他的诗的时候，埃里克国王直直地坐着，盯着他。他吟唱完之后，国王说话了："颂歌唱得很好。阿里恩比约恩，我思考过我与埃吉尔的关系。你十分热烈地为埃吉尔的案子说项，你甚至准备和我发生冲突。看在你的面上，我允准你的要求，让埃吉尔离开，安全而不受到伤害。你，埃吉尔，马上安排，一离开这里以后，再别教我或者我的儿子们再看到你。再不要让我或者我的人遇上。此刻我让你保住你的头。因为你是自己来的，我不愿对你干出叫别人责备的事情。但是你要明白，这既不是与我或者我的儿子们的和解，也不是与我那些想讨个公道的亲人的和解。"

于是埃吉尔吟唱了一首诗：



我的脑袋——那戴盔的家什，

可能有点丑，

我也不会不感谢

国王把它留住。

哪里还有别人

能从一位伟大统治者的

高贵的儿子那里得到

比这更加贵重的礼赠？

阿里恩比约恩谢过国王给予他的荣誉和对他所表现的友谊。之后，阿里恩比约恩带着埃吉尔骑马返回了他的住所。阿里恩比约恩为他的人准备好了马匹，有一百人之多，都是全副武装，然后陪着埃吉尔一起离开。阿里恩比约恩陪着他一起来到阿特尔斯坦国王那里，阿特尔斯坦欢迎了他们。国王邀请埃吉尔留在他那里，并问起了他和埃里克国王相处的情况。

于是埃吉尔吟唱了一首诗：

那个一点不公正

以尸体喂养渡鸦的家伙，

让埃吉尔保住了他的头；

我亲戚的勇气给了我有益的帮助。

尽管有那位伤人的国王，

我一如往常，

依然托着

我惯戴头盔的颅壳。

埃吉尔和阿里恩比约恩分手的时候，埃吉尔把阿特尔斯坦国王以前赠给他的两个各重一马克的金圈送给了他，阿里恩比约恩则送给埃吉尔一把叫做“切片者”的剑。这把剑是埃吉尔的哥哥索罗尔夫送给阿里恩比约恩的。在那以前，又是埃吉尔的叔叔索罗尔夫送给斯卡拉格里姆的，索罗尔夫又是从凯蒂尔·哈恩的儿子络腮胡格里姆手中得到的。这是凯蒂尔的剑，十分锋利，他决斗的时候用它。埃吉尔和阿里恩比约恩分别时表现了巨大的友谊。阿里恩比约恩回到了约克埃里克国王那里，而埃吉尔的伙伴们和他的船员，都在阿里恩比约恩的保护之下在那里和平地进行着贸易。深冬时分,他们南下来会见埃吉尔。

63 那时在挪威有个名叫万事通埃里克的行政吏，娶了索里尔的女儿、阿里恩比约恩的妹妹索拉。他在维克东部拥有土地,非常有钱、有地位,而且头脑聪明。他们的儿子索尔斯坦恩是在阿里恩比约恩的家里长大的,虽然还很年轻,但已经完全成人了。他和阿里恩比约恩一同往西到了英格兰。

埃吉尔去英格兰的同年秋天，从挪威传来消息说万事通埃里克死了，王室的代理人以国王的名义霸占了他的遗产。阿里恩比约恩和索尔斯坦恩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决定索尔斯坦恩应该回去要回他的遗产。

春天快要到来的时候,那些计划上路的人开始准备船只,索尔斯坦恩往南到伦敦，去见阿特尔斯坦国王。他向国王呈递了信物和阿里恩比约恩的一封信,也给埃吉尔带来口信,请他向国王建议运用国王对他的养子哈康的影响帮助索尔斯坦恩要回他在挪威的遗产和财物。阿特尔斯坦国王那里没有费多少唇舌，

他说他知道阿里恩比约恩是个好人。

之后埃吉尔去见了阿特尔斯坦国王,对他讲了他的计划。

“今年夏天我要去挪威,”他说道,“去收回埃里克国王和贝格－奥努恩德夺走的我的财产。贝格－奥努恩德的弟弟矮子阿特利还霸占着我的财产。我知道有你的支持,我在这件事上会赢得公道的。”

国王说,埃吉尔要去哪里,全由他自己决定,“但是我更希望你能留下来保卫我的国家,指挥我的军队。我会赐给你很多钱财的。”

埃吉尔说:“你的提议很有吸引力,我很愿接受,但是我首先必须去冰岛接我的妻子和带上我在那边的财产。”

阿特尔斯坦国王给了埃吉尔一艘很好的商船,装上了一船货物。货物主要是小麦和蜂蜜,不过其他的货物也很值钱。埃吉尔在准备他的船要出发的时候,阿里恩比约恩的亲戚索尔斯坦恩也来加入;前面说过,索尔斯坦恩是埃里克的儿子,但是后来使他的名气更大的是他是索拉的儿子。准备好了以后他们就出航了。阿特尔斯坦国王和埃吉尔分手的时候都表现了深厚的友情。

埃吉尔和他的船员们一路都很顺利,到了挪威他们在东边维克一带驶近了陆地,然后一直驶向奥斯陆峡湾。索尔斯坦恩在那边的内陆有一个农庄,农庄一直伸到饶马里克。索尔斯坦恩上了岸后,他向霸占他的土地的国王的代理提出要回他的遗产。有许多人帮着索尔斯坦恩立了案。索尔斯坦恩有许多出身高贵的亲戚。最后这个案子被提到国王那里去裁决,索尔斯坦恩得回也保住了他父亲拥有的财产。



埃吉尔在索尔斯坦恩那里度过了那个冬天，在那里他们一共是十二个人。小麦和蜂蜜都搬到了索尔斯坦恩的家里；整个冬天他们都在庆祝，索尔斯坦恩有很多给养，生活过得很阔绰。

64 阿特尔斯坦国王的养子哈康，当时统治着挪威。这在前面讲过。这位国王在北面特隆德海姆度过了冬天。

冬天一天天过去，索尔斯坦恩由埃吉尔陪同又出发了。他们共有大约三十个人。准备好了以后，他们先到了高地地区，然后往北翻过窦弗费尔山来到特隆德海姆，去见哈康国王。他们把信交给了国王。索尔斯坦恩陈述了整个案子，提出支持他拥有整个遗产的证据。国王作了对他有利的处理，容许他收回他的财产，从而像他的父亲一样成了国王的行政吏。

埃吉尔去见哈康国王，向他陈述了他的案子，还把阿特尔斯坦国王的信和信物递给了他。他讲述了以前属于比约恩的财产，有的是土地，有的是钱财，提出他和他的妻子阿斯盖尔德应该得到一半。他提出了支持他的案子的证据和证人的誓言，他说他也曾经向埃里克国王提出过这个案子，还说由于埃里克国王的严厉和贡希尔德的挑唆，他没有讨到公道。埃吉尔把在古拉议事庭上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请求国王对这件事给他公正的处理。

哈康国王说："我听说过，我的哥哥埃里克和他的妻子贡希尔德都认为，你对他们的攻击太激烈了，埃吉尔。我想我不掺和到这件事里去，你一定会满意的，尽管埃里克和我不幸没法很好地相处。"

埃吉尔回答："在这么一件大事情上你不能不说话，国王，因为在这个国家里的人，本土的和外国的都得服从你的命令。我听说你定下了一个法律准则，要让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享受到公正。我肯定你会让我像任何别人一样得到我的财产的。我认为在这里在力量和亲戚方面，我都是可以和矮子阿特利相比的。至于我和埃里克国王的关系，我可以告诉你，我去见了他，在我们分手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可以平安地到我想去的地方。我可以保证效忠于你，为你效劳，君主。我知道，你这里有在战争中比我更无畏的人。我又预感，用不了多久你又会遇上埃里克国王的，要是你们两人都活到那一天的话。要是有一天你感到贡希尔德野心勃勃的儿子颇多，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

"埃吉尔，你不要来为我效劳，"国王说道，"你和你的亲人给我们家刻上了一道太深的伤痕，叫你无法在这个国家安顿下来。离开这里，去冰岛照顾你父亲在那里的遗产。在那里，你不会落到我或者我的亲人的手里，不会受到伤害；但是在你有生之年你会看到我的家族会是这个国家里最有势力的。然而，看在阿特尔斯坦国王的份上，让你平平安安地在这儿讨得个公正，讨回你的权利，因为我知道，阿特尔斯坦国王是多么喜欢你。"

埃吉尔感谢了国王的这一番话，请求给他证信，以便出示给奥尔兰的索尔德或者他在松讷费约尔德和霍尔达兰的其他行政吏看。国王说他会这么办的。

索尔斯坦恩和埃吉尔在国王那里的事情一办妥，便着手准备远行。他们动身回去。在他们南下通过窦弗费尔



的时候，埃吉尔说他要到罗姆斯达尔去，然后沿着海岸返回南方。

"我想结束我在松讷费约尔德和霍尔达兰的生意,因为我想把船准备好,今年夏天去冰岛,"他说道。

索尔斯坦恩告诉他，他想去哪儿尽管去。索尔斯坦恩和埃吉尔分手后,向南穿过谷区,径直回到了他的地方。他出示了国王的信证,把国王的口信讲给了那些代理人听,要他们把他们所霸占的索尔斯坦恩应得的财产交还给他。

埃吉尔和十一个人一起上路。一到罗姆斯达尔，他们就动手安排他们的运输工具;然后他们往南到了摩尔。到达霍德,在他们在那里一个叫做布兰英德海姆的农庄住下之前，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那是一个很好的农庄，一个叫弗里德盖尔的行政吏住在那里。他是一个年轻人，新近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产业。他的母亲是尤达,是头领阿里恩比约恩的妹妹,是一个很好的有主见的妇人。她和她的儿子弗里德盖尔一起经管着农庄,生活很舒适。埃吉尔和他的人在那里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到了晚上,埃吉尔坐在弗里德盖尔的旁边,埃吉尔的人都在桌子旁依次坐着。酒很多,筵席很丰盛。

尤达——农庄的主妇那天晚上找埃吉尔谈了话。她问起她的哥哥阿里恩比约恩以及随他一起去了英格兰的其他亲友。埃吉尔一一作了回答。她问埃吉尔，他的多次旅行中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他直率地回答了她。之后,他吟唱了一首诗:

我忍受不了那个



敛夺土地者的丑陋的怒状；
知道有呱呱吵闹的鹰在走动，
一只杜鹃也不会落下。
在那边，一如既往，我得到
阿里恩比约恩的呵护。
一路上有这样忠诚的保护人，
谁也不会有苦受。

埃吉尔那天晚上情绪很好，但是弗里德盖尔和农庄里的人却相当郁郁寡欢。埃吉尔看见那里有一个穿着讲究的美貌姑娘，有人告诉他，她是弗里德盖尔的妹妹。她很不快乐，整个晚上都在那里哭泣，客人们觉得很奇怪。

他们在那里过了夜。第二天早上刮起大风，海浪太大，不适于航行；而他们需要一艘船把他们从岛上送走。弗里德盖尔和尤达去找埃吉尔，挽留他和他的伙伴留下，等到天气转好适合航行的时候再走，他们会提供他所需要的任何运输工具。埃吉尔接受了他们的好意，天气把他们困在那里，在欢宴中度过了三夜。过后，天气平静下来。那天早晨埃吉尔和他的人很早就起身了，做好了上路的准备之后，他们去吃饭，有啤酒招待他们，他们吃了一会儿饭。饭后，他们拿上他们的罩衣，埃吉尔起身感谢那位农庄主和他的母亲对他们的款待，然后走到了外面。弗里德盖尔和尤达陪着他们一路走去，后来尤达把她的儿子拉到一边，悄悄地对他讲话。

埃吉尔站在那里等着的时候，他问那个女孩："你为什么哭？我没有看见你高兴过一小会儿。"



女孩无法回答,哭得越发厉害了。

弗里德盖尔大声地回答他的母亲:“我不想求他们那样干。他们已经准备好要走了。”

于是,尤达走到埃吉尔跟前,说道:“我要告诉你这里发生的事情。有个人名叫苍白脸约特,他是个头领,是个爱与人决斗的人。大家都十分恨他。他到这儿来,要娶我的女儿,可是我们当即就回绝了他。于是他就提出要和我的儿子弗里德盖尔决斗。他明天要来瓦尔德洛岛决斗。我想请你和弗里德盖尔一起去决斗的现场,埃吉尔。要是阿里恩比约恩在这儿的话,我们是不会容忍约特这种人的横蛮行径的。”

“为了你的哥哥阿里恩比约恩,我有责任和你儿子一起去,”埃吉尔说道,“要是他认为我对他能有所帮助的话。”

“你很高贵,”尤达回答说,“让我们进主厅里去,在这里一起度过今天。”

埃吉尔和他的人进入主厅,开始喝起酒来。他们在那里坐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弗里德盖尔的朋友和那些要陪他去的人都来了。那天夜里,大家聚在一起尽情饮宴。

第二天,弗里德盖尔准备好了出发,他带上了一大帮人,埃吉尔也在里面。天气很适于航行,他们乘船来到了瓦尔德洛岛。离开海岸不远有一块很好的场地,决斗就要在那里进行。石头都已经摆好,划出了决斗的场地。

约特和他的人来了,准备好了要决斗。他带着一个盾和一把剑。约特是个魁伟强壮的人。进入决斗场的时候,他那凶残的性格发作了,他开始威胁地大喊大叫,拍打着他的盾。弗里德盖尔的个子不大,不强壮,但是长得清瘦英俊,不善于打斗。

看到这些，埃吉尔吟唱起一首诗：

弗里德盖尔斗不过
一个好斗的凶徒，
弄枪舞盾
活像一个杀神——
我们不要他接近我们的贞女。
那个可憎的家伙
用凶残的眼光看着我们；弟兄们，
让我们迈向决斗场。

约特看见埃吉尔站在那里，还听到了他的话，便对他说："进场子来，大个子，你那么着急，那就来跟我打吧。让我们比试比试我们的力量。比起和弗里德盖尔决斗，这要更加对等一些，因为，要了他的命，我的名声也高不起来。"

接着埃吉尔吟唱了一首诗：

拒绝约特的小小请求
不对头。
我要用我的兵器改变一下
这个苍白人的颜色。
准备斗一斗，
这个人我饶他不过。
来吧，我们就在这个岛上
较量几手。



接着，埃吉尔就做好了和约特决斗的准备。他拿着他那时刻不离身的盾，腰上挎着他的利剑蝰蛇，一只手上拿着他另外那把叫做切片者的剑。他走进划出来做决斗场的圈子里的时候，约特还没有准备好。埃吉尔挥舞着他的剑，吟唱了这一首诗：

让磨光的刀剑搏击，
让剑刃砍打铁盾，
让刀光剑影照亮盾牌，
让鲜血染红刀刃。
把约特的性命结果掉，
让这个面无血色的家伙完蛋，
用铁刃干掉这个捣乱鬼，
把他的肉拿来喂雕。

这时约特进到了决斗场里，两人就朝对方扑去。埃吉尔砍向约特，约特拿盾来抵挡；可是埃吉尔连续砍杀不断，约特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每一回约特刚一腾出手来要还手，埃吉尔紧跟上去就又是猛击一剑。约特跳出了石头圈子，在野地里乱跑。起初，打斗就这样进行着。后来约特请求休息，埃吉尔答应了他。他们停下来歇了一会儿，埃吉尔便吟唱了这首诗：

耍刀玩枪的家伙
看来挡不住我的劲击，
命运乖戾的敛财凶神

害怕我的猛杀。
那狠心的吸血鬼左摇右晃
哪里能还手抵抗。
这秃头老头定教他
命丧黄泉。

按照当时的决斗法律规定,提出为什么东西决斗的一方,在决斗中胜利就可以得到那东西,但是如果他败了,那他就得按照事前的商定赔一笔钱。要是他在决斗中被杀死,那他就要拿他的全部财产来赔偿,归杀掉他的人所有。法律还规定,如果一个没有继承人的外国人在这个国家里死于决斗,那他的遗产就要交给国王。

埃吉尔要约特做好准备——"现在我要和你决斗了。"

接着,埃吉尔冲向了他,向他砍去。他的攻击沉重如山,约特跌跌撞撞,盾也丢了。埃吉尔朝他一边的膝盖上方砍去,他的剑一下子削掉了他的一条腿。约特当即倒地毙命。埃吉尔走向弗里德盖尔及其他人,他们感谢他所做的事。于是,埃吉尔吟唱了一首诗:

那喂狼的,
那制造邪恶的,倒下了。
诗人砍断了约特的腿,
让弗里德盖尔有了和平。
我不要从那吸血鬼那里
讨报酬一分。



这场决斗，
和那面无血色的人的较量
实在有趣之至。

大多数人对约特之死毫不惋惜，因为他实在是个制造麻烦的人。他是瑞典人，在挪威没有亲人，他来挪威靠和人决斗发了家。他向许多有钱人挑衅以引起决斗，从而杀死他们，攫取了他们的农庄和土地，敛得了大量的产业和钱财。

决斗之后，埃吉尔和弗里德盖尔回了家。在往南去摩尔之前他在弗里德盖尔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埃吉尔和弗里德盖尔分手时表现了深厚的友情，埃吉尔要他去索取约特拥有的土地。之后埃吉尔动身上路，到达了费约尔丹讷。他从那里前往松讷费约尔德，在奥尔兰会见了索尔德；索尔德热烈地欢迎了他。埃吉尔讲了他的事情和哈康国王的口信。索尔德对他所说的作了很好的反应，答应在这件事情上帮助他。春天的大部分时间，埃吉尔都住在索尔德那里。

66 埃吉尔南行去霍尔达兰，乘的是一艘桨船，船上有三十个人。一天他们到达汾翎的阿斯克。埃吉尔带领二十个人上岸去了那个农庄，留下十个人守卫着船。矮子阿特利带着一些人在那里，埃吉尔命人告诉他，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有事情要找他，把他叫了出来。阿特利带上了武器，其他可以打斗的人也都这样做了，他们走了出来。

“我听说，你霸占着按理属于我和我妻子阿斯盖尔德的钱，”埃吉尔说道，“你听人说过，我曾要求从地主比约恩那里继承被

你哥哥贝格－奥努恩德霸占着的一份遗产。现在我来收回这份财产、土地和钱财了，要你交出来立刻归还给我。”

阿特利回答说：“我们早就听说你很专横，埃吉尔。要是你想从我这里要走埃里克国王赠给我哥哥奥努恩德的钱，那我自己算是领教了。那个时候埃里克国王的话在这个国家里就是法令。我以为你会来这里，为杀死我哥哥、为抢夺阿斯克这里的财产对我作出赔偿。要是你想纠缠这件事，我可以奉陪，但是我不能在这儿作出回答。”

“我给你的条件和我给奥努恩德的条件一样，”埃吉尔回答道，“按照古拉议事庭的法律来解决。我认为你哥哥用他们的行为破坏了议事庭的权威。我有国王的允准，要求法律重新决断。我要你出席古拉议事庭，听取对这件事情的裁决。”

“我要去古拉议事庭，”阿特利说道，“我们可以在那里谈这件事情。”

之后，埃吉尔和他的伙伴就离开了。他回到北面的松纳费约尔德，回到奥尔兰，他住在那里他的亲戚索尔德家里，一直到古拉议事庭举行的时候。

大家来参加集会的时候，埃吉尔也来了。矮子阿特利也已经到了。他们开始对他们的案子进行陈述，讲给要对这个案子作出裁决的人听。埃吉尔提出要求收回钱财，而阿特利则拿十二个人的证词为自己并没有占着埃吉尔的财产辩护。

阿特利带着他的证人来到法庭的时候，埃吉尔走到他跟前，说不接受他的证词，只要他的钱财，“我要求你接受另外一种公正的裁决，就在这个集会上决斗，谁赢那财产就归谁。”

埃吉尔说的也是一种法律；根据古代的习惯，人人都有权向



另外一个人提出决斗，不论他是起诉一个案子，还是为一个案子进行辩护。

阿特利说他不拒绝和埃吉尔决斗——“你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我要向你报仇的理由太多了。你杀死了我的两个哥哥。要是我不接受你决斗的挑战，违背这种习惯法律，把我的钱拱手交给你，那我就一点公正也得不到了。”

埃吉尔和阿特利握了手，以确定他们中的胜者将得到他们争执的土地。

之后，他们为决斗作了准备。埃吉尔来的时候，头上带着一顶头盔，身前是一块盾牌，手里拿着一把戟，右手套着他的剑切片者。决斗者习惯手里拿着剑，准备在需要的时候使用，而不是在决斗的时候去拔剑。阿特利的装备和埃吉尔一样。他又强壮又勇敢，是个有经验的决斗者。

接着，一头很壮实的公牛被牵了出来，那是献祭用牛，由胜利者来宰杀。有时只是一头牛，有时两个决斗者有各自的牛。

他们准备妥当以后，就开始角逐起来，开始用他们的枪扎对方，可是有时扎到了盾上，有时落到了地上。接着他们就握紧他们的剑，接近对方，开始交手。阿特利没有退让。他们斗得很猛烈，动作快捷，不久他们的盾就裂了。阿特利的盾从正中裂开，他就把它丢掉；他双手握着他的剑，使尽全力劈砍。埃吉尔一剑砍着了他的肩头，但是他的剑没有砍伤他。因为阿特利没有了保护，他又另找地方砍了第二剑，第三剑。他使出了全身的力量，可是不管他砍到那里，他都砍不伤他。

埃吉尔看到这样砍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时他自己的盾也同样裂开了。他便把他的剑和盾都丢到地上，扑向阿特利，用双

手抓住了他。埃吉尔力气极大，他一下子就把阿特利向后推倒，接着，他扑到他的身上，咬断了他的喉咙。阿特利当即就死掉了。埃吉尔一下子站了起来，冲到献祭用牛那里，一只手拉住牛的鼻子，另外一只手抓住牛的犄角，一下跳到牛背上，扭断了牛的脖子。然后埃吉尔走到他的同伴那边。他吟唱了这首诗：

我挥动黑色切片者
可是它咬不住盾牌。
矮子阿特利用魔法
教我的剑刃迟钝。
我用我的力气来对付
那个吹牛的家伙，
我的牙齿助我大力，
结果了那头猛兽。

之后，埃吉尔得回了他为之斗争的全部土地，这是他妻子从她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遗产。据说，议事庭上再没有什么别的重大事情。埃吉尔首先到松讷费约尔德，安置了他应得的财产；在那里一直住到了春天。然后他带着他的同伴往东到了维克，去看望索尔斯坦恩，在他那里住了一阵子。

67 那年夏天，埃吉尔准备了他的船，一准备妥当就出海了。他朝冰岛驶去，一路上很顺利；他驶到了波尔嘎尔费约尔德，在他的农庄附近靠岸。他搬运货物回家，然后把船拖上海滩。埃吉尔在他的农庄里度过那年冬天。他带了巨大的财





(Guðjón Ketilsson)

他扑到他(阿特利)的身上,咬断了他的喉咙。

富回到冰岛，现在他十分富有，在农庄里过着豪华的日子。

埃吉尔是那种不干涉别人的事务的人，一般说来，在冰岛他的为人也不那么咄咄逼人。然而，也没有人敢干预他的事务。于是埃吉尔在冰岛好好地过了许多年。

埃吉尔和阿斯盖尔德的孩子们的名字分别是：第一个儿子伯德瓦尔，第二个儿子贡纳尔，他们的女儿是索尔盖尔德和贝拉，他们最小的儿子是索尔斯坦恩。埃吉尔所有的孩子都很有出息，而且聪颖。最大的孩子是索尔盖尔德，其后是贝拉。

68

埃吉尔听到从挪威传来的话，血斧埃里克在不列颠一次海盗抢劫中被杀死了，贡希尔德和他的儿子去了丹麦，和他们在一起的人都已经离开了英格兰。阿里恩比约恩回到了挪威。他以前统管的土地和他代收的贡税现在都给了他，他和诸国王的关系都很好，所以埃吉尔觉得现在再去挪威情形会不错。他也听说阿特尔斯坦国王已经去世，英格兰现在由他的弟弟埃德蒙德在统治着。

埃吉尔开始准备他的船，募集船员。阿纳布列卡的阿尼的儿子锐眼奥努恩德跟随了他。他长得很魁梧，是那一带最强壮的人。对于他是不是一个变脸人，大家的看法不一致。奥农德常常远行到外国去。他稍微比埃吉尔年长一点，他们长久以来就是好朋友。

埃吉尔一准备好了以后就出海了，一路都很顺利，走了一半路程来到挪威海岸。他们看见陆地的时候，就朝费约尔丹讷航行。上岸之后，他们听说阿里恩比约恩在他的农庄里。埃吉尔把船驶到那里，船泊在阿里恩比约恩的农庄附近。



然后，埃吉尔去看望阿里恩比约恩，他们两人热烈地互致问候。阿里恩比约恩邀请埃吉尔带上他想带的人住在他那里。埃吉尔接受了他的好意，把船拖上了岸，给他的船员们找好了地方住下。他带上了另外十一个人住到了阿里恩比约恩那里。他曾经为自己的长船做了一块装饰得非常漂亮的船帆，他把它和其他非常适合的礼物一起送给了阿里恩比约恩。埃吉尔在那里舒舒服服地过了一冬，不过他也去了南方松讷费约尔德他的农庄那里一次，在那里住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回到费约尔丹讷。

阿里恩比约恩安排了一个盛大的圣诞宴会，邀请了他在当地的朋友和邻居来参加。宴会操办得很好。来参加的人很多。他给埃吉尔赠送的圣诞节惯常送的礼品，是一件丝质长袍，绣有金线花饰，从上到下的扣子全是金的。长袍是按照埃吉尔的身材剪裁缝制的。他还送给埃吉尔一整套用各种花色的英格兰料子做成的衣服。阿里恩比约恩在圣诞节送给来看望他的人各种礼品，表示了他对他们的友情。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慷慨和性格坚定的人。

于是埃吉尔吟唱了一首诗：

完全出于善意
那高贵的人送给诗人一件
缀有金扣子的丝袍；
我不会有朋友比他更好。
无私的阿里恩比约恩
赢得了王一般的尊位
——或许更高。

要再过多少年啊，
他这样的人才能再生。

69 圣诞节盛宴之后，埃吉尔变得十分忧郁，他竟连一句话都不说。注意到这一点后，阿里恩比约恩去找他谈话，问他为什么这么忧郁。

“我要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病了，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他说道，“我们好想法子医治。”

埃吉尔说道：“我没有什么病。我只是对如何收回我杀死北方摩尔那里的苍白脸约特之后我赢得的财产很感焦虑。我听说国王的代理人已经以国王的名义，将那份财产全部占为己有。我想请你帮助收回我的财产。”

“我认为，这个国家没有任何法律不让你收回那些财产，”阿里恩比约恩说道，“但是，那些财产好像是掌握在很麻烦的人的手里。国王的宫廷是个易进难出的地方。虽然我得到了国王的很大的信任，我去那里找那些霸道的人收债，还是遇到过许多麻烦，因为我和哈康国王只是新交。但是我还是要像老话说的那样：‘要把橡树管得枝繁叶茂，你才能在树下安身’。”

“我很有兴趣试一试，”埃吉尔回答道，“看看法律是不是在我们一边。说国王会容许我得到这里我有权得到的，因为我听说他是一个公正的人，他遵循自己在这个国家制定的法律。我很想去见国王把这个案子提交给他。”

阿里恩比约恩说，他认为不要急着这么做——“我不觉得你的脾气和急躁与国王的性格及他的严厉有多少可能协调起来，因为我不认为他是你的什么朋友，而且也不认为有什么理由他



会是你的朋友。我想我们最好把这件事情放下，不再提它。但是，如果你一定想提这件事情，埃吉尔，我会去见国王把这件事情提交给他。”

埃吉尔表示了他的感谢和感激，还表示急于要试试那样做。那个时候，哈康在罗嘎兰，不过有时也住在霍尔达兰，所以去见他并不难。这是他们两个人谈话以后不久的事。

阿里恩比约恩准备出行，告诉大家他要去见国王。他为自己的二十个桨位的桨船从自家人中挑选了船员。按照阿里恩比约恩的愿望，埃吉尔留下没有去。阿里恩比约恩一准备停当便出发了，一路很顺利。他见到了哈康国王，受到了很好的接待。

到达那里不久，他把他此行的使命对国王讲了，告诉他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在这个国家里，要求收回一度属于苍白脸约特的那些钱财。

“我听说法律是支持埃吉尔的，国王，但是你的代理占着那些钱财，归在了你的名下。我请求你给埃吉尔公正。”

在长时间的停顿之后，国王回答他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代表埃吉尔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他来看过我一次，我告诉他，由于你知道得非常清楚的原因，我不希望他呆在这个国家里。埃吉尔没有必要像向我哥哥埃里克那样向我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阿里恩比约恩：你只能在一种条件下呆在这个国家里，那就是你对外国人不得比对我或者我的话更尊重。我知道你的忠诚是冲着你的养子、我的侄子哈拉尔德·埃里克松的。对你来说最好的办法是到外国去，和埃吉尔以及他的弟兄们呆在一起，因为我非常怀疑，在我和埃里克的儿子们发生冲突的时候，像你这样的人会是可靠的。”



因为国王在这件事情上态度非常坚决，阿里恩比约恩看出再争论下去是没有用处的；他便准备回家。国王在知道了阿里恩比约恩这次来看他的原因之后非常恼火，态度非常粗鲁。阿里恩比约恩也不是那种在国王面前会卑躬屈节的人。他们就在这种状态下分手了。

阿里恩比约恩回到家中，把他得到的结果告诉了埃吉尔。

“我不会再就这类事情去向国王求情了，”他补了一句。

埃吉尔听到这个消息闷闷不乐，觉得他丢失了一大笔属于自己的钱财。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阿里恩比约恩一个人在屋子里，四周也没有多少人，他把埃吉尔叫到他那里。

埃吉尔来到的时候，阿里恩比约恩打开一个柜子，拿了四十马克银子给他，说道：“我付给你这笔钱，埃吉尔，赔偿苍白脸约特的那些土地。我觉得你从约特手里保全我的亲人弗里德盖尔的性命而得到这些酬谢，是公平的。我知道你做这件事是为了对我好，而我的责任是根据法律确保你应有的东西不被剥夺。”

埃吉尔接下钱，感谢了阿里恩比约恩。他的情绪恢复了。

70

阿里恩比约恩在他的农庄里度过了那个冬天，次年春天他宣布，他想出去做海盗打劫。他有各种各样的船。为了那个春天的航行他挑选了三艘长船，都很大，还带上了三百人。他的船上配备的人都很精干，是他自己家的和当地农民的孩子。埃吉尔参加了他的行动，掌管他的一艘船。他带上他从冰岛带来的一大帮人里的许多人。埃吉尔把他从冰岛乘坐来的商船送到了维克，安排人在那里守护船上的货物。阿里恩比约恩



和埃吉尔驾驶他们的长船,带领他们的人沿海岸朝萨克森驶去,夏天他们就在那里抢劫,掳掠了大量的财富。秋天到来的时候,他们驶向北方进行多次抢劫,然后在弗里西亚停泊下来。

一天晚上，天气平静无风，他们在一个很大的河口抛下了锚,因为那里没有地方停泊,海潮又已经远远退去。陆地上绵延着大片的丘陵,不远处有一片树林。当时雨下得很大,四野都很潮湿。

他们在那里上了岸，留下三分之一的人守卫着他们的船。他们沿着河岸往前走，河对岸是树林。不久他们来到了一个村庄，那里住有许多农民。村民得知来了抢劫的人，便纷纷逃命;海盗们在后面追赶。接着他们发现了另外一个村子，又发现第三个。能逃的人都逃掉了。那里的土地平坦,是大片的平原。很多地方挖了沟渠，里面满是水。这种水渠是用来分隔土地和草地的,不过在一些地方有桥可以通过;桥是用原木搭成的,原木上面铺着木板。村民全都逃进树林里去了。

当海盗们一冒险深入内地，弗里西亚人就在树林里聚集成一股力量，等到他们有三百多人的时候，他们便出来迎击海盗们。一场恶战随即展开,结果是弗里西亚人逃走了,海盗们在后面追赶他们。逃跑的村民们四散而去，追赶他们的人也照样散开。结果,人们都分散成人数很少的许多小股。

埃吉尔带着自己的一小股人追赶着一个大股。弗里西亚人到达了一条水渠,便跑了过去,然后把桥拆了。埃吉尔同他的人到达渠边的时候，他飞身一纵过了水渠。但是水渠对其他人来说太宽了些,没人敢试。看到这种情形,弗里西亚人攻击了埃吉尔，他进行了防卫。攻击他的人有十一个，但是最终全被他杀

了。埃吉尔随即把桥安好,回到水渠这边来,他发现他的人全都折回船去了。这时他已经靠近了树林,于是他便挨着树林往船那边走,这样在需要的时候,树林可以给他提供保护。

海盗们在内地大肆掠夺,还抢了牲口。他们回到他们的船的时候,有的人忙着宰牲口,或者忙着把他们掠夺来的东西搬到船上;另外一些人则在他们的前面组成一道盾墙,因为有一大队弗里西亚人已经回到海岸边,正在用箭射他们。弗里西亚人得到更多的支援。埃吉尔来到海岸边,看到那里发生的事情,便大步奔跑到人群之中,把戟拿在身前,把盾甩在身后。在他挥戟往前冲的时候,人人都朝后躲闪,为他让出一条路来。这样他便一直冲到他的人中间,他的人原以为他死了。

他们回到船上,驶向丹麦。他们来到林姆峡湾,在哈尔斯抛锚的时候,阿里恩比约恩召集他的人开了一个会,对他们讲了他的计划。

"我要去会见埃里克的儿子,"他说道,"我可以带上所有愿意去的人。我听说那几个兄弟都在丹麦,带领着很大的军队。他们夏天出去抢劫,冬天就呆在丹麦。若是有人不跟我而想回挪威去,我同意。埃吉尔,我觉得你最好回挪威去,在我们分手的时候你径直回冰岛去。"

人们开始换船,愿回挪威的跟埃吉尔。多数人选择跟着阿里恩比约恩走。埃吉尔和阿里恩比约恩在极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分了手。阿里恩比约恩去看望了埃里克的儿子们,参加了他的养子灰大氅哈拉尔德的军队,后来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余生。

埃吉尔往北来到维克,驶进了奥斯陆峡湾。那年春天他送往南方的那艘商船连同船上的货物以及船员现在都在那里。



索拉的儿子索尔斯坦恩,去看望埃吉尔,邀请他带上他择选的人去他那里过冬。埃吉尔接受了他的好意，他把他的船都拉上了岸，把货物搬到城里存起来。和他一起的人有几个留在那里，其他的人则回北方他们的家去了。埃吉尔住在索尔斯坦恩那里;他们一共是十个,或者是十二个。他在那里热热闹闹地度过了那个冬天。

71 美发王哈拉尔德统治挪威往东最远达到瓦尔姆兰。第一个统治瓦尔姆兰的是白脚杆哈尔夫丹的父亲刻木者奥拉夫，他是他们家族第一个成为挪威国王的人。哈拉尔德是他的嫡系后裔。这一系人一直统治者瓦尔姆兰,在那里收贡物,派人统管着那里。

哈拉尔德国王老年的时候，瓦尔姆兰是由雅尔阿尔恩维德统管着。和哈拉尔德还年轻的时候大多数地方的情形一样，那个时候收贡物是件相当难的事情；现在他的儿子们在为统治挪威而斗争着。对边远的附属地的监督就更加松了。

哈康的统治一达到太平状况，他就想在他父亲统治过的整个挪威重新建立统治。哈康国王派出十二个人的一队人往东到了瓦尔姆兰。他们从雅尔那里收取贡税之后，穿过埃德斯可格森林的时候,他们被强盗伏击,全部被杀。哈康国王派去瓦尔姆兰的第二队人也遭到同样的伏击:人被杀死,钱财也丢了。有人认为是雅尔阿尔恩维德派他的人伏击了国王的人，把钱财夺回自己手里。

— 1000

于是,在哈康国王驻跸在特隆德海姆的时候,他派了第三队人去那里。给他们的命令是往东到维克去索拉的儿子索尔斯坦



恩那里，给他送去最后通牒，命令他去瓦尔姆兰为国王收贡物，如果不这样，他将被逐出王国。那个时候，国王已经听说索尔斯坦恩的舅舅阿里恩比约恩在丹麦埃里克的儿子那里，也听说他们在那边有庞大的军队，夏天的时候他们在外面抢劫。哈康国王觉得他们任何一个都不可信任，因为他认为埃里克的儿子若是有了足以反对他的力量，那么他们就会与他为敌。他对阿里恩比约恩的所有亲人、姻亲以及朋友，都是这样对待的：他驱逐了他们不少人，给其他许多人下了最后通牒。索尔斯坦恩得知国王给他下最后通牒的原因就在这里。

为国王带去命令的差使是一个闯荡江湖的人。他在丹麦和瑞典住过很长的时间，对那边的路径和人情都很熟悉。他还走遍了挪威。在他把国王的命令传达给索尔斯坦恩·索鲁松的时候，索尔斯坦恩把这位差使的使命告诉了埃吉尔，问他该如何作答。

"我觉得很清楚，国王要你像阿里恩比约恩家族的其他人那样，也离开这个国家，"埃吉尔说道，"对你这样有声望的人，这样的使命是危险的。我建议你把国王的差使们叫来和你谈谈，你们谈的时候，我也参加。我们看看会是什么情形。"

索尔斯坦恩按照埃吉尔说的行事。他把差使们叫来和他谈话。差使们直截了当地讲了他们来找他的原因，告诉他国王的命令，要是索尔斯坦恩不愿意接受这项使命，他就要被逐出国去。

于是埃吉尔说道："我看得出，你们这样干的背后是什么。要是索尔斯坦恩不想去执行这项任务，你就会自己去收贡税。"

差使说他的猜想一点不错。



“索尔斯坦恩不去执行这项使命，”埃吉尔宣布说，“一个他这样身份的人不是必须去作这种微不足道的奔波的。另外一方面，要是国王要求他，他会尽他对在挪威和在国外的国王的责任的。要是你们想带上一些索尔斯坦恩的人随你们去完成使命，他会给你们人，还会给你们提供你们此行需要的任何东西。”

差使们讨论了这个意见，他们同意了，条件是，埃吉尔要和他们一起去。

“国王恨他，要是我们能想办法把他杀掉，那国王对我们完成使命一定会感到高兴的，”他们说，“以后他就可以在觉得合适的时候把索尔斯坦恩逐出这个国家。”

于是他们告诉索尔斯坦恩，要是埃吉尔和他们一起去，他们可以同意让他留下来。

“那就这么办吧，”埃吉尔说道，“我代替索尔斯坦恩去完成这项使命。你们想从这儿带上多少人？”

“我们有八个，”他们说道，“我们要从这儿带上四个，凑足十二个。”

埃吉尔说这可以办到。

锐眼奥努恩德和埃吉尔的另外几个人到海上去检查他们的船和他们那年秋天存下的货物去了，还没有回来。埃吉尔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国王的人急于要上路，不愿意等下去。

72 埃吉尔和他要带的其他三个人为这趟出行做了准备。他们带上了马和雪橇，国王的人也是这样。那时已经下过大雪，大雪改变了他们的路线。一俟准备停当，他们便上路朝内



地走去。在他们去埃德的路上,有一夜雪下得非常大,叫他们连道都找不着了。第二天他们行进得非常缓慢，因为只要他们一偏离道路,他们就陷到积雪里。

白天,他们在一个有树林的山脊附近歇下来,让他们的马休息。

“山路在这儿分岔了,”他们对埃吉尔说道,“山脊下面的那个农庄主名叫阿尔纳尔德，是我们的一位朋友。我们要到他那儿住下,你们要到山脊上面。上到那里以后,你们不久就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农庄，你们在那里一定会有地方住的。一个名叫大胡子阿尔莫德的很有钱的人住在那里。我们明天清早先会齐，晚上到埃德斯可格去。那里住着一位农庄主，一个很好的人,名叫索尔芬。”

于是,他们分手了。埃吉尔和他的伙伴走上山脊。至于国王的人，一到埃吉尔看不见他们的时候，他们便坐上他们带的雪橇,尽快地往回滑去。他们日夜兼程回到高地,往北穿过窦弗费尔山,一路不停,一直回到国王哈康那里,对他报告了事情的经过。

埃吉尔和他的同伴那天晚上翻过了山脊，他们在大雪中一下子就迷了路。他们的马匹一再陷到积雪里,得把他们拉出来。那一带是多岩石的斜坡,有灌木林,很难通过。马匹让他们耽误了很多时间,步行也极艰难。他们精疲力竭,终于找到路下了山脊,看到了一个大农庄,便朝那农庄走去。

他们到达农舍前面的田地的时候，看见阿尔莫德和他的人站在外面。他们互致了问候,相互打听有什么新闻。阿尔莫德听说这些人是国王的差使，便邀请他们住下，他们接受了他的邀



请。阿尔莫德的帮工牵上了他们的马，搬走了他们的行李，那位农庄主把埃吉尔请进了主厅，他和他的人便进到里面。阿尔莫德让埃吉尔坐在他下手的一张长凳上，让他的伙伴顺着往下在桌旁坐下。他们详述了他们那夜一路的艰难情形，住在那里的人都十分惊讶他们竟能走过来；他们说就连没有雪的时候，那山脊也是很难翻过来的。

“你是不是觉得，现在我摆好桌子让你们吃顿晚饭然后上床睡觉，会是对你们最好的招待？”阿尔莫德问道，“这样你今夜会休息得最好。”

“那很好，”埃吉尔说道。

于是阿尔莫德让人为他们摆好桌子，端上大钵大钵的干酪。阿尔莫德表示很抱歉他没有啤酒款待他们。埃吉尔和他的人经过一天的艰苦跋涉之后都非常口渴，他们拿过碗，使劲地吞着干酪，埃吉尔比别人吃得更多。没有上别的食物。

农庄里住着许多人，有许多人在那里劳动。农庄主的妻子坐在一张榻上，有其他几个妇女坐在她身边。他们的女儿，大约十岁或者十一岁，坐在地上。农庄主的妻子把女儿叫了过去，在她耳边悄悄说了几句。姑娘随即转过身走到桌旁埃吉尔坐的地方。她吟唱了这首诗：

> 我妈妈叫我来
> 告诉你，
> 带话给你埃吉尔，
> 要你提防着点。
> 给上啤酒的使女交代



要让你们痛饮，
就好像还有好东西
要奉献给你。

阿尔莫德打了他女儿一个耳光，要她闭嘴——“你总是在不该说的时候乱说。”

姑娘走开了，埃吉尔放下了干酪钵，那钵已经差不多空了。之后，钵被撤掉，这家的男子也都入了座。主厅里摆上许多桌子，桌上摆了很多食物。为埃吉尔和他的同伴，为每一个人准备了精美的食物。

接着，送来了啤酒，是酿造得特别浓烈的那种。给每人一只角杯用于喝酒，主人特别提到要让埃吉尔和他的人喝个够。起初，埃吉尔不停地喝了很长时间，他的同伴喝不下的时候，他也把他们喝不完的接过来喝掉。这一直继续到桌子收拾干净的时候。

主厅里所有的人都醉了，每次阿尔莫德敬酒的时候，他都说：“祝你健康，埃吉尔。”

这个家里的人都举杯祝他的同伴健康，用的都是同样的话语。有一个人负责让人一次次地为埃吉尔和他的同伴敬酒。他每次都催他们马上喝掉。埃吉尔告诉他的同伴不要再喝了。在无法避免的时候，他也为他们的健康敬酒。

埃吉尔感觉到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站起来走了过去，来到阿尔莫德坐的地方，抓住他的肩膀，把他向一根墙柱推去。接着埃吉尔开始不停地呕吐，把吐出来的东西都喷在阿尔莫德的脸上，沾满了他的眼睛、鼻孔和嘴，一直流到他的胸口上。阿



尔莫德差一点给闷死，在他能够喘气的时候，他也呕吐起来了。主厅里阿尔莫德的人都说埃吉尔要吐的时候没有到外面去吐，实在很下流很卑鄙；不过，他在喝酒的房间里的表演确实也很壮观。

埃吉尔说："别责怪我效法东道主的榜样。他吐的和我吐的一样多。"

之后，埃吉尔回到他的位置上坐下，要了点喝的。接着，他吟唱了这首诗：

> 我两腮鼓胀，
> 回敬了你的奉承。
> 走过大厅可不那么容易，
> 这人人都可以看到。
> 许多宾客用甜言
> 回报主人；但是我们难得一见。
> 阿尔莫德的大胡子
> 沾满着啤酒的渣子。

阿尔莫德跳起来跑了出去，但是埃吉尔还要喝。农庄主的妻子告诉那个整夜给他们送酒的人，只要他们要喝，就不断给他们送酒。他拿来一只大角杯，给它斟满酒，端去给埃吉尔。埃吉尔痛饮了一阵，接着吟唱了这首诗：

> 喝尽敬酒一次又一次，
> 那管得着水手



给诗人送来满满的角杯
一只又一只。
我一滴酒也不剩下,
即便寻衅的人
不停地送角杯
一直到清晨。

埃吉尔继续喝了一阵子，把送到他面前的角杯一只只全都喝干,尽管屋子里还有几个人在喝,可是那里已经没有了那么多的欢乐。后来,埃吉尔和他的伙伴站起身来,从他们挂武器的墙上取下了各自的武器,走到他们拴马的仓棚,倒到干草上,在那里睡了一夜。

73 第二天清晨天明的时候,埃吉尔起来了。他和他的伙伴准备要离开。准备停当之后,他们回到农庄去找阿尔莫德。阿尔莫德和他的妻子及女儿还在睡眠中，埃吉尔猛地推开房门,走到他的床边。埃吉尔拔出剑,用另一只手揪住阿尔莫德的大胡子把他拽到床沿。阿尔莫德的妻子和女儿赶忙爬起来,请求埃吉尔不要杀死他。

埃吉尔说他看在她们的面上饶他一命——“便宜了他,本来我满可以宰了他的。”

于是他吟唱了一首诗。

他的老婆和女儿
为这个慷慨大方



的臭嘴家伙讨了情。
我毫不畏惧他的挑衅。
就凭你招待诗人的
那点酒,你不会觉得你配受
他的这种回报。
我们要远行了。

接着埃吉尔贴着他的脸割掉了他的胡子，用他的指头挖出了他的一只眼珠，让它吊在脸颊上。之后，他就向他的同伴走去。

他们往前走去，清早就到达了索尔芬的农庄。索尔芬居住在埃德斯可格。埃吉尔和他的人要了早饭，请他找地方让马休息。索尔芬招待了他们,埃吉尔和他的人便走进主厅。

埃吉尔问索尔芬是不是知道他的另外那些伙伴的事。

“我们约好在这里会面的,”他说道。

索尔芬回答说:“天明前不久有六个人经过这里,他们全都带着足够的武器。”



索尔芬的一位帮工补充说:“夜里我出去拉木材,遇到了六个人,好像要往什么地方去。他们是阿尔莫德的帮工,那是天明前很久的事。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六个人。”

索尔芬说他看见六个人经过的时间，比他的帮工拉木材回来的时间晚。

埃吉尔和他的伙伴坐下来吃饭的时候，看见有个生病的女子躺在榻上。埃吉尔问索尔芬那妇女是谁，她的状况为什么那么不好。

索尔芬说是他的女儿海尔嘉——“她病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她患的是一种消耗体力的虚弱病，有一种精神错乱的毛病叫她夜里不能入睡。

“有人为她查过病因没有？”埃吉尔问道。

“我们为她刻过鲁纳文，”索尔芬说道，“是住在附近的一个农民的儿子刻的，此后她的病情更重了。你是不是有什么治疗办法，埃吉尔？”

埃吉尔说：“我试一试，大约不会坏事的。”

埃吉尔吃完饭后，到那妇女躺的地方和她谈话。他吩咐他们把她从床上抬起来，把她身下的床单换成干净的，他们照做了。之后他开始查看她躺的那张床，找到了一块刻有鲁纳文字的鲸骨。埃吉尔读了那些鲁纳文字，把它们都刮到火里。他把那块鲸骨烧掉，把她的床单晾起来。然后他吟唱了一首诗：

除非你能读懂，
否则你哪能刻鲁纳文。
太多的人
被这种魔字毁掉。
在那块鲸骨上我看见
刻了十个魔字，
这些字使姑娘
久久地遭受折磨。

埃吉尔刻了另外一些鲁纳文，把它们放在她躺的床上的枕



头下面。她觉得自己好似从一场长眠中醒了过来；她说她又好了，可是还很虚弱。然而，她的父亲和母亲都高兴极了。索尔芬把他觉得埃吉尔需要的东西，都为他准备好了。

74 埃吉尔告诉她的同伴他想继续前进，不再等下去了。索尔芬提出要和他的儿子海尔吉陪埃吉尔走过树林。海尔吉是个勇敢的小伙子。他们对埃吉尔说他们很肯定大胡子阿尔莫德派了六个人在树林里伏击他们，要是第一次伏击没有成功，后面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伏击。索尔芬和另外三个人要陪他们去。于是埃吉尔吟唱了一首诗：

你晓得，
要是我带上四个人，
六个家伙哪里配
和我交手。
要是我有八个人，
哪怕来了十二个，
交起手来也吓不住
我这黑眉毛汉子一分。

索尔芬和他的人决定陪埃吉尔进树林，所以他们一共是八个人。来到伏击点的时候，他们看见那里有人躲着。阿尔莫德的六个帮工躲在那里，但是当他们看见来的是八个人，他们觉得没有力量和这些人较量，便进树林里溜走了。埃吉尔和他的人走到那些帮工藏过的地方，看得出身边确实是有危险。埃吉尔让

索尔芬和他的人回去，但是，他们还想再陪着他们。埃吉尔拒绝了，坚持要他们回家去，他们终于回去了；而埃吉尔和他的三个人则继续上路。

这天白天在慢慢过去，埃吉尔和他的人注意到树林里有六个人，猜到他们是阿尔莫德的帮工。这些奸人跳出来攻击他们，但是埃吉尔进行了回击。他们一交手，埃吉尔就把袭击者中的两个杀死了。其余人的逃到树林里去了。

于是埃吉尔和他的人又往前走去，在他们走出树林到达附近一个农庄以前，再没有发生什么别的事情。他们在那里过了夜。农庄主人名叫阿尔夫，绰号叫富翁阿尔夫。他年纪很大了，可是他很不喜欢社交，只有很少几个人在他的农庄干活，他忍受不了人多。埃吉尔在那里受到了很好的接待，阿尔夫对他显得很健谈。埃吉尔问了他许多事情，他都一一回答。他们谈的主要是关于那个雅尔和挪威国王派到东边来收贡税的那些差使的事情。从阿尔夫说的来看，他和雅尔的关系并不友好。

75

第二天清晨，埃吉尔和他的伙伴准备离开。埃吉尔送给阿尔夫一件裘皮大衣作为他们分别的礼物，他很感激地收下了。

“我可以把它改成一件裘皮披风，”他说道，同时还邀请埃吉尔在回来的时候再来看他。

分手的时候，他们成了好朋友。埃吉尔继续赶路。傍晚时他们到达了雅尔阿尔恩维德那里，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埃吉尔及其伙伴被安排在紧挨餐桌首位的坐位依次坐下。

在那里过夜之后，埃吉尔和他的伙伴对雅尔讲明了他们的

使命，把国王的口信告诉了他，说他要收取瓦尔姆兰地方自从阿尔恩维德被指定在那里统治以来一直没有缴纳的贡税。

雅尔告诉他们，他已经把贡税都交给国王的差使了，“我不知道他们收了贡税以后都怎么处理了，不知道他们是把它们交给了国王，还是带上它们逃往他国去了。因为你有真正的信证证明是国王派你来的，我可以缴纳他应得的全部贡税，把它们交给你。但是你怎么照管它们，我可不负责任。”

埃吉尔和他的人在那里停留了一些时间，在他们离开之前，雅尔把贡税交给了他们。贡税有的是银子，其余的是裘皮。

埃吉尔和他的人准备好以后，就出发了。

在他们分手的时候，埃吉尔对雅尔说道：“我们会把我们从你这里收到的贡税交给国王的，但是你要知道，这比起国王对这里要求的钱来说，可是少得太多了。这还不算你应该对他的差使损失性命所应付的赔偿，因为有人说是你差人把他们杀掉的。”

雅尔说这是谣言，不是真的，他们便分别了。

埃吉尔一走，雅尔就把一对兄弟叫了来，那两人都叫乌尔夫。

他对他们说道：“在这儿呆了些时候的那个大个子，埃吉尔，——我想要是他回到了国王那里，那给我们的麻烦就大了。从他刚才对杀死国王的差使的指责判断，我可以想像他会怎么对国王讲对我的印象。你们去追杀他们，制止他们向国王散布那样的诽谤。我的意见是埋伏在埃德斯可格。带上足够的人去，保证一个也不让他们逃掉，你们也不要在他们的手里受到伤害。”

两兄弟准备好离开，带上了三十个人。他们进入了树林，这

些人对那边的每一条小径都很熟悉，注意着埃吉尔的行动。

有两条路穿过树林。其中短的一条要翻过山脊，有很陡的坡，上面有一条很窄的小路。另一条是绕过山脊，一路有许多沼泽，上面铺有一些砍倒的树干让人通过，也只有一条小路。每条路上埋伏了十五个人。

76

埃吉尔往前走去，来到阿尔夫的农庄，在那里过了夜，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第二天早晨天亮以前他就起身了，准备离开。他们正在吃早饭的时候，阿尔夫来到他们那里。

“你们要赶早动身啊，埃吉尔，”他说道，“可是我劝你们不要急着赶路。要小心，因为我觉得有人埋伏在树林里等你们，我没有能帮得上忙的人可以跟你去，但是我邀请你留在我这里，等到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安全通过树林时再走。”

“太荒唐，”埃吉尔说道，“我要按计划上路。”

埃吉尔和他的人准备动身，但是阿尔夫还想劝阻他，要他如果发现路上有脚印，就折回来，他说自从埃吉尔去了那边以后，还没有人从东边回来过，“我预料，除非是找你的那些人到过那里。”

“假定你说的是对的，那你说他们会有多少人？”埃吉尔问道，“他们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即便他们的人比我们多几个。”

“我和我的帮工走到树林附近，”阿尔夫说道，“我们发现有人的脚印延伸到树林里面。他们一定有一大帮子人。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亲自去那里看看那些脚印。可是要是你觉得我对你说的对，你就回来。”

埃吉尔上路了。他们一行来到穿过树林的那条路的时候，



看到了人和马留下的脚印。埃吉尔的人说他们想折回去。

"我们要继续前进,"埃吉尔说道,"有人走过埃德斯可格,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惊讶,因为这是人人都走的路。"

他们又动身了,那些脚印继续出现,而且很多,他们一直来到一个岔路那里,脚印在那里也分成同样多的两群。

"看来阿尔夫说的不错,"埃吉尔说道,"让我们准备迎接突然的攻击。"

埃吉尔和他的人脱下了他们的披风并解开身上的衣服,把它们放在雪橇上。他的雪橇带有一根韧皮长索;带一根备用绳索以供修理缰绳之用是长途旅行的习惯。然后他搬起一大块石板,把它安在他的胸腹部,再用那根皮索牢牢绑住,往上裹住他的身体一直到他的肩部。

埃德斯可格有一片极茂密的树林,两边都一直延伸到居民点前,但是密林深处却是些矮灌木和杂丛,有些地方还一点树木都没有。

埃吉尔和他的人走了翻过山脊的那条短道。他们都拿着盾,戴着头盔,还有斧和投枪。埃吉尔在前面开路。山脊的脚下有树木,但是峭壁上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木。

他们来到峭壁上的时候,有七个人从林子里蹿出来爬上山岩来追赶他们,朝他们射箭。埃吉尔和他的人转过身来把整个路都挡住。有另外的一些人从山脊顶上下来,从上面朝他们扔石块,那更加危险。

埃吉尔对他的人说:"你们过去,在峭壁脚下找地方躲一躲,尽可能防护自己,我到顶上看看去。"

他们照做了。埃吉尔上到峭壁顶上的时候,有八个人等在

那里。他们立刻向他攻击。不用赘述他们的断杀了,结果是埃吉尔把他们全都杀死。然后他来到峭壁边上,往下扔石块,那是根本没法躲得开的。瓦尔姆兰的人有三个被砸死在那里,另外四个带伤逃进了树林。

之后,埃吉尔和他的人回到了他们放马处,继续赶路,一直走到他们翻过了山脊。那几个逃脱的瓦尔姆兰人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埋伏在沼泽边上的伙伴。他们从山下的小路赶去,出现在埃吉尔和他的人前面的路上。

乌尔夫两兄弟当中的一个对他的人说道:"我们得想个计策,安排好不让他们逃掉。这儿这条路是沿着山脊走的,上面有一片悬崖,沼泽一直伸到那里。那里的路很窄,只容得下单人行走。我们当中得有人绕着山脊过去插到他们的前面挡住他们的进路。我们其余的人则藏在这里的林子里,在他们经过这里的时候跳到他们的后头。我们要做到不让他们逃掉一个。"

他们就按乌尔夫说的做了。乌尔夫带上十个人,过了山脊。

埃吉尔和他的人往前走着,没有意识到有这样的计策,这样,他们就来到那条窄道那里,一到那里他们就受到了手拿武器的人的攻击。在埃吉尔和他的人回击并保卫自己的时候,在山脊前的人爬到了山脊上。埃吉尔看到这个情形就回过头来对付他们。仅仅快速的几下重击,他就杀死了他们几个,其他的人退回到比较平坦的地方。埃吉尔朝他们追去。乌尔夫死在了那里;结果埃吉尔杀死了大约十一个人。接着他急急赶到他的伙伴在路上低洼处抵挡八个人的地方。双方的人都受了伤。埃吉尔来到的时候,瓦尔姆兰人立刻逃进附近的树林里去。五个受重伤的人逃脱,三个人当即被杀死。



埃吉尔身上受了好几处伤,但都不严重。他们继续上路,埃吉尔为他的同伴护理了伤处,他们的伤都不重。接着他们坐上了雪橇,那一天就在赶路中过去了。

那些侥幸逃脱的瓦尔姆兰人带上他们的马,挣扎着从树林里回到东边有人居住的地方,他们的伤在那里得到护理。他们在那里又找到几个人一起回去见他们的雅尔,对他讲了他们遭到的不幸。

他们报告说乌尔夫两兄弟都被杀死,总共死了二十五个人,"只有五个人得以逃命,但都受了伤。"

雅尔问起埃吉尔和他的人的情况。

"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受伤,"他们回答说,"他们极勇猛地攻击我们。在我们八个他们四个的时候,我们逃走了。我们五个逃到树林里了,三个被杀死,据我们所见,埃吉尔和他的人一点没有受伤。"

雅尔说,他们这一趟行动的结果简直太糟糕了。

"要是你们杀掉了那个挪威人,你们的重大损失我还能忍受,"他说道,"可是现在,他们到了树林的西边,把这些事情告诉了挪威国王,我们将会受到他的可以想像的最严厉的惩治的。"

77

埃吉尔继续赶路,一直赶到树林西边。他和他的人晚间来到索尔芬那里,受到了热忱的欢迎。埃吉尔和他的人在那里治疗了他们受的伤,还在那里住了好几夜。那时索尔芬的女儿海尔嘉已经能够起来走路了,病已经好了,她和所有的人都为此感谢埃吉尔。这伙赶路的人也在农庄里调养了他们的马匹。



那个为海尔嘉刻鲁纳文的人就住在附近。透露出来的情形是，他曾向她求婚，但是索尔芬回拒了他。后来，那个农民的儿子想引诱她，但是她不愿要他。后来他装做为她刻求爱的鲁纳文，但是他不懂怎么刻，结果他刻的那些字给她带来了病痛。

埃吉尔要走的时候，索尔芬和他的几个儿子陪着他上了路。他们一共是十个或者十二个。他们一起走了一整天，以防备阿尔莫德和他的人。在听说埃吉尔和他的人与压倒多数的人对抗，而且取得了胜利之后，阿尔莫德便认识到他和埃吉尔对抗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所以他和他的人就留在了家里。埃吉尔和索尔芬在分手的时候交换了礼物，还允诺相互保持友谊。

接着埃吉尔和他的人继续走他们的路，在回到索尔斯坦恩那里以前，一路上没有发生别的事情。那时他们的伤也都好了。埃吉尔在那里一直住到春天。索尔斯坦恩派差使去见哈康国王，交了埃吉尔在瓦尔姆兰收取到的贡税。他们见到国王，把贡税交给他的时候，他们对国王讲了一路发生的事情。国王认识到他的怀疑是真事，雅尔阿尔恩维德把他派往西边的两队差使都杀了。国王告诉索尔斯坦恩，他可以留在挪威，与他和解了。于是差使们回家去了，回家以后，他们告诉他，国王对这趟出使很高兴，答应和索尔斯坦恩和解，保持友谊。

夏天，哈康国王带上一支很大的军队去了维克，从那里往东到了瓦尔姆兰。雅尔阿尔恩维德逃跑了；国王根据收税人的报告，向那些对他干了错事的农庄主强制课以重税。他在那里封了另外一个雅尔，给他和农庄主们明确了他们应有的责任。

这一次出行，哈康国王巡遍了西哥特兰，就像讲述他的萨迦和关于他的诗里所描写的那样，他把西哥特兰纳入了他的统治



之下。也讲到他去了丹麦,抢劫了那边许多地方。他只带了两艘船就摧毁了十二艘丹麦船，他封了他的侄子特里格威·奥拉夫松为国王,让他统治东边的维克。

埃吉尔收拾好他的商船,募集了船员,他送给索尔斯坦恩那年秋天他从丹麦带来的那艘长船作为道别礼物。索尔斯坦恩给埃吉尔送来许多精美礼物。他们相互允诺保持最好的友谊。埃吉尔派人给他在奥尔兰的亲戚索尔德送信，让他管理埃吉尔在奥尔兰和霍尔达兰拥有的土地，要他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买主就把那些地卖了。

埃吉尔和他的人准备好了启程,刮起顺风的时候,他们沿着挪威海岸驶离了维克，然后进入大海驶往冰岛。他们一帆风顺一直回到了波尔嘎尔费约尔德。埃吉尔把他的船沿峡湾驶到离开他的农庄很近的地方抛下锚。他把他的货物都搬回了家，把船拉上了岸。埃吉尔回到他的农庄,人人见到他都非常高兴。他要在那里过冬。

78

1018

埃吉尔这次航海归来,那个地区已经处处有人居住了。最初来到的定居者已经全都过世了,现在居住在那里的是那批人的儿子和孙子了。

凯蒂尔·古法(燕汽)来冰岛的时候,那里已经有很多人定居了。他在罗斯姆赫瓦尔拉内斯的古弗斯卡拉尔度过了第一个冬天。凯蒂尔是从爱尔兰坐船来的,带来了许多爱尔兰的奴隶。因为那个时候罗斯姆赫瓦尔拉奈斯的全部土地上已经都有人定居,凯蒂尔便迁往内斯,在古弗内斯度过了第二个冬天,可是他在那里找不到可以安家的地方。后来他来到波尔嘎尔费约尔

德，在一个今天叫做古弗斯卡拉尔的地方度过了第三个冬天；他把船停泊在从那边山里流下来的古弗阿河上。

索尔德·拉姆巴松那时居住在拉姆巴斯塔870尔。他已经结了婚，有一个儿子叫拉姆比，那个时候，他已经完全长大了，按他那个年纪，他算是很高大很强壮的。夏天，人人都骑马去议事庭的时候，拉姆比也去了。那时，凯蒂尔已经西迁到了布雷达费约尔德，去找可以生活的地方。

凯蒂尔的奴隶逃跑了，夜里，他们在拉姆巴斯塔坻尔遇到了索尔德。他们放火点燃了房子，把索尔德和他的所有帮工都烧死，打破了他的棚子，把他的牲口和物品都弄到外面。他们拉来马匹，把抢掠的东西都让马驮上，朝阿尔夫塔内斯而去。

那天早晨太阳快要升起的时候，拉姆比动身回了家，因为头一天夜里他看到了火焰。他随身带着好几个人，他立即骑马来找他家的奴隶，其他农庄的人加入他一伙。奴隶们看到有人追赶他们，便放弃他们抢到的东西，找藏身的地方去了。有的逃到了米拉尔，有的逃向海边来到一个峡湾。

拉姆比和他一伙人追赶他们，在叫做科伦内斯的地方杀死了一个叫科里的奴隶。斯科里、索尔莫德和斯瓦尔特跳进海里，游水离开了陆地。拉姆比和他一伙人在附近找到几条船，划船追赶他们。他们在斯科莱岛找到了斯科里，把他杀死在那里。接着他们划往礁石岛，在那里杀死了索尔莫德，那个地方后来一直被人叫做索尔莫德斯科尔（索尔莫德礁石岛）。他们抓到了其他奴隶，他们抓到奴隶的那些地方，现在也都按奴隶的名字命了名。

拉姆比那以后就居住在兰姆巴斯塔坻尔，成了一位富有的农庄主。他是个很有势力的人，但并不惹是生非。



蒸汽凯蒂尔往西到了布雷达费约尔德，在索尔斯卡费约尔德定居下来。古弗达尔谷和古弗费约尔德都是由他而得名的。他娶了黑皮肤盖尔蒙德的女儿玉尔,他们有一个儿子叫瓦利。

当时有一个叫格里姆的人,是斯维尔汀的儿子,他住在一个叫做海迪的漠泽的脚下的摩斯费尔的地方。他很富有，家世也好。他的同父异母妹妹叫朗恩维格，是奥尔弗斯的戈狄索罗德的妻子，他们的儿子是法律宣讲吏斯卡弗蒂。格里姆后来也成了法律宣讲吏。他提出要娶索罗尔夫的女儿、埃吉尔的侄女和养女索尔迪丝。埃吉尔喜爱索尔迪丝一点不亚于喜爱自己的孩子；她是一个极为诱人的妇女。因为埃吉尔知道格里姆的出身很好,他们很匹配,婚事便定了下来。索尔迪丝嫁给格里姆的时候，埃吉尔把她的父亲遗留下来的产业都交给了她。她去了格里姆的农庄,他们在摩斯费尔住了很久。

79 那时有个人名叫奥拉夫，是霍斯库尔德的儿子和达利尔的考尔的孙子。他的母亲麦尔科尔卡是爱尔兰梅尔克雅丹国王的女儿。奥拉夫住在拉克萨尔达尔的希雅尔达尔霍尔特,在布雷达费约尔德的山谷里。他非常富有,是冰岛当时最英俊的人之一,是一个思想执着的人。

奥拉夫提出要娶埃吉尔的女儿索尔盖尔德。索尔盖尔德是一个很优秀的妇女,聪明、性格坚强,但是通常很安静。埃吉尔了解奥拉夫的家庭背景,知道这是一门很好的婚事;于是她就嫁给了他，去和他一起生活在希雅尔达尔霍尔特。他们的孩子是克雅丹、索尔贝格、哈尔多尔、斯坦恩多尔、苏里德、索尔比约格和贝格索拉。贝格索拉做了索尔哈尔·奥达松戈狄的妻子。索

尔比约格先嫁给阿斯盖尔·克纳塔尔松，后来又嫁给了维尔蒙德·索尔格里姆松。苏里德嫁给了索尔蒙德的儿子古德蒙德，他们的儿子名叫哈尔和杀人者巴尔迪。

奥祖尔是埃温德的儿子和奥尔弗斯的索罗德的弟弟，娶了埃吉尔的女儿贝拉。

这个时候，埃吉尔的儿子伯德瓦尔已经长大成人。他非常有出息，很英俊，个子高大强壮，和埃吉尔以及索罗尔夫在他这个年龄的时候一样。埃吉尔非常喜欢他，同样，伯德瓦尔也很依恋他的父亲。

一年夏天，来了一艘船泊在维塔河上，那儿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集市。埃吉尔买下了一大堆木材，安排要把那些木材用船运回到他的农庄。他的家人驾了埃吉尔的一艘有八个桨位的船，去把木材从维塔河运回来。伯德瓦尔要求和他们一起去办这件事情，他们允许他一起去。他和帮工们一起去了维利尔，那里他们一共六个人乘上了那艘八个桨位的船。他们准备好要启程的时候，下午涨起了大潮。因为他们需要等到潮水退去，他们一直到夜里很晚的时候才启程。逆向潮水刮起了一阵猛烈的西南风。就像惯常发生那样，峡湾里海水波涛汹涌。结果他们的船翻在了汹涌的波涛里，船上的人全部葬身大海。第二天尸体都被冲刷到岸上。伯德瓦尔的尸体被冲刷到了英纳斯奈斯的海岸上，其他一些尸体被冲到了南边更远一些的地方，船也漂到那里的岸上。船被人们发现被冲到了雷克雅尔哈马尔岸边。

那天埃吉尔听到这个消息，立刻骑马去寻找尸体。他找到了伯德瓦尔的尸体，把他抱起来放在膝上，然后带着尸体骑马来到迪格拉内斯斯卡拉格里姆的坟冢那里。他挖开那座坟冢，把



(Guðjón Ketilsson)

他找到了伯德瓦尔的尸体，把他拖起来放在膝上……



伯德瓦尔的尸体安放在里面斯卡拉格里姆的身边，然后又把坟冢堆好；这件事一直进行到了日落。之后埃吉尔骑马回到了波尔格；回家后，他径直走到了他通常睡觉的卧室，拴上门，上床躺下。没有人敢和他说话。

据说在埋葬伯德瓦尔的时候，埃吉尔穿着紧身裤和一件红色的粗布束腰外衣。人们看见他肿胀得很利害，他的外衣和紧身裤都被撑破了。

那天晚些时候，埃吉尔把他卧室的门拴上，不吃不喝。那天他躺在卧室里，第二天他也在那里躺着。没有人敢和他说话。

第三天天亮后，阿斯盖尔德派人骑马出去。那个人往西向希雅尔达尔霍尔特疾驰；下午到达的时候，他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对索尔盖尔德讲了。他还把阿斯盖尔德的口信告诉了她，要她尽快赶往波尔格。

索尔盖尔德立即牵马套鞍，和另外两个人上路了。那天晚上他们骑马飞奔，深夜才到达波尔格。索尔盖尔德直接来到有炉火的屋子里。阿斯盖尔德欢迎了她，问他们是不是吃过晚饭了。

索尔盖尔德大声回答说："我没有吃过晚饭，不到芙丽娅[①]那里我是不吃的。我完全懂得我父亲的行动是再好不过的了。父亲和我弟弟死后，我是再也不想活了。"

她走到埃吉尔卧室的门前喊道："爸爸，开门，我想我们俩一块儿走。"

埃吉尔打开了门。索尔盖尔德走了进去，把门又拴上了。之

① 即死亡女神。



后她在卧室里的另外一张床上躺了下来。

于是，埃吉尔说道："你做得好，我的女儿，想跟随你的父亲。你表现了对我莫大的爱。遇到这么悲痛的事情，我怎么会还想活下去？"

随后，他们都沉寂了一会儿。

接着，埃吉尔说道："我的女儿，你在做什么？你是在嚼什么吗？"

"我在嚼红皮藻，"她回答道，"因为我觉得它会教我心情更坏。否则，我怕我会活得太长。"

"那东西让你很不好受吗？"

"不好受极了，"索尔盖尔德说道，"你要点儿吗？"

"会有什么不同吗？"他说道。

过了一会儿，她叫喊要点什么喝的，有人给她送来了一些水。

于是埃吉尔说道："嚼红皮藻就是这样，让你更渴。"

"你要不要喝一点儿，爸爸？"她问道。

她把那只角杯递给了他，他喝了一大口。



于是索尔盖尔德说道："我们上当了。这是牛奶。"

埃吉尔在角杯上咬下一块，让自己的牙齿尽可能深地咬下去，然后把角杯扔掉。

于是索尔盖尔德说道："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的计划落空了。现在，我想我们要活着，父亲，等你做出一首悼念伯德瓦尔的诗来，我把它刻在一根鲁纳杖上。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想死，我们就可以死了。我怀疑你的儿子索尔斯坦恩是否能为伯德瓦尔写出什么诗来；而且好像也不会不为他举行祭宴仪式，可

是我想举行那样的仪式的时候,我们大概也不会出席了。”

埃吉尔说好像他不大可能做出什么诗来,即使他想试试。

“但是,我要试试,”他说道。

埃吉尔的另外一个叫贡纳尔的儿子，不久以前也已经死了。

于是埃吉尔吟唱了这首诗:

我的舌迟钝了
我动它不得,
我的诗的韵律
迟迟不能扬起。
诗的蜜醪
不能为我所及。
从我的头脑里,
溢不出诗意。

因为巨大的悲伤痛泣
的梗阻——
实在难于
从思想深处
把弗里格的后裔奥丁
从霜巨人
那里劫来的蜜醪
吐出。



最纯洁的情感，
是诗神以矮子的生命
练就的
诗歌精髓。
巨人颈子那里
涌出的血
猛击着矮子
藏蜜醪的山岩。

我的诗情泛到了
我的头脑的边缘，
犹如森林边上的树木
在猛烈地飘摇。
哪有抱送
自己亲人尸骨
去到坟冢的人
会有闲情丝毫。

然而我
要把我丧失父尊
失去母慈的经过
首先表过；
用我从语言圣殿
搬来的木材
构筑诗文把他们

赞扬。

海浪袭击
我父亲家室的墙壁，
那裂痕叫人
惨不忍睹。
我知道狂涛
带给我的孩子
的损伤，
犹未得到平熨。

海的女神沉重地
打击了我，
夺走了众多
我钟爱的亲人；
大海割断了
我家族的练带，
叫我失去了
那牢固的根基。

要是用剑能
对那种行为报复，
掀起狂涛者
早已被诛丧命。
我会猛击



祭风者，
我要讨伐
众海神。

然而，我乏力
向海上众生的
谋害者
讨回公道；
很清楚
人人都可以见到
老耄的人
实是孤掌难鸣。

海夺去我的
太多太多，
我亲人的殒命，
实在难以启口讲述，
我家室的
荫佑
已经走上
黄泉之路。

我自己深知，
在我的儿子的身上
蕴存有一切



高贵的因素。
那荫佑若能
长大成材，
他无疑必定是
一名勇猛的武士。

他对自己父亲的言辞
永远最尊重，
哪怕世人的见解
与之大相径庭。
他把我支撑起，
他将我荫佑，
给我支持，
叫我力量增长。

我常思忖，
我别无叔季伯仲，
这思绪总如狂风
在我的脑中呼啸。
我总念及斯人，
即使在枪林箭雨中
我也在闯荡，
把他寻找。

再无任何



威武勇士，
能在危难中
直起把我保护；
在面对强敌的时候，
我需要的是他。
身边同伴已经不多，
我岂能临阵退缩。

奥丁绞索架之下
的人群中，
实难有人
可依可靠；
扼杀了他的亲人
的黑手，
用他的兄长的性命
交换来了财富。

我常常觉得
财富的统治者①
……

人言也道，
人子的价值

---

① 此处手稿残缺。



无复能得到，
除非再生出
后裔一个；
他人对他
又恰如对他的兄长
一样尊重。

人人诚然都
和睦对我，
我却未获得
与他们相处的趣乐；
我的妻子所生之子
已去瓦尔哈尔
寻求与独眼神①
结伴为伍。

海的主宰
兴风作浪的元酋，
却决心
做我的对头。
我无法
昂起头，

① 指奥丁。北欧神话说，奥丁为例获得更大的智慧，要饮用约屯海姆能叫人聪明的水。掌管约屯海姆的水的米默要求奥丁用一只眼睛做抵押。奥丁舍去了他的一只眼睛，饮了约屯海姆的水。成了最有智慧的神。



消不去
苦脸愁容。

汹涛狂浪
无情地
夺去了我的
高贵的儿子；
我深知
他总是远避邪恶，
从来也不
惹是生非。

一切犹
历历在目：
奥丁如何
将我家园中的
幼木，
我妻子的骨肉
劫往神祇的
城郭。

我一向
与奥丁为伍，
对他忠诚不渝
信从始终；



到头来，
断情绝义的
却是他：
武士的护卫，
构筑胜利的人。

我并不崇敬
维利尔①的兄长，
众神之主。
以我的渴求；
做法倒也算得体，
智慧之友
总算补偿了我所
遭受的苦楚。

征战四方，
制伏地狱恶狼的
神祇②，
赋予我
无可非议的诗力；
教我得以揭露
谋划与我作对的人

① 在阿斯神祇中维利尔是奥丁的弟弟。
② 亦指奥丁。



是我的死敌。

我的旅程中布满荆棘、
死亡，
奥丁的敌人的手足，
正在那里把我守候。
坚定，
决无悔恨，
我会满心喜悦地
把那时刻迎接。

随着做诗的进展，埃吉尔的情绪开始恢复；诗一完成，他就把它交给阿斯盖尔德、索尔盖尔德以及他的帮工，然后从床上起来，坐到了他的主座上。他把他的诗题名为《失子之歌》。之后，埃吉尔按照古老的习俗举办了一个祭宴。索尔盖尔德回家的时候，埃吉尔送给了她告别礼物。

80

埃吉尔在波尔格住了很长时间，活到很大年纪。没有提及他和任何冰岛人有过争执。也没有说过在他在冰岛定居以后，有过和任何人决斗或者杀死任何人的事情。

人们还说，在发生了前面讲的那些事件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冰岛，主要原因是，国王觉得他对国王干了前面提到的那些错事，他不能住在挪威。埃吉尔过着十分奢侈的生活，因为他有钱过这种生活，他也有过这种生活的脾气。

阿特尔斯坦国王的养子哈康国王，统治了挪威很长一段时



间。在哈康的晚年,埃里克的儿子返回挪威和他争夺统治权。他们打过多次战,但是总是哈康得胜;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战是在霍尔达兰,在费恰尔的斯托尔德那里打的。哈康国王胜了,不过他受了很重的伤。那以后,埃里克的儿子接管了对国家的统治。

头领阿里恩比约恩留在埃里克的儿子哈拉尔德那里，成为他的参事，他赠给阿里恩比约恩大量的财富。阿里恩比约恩掌管着他的军队和负责防卫。阿里恩比约恩是一位杰出的长胜武士。他靠在费约尔丹讷省的收入生活。

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听说挪威有了一位新国王，听说阿里恩比约恩已经回到了他那边的老家，很是受到尊重。于是埃吉尔作了一首诗来赞美阿里恩比约恩:

赞美一位高贵的人
我的诗情如潮激涌。
但面对吝啬鬼,
我却钝于言辞。
我自如地
讲述一位国王的行径,
但对人们的谎言
我却缄口不言。

我尽情嘲笑
制造谎言的人,
痛快歌颂
朋友的好处;



怀着一个诗人
的诚意，
我造访过众多
平和的国王。

曾有一时
我开罪于
一位有权势的国王——
郧陵①家族的一个后裔。
我把壮胆的大帽
扣在我黑发之上，
来到了这位勇猛君王
的面前。

这位威武的
人主
以恐怖
维持着他的统治；
在约克，
这位国王
以僵直不易的思想
治理着潮湿的国土。

① 这是北欧最古老的王族。这里指阿里恩比约恩。



一双大眼
在这位暴君的脸上
像蛇眼那样
发出可憎的光芒；
埃里克眉下的
目光，
预示的是
危险和恐怖。

然而我冒险
把我的诗——奥丁化为蛇①
劫得的蜜醪，
奉给了这位君主；
给他的颂诗
回荡绕梁
深深贯进
众人之耳。

无人称道
我的诗的美，
在豪华的宫殿里
那美赢不来一声赞叹。
我从国王那里得到的

① 奥丁是化为蛇才钻进山里劫得诗的蜜醪的。



对我的诗的报酬，
是留住我的脑袋
给我的帽子留个安身之处。

我保住了我的脑袋，
和我浓眉下的
那黝黑的
一对宝石，
以及我那张嘴，
是它
把我脑袋的赎金
奉在国王的膝下。

我那一腔牙齿，
还有那三寸舌头，
还有一双耳朵，
全都得到保全；
一位大名鼎鼎的国王
赠与这样多，
这奖赏远比金银财宝
高贵得太多太多。

在我身旁的他，
胜过任何其他
慷慨解囊者，



他是我最信得过的
忠诚的朋友，
他的每个行为
都使他的形象
不断高大巍峨。

阿里恩比约恩，
最完美的人杰，
只身护卫我，
战胜国王的愤怒；
他是国王的朋友，
在好战的统治者的
厅堂中
一句不真的话也未吐。

还有……，
……庭柱，
为我的行为
增光者，
我的行为……
……哈尔夫丹家族
的祸端。①

① 此处手稿残缺。



若是我不能报偿
他的盛情,
我便辜负了
我的朋友,
也不配吹响
奥丁的号角,
不值任何赞扬,
只算得是违背誓言之徒。

此时此刻,已经清楚,
向何处:
在众人之前,
把我对这位威武的
领袖的赞颂倾吐,
把我的诗织成的
崎岖路径
展现在他们眼前。

我先要指出——
大家本来很清楚,
它早已伫留
众人的心中
这头火熊
为人慷慨仗义,
这品德

常青永绿。

他疏财济人
无度，
赢得人人
仰慕；
弗利亚和尼约尔德
赋给他
阿里恩比约恩
财宝不计其数。

钱财源源不断
流到赫罗尔德
这位优秀后裔
的手中；
他的慷慨豪爽
吸引诸多朋友
不远万里
赶来与他相就。

他穿戴豪华
宛如君王，
他腰悬利剑
可削铁如泥。
他带领众人



对诸神恭敬备至；
他是神祇的朋友，
是穷者的支柱。

他的行为将与世永存，
胜过任何他人，
即便他们也
拥有大量财富；
天下这样慷慨疏财者
为数已寥寥，
能解囊济贫的人
更无几稀疏。

不论何人，
若是他期望
阿里恩比约恩
给予帮助，
他决不会
遭到他的嘲笑，
受到他恶言相待，
或是回来两手空空。

费约尔丹讷的此公
从无吝惜钱财之时，
他不贪恋



那能滴出金环的臂圈，
他藐视那位带着金臂圈
偷盗诗的蜜醪的窃贼，
他手掷金子，
他足践首饰。

在他充实的生命的
土壤里，
播下的
常是征战的种子。
……①

那该是何等的不公啊，
若是这位
疏财济世之人
竟葬身大海，
让海神
淹没掉
他对我的
那种种恩德。

我清晨醒来
让我的舌头

① 此处手稿残缺。



把语言的功夫
勤恳操练。
我修起了
一座赞美的坟冢，
它将在诗的天地里，
永垂不朽。

81 那时有个人名叫埃纳尔，是海尔吉·奥塔尔松的儿子，是在布雷达费约尔德落户的东方人比约恩的重孙。埃纳尔是智者奥斯维夫的弟弟。很小的时候，埃纳尔就很高大强壮，是一个很有出息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作诗，很喜欢学习。

一年夏天在全民庭①集会上，埃纳尔来到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的帐篷里，他们开始交谈起来。谈话很快就转到诗文上来，他们两人对这次讨论都很高兴。

从此以后，埃纳尔就经常和埃吉尔交谈，他们之间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埃纳尔刚从海外航行归来，埃吉尔问起埃纳尔近来的新闻和他在挪威的朋友，也问到他视为仇敌的那些人的近

① 庭是早期冰岛的比家庭大的社会单位。一个庭的领袖是戈狄，戈狄并无行政权力，只是协调本地居民间关系的代表人物。相邻近的庭联合在一起组成更大的单位——区。公元930年在冰岛建立了全岛统一的"全民庭"即阿耳庭。全民庭不是权力机构，而只是立法机构。930年夏全民庭举行了第一次全民会议。会议决定有各地族长36人组成国民法院，设法律宣讲吏一人，由族长们推举产生，任期三年。他没有行政权力，只是宣布全民必须共同遵守的统一的不成文法律。930年标志了古冰岛共和国的诞生。举行第一次全民庭的地点在冰岛东南部一个水草茂盛的坦原。坦原的东北面是一条长岭。这个地方也是以后历年举行全民庭的地方。后来冰岛人把这个地方叫做"庭谷"。这是冰岛的第一圣地。人们在庭谷的岭上安放了一块石头，法律宣讲吏一贯立在这块巨石上宣讲法律。这块石头被冰岛人称为"法律岩石"。

况；他还多次问起那边的头面人物。埃纳尔则问埃吉尔的航行情况和他的收获；埃吉尔很喜欢谈这些，他们之间相处极为融洽。埃纳尔要埃吉尔对他讲他最艰难的战斗，埃吉尔给他吟唱了一首诗：

我单独对付过八个，
两次和十一个交手。
我把尸体扔去喂狼，
全都被我亲手杀掉。
我们的剑
猛击着盾牌。
我的铁臂
挥舞着闪亮的兵器。

埃吉尔和埃纳尔分手的时候相互允诺保持友谊。埃纳尔在别的国家和有地位的人在一起生活了很久。他很慷慨，但是往往钱财不足。他性格坚定,是个高尚的人。他是雅尔哈康·西古尔达松手下的人。

那时,挪威很不平静。雅尔哈康在和埃里克的儿子交战,许多人逃离了这个国家。哈拉尔德·埃里克松国王被人出卖，死在丹麦的林姆峡湾的哈尔斯。他对抗那个叫做金发哈拉尔德的克努特的儿子哈拉尔德,他也和雅尔哈康对抗。

头领阿里恩比约恩随哈拉尔德·埃里克松一起死在那场战斗中。埃吉尔听说阿里恩比约恩的死耗的时候，他吟唱了这首诗：



戎马倥偬的斗士
仗义疏财的贵人
已日渐稀少。
慷慨之士何处觅，
斯人在海之彼方
把银子雪花似地散给
这只猛鹫栖息的手，
换得我赞扬的诗一篇？

诗人埃纳尔·赫尔伽松的绰号是丁当响的碗。他作了一首赞扬雅尔哈康的得劳帕，题目叫《短缺金子》，诗很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位雅尔对埃纳尔有很大的气，他拒不听他的诗。于是埃纳尔吟唱了这一首诗：

更深人静，我用战神的蜜醪
把统治国土的高贵勇士
歌颂——
如今我懊悔万分。
我过于热衷于把他见；
而那位散财的人，
那位名扬遐迩的领袖，
看来视我为最劣等的歌手。

他还吟唱了另外一首诗：

让我们另寻找敢于用剑
给恶狼喂食的雅尔，
懂得用胜利的盾牌
装点船舷的能手，
那用剑砍杀
如蟒蛇飞舞的勇士；
看他冷落我不，
当我与他会晤。

这位雅尔当时并不愿埃纳尔离开，听了他的诗之后，赠给他一面盾作为报偿，那是一件十分珍贵的宝物。盾上刻着许多描述传说的画，画间镶嵌有金银宝石。后来埃纳尔去了冰岛，和他的哥哥奥斯维夫住在一起。

秋天，埃纳尔骑马来到波尔格，在那里逗留。埃吉尔不在家，去了北方，不过人们说他很快就会回来。埃纳尔在那里住了三夜等他；习惯上拜访朋友是不停留超过三夜的。埃纳尔于是准备动身；离开之前，他来到埃吉尔的床前，把他那面珍贵的盾牌挂在那里，他嘱咐那里的家人说，那是赠给埃吉尔的。

之后，埃纳尔骑马走了，同天，埃吉尔回到家里。他来到床前的时候看见了那面盾牌，问这么宝贵的东西是谁的。人家告诉他，是丁当响的碗埃纳尔到过他的床边，把那面盾牌送给他当礼物。

于是埃吉尔说道："这个该死的家伙。他是要我不睡觉给他的盾牌作诗吗？把我的马牵来。我要去追赶他，把他宰掉。"

他的家人告诉他，埃纳尔是那天清早骑马走的，——"现在



他应该已经回到达利尔了。

于是埃吉尔吟唱了一首得劳帕,它是以这段诗开始的:

赞扬赠与我的坚盾
此其时也。
慷慨赠与者的信息
径直送到我的家里。
我定会好好地驾驭
我的歌船,
我的诗帆,
让他尽情欣赏。

埃吉尔和埃纳尔终身保持深厚的友谊。关于那面盾牌的命运有传说讲到,埃吉尔带着它和索尔凯尔·贡瓦尔德松往北去维坻米里。索尔凯尔去那儿迎接他的新娘。同行的还有红色比约恩的儿子斯卡尔夫和海尔吉。后来这块盾牌损坏了;它被扔进了一个乳清桶里。后来埃吉尔把装饰盾的东西都弄下来。盾上使的金子就有十二盎司。

82 埃吉尔的儿子索尔斯坦恩长大成了一个很英俊的人,头发是浅色的,皮肤白皙。他很高大强壮,虽然不如他的父亲。索尔斯坦恩是一个聪明平和的人,是谦恭和能自我约束的楷模。埃吉尔不太喜欢他。另外一方面,索尔斯坦恩也不那么喜欢他的父亲;可是阿斯盖尔德和索尔斯坦恩却很亲近。这个时候埃吉尔已经很老了。

一年夏天，索尔斯坦恩骑马去全民庭，埃吉尔留在家里。索尔斯坦恩离家之前，他和阿斯盖尔德决定把阿里恩比约恩的礼物，那件丝袍从埃吉尔的箱子里取出来，让索尔斯坦恩穿上去参加全民庭。那袍子太长，一直拖到了地上，在去法律岩石的路上袍子的边被弄脏了。他回到家以后，阿斯盖尔德又把它放回原来搁它的地方。很久以后一次，埃吉尔打开他的箱子，发现袍子被弄坏了，他问阿斯盖尔德是怎么回事。她把实情对他讲了，埃吉尔吟唱了一首诗：

这样的传人，
于我没有用处。
尚在我有生之年
他就违迕于我。
驰骋四海之人，
好似要另寻战友
为我的尸骨
堆坟砌墓。

索尔斯坦恩娶的是贡纳尔·赫利法尔松的女儿尤弗里德。她的母亲海尔嘉是奥拉夫·菲兰的女儿，是大喊大叫的索尔德的妹妹。尤弗里德先前嫁给过通古地方的奥德的儿子索罗德。

不久之后，阿斯盖尔德去世了。于是埃吉尔放弃了他的农庄，把它交给了索尔斯坦恩，便南下去莫斯费尔他的女婿格里姆那里，因为在所有他的活着的亲眷当中，他最喜欢的就是他的妻子和她的前夫的女儿索尔迪丝了。

一年夏天，有一艘船来到雷路沃格，驾船的人名叫索尔莫德。他是挪威人，居住在索拉的儿子索尔斯坦恩的农庄里。他带来了索尔斯坦恩送给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的一面盾牌，那是一面工艺很精的盾牌。索尔莫德把盾牌交给了埃吉尔，他接受下来，感谢了索尔莫德。那年冬末，埃吉尔为送给他的那面盾牌作了一首得劳帕，他把这首得劳帕叫做《盾牌之歌》。它是以这段诗开始的：

听着，国王的臣民，
长发奥丁——祭祀之火的守卫者，
赐我的这首颂歌：
请大家保持安静。
我的颂扬，
神鹰的赞美，
总要在霍尔达兰的
土地上回响。

埃吉尔的儿子索尔斯坦恩居住在波尔格。他有两个非婚生子赫里弗拉和赫拉弗恩，他和尤弗里德结婚后生了十个孩子。他们的女儿中的一个名叫俊美的海尔嘉。她成了诗人赫拉弗恩和蛇舌贡恩劳格两人争夺的对象。他们的长子名叫格里姆，其后是斯库利、索尔盖尔、考尔斯文、赫约尔莱夫、哈利、埃吉尔和索尔德。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女儿叫索拉，她嫁给了索尔莫德·克利普雅尔恩松。从索尔斯坦恩的孩子们那里传下来很大的一个家族，其中有许多了不起的人物。人们认为从斯卡拉格里姆

那里传下来的人全都是米拉尔部族的。

83 埃吉尔居住在波尔格的时候，锐眼奥努恩德居住在阿纳布列卡。他的妻子是斯奈伊费尔斯特隆德的胖子比约尼的女儿索尔盖尔德。他们的孩子是斯坦纳尔和达拉，达拉嫁给了奥格蒙德·加尔塔松，他们有两个儿子，分别名叫索尔吉尔斯和考尔马克。奥努恩德年迈而且双眼开始失明的时候，把他的农庄交给了他的儿子斯坦纳尔。他们两人都非常富有。斯坦纳尔长得特别高大、壮实，是个很丑陋的人，腰是弯的，腿很长，但是上身短矬。他是一个很能惹是生非的人，高傲自大，很难与人相处，残暴，总爱和人吵嘴。

埃吉尔的儿子索尔斯坦恩居住在波尔格的时候，和斯坦纳尔合不来。哈夫斯莱克河南面是一片沼泽，叫做斯塔克斯米里，冬天的时候那里被淹没，可是到了春天冰雪消融的时候，那里是一大片非常好的放牛的草地，人们估量那相当于一大垛干草。哈夫斯莱克河从很久远的时候起，便是农场的界河。春天，斯坦纳尔的牛被从哈夫斯莱克赶来的时候，它们便在斯塔克斯米里吃草。索尔斯坦恩的帮工很有怨言，但是斯坦纳尔从来不理睬他们。这事情头一个夏天没有得到解决。

第二年春天，斯坦纳尔继续把他的牛赶到那里去。索尔斯坦恩很平和地和他谈了这件事情，请他在原有的界内放他的牛。斯坦纳尔回答说牛总是去它们高兴去的地方。他用很强硬的口吻谈话，他们便相互恶言相加。接着，索尔斯坦恩便把那些牛赶回到河的那边去。斯坦纳尔发觉了这种情形，便教他的奴隶格拉尼去照看在斯塔克斯米里的牛，格拉尼每天都到那里



去。那是夏末的时候,哈夫斯莱克南边的草已经被完全吃光了。

一天,索尔斯坦恩走上一块岩石朝四周观望,看看斯坦纳尔的牛往哪里去。他走到沼泽那边。那时天已经晚了。他看到那些牛已经朝山丘间那片地走了很长一段路。索尔斯坦恩跑到了草地上,格拉尼看到这个情形,便拼命地把牛赶回到挤奶圈去。索尔斯坦恩紧紧地追赶着,在通往农场的大门那里赶上了格拉尼。索尔斯坦恩把他杀死在那里,那个堆干草的地方从那以后便被人叫做格拉纳赫利德(格拉尼之门)。索尔斯坦恩把墙推倒,盖住他的尸体,然后返回波尔格。妇女们去挤奶圈的时候发现了格拉尼的尸体,她们回到农庄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斯坦纳尔。斯坦纳尔把他埋在山丘上,指定了另外一个奴隶去跟随他的牛,这个奴隶叫什么名字没有提到。那个夏天余下的时间里,索尔斯坦恩装做不在意那些牛在那里吃草。

初冬,斯坦纳尔去斯奈伊费尔斯特隆德,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他看见那里有个叫做斯伦德的奴隶,非常魁梧强壮。斯坦纳尔提出用高价把这个奴隶买下;他的主人索要了三马克的银子。那是一个普通奴隶身价的两倍。成交以后,斯坦纳尔便把斯伦德带回家了。

他们回到家以后,斯坦纳尔对斯伦德说:"我要你为我干些活,但是碰巧所有的活都分配完了。我想要你干一件对你并不很难的活。你去照看我的牛。我认为让它们能好好地吃草是很重要的。我要你自己独立判断在沼泽上哪里是最好的草地。我很不善于判断人的性格,想必你是有勇气有力量和索尔斯坦恩的任何帮工对抗的。"

斯坦纳尔给了斯伦德一把很大的斧子,斧子的刃有一条鳗

鱼那么长，锋利得像剃须刀一样。

“从你的样子看，要是你和索尔斯坦恩面对面碰在一起，你不会那么在意他是一个头领呢，”斯坦纳尔加了一句。

斯伦德回答说：“我不欠索尔斯坦恩什么，不过我想我意识到了你要我做的事情。你认为在我身上你不会损失多少。但是，在索尔斯坦恩和我较量的时候，不管我和索尔斯坦恩谁赢，赢者都是一位当得起的胜利者。”

接着斯伦德就开始照管起牛来了。虽然他是新来乍到，他已经知道斯坦纳尔要他把牛赶到哪里去。他呆在斯塔克斯米里照料着它们。

索尔斯坦恩注意到了这个情形。他派了一个帮工去见斯伦德，告诉他他的土地和斯坦纳尔的土地的界线在哪里。这个帮工见到斯伦德，把要他把牛放到界线的另外一边的话告诉了他，因为那些牛现在在索尔斯坦恩·埃吉尔松的这一边。

“我不管它们在谁的土地上，”斯伦德说道，“我要把牛放到我认为草长得最好的地方。”

那个帮工回到家里把那个奴隶回答的话告诉了索尔斯坦恩。索尔斯坦恩把这件事情搁了下来，斯伦德日夜照管着那些牛。

84 一天早晨，索尔斯坦恩在日出的时候就起床，来到一块岩石顶上。看到斯坦纳尔的牛在那里，他便昂首阔步地向沼泽走去，一直到那些牛跟前。那里有一片树木繁茂的悬崖俯瞰着哈夫斯莱克河，斯伦德赤脚睡在悬崖顶上。索尔斯坦恩走到悬崖顶上，手里拿着一把不很大的斧子，没带其他武器。他



用斧柄碰了碰斯伦德,要他醒过来。斯伦德一下子站起来,双手抓住他的斧子并把它举起来。他问索尔斯坦恩要干什么。

索尔斯坦恩说道:"我要告诉你,这是我的土地,你们的草地在河的那面。你不知道边界在哪里,我并不觉得奇怪。"

"我不管是谁的土地,"斯伦德回答说,"我要让牛想在哪里就在哪里。"

"我更愿意对我的土地自己做主,而不是让斯坦纳尔的奴隶来做主。"

"你比我想的蠢得多,索尔斯坦恩,你是否想拿你的荣誉冒险在我的斧子下面找个睡觉过夜的地方,"斯伦德说道,"我猜想我的力气要比你的大两倍,我也不缺胆量。我的武器比你的也要好些。"

索尔斯坦恩说道:"要是你不对那些吃草的牛另想办法的话。我真想冒一冒这个险。我想我们的运气有很大的不同,就像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要求有极大的不同一样。"

斯伦德说道:"现在让你看看我是不是害怕你的威胁,索尔斯坦恩。"

接着斯伦德坐下穿他的鞋,这时索尔斯坦恩便高举起斧子朝他的脖子砍去,一下子把他的头砍断掉在他的身上。索尔斯坦恩捡了些石块盖住他的尸体,然后就回波尔格他的家去了。

那天斯坦纳尔的牛迟迟没有回家,眼看没有希望会回来的时候,斯坦纳尔牵来马备好了鞍。他骑马往南去了波尔格,全副武装;到达那里之后,他和几个人谈了话。他问起索尔斯坦恩,人们告诉他,索尔斯坦恩在家里。斯坦纳尔对他们讲,他要索尔斯坦恩出来有事情。索尔斯坦恩听说以后,拿上他的武器,来到

门前，问斯坦纳尔有什么事。

“是你杀死了我的奴隶斯伦德吗？”斯坦纳尔问道。

“不错，”索尔斯坦恩说道，“你用不着以为是别人干的。”

“我看你是下定决心要用强硬手段来保卫你的土地了，因为你已经杀死了我的两个奴隶了，”斯坦纳尔回答说，“但是我不认为那算得什么本事。要是你决心勇敢地保卫你的土地，我可以让你有个更好的机会。从现在起，我再也不依赖任何旁人来照料我的牛，你可以肯定，它们会白天黑夜都在你的土地上的。”

“去年夏天，我杀死了你派来把牛赶到我的土地上吃草的那个奴隶，”索尔斯坦恩说道，“之后我让你的牛像你想的那样在草地上吃草，一直吃到了冬天。现在出于杀死头一个奴隶的同样原因，我又杀死了你的另外一个奴隶。你可以在这整个夏天得到你想要的草地；但是，过后要是你让你的牛再在我的草地上吃草，让你的人把你的牛赶到我这里来，那我就要把照看牛的人一个个全都杀掉，即便是你自己看牛也一样。只要你继续让你的牛在这里吃草，我年年夏天都会这么干。”

之后，斯坦纳尔骑马回布列卡去了，不久又去了斯塔法霍尔特。有一个名叫埃纳尔的头领居住在那里。斯坦纳尔要求他支持，提出给钱报答他的支持。

埃纳尔说道：“我的支持于你无大补益，除非另外有人在这件事情上支持你。”

在这之后，斯坦纳尔骑马到雷克雅达尔去见通古地方的奥德，请求他支持，提出给钱来回报他的支持。奥德收下钱，答应支持斯坦纳尔，在反对索尔斯坦恩的事情上帮助他得到他的权利。于是斯坦纳尔就回去了。



那年春天，奥德和埃纳尔带上一大队人四处走动，宣布他们的要求。斯坦纳尔控告索尔斯坦恩杀死了他的奴隶，要求处罚他每桩案子三年不受法律保护，那是当时对杀死人的奴隶的惩罚，除非在第三个日出之前作出赔偿。双重的三年不受法律保护就等于永远被取消法律对他的保护。

索尔斯坦恩没有反指控，但是在那以后不久派了几个人去内斯。他们到莫斯费尔的格里姆那里，对埃吉尔讲了这个消息。埃吉尔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但是却悄悄地详细问了索尔斯坦恩是如何对付斯坦纳尔的，是哪些人在这个案子上支持斯坦纳尔。然后，差使就回家去，索尔斯坦恩对他们此行很满意。

索尔斯坦恩·埃吉尔松带上一大队人去参加春季议事庭，在所有别人到达之前一夜先到达。他们在他们的议事席那里搭起帐篷，支持他们的农民也在他们的议事席搭起了他们的帐篷。在他们把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索尔斯坦恩叫支持他的人为议事席建起一道大墙来，在那里他搭起一个比别的都要大得多的帐篷来遮住那个议事席。那个议事席里没有任何人。

斯坦纳尔带领一大帮子人去参加议事庭。通古地方的奥德带着他自己的一帮，斯塔法霍尔特的埃纳尔也带领一大帮。他们把他们的帐篷搭在他们的议事席的对面。参加这次议事庭的人很多。在开始审议案子的时候，索尔斯坦恩自己没有提出要和解，他还告诉想为他调解的人，他要等着听裁决，因为他并不重视斯坦纳尔对他杀死他的奴隶的指控，因为那是他们所作所为的应得的下场。斯坦纳尔为他的指控大做文章，说他的指控是有效的，他有足够的支持可以赢得他的权利，在整个案子上他咄咄逼人。

那天所有的人都到集会坡那里各陈己见，晚间他们才去听法庭的裁决。索尔斯坦恩带着他的人来到那里。他在那里对审理的过程有很大的影响，就像当年埃吉尔还是头领的时候那样。双方都是全副武装。

议事庭这边，大家看到有一队人马沿着格流弗拉河赶来，来人手中盾牌闪亮。他们骑马来到了议事庭，带领他们的是一个身穿黑色大氅，戴着镀金头盔，身边带有金饰盾牌的人。他的手里拿着一杆有倒钩的枪，枪头和枪杆接口处用金子包着，他的腰上挂着一柄剑。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戴着八十个人来了，全都装备齐全准备战斗。那是精心挑选的一队人，埃吉尔把内斯南面的农民的最优秀的儿子都带来了，他们都是他认为最善战的。埃吉尔和他的一帮子人来到索尔斯坦恩已经搭好帐篷并留下空着的议事席。他们都下了马。

索尔斯坦恩认出了他的父亲，他带着他所有的人来到他父亲那里，热烈地欢迎他父亲。埃吉尔和他的人把他们带来的衣物都搬进他们的议事席，把马赶到外面吃草去了。这一切都安顿好以后，埃吉尔和索尔斯坦恩带着他们所有的人来到集会坡上在他们通常坐的地方坐下。

接着，埃吉尔站了起来高声喊到，“锐眼奥努恩德是不是在坡上？”

奥努恩德回答说他在坡上，“我很高兴你来了，埃吉尔。这对解决这场争执会有很大的帮助。”

“是不是你让你的儿子斯坦纳尔对我的儿子索尔斯坦恩提出指控的，是不是你让他集合那么多人要宣布索尔斯坦恩为不法分子的？”



“他们的争吵不关我的事，”奥努恩德说道，“我费尽了口舌劝斯坦纳尔与索尔斯坦恩和解，因为我一直不愿意让你的儿子蒙受任何耻辱。理由就是从我们一起在这儿长大起，我们之间就结下了终身友谊，埃吉尔。”

“很快就会明白，”埃吉尔说道，“你的话是认真的还是些空话，虽然我想后者的可能性小些。我记得从前我们两人谁也没有想过我们两人会发生争吵，或者会出来制止我们的儿子干出马上会发生的这种蠢事。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趁我们还活着，见证了他们的争执，我们最好自己来处理，来解决它；不要让通古地方的奥德和埃纳尔挑唆我们的儿子像马打架一样相互争斗。他们可以找到别的活路，那要比掺和到这种事情里来好得多。”

奥努恩德站起来说道，“你说得对，埃吉尔。参加一个我们的儿子在争执的议事庭，对我们是不合适的。我们决不应该蒙受这样的耻辱，我们竟软弱到无法让它们和解的程度。斯坦纳尔，我要你把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让我按照我愿意的方式来解决它。”

“有大人物的支持，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要撤回我的案子。我要求立即处理这个案子，达到让奥德和埃纳尔满意。”

于是奥德和斯坦纳尔商量一番，奥德说道：“我一定给你答应过的支持，斯坦纳尔，来赢得你的权利，或者得到你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要是埃吉尔来裁决，那么责任主要就是你自己的了。”

接着奥努恩德说道：“我不想把这件事情由奥德的舌头来解决，因为他对待我不好也不坏。但是，埃吉尔却对我做了许多好

事。我信任他胜过信任其他人。我现在要按照我的办法行事。你最好不要和我们大家作对。现在我代表我们作出决定，事情就该这样。”

“你坚持这样，父亲，”斯坦纳尔说道，“但是，我怕我们以后会后悔的。”

于是斯坦纳尔就把这件事情交给奥努恩德处理，由他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起诉或者寻得和解。

奥努恩德一接手处理此事，便去看索尔斯坦恩和埃吉尔。

奥努恩德说道，“现在我让你，埃吉尔，按照你的希望来裁决，因为我信任你能最好地决定我的以及所有其他人的这类事情。”

接着，奥努恩德和索尔斯坦恩握手，指定了证人，他们还补充说，此案应该由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在议事庭独自裁决，无任何保留。这事就这样结束了。大家都回到他们的集合地。索尔斯坦恩牵了三头牛到埃吉尔的集合地，把牛宰了，为他们在议事庭安排了宴席。

通古的奥德和斯坦纳尔回到他们的集合地，奥德说道：“你和你的父亲已经决定你的案子该怎样了结，斯坦纳尔。我答应过给你支持，现在我不再受约束了，因为我们同意的是我帮助你处理你的案子，或者让它有一个你认为满意的结果，不管埃吉尔的裁决如何。”

斯坦纳尔告诉奥德，说他已经以高贵的姿态支持了他，他们会成为比以前更亲密的朋友。

“我宣布你不再受你先前对我承诺的责任的约束了，”他说道。



那天夜里，法庭开了会，据说没有出什么大事。

85 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和索尔斯坦恩以及他们所有的人次日来到了议事坡，奥努恩德和斯坦纳尔也在那里，还有通古地方的奥德和埃纳尔。

在大家都作完了各自的陈述以后，埃吉尔站了起来问道："斯坦纳尔和他的父亲奥努恩德是不是在这里，能听到我说的吗？"

奥努恩德说他们都在那里。

"那么我将要宣布斯坦纳尔和索尔斯坦恩之间的解决办法：我要从我的父亲格里姆来到冰岛开始我的陈述，那时他占有米拉尔地区以及那个地区附近的全部地方，在波尔格居住下来。他选定那个地方作为他的农庄，但是他把边远的土地都给了他的朋友，后来他们都在那些地方定居了。他把阿纳布列卡的一块地分给了阿尼让他定居，奥努恩德和斯坦纳尔一直到现在都居住在那儿。斯坦纳尔，我们都知道，波尔格和阿纳布列卡的分界线在哪里：哈夫斯莱克河把它们分开了。你在索尔斯坦恩的地上放你的牛，斯坦纳尔，你夺取他的财产，想着在你抢劫他以后会放过你，而让你给他的家庭蒙受耻辱，都不是偶然的。斯坦纳尔和奥努恩德，你们都知道，阿尼是从我父亲格里姆那里接受那片土地的。索尔斯坦恩杀死了你的两个奴隶，大家都很清楚，他们是自作自受，不应该得到赔偿；即使他们是自由人，他们也应该被看成是罪犯，因而也不应该得到赔偿。由于你计划抢夺我儿子索尔斯坦恩得到我的许可而接受我从我父亲那里继承的土地，你将丧失在阿纳布列卡的土地，而且不能得到任何补偿。



此外，你不得在兰嘎河以南地区安家或者接受别人提供的地方居住，并且要在搬迁期限结束之前离开阿纳布列卡；如果你拒绝离开阿纳布列卡或者不遵从我对你作出的这些规定，在那个时间之后，任何准备帮助索尔斯坦恩的人都可以合法地把你杀掉。”

埃吉尔坐下之后，索尔斯坦恩指定了这个解决办法的证人。

于是奥努恩德·西约尼说道："埃吉尔，任何人都会同意，你的裁决是不公正的。在我这方面，我已经尽力阻止他们之间发生麻烦，但是从现在起，我将不再说我不可能给索尔斯坦恩带来不便。”

“相反，”埃吉尔说道，“只要我们之间的争执继续下去，我预期你和你的儿子的命运会越来越糟糕。我原该想到，奥努恩德，你了解我一直是看不上像你和你的儿子这样的人的。至于对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的奥德和埃纳尔，已经得到了他们从这个案子中应得的那种荣誉。”

86

埃吉尔的侄子瞌睡虫索尔盖尔，也参加了那次议事庭，在这个案子上坚决支持索尔斯坦恩。他要求埃吉尔和索尔斯坦恩给他一些在米拉尔的地；他一直住在维塔河的南面，在叫做布隆德斯瓦塘（小睡）湖的下面。埃吉尔认真考虑了他的请求，索尔斯坦恩催他父亲让他搬到那边去。他们让索尔盖尔住在阿纳布列卡，斯坦纳尔则搬到了兰嘎河对岸，在雷鲁莱克定居下来。埃吉尔骑马返回内斯，他和他的儿子亲热地分了手。

当时有个人名叫伊里，他是索尔斯坦恩的家人之一。腿脚



十分麻利，眼力也特别好。虽然他是外国人，可是他是个自由人，负责看管索尔斯坦恩的羊群；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春天把不适合挤奶的羊撵集在一起赶到山里去，到了秋天又把羊撵集在一起赶回来收在栏里。在搬迁日之后，索尔斯坦恩把春天留下的羊撵集起来，计划把它们赶上山去。索尔斯坦恩和他的帮工一共八个人骑马上山的时候，伊里在羊栏里。

索尔斯坦恩在兰嘎瓦塘和格流弗拉之间修了一道栅栏横穿格里萨尔通嘎。春天，他派一些人到那边去干活。检查了他的帮工干的活之后，他便骑马回家，就在他经过议事庭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伊里从对面方向跑来，说要单独和他谈谈。索尔斯坦恩要他的同伴们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先走。

伊里告诉索尔斯坦恩，那天早些时候，他到英空尼尔查看他们的羊。

“在冬天走的那条道上面的树林里，”他说，“我看见里面有十二支枪和一些盾的光亮。”

索尔斯坦恩用他的同伴们能清楚听得见的声音回答说：“他为什么那么急着要见我？连让我先回家都不行。不过，奥尔瓦尔德应该知道，他生病的时候，我大概是不会拒绝去和他谈的。”

伊里尽可能快地跑上山去。

然后索尔斯坦恩对他的伙伴说：“我要绕道，骑马往南去奥尔瓦尔德斯塔坻尔。奥尔瓦尔德送信给我要我去会见他。他认为单为了去年秋天他送给我的那头牛，在他认为很重要的时候，我也该去看他。”

说完之后，索尔斯坦恩和他的伙伴们便骑马往南穿过斯坦嘎尔霍尔特上面的沼泽地，然后往南去古法，沿河边的马道走



去。在他们从瓦塘往下走的时候，他们看见河的南面有一大群公牛，有一个人看着牛。那是奥尔瓦尔德的帮工。索尔斯坦恩问他，大家是不是都很好，那人说大家都很好，奥尔瓦尔德在树林里伐木。

"那你去告诉他，要是他有事情要和我谈，请他到波尔格来，"索尔斯坦恩说道，"现在我要骑马回去了。"

随即他就走了。

后来传说斯坦纳尔·斯约纳松就在那天带了十一个人在英空尼尔守候。索尔斯坦恩装作不知道，后来就平安无事了。

87 那时有个人名叫索尔盖尔，是索尔斯坦恩的亲戚和好朋友。当时他居住在阿尔夫塔内斯。索尔盖尔有每年秋天举行一次大宴会的习惯。他去看索尔斯坦恩·埃吉尔松，并邀请他。索尔斯坦恩接受了邀请，索尔盖尔就回家去了。

在约定的那天，索尔斯坦恩准备好了上路；那时离冬天还有四周。有一个挪威人和他的两个帮工随他一起走。索尔斯坦恩有一个十岁的儿子名叫格里姆，也和他一起去。所以他们一共是五个人骑马出发穿过兰嘎去佛斯，然后直奔奥里多河走去。

斯坦纳尔、奥努恩德和他们的帮工在河对岸干活。他们认出了索尔斯坦恩，就跑去拿起武器来追赶。索尔斯坦恩看到斯坦纳尔在追赶他们，他和他的伙伴便从兰嘎霍尔特朝附近的一座很高很窄的山骑去。索尔斯坦恩和他的人下了马往山上爬去，他教格里姆躲开他们的打斗，进树林里去。斯坦纳尔和他的人一到山那里，就攻击索尔斯坦恩和他的人，一场打斗开始了。斯坦纳尔一方有六个成年人，还有他十岁的男孩。附近农庄在



草地干活的人看到双方的打斗，便跑来劝阻他们。在双方的人被劝开来的时候，索尔斯坦恩有两个帮工被打死了。斯坦纳尔的帮工有一个死了，好几个受了伤。

打斗停下来以后，索尔斯坦恩到处找格里姆。他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受了很重的伤。斯坦纳尔的的儿子则死在他的身旁。

索尔斯坦恩跳上马的时候，斯坦纳尔对他喊道："现在你逃跑了吗，白色索尔斯坦恩？"

索尔斯坦恩回答道："不等这一周过完，你就会逃跑得更远。"

接着索尔斯坦恩和他的同伴骑马穿过了沼泽地，索尔斯坦恩带着格里姆。他们来到山丘前的时候，孩子死了。他们把他埋在山丘那里。后来那里就被人叫做格里姆斯霍尔特；他们打斗的那个山就叫做奥鲁斯图赫沃尔（打斗山）。

那天晚上，索尔斯坦恩按计划骑马到达阿尔夫塔内斯，在那里逗留三天参加宴会，之后便准备回家。人们提出要陪他，但是他拒绝了，和那个挪威人动身了。

斯坦纳尔在他预期索尔斯坦恩要回家的那天，他骑马前往海岸。他在兰巴斯塔坻尔下面沙地开始的地方坐下。他带有一柄叫做斯克吕米尔①的剑，是一件非常杰出的兵器。他看见索尔斯坦恩沿着沙岸边缘骑马走来的时候，便站立起来，拔出剑，把眼睛盯住索尔斯坦恩。

拉姆比住在兰巴斯塔坻尔，看到了斯坦纳尔在干什么。他从家里出来，来到沙丘那里。他走到斯坦纳尔身后的时候，从背

① 在北欧神话中，这原是霜巨人罗棘的化名。罗棘即斯克吕米尔用障眼法欺骗了索尔。这里转义为精锐的意思。



后一把把斯坦纳尔的胳膊抓住。斯坦纳尔想把他甩开，可是拉姆比把他抓得很紧；他们两人打了起来，从沙丘上滚到平沙上，这时索尔斯坦恩和他的同伴正好骑马经过下面那条路。斯坦纳尔是骑马去的，他的马沿着海岸飞奔。索尔斯坦恩和他的伙伴看见奔马的时候吃了一惊，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斯坦纳尔的行动。斯坦纳尔没有看到索尔斯坦恩骑马经过，他们又争打着回到了沙丘那里，当他们到达沙丘的边上的时候，拉姆比猛一下把他推下了沙丘，他跌在沙上，拉姆比则跑回家去。待斯坦纳尔站稳之后，就朝拉姆比追去。拉姆比跑到家门口，就跑进去，砰地一下把门关上。斯坦纳尔使劲朝他刺去，但是他的剑却被防水的椽子卡住。他们在那里的那场打斗就这样了结了，斯坦纳尔也就回家去了。

索尔斯坦恩回家后的次日，派他的帮工去雷鲁莱克告诉斯坦纳尔，叫他把家搬到波尔嘎赫饶恩外面去，否则他就会让他看看谁更厉害一些。"待我动起手来，你就没有走脱的机会了。"

斯坦纳尔搬出去到了斯纳伊费尔斯特隆德的海岸那边，在一个叫做埃利坻的地方建立一个农庄，他和索尔斯坦恩·埃吉尔松的争执就这样结束了。

瞌睡虫索尔盖尔居住在阿纳布列卡，他事事都要和索尔斯坦恩争吵。

一次，埃吉尔和索尔斯坦恩相见的时候，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谈他们的亲戚瞌睡虫索尔盖尔，两人对他的看法完全一致。于是埃吉尔吟唱了这首诗：

先前我用话把



斯坦纳尔手里的土地拿回，
以为我是
照顾索尔斯坦恩。
我姐姐的儿子叫我失望，
满嘴甜言蜜语，
可是，这个瞌睡虫
老是惹是生非找麻烦。

瞌睡虫索尔盖尔离开阿纳布列卡，往南去弗罗克达尔，因为尽管他表示要悔改，索尔斯坦恩还是拒绝再和他往来。

索尔斯坦恩是个直率、正直、从不强加于人的人，但是若是有人要强迫他，他却是从不让步的，有人向他挑衅，他可是一个难对付的对手。

那时奥德是维塔河南面波尔嘎尔费约尔德的头领。他是那里一所寺庙的牧师，居住在斯卡尔德斯黑坻的人都出资贡献维持。

88 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寿命很长，但是晚年的时候，他身体很衰弱，视力和听力都丧失了。腿脚僵硬的毛病也缠着他。那时埃吉尔随格里姆和索尔迪丝住在莫斯费尔。

一天，埃吉尔在外面沿着墙走，在那里摔倒了。

有几个妇女看见了，她们笑他说："你完全不行了，埃吉尔，现在你会不由自主地摔倒了。"

格里姆回答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女人是不那么笑话我们的。"



于是埃吉尔吟唱了一首诗：

我的脑袋摇摇晃晃像匹套了笼头的马，
猛地就栽进了麻烦里。
那阳刚之物耷拉黏糊糊，
两只耳朵只能做摆设。

埃吉尔完全瞎了。冬季里的一天，天气很冷，他摸到火边烤火。那个厨娘说，真叫人吃惊，像埃吉尔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竟会躺在人们的脚下，让人们没法干活。

"别嫌我在火旁暖和暖和身子，"埃吉尔说道，"我们大家得相互让点地盘。"

"站起来，"她说道，"躺到你的床上去，让我们干活。"

埃吉尔站了起来，回到他的床铺那里，他吟唱了这首诗：

我瞎摸着坐到火旁，
求做饭女人发善心；
这种年迈的苦楚
我强忍在眉间。
想当年，势大地广的国王
听到我的诗高兴不已，
赠与我
金银财宝不计其数。

又有一次，埃吉尔走到火边烤火取暖，有人问他是不是感到

脚冷，叫他不要把腿伸得靠火太近。

“我会注意的，”埃吉尔说道，“可是我觉得现在我看不见，控制腿脚不是那么容易了。眼瞎实在令人沮丧。”

于是，埃吉尔吟唱了一首诗：

独卧床头
日时漫漫，
老迈的人
有赖国王。
我的两腿，
好似衰寡妇一双，
这样的老太婆，
需要添点火力。

那是强悍哈康国王开始统治的时期。埃吉尔那时已经年过八旬，除去失明外，他还很活跃。

夏天，大家准备骑马去议事庭，埃吉尔要格里姆和他一起骑马到那边去。格里姆很不情愿。

格里姆在和索尔迪丝谈话的时候，把埃吉尔要他干的事告诉她。

“我想请你去弄明白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道。

索尔迪丝去见她的亲人埃吉尔；那个时候除了和索尔迪丝说说话之外，埃吉尔在生活里已经再没有什么别的大乐趣了。

她见到他的时候问他：“我的亲人，你想骑马去议事庭，这是真的吗？我想请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打算的。”

"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他说道，"我想带上阿特尔斯坦给我的那两口满装英格兰银子的箱子到议事庭上去。我要把两口箱子在法律岩石人最多的时候搬到那里。我要把银子都抛给他们，要是他们都能大家公平地分这些银子的话，那我真会大吃一惊。我估计那会引起一大场推推搡搡。也可能其结果是大家大打一场。"

索尔迪丝说："这个计划听上去是太了不起了。它会跟冰岛岛上的人一样永远都活着。"

之后，索尔迪丝去和格里姆说，告诉了他埃吉尔的打算。

"简直是疯了，绝对不能让他去，"格里姆说道。

埃吉尔提出要和格里姆骑马去议事庭的事，可是他没有去成。于是举行议事庭的时候，埃吉尔就留在了家里。他很不高兴，摆出一副极为生气的嘴脸。

莫斯费尔的牛是养在一个牛棚里的，议事庭在进行的那个时候，索尔迪丝就住在那边。

一天晚上，莫斯费尔一家都要入睡的时候，埃吉尔把格里姆的两个奴隶叫去。

他叫他们给他备马，"因为我要到水塘那边洗澡去。"

准备好了以后，他把他那两箱银子带上。他上了马，穿过了干草地到了从那里开始的山坡，然后就不见了。

早晨，大家起身以后，人们看见埃吉尔在农庄东边的山丘上漫无目的地走着，牵着一匹马，马在他的身后。他们走到他那里把他带回了家。

但是那两个奴隶和那两箱银子都再没有出现。关于埃吉尔把他的宝藏藏在哪里，有很多说法。农庄东边是从山上通过来



的一道峡谷。在突发的雷阵雨引起的山洪退掉的时候，在峡谷里发现过英格兰银币。有人认为埃吉尔一定把他的宝藏藏在那边了。同时在莫斯费尔下草地的下面有特别深的沼泽，有人说埃吉尔把他的财宝扔进了那里面。河的南面是热水泉，泉的附近有很大的坑洞，有人认为埃吉尔把他的财宝藏在那里的什么地方，因为那边常常有阴火幻影出现。埃吉尔说他杀死了格里姆的奴隶,把他的财宝藏在了某个地方,但是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说过在哪里。

秋天,埃吉尔染上了致命的病死了。他死后,格里姆为他穿上很好的衣服，把他送到恰尔达内斯，在那里为他修了一冢坟墓,把埃吉尔和他的武器衣物都埋在那里。

89 冰岛法定接受基督教的时候，莫斯费尔的格里姆受了洗,他在莫斯费尔修起了一座教堂。据说索尔迪丝把埃吉尔的尸体迁移到了教堂那里。后来人们把格里姆在赫里斯布鲁修建的一座教堂拆掉,在莫斯费尔另修一座教堂,在建一块墓地撅土的时候,在祭坛的地下发现了人骨;这事情支持了索尔迪丝迁移埃吉尔的尸体的说法。那些人骨比常人的大了许多。根据古老的传说人们确信那就是埃吉尔的骨头。

牧师斯卡弗蒂·索拉林松是一位很富智慧的人，那时他也在那里。他把埃吉尔的颅骨拣起来安置在教堂的墙上。那颅骨大得惊人；更令人难于置信的是它的重量。外面处处都是有棱有角的,像一个大扇贝。出于对它的厚度的好奇,斯卡弗蒂一只手拿了一把不小的手斧使劲地砍了它一下，想把它砍破。在他砍到的那里遗下的只是一个白印,它既没有凹,也没有裂。这就



证明这样一个颅骨，在上面有皮有发的时候，一个不强壮的人是很难伤害它的。埃吉尔的骨头被安葬在莫斯费尔教堂的墓地里。

90 埃吉尔的儿子索尔斯坦恩在基督教来到冰岛的时候受了洗礼，他在波尔格修建了一座教堂。他是一个很虔诚很有条理的人。他活到了很高的年纪，后因疾而终，被埋葬在波尔格他修建的教堂那里。

索尔斯坦恩身后传下一个很大的家系，其中有很多杰出的人和诗人。索尔斯坦恩的后裔和斯卡拉格里姆的其他的后人一样都属于米拉尔家族。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个家族的特征是强大好斗，有一些则是很有智慧的人。这是一个充满对比的家族。冰岛最有名的美貌的人有的就是出自这个家族，譬如索尔斯坦恩·埃吉尔松、他的外甥克雅丹·奥拉夫松、哈尔·古德蒙达尔松，还有索尔斯坦恩的女儿，蛇舌贡恩劳格和诗人赫拉弗恩都争着要赢得她的爱情的美人海尔嘉。但是米拉尔家族的大多数人都特别的丑。

索尔斯坦恩的儿子当中，索尔盖尔是最强大的，但是最伟大的是斯库利。他父亲死后，他居住在波尔格，用很多的时间干海盗的打劫勾当。在国王奥拉夫·特里格瓦松被杀的战役中他在雅尔埃里克的“铁船头”号船上把守船头。斯库利在海岛打劫中一共打过七次仗。





贡恩劳格萨迦

陈文荣 译

1 从前，有一个人叫索尔斯坦恩，他是埃吉尔的儿子，挪威贵族斯卡拉格里姆·克维尔德—乌尔夫松的孙子。他的母亲叫阿斯盖尔德·比约尔纳多蒂尔。

索尔斯坦恩住在位于博尔加峡湾的博格镇。他是一个非常富有而且地位显赫的首领，聪明勤奋，为人随和，时时处处都与世无争。他虽不像他的父亲埃吉尔那样身材高大，体魄强壮，但却是一个非常出众的人物，深受普通百姓的尊敬和喜爱。索尔斯坦恩还是一个俊美的男子，长着一头白色的头发，一双英俊的黑眸炯炯有神。他的妻子名叫尤弗里德，是贡纳尔·赫利法尔松的女儿，以前曾和一个名叫索尔罗德·通克—奥德松的人结过婚，生有一个女儿叫洪盖尔德，是在博格的索尔斯坦恩家里长大的。尤弗里德也是一个气质高贵的女人，她和索尔斯坦恩生了许多孩子，但是只有极少数几个在这个故事中将会提到。他们的长子叫斯库利，次子叫考尔斯文，三子叫埃吉尔。

2 据说有一个夏天，一条商船从海外来到居非奥斯。船长是一位名叫贝格芬的挪威人，他很富有，中等年纪。他还是一个非常有才智的人。

农夫索尔斯坦恩对有关贸易的地点最有发言权了，这一次也不例外。东方人①已经适应了冬季。索尔斯坦恩来到船上，非常热情地把船长接到家里。整个冬天，贝格芬一直寡言少语，但

① 此处指挪威人。



索尔斯坦恩却对他招待得非常好。那位东方人对梦特别感兴趣。

第二年春天的一天，索尔斯坦恩要求贝格芬和他一起骑马到南部的瓦非德，博尔加峡湾的“庭”的会议当时就设在瓦非德。他听说自己棚屋的墙开始倒塌了，就想去修一下。挪威人同意和他一起去。他们是三个人一起去的，随行的还有索尔斯坦恩的一个佣人。他们来到了一个叫格伦贾的农场。一个名叫阿特利的穷人就住在那里，他是索尔斯坦恩的佃户。索尔斯坦恩要他带上泥瓦刀和耙子，和他们一块儿去修棚屋。他照办了。他们一到瓦非德的索尔斯坦恩的棚屋前，就开始工作，对墙体进行加固。太阳非常炽热，索尔斯坦恩和那个挪威人都觉得干这活挺累的。他们干完活就在房子里休息，索尔斯坦恩很快就睡着了。他睡得很不踏实，总是翻来覆去的。坐在他身边的东方人没有去干扰他，让他在一旁继续做他的美梦。当他醒来的时候，显得非常苦恼。

东方人见他睡梦中总是翻来覆去的，就问他梦见什么了。

索尔斯坦恩回答说：“梦中的事并不可信。”当天晚上，他们回到家的时候，挪威人又问他做了什么梦。

“如果我把梦中的事告诉你，”索尔斯坦恩说，“你必须给我参详这个梦。”挪威人说他会试着去照办。

索尔斯坦恩就接着说：“我梦见我在博格的家里，站在我家大门外。我抬起头看看房屋，无意中发现屋脊上有一只非常美丽漂亮的天鹅。我是说，对我来说那是一只天鹅，我为此而感到兴奋不已。然后，我发现一只很大的鹰从山岗上飞过来，落在天鹅的旁边，对她发出柔情的呼唤，那天鹅似乎也很喜欢他。我看见那只鹰长着一对乌黑的眼睛和一双铁爪，看上去非常的凶

(Helga Ármanns)

东方人问索尔斯坦恩梦见了什么，他回答说："梦中的事并不可信。"



猛。这时我看见又有一只鸟从南边飞过来。这只鸟也飞到了博格，在屋顶上落下来，站在天鹅的旁边，向她献媚。这也是一只大老鹰。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先到的那只鹰对后来的那只鹰很气愤，两只鹰就开始激烈地斗起来，还斗了好长一段时间。我看见两只鹰斗得鲜血直流。不久两只鹰停止了搏斗，双双从房顶上掉了下来，摔在地上死了。而那只天鹅蜷缩在屋顶上，对两只为她搏斗至死的鹰发出悲哀的叫声。不一会儿，我看见第三只鸟从西边飞过来，这一次是一只隼。他停在天鹅旁边，对她柔情脉脉，极力讨好她。此后他们离开屋顶，双双朝同一个方向飞去。这时我也醒了。但这个梦不值得回味。"他还说："刚才我在梦中见到那几只鸟从不同方向飞到一起，就当它是从不同方向吹来的风交汇在一起。别当真！"

"我可不这么认为，"挪威人说。

索尔斯坦恩说："那你就把你对这个梦的理解说出来给我听听。"

挪威人说："那几只鸟将是男人和女人的魂。现在你的妻子已经有了身孕，她将生下一个非常美丽可爱的女孩，你也会特别喜欢这个女孩。一些显贵的男人会向你的女儿求婚，就像你在梦中所见到的那些鸟一样，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是如此强烈地爱着你的女儿，并为了她不惜进行决斗，两个男人因此而献出了生命。之后，如同你梦见的第三只隼，第三个男人会从西边过来，向你的女儿求婚，她最终和他结了婚。这是我对你的梦的理解，我相信事实将是如此。"

索尔斯坦恩回答说："你对这个梦的理解不正确，而且不怀好意。"他还说："看来你不会解读别人的梦。"

挪威人却答道:“你会亲眼看到梦中的结局的。”

从此,索尔斯坦恩对挪威人产生了厌恶感,两人再也不是好朋友。那年夏天他离开了索尔斯坦恩。

3 夏天,索尔斯坦恩准备到“庭”开会去。临走之前,他对妻子尤弗里德说:“事情是这样的,你现在已经怀孕了,如果你生的是个女孩就把她遗弃,而如果是个男孩,就把他留下。”

当时,异教徒在冰岛全国仍占多数,因此盛行着这样一种习俗:如果有一户人家不太富裕,而孩子又太多的话,会把他们新生的女婴遗弃在荒山野岭,让她死去。尽管人们觉得这样做不人道,但好多家境贫困的人确实是这样做的。

因此,当听到索尔斯坦恩说出这样的话,尤弗里德马上回答道:“这些话不应该从你的嘴里说出来。以你的地位和财富,你不应该想出要做这样的事情。”

索尔斯坦恩却说:“你知道我的脾气,希望你好好地照我说的去做。”

说完,他就翻身上马,直奔“庭”的会议去了。

尤弗里德生下了一个美丽无比的女孩。接生婆要把女孩交给她,但她却说没有这个必要了。暗地里,她却差人把她那位名叫索尔瓦尔德的羊倌找来。她告诉他说:“你用我的马,给它备上马鞍,然后带上这个婴儿到一个叫夏尔扎霍特的地方,把她交给索尔盖尔德·埃吉尔斯多蒂尔,让她把这个孩子偷偷地抚养成人,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连索尔斯坦恩也不要让他知道。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孩子了,实在不忍心把她遗弃。这是3马克的银币,是对你完成这一任务的报酬。索尔盖尔德会帮你在一艘往



西开的船上安排一个铺位，并且还会给你一些旅途上用的开支。”

索尔瓦尔德按照她的吩咐去做了。他带着婴儿一直来到西部的夏扎尔霍特，并把婴儿交给了索尔盖尔德。索尔盖尔德又把婴儿交给了她在华姆峡湾莱辛亚镇的一个佃户抚养。当时，正好有一艘船停靠在北部斯坦格里姆峡湾里的斯凯利亚维克，她为索尔瓦尔德在船上安排了一个舱位，并给了他一些钱。索尔瓦尔德乘这艘船到了海外。

当索尔斯坦恩从“庭”开完会回到家里的时候，尤弗里德告诉他说，她已经按照他的吩咐把女婴遗弃了，而且羊倌也偷了她的马跑掉了。

索尔斯坦恩夸奖她做得很好，并且又另外为她找了一个羊倌。

六年过去了，从来没有人提起这件事。后来，有一天，索尔斯坦恩骑马来到夏尔扎霍特，参加他的妹夫奥拉夫·皮考克举办的一个宴会。皮考克是当时西部地区最负盛名的首领。索尔斯坦恩在那里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

据说，有一天，在宴会上，索尔盖尔德和她的哥哥索尔斯坦恩坐在一起聊天。索尔斯坦恩被安排在主宾的位置上，奥拉夫也在和其他一些宾客闲聊。在他们对面的位置上坐着三位年轻美貌的姑娘。

这时，索尔盖尔德开口道：“哥哥，你觉得坐在我们对面的几位姑娘怎么样？”

索尔斯坦恩回答说：“我觉得她们一个个都长得貌若天仙，但其中的一位更加出众。她既有奥拉夫的秀丽端庄，又有我们

平原人的风度和气质。”

“哥哥，你说得很对，她确实具有我们平原人的风度和气质，”索尔盖尔德回答说，“但却没有奥拉夫的秀丽端庄，因为她不是他的女儿。”

“那怎么可能，难道她不是你的女儿吗?”索尔斯坦恩问道。

索尔盖尔德回答说：“实话告诉你吧，这个漂亮的女孩，她不是我的女儿，而是你的女儿。”接着她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并请求他原谅她和他妻子的过错。

索尔斯坦恩说：“我不会因为这件事而责怪你们，很多事情我们都应该顺其自然。事实上，你们做了一件非常对的事情，并且弥补了因为我的短见而造成的过错。我现在为能拥有这样一个美丽漂亮的孩子而感到非常的幸运。但不知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海尔嘉，”索尔盖尔德说。

“美丽的海尔嘉，”索尔斯坦恩说，“现在你该准备行装和我一起回家去。”

海尔嘉照她父亲的吩咐去准备行装，索尔斯坦恩也准备了许多珍贵的礼物。随后，海尔嘉和她的父亲一起回到自己的家乡，在她的爸爸、妈妈和父老乡亲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抚下成长。

4 在那个年代，哈尔凯尔·赫罗斯凯尔松的儿子伊鲁吉住在赫维塔·锡德附近的一个叫杰尔斯班的地方，他的母亲叫苏里德·迪拉，是蛇舌贡恩劳格的女儿。伊鲁吉是博尔加峡湾地区位居索尔斯坦恩·埃吉尔松之后第二个最有名望的首领。

伊鲁吉非常富有，脾气也很固执，但对待朋友他是真心实意的。他的妻子叫英吉比约格，是奥诺夫斯达尔一个名叫阿斯比

约恩·哈达尔松的女儿。英吉比约格的母亲叫索尔盖尔德，祖父叫密德菲尔斯一斯凯吉。

英吉比约格和伊鲁吉生了好几个孩子，但只有少数几个将在这个故事里提到。其中有一个儿子叫赫尔蒙德，另一个叫蛇舌贡恩劳格。他们都是很有出息的人，当时他们正值青壮年。

据说贡恩劳格是一个早熟的年轻人，身材高大，体魄强壮，长着一头非常漂亮的浅栗色头发，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大大的嘴吧，美中不足的是他的鼻子不怎么好看。他腰细肩宽，作为男人，他算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性格刚强，童年时代就很有抱负，因此长大以后任何事情都争强好胜，有的时候近乎残暴。同时他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尽管他的诗有些庸俗。人们都称他为蛇舌贡恩劳格。兄弟两人中赫尔蒙德更受人们的喜爱，因此他被选为首领。

贡恩劳格还只有十二岁的时候，就向他的父亲要货物，说是要到国外去做生意。他还说，这样他就可以了解其他国家人民的风俗习惯。但身为庄园主的父亲伊鲁吉不同意他去，说既然连他自己的父亲都管不了他，他到了国外也不可能有所作为。

在这之后不久的一天早晨，庄园主伊鲁吉早早就出门了。当他来到一间仓库时，发现仓库的门开着，几袋货物和几个马鞍堆放在仓库外面的台阶上。他感到特别的奇怪。这时，他看到一个人牵着四匹马出来了，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儿子贡恩劳格。

贡恩劳格马上说："是我把这些东西搬出来的。"

伊鲁吉就问他搬这些东西干什么用。他回答说这些都是他准备出去做生意用的东西。

伊鲁吉严厉地说:“你不能代替我来做出决定。在我认为你适合出去闯荡之前,你哪儿也不准去。”说完,他又把那儿袋货物拖回了仓库。

于是贡恩劳格离家出走了。那天晚上他骑马来到博格，庄园主索尔斯坦恩让他暂时先住在他家,贡恩劳格同意了,还把他和他父亲之间发生的事告诉了索尔斯坦恩。索尔斯坦恩允许他愿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

贡恩劳格在索尔斯坦恩家住了有一年时间，而且从索尔斯坦恩那里学到了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那儿的人对他似乎也非常友好。海尔嘉和贡恩劳格两人年龄一样大，他们经常在一起下棋玩耍,非常快乐,两人很快变得彼此不能分离了。

海尔嘉是如此的美丽动人，一些有名望的人都说她是全冰岛最漂亮可爱的姑娘。她那金黄色的头发犹如金箔，长得能够盖过她的整个身体。在整个博尔加峡湾,甚至更远一些地方,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和美丽的海尔嘉相媲美的姑娘。

有一天，好多人坐在棚屋里议事。贡恩劳格对索尔斯坦恩说:“还有一样东西你没有教给我,那就是如何去讨好取悦一个女人。”

“这太容易了,”索尔斯坦恩说。然后他就告诉贡恩劳格如何去取悦女人的方法。

贡恩劳格随后又说:“现在我要求你鉴定一下我是否正确地理解了你的方法。请让我抓住你的手，就当作我是在向你的女儿求婚。”

“我想没有这个必要吧,”索尔斯坦恩说。

然而,贡恩劳格抓住他的手央求道:“答应我吧。”



索尔斯坦恩无可奈何地回答说："那就随你的便吧。"他又对在场的众多贵人头领说："在座的各位就当刚才的话没说，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秘密协定可言。"

贡恩劳格于是就请了几个证人，为他向海尔嘉求婚作证。他还问索尔斯坦恩这样做是否合适，弄得在座的人都感到非常好笑。

5 那个时候，一个叫奥努恩德的人住在南部的莫斯费尔。他非常富有，是南部岬湾地区的一个首领。他同一个叫盖尔妮的女人结了婚。她的父亲叫格努普，她的祖父莫尔达—格努普住在南部的格林达维克。奥努恩德和他的妻子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叫赫拉弗恩，另两个分别叫索拉林和艾恩德里迪，他们都是非常有出息的人，但其中又数赫拉弗恩更加出众。他身材高大，体魄强壮，一表人材，而且还是一个挺不错的诗人。他长大以后，周游四海，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百姓的喜爱。

在南部奥尔福斯的夏德利，住着一位名叫索尔罗德·埃温达尔松的智者以及他的儿子斯卡普蒂。斯卡普蒂是当时冰岛的法律宣讲吏①。斯卡普蒂的母亲是格努普·莫尔达—格努普松的女儿，因此，斯卡普蒂和奥努恩德的三个儿子是表兄弟。除了这一层亲戚关系外，他们彼此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索尔芬·塞尔—索里松当时住在一个叫兰达梅尔的地方。他有七个儿子，都非常有出息。其中，索尔吉尔斯、埃约尔夫和

① 法律宣讲吏为"阿耳庭"(即全体自由民大会)的庭长所兼任，其责任是每年在阿耳庭当众宣布三分之一的法律。



索里尔是当地很有名望的人。

故事中刚才提到的几个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年代。

也就在这个年代，冰岛发生了一件最振奋人心的事。那就是，全冰岛人放弃了他们原来的宗教信仰，全部皈依基督教。

前面故事中提到的蛇舌贡恩劳格，他有时在博格和索尔斯坦恩住在一起，有时和他父亲伊鲁吉一起住在杰尔斯班。一晃六年过去了，他已经长成十八岁的年轻小伙子了。他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和好如初。

有一个叫黑皮肤索尔凯尔的人是当时伊鲁吉家的管家。他从小就在他们家长大，和贡恩劳格也非常要好。他从北方瓦特斯达尔的奥斯一个亲戚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他要求贡恩劳格和他一起去认领那一笔财产，贡恩劳格同意和他一起去。他们俩骑马向北部的奥斯行去。多亏了贡恩劳格的帮忙，那些保管财产的人才很快把财产转交给了他。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在格里姆斯通加的一个富有的农夫家借宿。第二天早晨，贡恩劳格的马被这一家的牧羊人借去了。当牧羊人回来的时候，那匹马汗流浃背，就像刚从河里爬起来一样。贡恩劳格看了很心痛，就打了那个牧羊人，结果把他打昏过去了。那农夫不愿就这样不了了之，要求贡恩劳格赔偿。贡恩劳格就提出赔他 1 个马克，但农夫认为太少了。于是，贡恩劳格就作了一首诗来回答他：

为了这区区小事
对一个微不足道的下人
我最多赔偿 1 个马克。
要么接受蛇舌的这个银币



要么眼看着它从钱包里流失，
勇士，拒绝这个公平的交易
让它从手中失落，
你将会遗憾无比。

最后，他们还是达成了妥协，农夫接受了贡恩劳格的赔偿。这件事情了结后，贡恩劳格和索尔凯尔又上路向南方的家乡进发。

过了不久，贡恩劳格又第二次向他的父亲提出要一些货物，好让他出国去做生意。

伊鲁吉答应道："现在我会尊重你的意愿，因为你已经长大了，也更懂事了。"

说完后他立即骑马出发，将停靠在居非亚港的一条船上的半船货物全都买了下来送给贡恩劳格。伊鲁吉是从一个名叫奥顿·加博-霍恩德的人手中买下这批货的。霍恩德在杀了克雅丹·奥拉夫松以后，又拒绝让奥斯维夫的儿子搭乘他的船，但这是后话了。

当伊鲁吉回到家的时候，贡恩劳格对他的父亲表示非常感谢。黑皮肤索尔凯尔和贡恩劳格一起出国做生意。当货物在装船准备出发的时候，贡恩劳格却还呆在博格的家里，他觉得和海尔嘉一起聊天比和商人们一起干活更有趣。

有一天，索尔斯坦恩问贡恩劳格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看看他在朗加湖附近养的一批马。贡恩劳格说他很愿意去。他们一起骑马来到了一个叫索吉尔的小镇，这里有索尔斯坦恩的一个奶牛场，他在这里还养了四匹马。这四匹马都长着棕色的毛，其

中有一匹雄马更是令人喜爱。索尔斯坦恩想把这几匹马都送给贡恩劳格，但贡恩劳格说他马上就要远渡重洋到国外去，要这些马也没有用。然后，他们又骑马来到另一个马场，这里有四匹雌马和一匹雄马，这些马在博尔加峡湾地区都是最优良的，索尔斯坦恩又想把它们送给贡恩劳格。但贡恩劳格回答说："我也不想要这些马，你为什么不给一些我想要的东西呢？"

"那你想要什么东西呢？"索尔斯坦恩问他。

"我想要你的女儿，美丽的海尔嘉，"贡恩劳格说。

索尔斯坦恩回答说："这件事情不宜仓促作出决定。"于是，他又换了另外一个话题。

他们沿着朗加湖，骑着马不紧不慢地返回家。这时，贡恩劳格又开口了。

"我想知道你将如何答复我的求婚请求，"他问道。

索尔斯坦恩答道："我不会把你的幻想当真。"

贡恩劳格却说："这不是我的幻想，而是我真诚的愿望。"

索尔斯坦恩还是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他说："首先你应该想想清楚你想要的是什么。你不是准备出国吗？而你现在又谈论起什么结婚之类的事情！既然连你自己都那么优柔寡断，让海尔嘉和你结婚对她是不合适的，所以这件事现在根本不予考虑。"

"那你对海尔嘉有什么打算呢？难道你不想把她嫁给伊鲁吉的儿子吗？"贡恩劳格问道，"在博尔加峡湾地区，还有谁比他更有名望呢？"

"我不想作任何比较，"索尔斯坦恩说，"但如果你和伊鲁吉一样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你是不会遭到拒绝的。"



“你不想把你的女儿嫁给我，那你准备把她嫁给谁呢？”贡恩劳格又问道。

“在这里不乏年轻人供我选择，”索尔斯坦恩答道，“劳达梅尔的索尔芬有七个儿子，个个都很有教养。”

“无论是奥努恩德还是索尔芬，都无法和我父亲相提并论，而你的地位也毫无疑问在我的父亲之下，”贡恩劳格说，“在索尔斯内斯，他单枪匹马，一人独斗索尔格里姆·克雅拉克松首领父子数人，并赢得胜利。你有什么可拿得出手的业绩和他比较呢？”

索尔斯坦恩答道：“我赶走了千里眼奥努恩德的儿子斯坦恩纳尔，这也被传为佳话。”

“那是因为你得到了你父亲埃吉尔的帮助，”贡恩劳格说，“我可以告诉你，没有几个农夫会拒绝和我联姻的。”

“留着你的夸夸其谈去跟山里人说吧，”索尔斯坦恩说，“我们平原上的人不吃你这一套。”

当天晚上，他们回到了家里。第二天早晨，贡恩劳格回到杰尔斯班他自己的家，去向他父亲求情，请他到博格来，出面为他向索尔斯坦恩提亲。

伊鲁吉回答说：“你马上就要出海到别的国家去，经常漂泊不定。而你现在却突然提出向人家求婚，我相信索尔斯坦恩肯定不会喜欢的。”

贡恩劳格答道：“我确实准备到国外去，但是，除非你在这件事上帮助我，否则我是不会满足的。”

伊鲁吉经不住儿子的软磨，带着十一个人来到博格，替他向索尔斯坦恩求情。索尔斯坦恩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第二天一早，伊鲁吉对索尔斯坦恩说："我想跟你说件事。"

索尔斯坦恩知道伊鲁吉的来意，提议说："让我们到那边的山上去谈吧。"于是，他们就上山去了，贡恩劳格也随他们同行。

到了山上后，伊鲁吉说："贡恩劳格，我的儿子告诉我说，他已经亲自对你提起向你美丽的女儿海尔嘉求婚的事。现在，我想知道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你非常了解他的家庭背景及财产状况。就我而言，在向他提供住房和管理权方面，我是不会吝啬的，如果这对你的决定能起到影响的话。"

索尔斯坦恩回答说："唯一促使我反对贡恩劳格的原因是，我认为他现在还漂泊不定，居无定所。如果他具有和你一样的秉性，我是不会反对他和海尔嘉结婚的。"

伊鲁吉说："如果你拒绝承认我和我的儿子之间的平等关系，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就只好到此结束了。"

"就冲着你这一句话，也为了我们之间的友谊，"索尔斯坦恩答道，"海尔嘉和贡恩劳格就此定下婚约，但还不是正式订婚，她将等他三年时间。让贡恩劳格到国外去闯荡一番，也学一学上等人的言谈举止。但是，如果三年之后他不能按时回来，或者他的身份不能让我满意，我就可以解除这个婚约。"

他们一致同意就这么办。伊鲁吉和索尔斯坦恩分了手。伊鲁吉回到了自己的家，贡恩劳格则上了他的船。这时，习习海风从西边刮来，他们起锚升帆，向着挪威的北部驶去，他们的船沿着桑德海姆到尼达罗斯的海岸行驶。在尼达罗斯，他们在一个港口靠了岸，卸下了货物。



6 当时，挪威由一个叫埃里克·哈康纳尔松的雅尔①和他的弟弟斯文统治着。埃里克雅尔是个非常强大的首领，他的王宫就设在他家的私人庄园所在地——夏迪尔。斯库利·索尔斯坦恩松是雅尔的贴身卫队成员之一，而且深受雅尔的宠信。

据说，贡恩劳格、奥顿·加博-霍恩德和其他十个人一起来到夏迪尔。贡恩劳格当时穿着一件灰色紧身上衣和一条白色紧身裤子。他的脚背上长了一个疖，他每走一步，脓血就会从疖中流出。尽管如此，他还是和奥顿以及其他十个人一起前往谒见雅尔，向他致以衷心的问候。雅尔和奥顿以前早就相识，他向奥顿问起有关冰岛的情况，奥顿就将他所了解的情况告诉了雅尔。雅尔又问贡恩劳格是谁，贡恩劳格把他的姓名和家庭情况一一向雅尔禀报。

“斯库利·索尔斯坦恩松，他在冰岛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雅尔问道。

“我的君主，”他回答说：“请不要小看他。他是冰岛最有威望的人物杰尔斯班的伊鲁吉的儿子，也是我的螟蛉兄弟。”

“你的脚怎么啦，冰岛人？”雅尔又问道。

“我的君主，我的脚上长了个疖。”他答道。

“但你走起路来并不跛？”雅尔说。

“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不会跛脚的，只要他的两腿一样长。”贡恩劳格回答说。

这时，雅尔一位名叫索里尔的侍卫站出来说话了。他说：

① 雅尔为国王的宰辅行政官吏，他们都是贵族，有自己的领地，有的雅尔还有军队。

"这个冰岛人太趾高气扬了,不妨考验考验他。"

贡恩劳格看了他一眼,说:

> 雅尔手下有一个人,
> 一个平庸低贱的小人;
> 他既邪恶又狠毒,
> 赤头赤尾似魔鬼。

索里尔听罢气愤至极,他抓起斧子就要砍贡恩劳格。但雅尔马上制止了他,说:"算了吧,一个男人不应该为了这几句话而大动肝火。"雅尔还问道:"冰岛人,你今年多大了?"

他回答说:"我今年十八岁了。"

"我的意思是,你活不到三十六岁。"雅尔说。

贡恩劳格低声答道:"请不要诅咒我,还是为你自己祈祷吧。"

"你说什么,冰岛人?"雅尔问。

"我是说,你最好不要诅咒我,还是为你自己去祈祷吧。"贡恩劳格提高嗓门回答说。

"祈祷什么呢?"雅尔又问道。

"祈祷你自己不会像你的父亲那样惨遭恶运。"

雅尔听了这话肺都要气炸了,脸上红一块紫一块。他立即命令手下的人把那个傻瓜抓起来。这时,斯库利来到雅尔跟前,为贡恩劳格求情。他说:"我的君主,依我看,还是饶了这个人,让他马上离开吧。"

雅尔同意了他请求,说:"只要他立即离开,而且决不再踏上



我的领地一步，我就饶了他。”

斯库利赶紧领着贡恩劳格离开了王宫，并且带他来到了一个码头。那里正好有一条船准备起航到英国去，斯库利还为他和他的亲戚索尔凯尔在船上安排好了位置。贡恩劳格把他在他自己那条船上所占的份额，还有他无法带走的货物一起交给奥顿保管。

就这样，他们离开了挪威，开始前往英国的航行。同年夏天，他们所乘的船停靠在伦敦港。

7 那个年代，埃德加的儿子埃塞尔雷德国王统治着英国。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王子。那一年冬天，他的王宫就建在伦敦城。

当时，英国人和挪威人、丹麦人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但威廉王征服这个国家以后，这种情况改变了。从此，人们开始使用法语，因为威廉王就是来自那个地方。

贡恩劳格马不停蹄地直奔王宫拜见国王，向他致以最诚挚和热切的问候。

国王问贡恩劳格是从哪个国家来的。贡恩劳格告诉他是从冰岛来的。他还说：

“陛下，我今天来拜见你，是因为我特地为你作了一首诗，而且希望你能听一听它。”

国王说他非常乐意。贡恩劳格就温文尔雅地为国王吟诵了他的诗歌。诗歌这样唱道：

上帝派开明的君主



做英格兰的主人；
皇族在埃塞尔雷德面前
屈膝下跪惶恐不安。

国王对他作的这首诗大加赞赏。作为报答，国王赠给他一件用最昂贵的皮毛镶边的猩红色大氅，还让他当自己的贴身侍卫。那年冬天，贡恩劳格留在国王身边服侍他，并深得国王的宠信。

有一天一大早，贡恩劳格在一条大街上遇见三个人，为首的一个名叫索罗姆。他身高体壮，力大无比，但也是一个蛮不讲理、臭名昭著的人。

他拦住贡恩劳格说："北方人，借我点钱用用。"

贡恩劳格说："把钱借给一个毫不相识的陌生人是不明智的。"

他又说："我会在我们说好的日期把钱还给你的。"

"那好吧，我就冒一次险吧。"贡恩劳格说罢就把钱借给了他。

过了一会儿，贡恩劳格见到了国王，就把借钱给陌生人的事告诉了他。

国王告诉他说："这一次，你可犯了一个大错。那个人是一个可恨的恶棍，是一个十足的强盗，你不应该和他打交道。这样吧，这一次由我来把钱还给你。"

贡恩劳格赶紧回答说："如果这样，我们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是您的仆人，怎么能让您无缘无故地替他还我钱，而让那样的无赖肆无忌惮地掠夺我们的钱财呢。绝对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



发生。”

过了没几天，贡恩劳格又遇见了索罗姆，便要他把钱还给他。可他却说他是不会把钱还给他的。贡恩劳格于是就以诗作答：

从我的手中掠夺钱财，
是很不明智的举动，
一个专作剑之歌的诗人，
在这刀剑出鞘的一瞬间。
你必须时刻记住，
我的名字叫蛇舌，
我当初取这个名字，
就是为了此时此刻。

说罢，贡恩劳格提议道："我现在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要么你把钱还给我，要么三天之后我们俩进行一场决斗。"

索罗姆听完他的话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人敢和我决斗。而且因为这个原因，许多人在和我较量中都惨遭恶运。不过，你要和我进行决斗，我随时奉陪。"

贡恩劳格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国王。国王说："现在看来，事情对你很不利。这个人几乎刀枪不入。你必须听从我的劝告。我这里有一把剑准备送给你，你必须用这把剑来对付他。但是，你在和他决斗的时候，必须亮给他看另一把剑。"

贡恩劳格对国王表示了深切的谢意。他和索罗姆决斗的一



天来到了。索罗姆问他准备用什么剑来和他决斗。贡恩劳格抽出一把剑来给他看,但把国王送给他的那把剑藏了起来。

索罗姆看了贡恩劳格的剑根本没把它放在眼里。他说:"我对这把剑不屑一顾。"说着,他就挥刀向贡恩劳格砍去,还把贡恩劳格的盔甲削去了一大片。正当索罗姆得意洋洋、毫无防备的时候,贡恩劳格随即抽出国王送给他的剑进行反击,而索罗姆还以为那把剑就是他刚才看到的那一把。结果,贡恩劳格给了他致命的一剑。臭名昭著、不可一世的索罗姆就这样在机智的贡恩劳格面前一命呜呼、命归黄泉了。

国王对他的举动大加赞赏。贡恩劳格也因此在英国和其他地方出了名。

春天来了。航行在各国之间的船只也多了起来。贡恩劳格就向国王提出要求,希望允许他外出游历。国王问他到底要去哪里。

贡恩劳格回答说:"我想去履行我的诺言。"他随即又即兴作了一首诗:

我是到处漂泊的人,
是三个君主,
和两个雅尔的客人,
我曾经这样说过。
你将再也见不到我,
我尊敬的国王,
除非你把我召回,
赠给我金光闪闪的戒指。



国王听了他的诗，说："就照你说的办吧，诗人。"于是，他就把一枚重六盎司的金戒指送给了贡恩劳格。国王补充说："但你必须在明年秋天回来。你是一个既聪明又有勇气的人，我不希望失去你。"

8 贡恩劳格搭乘商船从英国来到了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当时，爱尔兰的国王名叫西格特里格·西尔克伯德，他是奥拉夫·克瓦伦国王和考姆洛德王后的儿子。当时他才继位不久。贡恩劳格一到都柏林，立刻前往王宫拜见国王，向他致以诚挚和友好的问候，西尔克伯德国王也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

贡恩劳格对国王说："我专门为你作了一首诗，希望你聆听这首诗。"

国王回答说："还从来没有人为我作过诗呢，我到很愿意听一听。"

于是，贡恩劳格向国王朗诵了他的诗。诗中唱道：

西格特里格国王，
大方豪爽世人皆知。

诗中还唱道：

在我所知的国王中
我只想说一句：
一个高贵的人，
他就是克瓦伦之子。



我敢断定，
他会毫不犹豫地
向我馈赠一只金戒指，
并且决不吝惜。
如果世上还有
比这更加美妙的诗句，
就请国王来裁定。

国王听了他的这首诗以后非常高兴，就把他的司库叫来。国王问司库："我该赠给他什么礼物，以报答他为我所作的这首诗呢？"

司库问："你希望给他什么礼物呢，陛下？"

"我想给他两条商船，你觉得怎么样？"国王又问道。

"陛下，这太多了吧。"司库说，"作为对一首诗的报答，其他国家的国王一般都给一件稍微值钱一点的礼物，比如一把宝剑或一枚金戒指。"

国王向他赠送了一套他自己的用高档新面料缝制的衣服，一条绣花边的紧身短上衣，一件镶有名贵皮毛的大氅，还有一只重一马克①的金戒指。贡恩劳格非常感谢国王送给他这么珍贵而又丰厚的礼物。他留下来在国王身边服侍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又到了奥克尼。

当时，西古尔德·赫洛德维松雅尔统治着奥克尼。他对冰岛人非常友好。贡恩劳格向雅尔致以诚挚的问候，告诉他说他

① 金银的重量单位(约等于八盎司，旧时用于欧洲大陆)。



有一首诗要向雅尔吟咏。雅尔就说，既然他出生于冰岛一个有名望的家庭，他很愿意听一听他作的诗。在得到雅尔的首肯之后，贡恩劳格朗诵了他的诗。这是一首叙事诗，情节引人，很有韵味。作为回报，雅尔赠给他一把镶银宽斧子，并且要求他留下来。贡恩劳格对雅尔的馈赠和盛情邀请表示感谢，但他说他不得不到东方的瑞典去。

不久，他又乘上了一艘开往挪威的商船，同年秋天，他们的船驶抵金斯顿。管家索尔凯尔自始至终一直和贡恩劳格在一起。在金斯顿，他们雇用了一名向导，请他带路到西哥特兰，然后又到了一个名叫斯卡拉的商业小镇。

斯卡拉小镇的首领是西古尔德雅尔，看上去年纪已经挺大了。贡恩劳格来到西古尔德面前，向他致以诚挚的问候，并且说他为西古尔德专门作了一首有关他的诗。雅尔听了这首叙事诗以后非常高兴，对贡恩劳格表示感谢，向他赠送了好多礼物以示谢意，还邀请他留下来呆在他身边。贡恩劳格非常乐意地接受了邀请。

那年冬天，西古尔德雅尔准备举行一个盛大而隆重的圣诞节宴会。圣诞节前夜，挪威雅尔埃里克的使节来到斯卡拉，专门来向西古尔德雅尔赠献礼品，他们一共有十二个人。雅尔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把他们安排在贡恩劳格的边上，请他们一起参加宴会。

人们畅饮鲜美的淡啤酒，一起共庆佳节。席间，哥特兰人声称，世界上没有哪一位雅尔比西古尔德更加伟大，更有名望。而挪威人却认为他们的埃里克雅尔在各方面要更胜人一筹。他们双方为此争论不休，互不相让。因此，他们要求贡恩劳格为他们

作出裁决，到底谁是谁非。于是，贡恩劳格以诗作答：

你们所谈论的雅尔，
虽然已经白发苍苍，
但却依然精神焕发，
精力充沛不减当年。
勇猛的埃里克雅尔，
崇尚武学英勇善战，
曾经经历风风雨雨，
千锤百炼无往不胜。

挪威人和哥特兰人，尤其是挪威人对他的评判十分满意。圣诞节过后，埃里克雅尔的使节带着西古尔德雅尔回赠给他的礼品启程回国了。回国之后，他们把贡恩劳格对他们和哥特兰人争论作出的评判告诉了埃里克雅尔。雅尔听了以后认为，贡恩劳格明断是非，并对他显示出一种坦诚和友好的姿态。于是，他就派人向贡恩劳格传话，表示贡恩劳格可以自由出入他的领地，随时都会受到欢迎。贡恩劳格后来也得知埃里克雅尔对他的一片诚心。

根据贡恩劳格的请求，西古尔德雅尔向他派遣了一个向导，带他一起到东部瑞典的蒂恩达兰。

9 那个时候，瑞典由奥拉夫国王统治。他是"常胜王"埃里克和"野心家"西格里德的儿子。西格里德是斯考古尔·托斯蒂的女儿。奥拉夫国王是一位很有才华、有抱负、深受人们喜爱



的国王。

在瑞典阿耳庭春季会议开始前夕，贡恩劳格来到乌普萨拉。贡恩劳格到了王宫以后，向国王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国王非常友好地接见了他，并问他是什么地方人。贡恩劳格回禀国王说他是冰岛人。当时，赫拉弗恩·奥努恩达松与国王在一起。国王说：

"赫拉弗恩，他在冰岛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时，一个身材高大、外貌神勇的人从后排座位上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地走到国王面前回答说：

"陛下，他出身于一个最负名望的家庭，而他自己也是一个最勇敢的人。"

"那就让他坐在你的边上吧。"国王说。

贡恩劳格开始说话了。他说："陛下，我有一首诗要向您吟诵，并且希望得到您的指教。"

国王说："你先去坐下，现在不是听你吟诗的时候。"

他们按照国王的旨意坐下了。贡恩劳格和赫拉弗恩坐在一起，互相倾诉各自在旅途中的种种经历。赫拉弗恩告诉贡恩劳格说，他是前年夏天离开冰岛到达挪威的，当年冬天的早些时候来到了瑞典。他们俩很快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有一天，"庭"的会议终于开完了。贡恩劳格、赫拉弗恩和国王在一起。这时，贡恩劳格说：

"陛下，现在我请求您听一听我作的诗。"

"那好吧。"国王说。

这时，赫拉弗恩也开口说话了。他说：

"陛下，也请允许我吟诵我作的诗。"



国王说："那很好啊。"

贡恩劳格说："陛下，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想首先吟诗。"

赫拉弗恩却说："陛下，既然我先来到您的身边，就应该先由我来吟诗。"

贡恩劳格说："从我们的父辈开始，就没有听说过我家排在你家后面，从来就没有的事，我们之间也是这样。"

赫拉弗恩回答说："让我们说话都讲究点礼貌，不要为了这件事而伤了我们之间的和气。我们还是请国王来决定到底由谁先来吧。"

国王说："还是让贡恩劳格先诵吧，如果不让他先诵的话，他会觉得很难受的。"

贡恩劳格朗诵了他专为奥拉夫国王所作的抒情诗。国王听了以后说：

"赫拉弗恩，你觉得这首诗作得怎么样？"

赫拉弗恩回答说："这是一首非常夸张的诗，讲的是一个有点残酷、又有些趾高气扬的人物，就像贡恩劳格他自己。"

国王说："现在该轮到你来朗诵你的诗了。"

赫拉弗恩遵旨照办。当他朗诵完了以后，国王问贡恩劳格："贡恩劳格，你觉得他的诗怎么样？"

贡恩劳格回答说："陛下，这是一首很漂亮的诗，就像赫拉弗恩的外表一样。遗憾的是，这首诗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你为什么要为国王作一首叙事诗呢？难道你觉得国王不应该得到一首抒情诗吗？"

赫拉弗恩回答说："我们再也不要为此争论不休了。我们以后会有机会了断这件事的，尽管可能会在稍微晚些时候。"





(Helga Ármanns)

贡恩劳格朗诵了他专为奥拉夫国王所作的抒情诗。

此后不久，赫拉弗恩当了奥拉夫国王的贴身侍卫。他请求国王允许他离开,国王御准了他的请求。正当他准备离开时,他对贡恩劳格说:“既然你不遗余力地在国王和众多贵族面前诋毁我,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就至此结束了。总有一天,我会像你今天对待我一样,把你所带给我的羞辱回报予你。”

贡恩劳格回答说:“你的恐吓不会使我惶恐不安的。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无论何时何地，我在任何方面决不会比你逊色。”

奥拉夫国王向赫拉弗恩馈赠了许多珍贵的礼品，赫拉弗恩接受国王的馈赠之后离开了。

这一年春天，赫拉弗恩离开东方的瑞典，来到了斯朗达海姆。在斯朗达海姆,他为自己准备了一条船,然后在夏天乘船离开瑞典，向冰岛驶去。他驾船一直来到莫斯费德山脚下的莱吕瓦格。他的亲朋好友看到他平安归来都非常高兴。那年冬天,他一直和他父亲住在一起。

夏天来到了。有一天，赫拉弗恩在阿耳庭里见到了他的表兄、法律宣讲吏斯卡普蒂。

赫拉弗恩对他说:“我准备向索尔斯坦恩·埃吉尔松的女儿海尔嘉求婚,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她不是已经和蛇舌贡恩劳格有婚约了吗？”斯卡普蒂问道。

“他们双方原来约定的时间不是已经过了吗？”赫拉弗恩反问道,“再说他这个人向来刚愎自用,也许他早就记不得他和海尔嘉有一个婚约,或者他不愿意恪守这个婚约。”

“但愿如你所想像的那样。”斯卡普蒂说。



然后，他们带了一批亲朋好友，一起来到索尔斯坦恩的棚屋。索尔斯坦恩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真诚的欢迎。

斯卡普蒂首先开口了。他说："我的表弟赫拉弗恩，他想向你的女儿海尔嘉求婚。你也知道他家的情况。他本人也是腰缠万贯，善解人意，而且拥有众多亲朋好友。"

索尔斯坦恩回答说："可她已经许配给了贡恩劳格。我必须遵守我们之间达成的协议。"

斯卡普蒂又说："你们之间约定的三个冬天的时间不是已经过了吗？"

索尔斯坦恩回答说："是的，但夏天还没有结束，他也许会回来的。"

斯卡普蒂又问道："如果他今年夏天还不回来，那又该怎么样呢？"

索尔斯坦恩回答说："让我们明年夏天再到这里来吧。到时我们再看看我们该怎么办。但现在我们再谈论这个问题毫无实际意义。"

他们同意了他的说法。于是，他们就此分手，各自回家去了。从此，人人都知道，赫拉弗恩在向海尔嘉求婚。

那一年夏天，贡恩劳格没有回到冰岛。第二年夏天，斯卡普蒂和赫拉弗恩在阿耳庭大会期间又再次要求索尔斯坦恩同意赫拉弗恩的求婚，并且说，索尔斯坦恩已经没有义务遵守他和贡恩劳格达成的协议。

索尔斯坦恩回答说："我没有更多的女儿可供男人们挑选。我也不希望男人们为了我唯一的女儿而相互争斗。因此，首先我希望见一见伊鲁吉。"

于是，他们去见了伊鲁吉。索尔斯坦恩对伊鲁吉说："你是不是也认为，我现在已经没有义务遵守我和你的儿子贡恩劳格达成的协议了？"

"那是当然的了。"伊鲁吉回答说，"如果你现在就解除婚约，我也无话可说。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儿子现在的情况。"

然后，索尔斯坦恩去找斯卡普蒂，并且和他达成如下协议：如果贡恩劳格这一年夏天还不回来，那么赫拉弗恩和海尔嘉的婚礼就在冬季到来之前在博格举行。同时，索尔斯坦恩也声明，如果贡恩劳格这一年夏天回来，并且娶海尔嘉为妻，那么索尔斯坦恩也就有权解除和赫拉弗恩之间的协议。

然后，他们各自离开了阿耳庭。但贡恩劳格这一年夏天还是没有回来。而海尔嘉对这件事却一直蒙在鼓里，毫不知情。

10

现在，我们再来说说贡恩劳格。据说，在赫拉弗恩返回冰岛的那年夏天，贡恩劳格也带着奥拉夫馈赠给他的大批贵重礼品，离开瑞典来到英国。他受到了埃塞尔雷德国王的热烈欢迎。那年冬天，他一直呆在国王的身边，深得国王的信任。

当时，克努特·斯文松大王统治着丹麦。刚继承王位不久的克努特大王信誓旦旦要征服英国。他的父王斯文死之前在英国的西部地区拥有大片领地。况且，在英国的西部地区，还有一支丹麦人组成的军队，一位名叫海明的将领统率着这支军队，并占领着斯文国王征服的领地。海明将军是斯特鲁特—哈拉尔德雅尔的儿子，也是西格瓦尔蒂雅尔的兄弟。



到了春天，贡恩劳格请求埃塞尔雷德国王恩准他离开。

国王说："眼看英国就要爆发战争，你是我的贴身侍卫，你现在离开我不太合适吧。"

贡恩劳格回答说："陛下，我听从您的吩咐。但如果丹麦人今年夏天还不来入侵的话，请允许我离开。"

"我们到时候再说吧。"国王答道。

夏天很快过去了。直到第二年冬天，丹麦人仍然没有来。仲夏节过后，贡恩劳格得到国王的恩准，离开英国，乘船向东驶往挪威，来到斯朗达海姆的赫拉迪尔。在赫拉迪尔，他拜见了埃里克雅尔。埃里克雅尔热烈欢迎他的到来，并且盛情邀请他留下。贡恩劳格对雅尔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但说他必须先回冰岛去见他的未婚妻。

雅尔说："所有开往冰岛去的船都已经启航了。"这时，雅尔手下的一个人说："'烦恼诗人'哈尔弗里德的船昨天停靠在阿格达尼斯海湾。"

雅尔说："也许是吧。但他的船五天以前就离开港口了。"

埃里克雅尔于是就派人将贡恩劳格送到哈尔弗里德的船上。哈尔弗里德对贡恩劳格乘坐他的船表示欢迎。他们借着阵阵微风收锚启航了。这时已经是夏末季节了。

在船上，哈尔弗里德问贡恩劳格："你听到赫拉弗恩·奥努恩达松向美丽的海尔嘉求婚的消息了吗？"

贡恩劳格回答说他已对此有所风闻，但不敢完全肯定。于是，哈尔弗里德就把他所了解到的有关情况告诉了贡恩劳格，他还补充说，许多人都认为赫拉弗恩一点也不比贡恩劳格逊色。

贡恩劳格于是用一首诗来回答：

只要东风劲吹，
吹向彼岸的峡湾，
吹向彼岸的河溪，
我会毫不介意。
地位显赫的贵人
尽管他黑发依旧，
当听到臣民赞扬时，
会更加惧怕赫拉弗恩。

哈尔弗里德告诫他说："你和赫拉弗恩打交道时必须小心，别跟我一样。几年前，我驾船来到莱吕瓦格，欠下了赫拉弗恩的一位管家半个马克的银币。我当时没有马上还给他。赫拉弗恩带着六十个随从，气势汹汹地找到我，二话没说就砍断了我船上的缆绳。结果，我的船随风漂流，在海岸上撞了个粉碎。更可气的是，我还不得不向赫拉弗恩赔礼道歉，又还给他一个马克。我现在再也不愿意跟他打交道了。"

贡恩劳格和哈尔弗里德谈论的话题只是海尔嘉。哈尔弗里德对海尔嘉的美貌大加赞赏。而贡恩劳格也为海尔嘉作了一首赞美诗：

真正的勇士，
他会言而有信，
而会去追求



另一位勇士
衣着艳丽的情人。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曾与一位
披银戴金的小姐长相伴,
轻轻抚弄她那纤纤细手,
而她也沉浸在我的爱抚之中。

哈尔弗里德听了以后大加赞赏,说:"这首诗写得太好了。"

在离冬天到来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他们在北部的梅尔拉卡平原上了岸,又一起来到赫伦哈温。

当时,有一个名叫索尔德的年轻人住在梅尔拉卡,他是农夫的儿子。他向船员们挑战,要和他们进行摔跤比赛。船员中间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最后,他要和贡恩劳格较量一番。在进行比赛的头一天晚上,索尔德发誓他一定能获胜。比赛当天,他们俩个施展出各自的高招,但贡恩劳格出其不意,来了个螳螂扫腿,把索尔德重重地摔倒在地。而贡恩劳格自己因为立足未稳,脚脱了臼,也随他一起摔倒了。

这时,索尔德幸灾乐祸地说:"也许你在另一件事情中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什么事?"贡恩劳格问。

"你和赫拉弗恩之间的事。他在今年冬天到来时就要和美丽的海尔嘉结婚了。他们是在今年夏天作出的决定,我当时也在场。"

贡恩劳格没有回答。他把脱臼的脚复了位,然后进行了简

单的包扎。但那只脚仍然肿得很厉害。

贡恩劳格和哈尔弗里德骑马离开了梅尔拉卡，前往南部博尔加峡湾的杰尔斯班,他们一行共有十二个人。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在这同一时刻,在博格,参加赫拉弗恩和海尔嘉婚礼的人们正载歌载舞，畅饮婚宴上的美酒。

贡恩劳格的父亲伊鲁吉见到他和他的同伴终于平安归来非常高兴。贡恩劳格得知人们正在博格举行婚礼，提出要马上过去看看。但伊鲁吉阻止了他,说那样做不可取。贡恩劳格也觉得他父亲说的有道理。一想到自己的心上人正在和另外一个男人举行婚礼,贡恩劳格心里难以平静。但因为他的脚还肿得厉害,行动不方便,也就只好作罢。

第二天早晨,哈尔弗里德告别了贡恩劳格,回到赫雷杜瓦特恩他自己的家。他的哥哥加尔蒂负责管理家产，他也是一个非常勇敢好胜的人。

11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赫拉弗恩。他把他的婚宴设在博格。参加婚宴的好多人都看得出,新娘情绪很低落。这也应验了这样一句古话：青少年时代美好的事物往往能够永驻心中。目前海尔嘉就属于这样一种情况。

说来也凑巧，有一个名叫斯维尔汀的小伙子也在向索罗德和尤弗里德的女儿洪盖尔德求婚。他是巴克-比约恩·莫尔达-格努普松的儿子。他们准备在圣诞节后在斯康尼举行婚礼。他表兄索尔凯尔的家就在斯康尼。

赫拉弗恩和新娘海尔嘉一起回到莫斯费尔。他们刚回到新



家后不久的一天早晨，海尔嘉因为睡不着觉而早早起来了，赫拉弗恩还在睡觉。但他在睡梦中翻来覆去，很不踏实。他醒来以后，海尔嘉问他梦见了什么。赫拉弗恩用下面的这首诗回答她：

我睡在你身旁，
我的新娘，
睡梦中辗转反侧，
梦中利剑刺中我身，
血流满地，
伤口疼痛难忍。
我的鲜血染红了你的闺床。
只要能使心上人高兴，
即使鲜血盛满酒缸，
赫拉弗恩也决不屈服。

海尔嘉却回答说："我决不会为此而哭泣。你如此卑鄙地欺骗了我。我相信，贡恩劳格一定回来了。"说完，海尔嘉痛苦地哭了起来。不久，贡恩劳格已经回来的消息传了开来。海尔嘉得知这一消息以后，对赫拉弗恩更加怨恨在心。赫拉弗恩再也无法把她留在莫斯费尔他自己的家里了。出于无奈，他们不得不一起回到了博格，但赫拉弗恩从此再也享受不到新婚的甜美和幸福。

那年冬天，斯维尔汀和洪盖尔德的婚礼已经准备完毕。索尔凯尔也邀请了伊鲁吉和他的几个儿子参加婚礼。伊鲁吉庄园

(Helga Ármanns)

海尔嘉对丈夫赫拉弗恩说:如果贡恩劳格杀了他,她决不会为此而哭泣……



主欣然接受了邀请,当他们准备出发赴宴的时候,贡恩劳格坐在房间里没有想走的意思。伊鲁吉走到他的跟前,对他说:“你怎么还不赶紧准备呢,我的儿子?”

“我不想去。”贡恩劳格回答说。

伊鲁吉说:“你当然得去。你不应该为了一个女人而终日魂不守舍。要勇敢起来,就当你什么都不知道。世界上有的是漂亮姑娘。”

贡恩劳格听从了他父亲的劝告,随父亲和其他兄弟一起赴宴去了。宴会上,伊鲁吉和他的儿子们被安排在主宾席上,索尔斯坦恩和他的女婿赫拉弗恩、还有伴郎们,被安排在伊鲁吉父子对面的位置上。一群妇女坐在婚礼台上,美丽的海尔嘉陪伴在新娘身旁。海尔嘉秀目含情,时不时地向贡恩劳格投来脉脉目光。古人说:当一个女人深深地爱着一个男人的时候,她那秀目中的温情流露无遗。当时的贡恩劳格衣冠楚楚,他身穿西格特里格国王馈赠给他的漂亮礼服,看上去勇猛剽悍,气宇轩昂,犹如鹤立鸡群,在众多男人中独放异彩。

宴会上,气氛沉闷,毫无婚庆的喜悦。宴终席散的时候,客人们纷纷准备离开,女宾们也纷纷和朋友们辞别。贡恩劳格乘此机会上前和海尔嘉倾诉两人离别后彼此的思念。他们谈了很长时间。然后,贡恩劳格吟诵了下面这首诗:

得知美丽的海尔嘉,
另嫁他人为妻之后,
蛇舌从此与快乐告别,
从未有过幸福的一天。



她那白发苍苍的父亲，
把自己心爱的女儿，
嫁给另外一个男人，
全然不顾我的诉说。

贡恩劳格接着说：

你使我心碎，
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
他们终将得到报应，
为了对我所做的一切。
他们无视诺言，
也不顾女儿的幸福，
私下与他人结盟，
祸种终将降临在头。

贡恩劳格将埃塞尔雷德国王送给他的一件名贵的大氅赠给了海尔嘉。对海尔嘉来说，这是一件最宝贵的财物。她非常感谢贡恩劳格把这件大氅送给她。然后，贡恩劳格告别了他昔日的情人。这时，仆人已经给马匹备好了鞍，有雄马也有雌马，都是纯种好马。贡恩劳格翻身上了一匹雄马，急速驰过一片田园，奔向赫拉弗恩站立的地方。赫拉弗恩不得不迅速让开道路，才避免了被撞的危险。

贡恩劳格说："不用害怕，赫拉弗恩。我现在不想伤害你。但你自己很清楚你对我造成的伤害。"



赫拉弗恩用一首诗作回答：

利剑自有坚盾来挡，
为了一个漂亮姑娘，
我们大动干戈，
不值也不合适。
在南方的海滩边，
美貌姑娘不胜枚举，
就像大海中的波涛，
你可尽情挑选。

贡恩劳格回答说："也许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世上美貌姑娘多得数不胜数。但对我来说事实并不如此。"

这时，伊鲁吉和索尔斯坦恩看见贡恩劳格和赫拉弗恩在争吵，赶紧跑过来阻止他们。贡恩劳格就用一首诗回答：

夸夸其谈的人，
为了点点金银财宝，
把原属蛇舌的姑娘，
嫁给了赫拉弗恩。
而我却是事出有因，
当我还在遥远的东方，
因为狂风肆虐，
埃塞尔雷德国王
不让我在汹涌浪涛中航行，



就此耽误了我的行程。

此后，双方人马各自回家，整个冬天平安无事。自从海尔嘉遇见贡恩劳格以后，赫拉弗恩和海尔嘉在一起的生活再也没有幸福的感觉了。

第二年夏天，阿耳庭又要开会了，好多有地位的人都去了。伊鲁吉以及他的儿子贡恩劳格和赫尔蒙德，索尔斯坦恩和他的儿子考尔斯文，莫斯费德的奥努恩德和他的儿子，以及斯维尔汀·巴克-比约纳松都去了。斯卡普蒂当时仍然是法律宣讲吏。

阿耳庭会议期间的一天，法律岩石周围挤满了人。当庭长宣布裁决结束时，贡恩劳格站出来要求说几句话。他说："赫拉弗恩在场吗？"

赫拉弗恩回答说在。

贡恩劳格又说："你知道，你把一个和我已经有婚约的女人抢走了，因此也在我们俩人之间挑起了敌意。为此，我要在大会期间向你挑战，三天之后，我们在阿克塞河的一个岛上进行决斗。"

赫拉弗恩回答说："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交易。我早就料到你会向我挑战的。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会奉陪到底。"

双方的亲朋好友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玩的。但当时盛行这样一种规矩：如果某一个人认为他被另外一个不怀好意的人侵犯，他就有权向他提出挑战，和他进行决斗。短短的三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这三天里，贡恩劳格和赫拉弗恩都在为殊死的决斗作准备。伊鲁吉带着一大帮人辅助他的儿子，法律宣讲吏



斯卡普蒂、赫拉弗恩的父亲和一些亲朋好友则辅佐赫拉弗恩。在他们出发前往岛上去的时候，贡恩劳格作了这样一首诗：

我已利剑出鞘，
胸有成竹驶向河中岛，
在今天的决斗中，
上帝也将助我成功。
为了海尔嘉的爱，
我会毫不手软，
用我手中的利剑，
将他尸首分离。

赫拉弗恩也以诗作答：

既然剑已出鞘，
谁也无法肯定，
谁会赢得这场决斗，
尽管有人跃跃欲试，
磨刀霍霍急不可待。
决斗的结果
将使艳妇美女
成为孤女寡妇。
即使身受重伤，
我也毫无怨言。



赫尔蒙德为他的哥哥贡恩劳格持着盾牌，斯维尔汀·巴克—比约纳松则为赫拉弗恩持着盾牌。按照当时的规矩，由被挑战者首先向挑战者发动进攻，谁要是在决斗中受伤，他就应该向胜者支付三个马克的银币，这样他才能退出决斗。由于是贡恩劳格提出的挑战，因此按规矩赫拉弗恩首先进攻。他手持利剑，朝着贡恩劳格盾牌的顶端猛力刺去。由于用力过猛，他的剑在剑把的根部折断了，但同时也在贡恩劳格的面颊上划了轻轻的一道口子。

他们俩的父亲见此情景，急忙跑上前去，把他们分开了。

贡恩劳格说："鉴于赫拉弗恩已丧失了手中的武器，我宣布他被打败。"

可赫拉弗恩却说："由于你已经受伤，我宣布你被打败。"

贡恩劳格气得都快发疯了，说他们之间毫无公平竞争可言。但他的父亲伊鲁吉说，他们现在最好还是终止决斗。

贡恩劳格说："下次我和赫拉弗恩决斗的时候，你们最好离我们远远的。"

说完，他们退出决斗，各自回家了。第二天，立法会议通过了一项法律，从那天起禁止任何决斗。这是根据一些有识之士的建议制定的，当时全国所有有识之士聚首在阿耳庭会议上。这一法律的通过，使得贡恩劳格和赫拉弗恩之间的决斗成了冰岛的最后一场决斗。这也是继火烧尼雅尔和希思战役之后，出席会议制定立法人数最多的一次。

一天早晨，赫尔蒙德和贡恩劳格兄弟俩在阿克塞河边散步。这时，一群妇女从对岸路过，美丽的海尔嘉也在她们中间。



赫尔蒙德问道:“你有没有看见河对岸你的朋友海尔嘉?”

贡恩劳格说:“我看见了。”同时,他又诗兴即发:

这个艳丽的女人,
她生来就是
男人们竞猎的对象。
拥有如此美貌女子,
我如火中烧。
她已为他人妻,
我再虎视眈眈,
两眼紧盯她那
仙女般的脸颊,
实属无理之举。

说完,他们越过河去。海尔嘉和贡恩劳格在一起说了好长时间的话。当他们回到河的东岸时,海尔嘉仍秀目含情,盯着贡恩劳格,目送他离去。而贡恩劳格也不时地回过头去,向她投去温情的目光。贡恩劳格又发诗兴:

她是个如此艳丽的女子,
身着华丽令人耀眼。
她那明月般的秀目,
向我投来无限柔情,
似鹰爪摄人心肺。
她那勇敢的目光,



带给我还有她自己的
却是不幸和痛苦。

在这之后不久,阿耳庭会议结束,人们都各自骑马回家了。

贡恩劳格也回到了他在杰尔斯班的家。一天早晨,当他醒来的时候,其他人都已经起床了,他独自一人躺在床上。这时,十二个全副武装的人走进他的小房间,为首的正是赫拉弗恩·奥努恩达尔松。贡恩劳格以为赫拉弗恩要来向他挑战,立即从床上跳了起来,一把抓过武器准备自卫。

赫拉弗恩却说:“你不会有危险的。但你给我好好听着。去年夏天,你向我挑战,和我决斗。但你认为我们没有决出胜负。现在,我提议,明年夏天我们离开冰岛到国外去,在挪威进行单对单决斗。在那里,我们的亲人也不会干预。”

贡恩劳格回答说:“这才像是有身份的人说的话。我非常乐意接受你的提议。赫拉弗恩,你现在可以在这里尽情玩乐,不必拘于礼节。”

赫拉弗恩答道:“感谢你的好意。但我们马上就要上路了。”

说完,他们就离开了贡恩劳格的家。

他们俩的亲朋好友都坚决反对这一安排。但贡恩劳格和赫拉弗恩主意已决,他们也无能为力,只好由他们去。

12 现在,我们先说说赫拉弗恩。据说,他在莱吕瓦格专门为自己准备了一条船。另外还有两个人和他一起去。他们是他姑妈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格里姆,另一个叫奥拉夫。两人都是勇猛剽悍的家伙。赫拉弗恩的家人对他决意离开冰岛,漂洋



过海到国外十分痛心。但赫拉弗恩却说，他要和贡恩劳格进行决斗，是因为他和海尔嘉在一起已经毫无幸福可言。他还说，他和贡恩劳格必须有一个倒下。

赫拉弗恩借着顺风出海了。他驾着船一直来到斯朗达海姆，并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冬天。那一年冬天，他没有听到任何有关贡恩劳格的消息，于是他就在那里等他，一直等到第二年夏天。随后，他又到斯朗达海姆一个叫利范居尔的地方度过了整个冬天。

蛇舌贡恩劳格和烦恼诗人哈尔弗里德是从北部的弗拉茨起航的。他们出发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但他们凭借着一路顺风，也在这一年的冬天到来之前抵达奥克尼。

西古尔德·赫洛德松雅尔当时统治着这些岛屿。贡恩劳格抵达之后，立刻就去拜见他，并在那里过了一个冬天，和雅尔成了好朋友。春天来临，雅尔准备出去征讨，贡恩劳格也随雅尔一起去征战。那年夏天，他们东征西讨，一直打到南部的赫布里底群岛和苏格兰湾，打了许多胜仗。贡恩劳格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他是人们所见过的最勇敢、同时也是最善战的人，他也因此赢得了雅尔的信任。

那年初夏，西古尔德雅尔结束征战返回自己的家乡。贡恩劳格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雅尔，踏上了一艘开往挪威的商船。

贡恩劳格坐船一直来到北部的斯朗达海姆，找到了赫拉迪尔的埃里克雅尔。那时已经是初冬了。雅尔欢迎贡恩劳格的到来，并邀请他住下来。贡恩劳格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雅尔的邀请。雅尔已经听说他和赫拉弗恩要决斗的事，但禁止他们在他的领地上决斗。贡恩劳格说一切由雅尔来决定。那年冬天，贡恩劳格

住在雅尔那里，一直平安无事。

春天的一天，贡恩劳格和他的亲戚索尔凯尔外出散步。他们走出城外，来到一块空旷的空地，只见一群人正围在一起看热闹。出于好奇，他们走上前去想看个究竟，却发现人群中有两个人在比剑。旁观者把他们中的一个称作赫拉弗恩，把另一个叫作贡恩劳格，并且还说这两个冰岛人行动迟缓，打得软弱无力。贡恩劳格觉得非常滑稽可笑和无聊，就默默地走开了。

此后不久，贡恩劳格对雅尔说，他的臣民以他和赫拉弗恩之间的恩怨为题，取笑戏弄他，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他要求雅尔给他派一个向导，带他到利范居尔去。雅尔得知赫拉弗恩已经离开利范居尔，到了瑞典。于是，他就同意贡恩劳格离他而去，并且派了两个向导与他同行。

贡恩劳格离开赫拉迪尔，前往利范居尔，和他同行的还有其他六个人。贡恩劳格一行抵达利范居尔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了。而在同一天早晨，赫拉弗恩和他的四个随从刚刚离开利范居尔到了维拉达尔。于是，贡恩劳格又带着他的随从奔赴维拉达尔。可是，他和赫拉弗恩似乎在捉迷藏，贡恩劳格晚上刚到一个地方，赫拉弗恩却已在早晨离开了那个地方。因此，两个总是碰不到一起。他们俩个，你前脚走我后脚到，直至到了一个叫苏拉的农庄。贡恩劳格没有像以前那样每到一地过一夜再说，而是马不停蹄地继续夜行，在第二天早晨太阳即将升起的时候，终于追上了赫拉弗恩。

赫拉弗恩一行此时已经抵达一个叫格雷普内尔草原的地方。这里景色秀丽，风景宜人。草原两侧有两个湖泊，一小块陆地直插其中的一个湖中，形成一个岬角。人们把这块地方叫丁



加内斯。赫拉弗恩一行共五个人已在岬角的尽头占领了有利位置。他的表兄弟格里姆和奥拉夫也在其中。

贡恩劳格说:“我们终于在此相见了。”

赫拉弗恩回答说那不是他的过错。他还对贡恩劳格说:“我们是单打独斗呢,还是双方各出同样数目的人进行决斗,现在由你来选择。”

贡恩劳格回答说他对采用哪种形式进行决斗无所谓，但赫拉弗恩的表兄弟格里姆和奥拉夫却说不会眼看着他们俩决斗而袖手旁观的。贡恩劳格的表弟索尔凯尔也这么说。

于是，贡恩劳格对埃里克雅尔的两位向导说:“你们就坐在边上吧，但不许帮任何一方。你们还要把我们决斗的情况记下来。”

两位向导欣然同意了。

决斗开始了。双方人马你刺我杀,都无所畏惧,异常勇猛。格里姆和奥拉夫两人合力向贡恩劳格发起进攻，但双双惨死在贡恩劳格的剑下，贡恩劳格自己却丝毫未损。目击这场决斗的索尔德·考尔贝恩松用这样一首诗来描述蛇舌贡恩劳格:

迎战赫拉弗恩之前，
蛇舌贡恩劳格
手持锋利的武器，
将格里姆和奥拉夫
双双送归西天。
勇者的利剑，
将三人的性命结果;

上帝也可作证。

与此同时，赫拉弗恩与贡恩劳格的亲戚索尔凯尔斯杀在一起。索尔凯尔也倒在赫拉弗恩的剑下,一命呜呼了。结果,贡恩劳格和赫拉弗恩两人的同伴都在决斗中丧命。他们俩此时此刻如同冤家见了死对头，分外仇恨。两人刀光剑影，打得难分难解。贡恩劳格手握埃塞尔雷德国王赠给他的那把利剑，向赫拉弗恩频频出击。这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剑。不久,贡恩劳格就给了赫拉弗恩致命的一击，砍下了他的一条腿。但赫拉弗恩并没有倒下,而是用他剩下的那条腿立即跳到附近的一根树桩旁,把自己的身体靠在树桩上。

这时,贡恩劳格开口说话了:“你已经残废了。我不会和一个缺一条腿的人决斗。”

赫拉弗恩回答说:“我承认我很不走运。但如果我能喝口水的话,我仍然能够决斗。”

贡恩劳格说：“我用我的头盔去给你取水，但你不能玩花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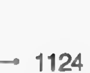
“我不会耍任何花招的。”赫拉弗恩回答说。

于是,贡恩劳格来到附近的一条小溪,用他的头盔替赫拉弗恩取水。他端着水走到赫拉弗恩跟前，赫拉弗恩假装用左手接水的同时,右手挥剑向贡恩劳格的头部猛刺过去。顿时,鲜血从贡恩劳格的头部喷射而出。

贡恩劳格说:“我相信你,还替你去取水,而你却如此卑鄙地欺骗了我,做出这种背信弃义的事情。”

赫拉弗恩回答说:“你说得一点不错。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不





(Helga Ármanns)

贡恩劳格对赫拉弗恩说："我用我的头盔去给你取水，但你不能玩花招。"

想让你拥有海尔嘉,独享她的拥抱和柔情。”

两人又重新开始了殊死的决斗。但最后，还是贡恩劳格占了上风,结果了赫拉弗恩的性命。这时,埃里克雅尔的向导赶紧过来，替贡恩劳格包扎好头部的伤口。贡恩劳格一边让他们包扎伤口,一边吟诗曰：

赫拉弗恩向我挑战
与我进行殊死决斗,
我明白无误地知道,
这是你死我活之战。
一场激烈的决斗,
今晨在丁加内斯展开,
无数刀光剑影,
在贡恩劳格眼前飞舞。

向导们把死者埋藏以后,把贡恩劳格放到他的马上,回到了利范居尔。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三天，牧师为他作了最后的祷告,最后终于因为伤势严重,流血过多而死去。他死了以后,人们把他埋在利范居尔教堂。

贡恩劳格和赫拉弗恩为了一个女人而进行决斗，结果双双命归黄泉,人们都觉得非常可惜。

13 那年夏天，贡恩劳格和赫拉弗恩进行决斗双双惨死的消息传到冰岛之前，正在杰尔斯班家中急切盼望儿子归来的伊鲁吉做了个恶梦。睡梦中，他梦见贡恩劳格满身是血地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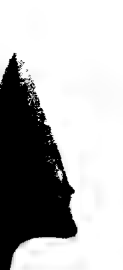


到他跟前，并给他吟诵了一首诗。伊鲁占醒了之后，仍然清楚地记得这首诗的词句，他又把这首诗复述给别人听。诗中这样写道：

狠毒的赫拉弗恩
用他手中的利剑
刺中了我的头颅；
但我也用手中宝剑，
劈下了他的一只脚。
卑鄙无耻的小人，
谎称口渴要喝水，
我真心诚意
替他取水来解渴。
他却恩将仇报，
举剑把我头来砍。

而在同一天晚上，在南部的莫斯费德，奥努恩德也梦见了赫拉弗恩。只见他满身血污来到他跟前，也吟诵了一首诗：

我的利剑已被鲜血染红，
剑神已经把我刺伤。
妖魔挥舞手中的宝剑，
将我刺伤。
我猜想，食血鹅喝足了我的鲜血，
心满意足站在一旁。



那只受伤的鸟，

可再一次涉过血河。

第二年夏天，伊鲁吉在阿耳庭大会上责问奥努恩德。

他说："你的儿子赫拉弗恩背信弃义，你将用什么来赔偿我儿子的死呢？"

奥努恩德回答说："当然不应该由我来赔偿你的损失。我也因为他们的决斗而遭受悲惨的损失。然而，我并不要求你为我儿子的死作出赔偿。"

伊鲁吉又说："这样的话，你家的某一个人或者亲戚将为此付出代价。"那一年的整个夏天，伊鲁吉整天郁郁寡欢，沉浸在失去儿子的痛苦之中。

据说，那年秋天，有一天早晨，伊鲁吉带着三十个人，从杰尔斯班直奔莫斯费尔。当时，奥努恩德和他的几个儿子都在教堂。伊鲁吉就抓了他的两个亲戚。这两个人一个叫比约恩，另一个叫索尔格里姆。伊鲁吉把比约恩杀了，把索尔格里姆的一条腿给砍了。他们回到杰尔斯班后，奥努恩德并没有因此对他们进行报复。

赫尔蒙德·伊鲁加松对他哥哥的死一直怀狠在心。尽管他们已经报了仇，但他仍觉得不满足。

奥努恩德有一个侄子，也叫赫拉弗恩。他是一个大商人，他有一条商船经常停泊在赫卢塔峡湾。有一年春天，赫尔蒙德·伊鲁加松独自一人骑马离家往北经过霍尔塔瓦尔达·希思，来到赫卢塔峡湾，并径直闯到船上。这时，商人们正忙着装货，船主赫拉弗恩不在船上，他和几个朋友还在岸上。赫尔蒙德又回



身上岸找到赫拉弗恩，二话没说，就向赫拉弗恩袭击，把利矛向他掷去，然后迅速逃离现场。在场的人对他的这一行动惊恐不已，但奥努恩德还是没有为这次谋杀要求赔偿。伊鲁吉和奥努恩德两家之间的恩恩怨怨从此告一段落。

在这期间，索尔斯坦恩·埃吉尔松把他的女儿嫁给了一位名叫索尔凯尔·哈尔凯尔松的人。他住在赫劳恩斯达尔。海尔嘉虽然不怎么爱他，但还是和他一起生活在他的农场上。尽管贡恩劳格早已不在人世，可是海尔嘉却无法把他从她的记忆中抹去。索尔凯尔家庭殷实，受人尊敬，也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他们生了好几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儿子叫索拉林，另一个儿子取名叫索尔斯坦恩。

海尔嘉最大的快乐，就是展开贡恩劳格赠送给她的那件珍贵的大氅，久久地凝视着它。突然有一天，一场大病袭击了整个农场，许多人都得了这种病。海尔嘉也未能幸免，但她没有卧床休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她坐在客厅里，头枕在她丈夫索尔凯尔的膝上。这时，她请求丈夫把贡恩劳格送给她的大氅取来。她的丈夫遵照她的心愿，替她取来大氅。她把它铺展在面前，凝视了很久很久。然后，她倒在丈夫的怀里，离开了人世。

索尔凯尔用下面的一首诗怀念他的妻子：

可心的人儿，
静静地躺在我怀中。
我美丽的妻子，
被夺去了生命。
她的死似劈雷，

我简直难以置信。
没有了她的生活，
令人更加艰难。

海尔嘉被埋在了教堂。正如人们想像的那样，索尔凯尔对失去海尔嘉极度悲痛，一直生活在对海尔嘉的怀念和追忆中。

故事讲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主要人名译名中英对照表

阿恩贡恩　Amgunn
阿恩杰尔　Amgeir
阿恩劳格　Amlaug
阿恩约特　Amljot
阿尔迪丝　Aldis
阿尔恩芬　Amfinn
阿尔恩维德　Arnvid
阿尔菲德　Alfeid
阿尔夫·阿斯克曼　Alf Askman
阿尔夫　Alf
阿尔夫盖尔　Alfgeir
阿尔莫德　Amod
阿尔纳尔德　Arnald
阿基　Aki
阿里　Ari
阿里恩比约恩　Arinbjorn
阿蒙迪　Amundi
阿诺·乌诺尔夫松　Arnor Ornolfsson
阿诺拉　Arnora
阿斯比约恩　Asbjorn
阿斯布伦德　Asbrand
阿斯迪丝　Asdis
阿斯盖尔德　Asgerd
阿斯高特　Asgaut
阿斯格里姆·埃利达－格里姆松　Asgrim Ellida－Grimsson
阿斯格里姆　Asgrim
阿斯杰尔　Asgeir
阿斯凯尔　Askel
阿斯拉克　Aslak
阿斯蒙德　Asmund
阿斯特里德　Astrid
阿斯瓦尔德　Asvard
阿斯沃尔　Asvor
阿索尔夫　Asolf
阿塔尔　Atal
阿特尔斯坦　Athelstan
阿特利　Atli
阿瓦达蒙　Avaldamon
阿瓦尔迪　Avaldi
埃德加尔　Edgar
埃德蒙德　Edmund
埃迪斯　Eydis
埃恩德里迪　Eindridi
埃吉尔　Egil
埃吉尔松　Egilsson
埃里克　Eirik
埃利达－格里姆　Ellida－Grim
埃利夫　Eilif
埃纳尔·考纳尔松　Einar Konalsson
埃纳尔　Einar
埃塞尔雷德　Ethelred
埃斯坦恩·格鲁姆拉　Eystein Glumra
埃瓦尔德　Eyvald
埃温达尔松　Eyvindarson
埃温德·布拉嘎尔特　Eyvind Braggart
埃温德·卡菲　Eyvind Karfi
埃温德·索尔凯尔松　Eyvind Thorkelsson
埃温德　Eyvind



埃约尔夫·伯尔维克松　Eyjolf Bolverksson
埃约尔夫　Eyjolf
艾瓦尔　Aevar
奥布劳德　Oblaud
奥德　Aud
奥德　Odd
奥德比约恩　Audbjorn
奥德内　Oddny
奥德松　Oddsson
奥迪　Oddi
奥丁　Odin
奥顿　Audun
奥多尔夫　Audolf
奥尔维尔　Olvir
奥凡吉尔　Ovaegir
奥格蒙德·弗洛基　Ogmund Floki
奥格蒙德　Ogmund
奥拉夫·埃尔达　Olaf Elda
奥拉夫·菲兰　Olaf Feilan
奥拉夫·克瓦伦　Olaf Kvaran
奥拉夫·皮考克　Olaf Peacock
奥拉夫·特莱格瓦松　Olaf Tryggvason
奥拉夫　Olaf
奥拉夫松　Olafsson
奥莱夫·赫雅尔蒂　Oleif Hjalti
奥莱夫　Oleif
奥洛夫·阿尔伯特　Olof Arbot
奥洛芙　Olof
奥努恩达尔松　Onundarson
奥努恩德·西约尼　Onund Sjoni
奥努恩德　Onund
奥斯克　Osk
奥斯帕克　Ospak
奥斯瓦尔德　Oswald
奥斯维夫　Osvif
奥斯维福尔　Osvifur
奥特凯尔　Otkel
奥特里格　Otrygg
奥托·埃吉尔松　Ottar Egilsson
奥托·伯尔　Ottar Boll
奥托　Ottar
奥祖尔·托蒂　Ozur Toti
奥祖尔　Ozur

巴尔德　Bard
贝格　Berg
贝格－奥努恩德　Berg－Onund
贝格芬　Bergfinn
贝格索拉　Bergthora
贝格约特　Bergljot
贝拉　Bera
贝斯　Bersi
比亚尔菲　Bjalfi
比约蒂　Bjartey
比约恩·比尔杜斯密约尔　Bjorn Byrdusmjor
比约恩·布纳　Bjorn Buna
比约恩　Bjorn
比约尔戈尔夫　Bjorgolf
比约纳多蒂尔　Bjarnardottir
比约纳尔内斯　Bjarnarnes
比约纳松　Bjarnarson
比约尼·布罗德－海尔加松　Bjarni Brodd-Helgason
比约尼·格里莫尔弗松　Bjarni Grimolfsson
比约尼　Bjarni
比约诺尔夫　Bjornolf
伯德－阿瓦尔迪　Beard－Avaldi
伯德瓦尔　Bodvar
伯尔克　Bork
伯尔维克　Bolverk
伯利　Bolli
布莱英　Blaeing
布朗多尔夫　Brondolf
布里安　Brian

布里恩约尔夫　Brynjorf
布鲁尼・哈夫利达松　Bruni Haflidason
布伦德・格内斯塔松　Brand Gneistason
布伦德・塞蒙德松　Brand Saemundarson
布罗迪尔　Brodir

达拉－考尔　Dala－Koll
大卫　David
迪拉　Dylla
蒂尔芬　Tyrfing
蒂尔基尔　Tyrkir
杜埃勒尔－斯塔里　Dueller－Starri
杜恩加尔　Dungal
多鲁德　Dorrud

厄尔林　Erling

法克西布伦德　Faxi－Brand
凡蒂尔德　Vaetild
芬博基　Finnbogi
福斯托尔夫　Fostolf
弗雷德里克　Frederick
弗雷法克西　Freyfaxi
弗雷亚　Freyja
弗蕾　Frey
弗蕾迪丝　Freydis
弗里德盖尔　Fridgeir
弗里德盖尔德　Fridgerd
弗里德雷克　Fridrek
弗里德蒙德　Fridmund
弗罗迪　Frodi
弗洛西　Flosi

盖蒂尔　Geitir
盖尔　Geir
盖尔芬　Geirfinn
盖尔莱夫　Geirleif
盖尔蒙德　Geirmund
盖罗尔夫　Geirolf
盖妮　Geiny
盖斯特・奥德莱夫松　Gest Oddleifsson
高克・特兰迪尔松　Gauk Trandilsson
高特　Gaut
戈德里克　Godrek
格拉尼　Grani
格莱蒂尔　Glaedir
格里玛　Grima
格里姆・坎班　Grim Kamban
格里姆　Grim
格里姆希尔德　Grimhild
格里斯・塞明格松　Gris Saemingsson
格鲁姆・希尔迪松　Glum Hildisson
格鲁姆　Glum
格罗阿　Groa
格努帕－巴尔德　Gnupa－Bard
格努普　Gnup
格努普松　Gnupsson
格约加德　Grjotgard
贡比约恩・乌尔夫松　Gunnbjorn Ulfsson
贡恩劳格　Gunnlaug
贡恩斯坦恩　Gunnstein
贡加德　Gungad
贡纳尔・鲍格松　Gunnar Baugsson
贡纳尔・哈蒙达松　Gunnar Hamundarson
贡纳尔　Gunnar
贡希尔德　Gunnhild
古德布伦德　Gudbrand
古德芬纳・索罗尔夫斯多蒂尔　Gudfinna Thorolfsdotti
古德莱夫　Gudleif
古德劳格　Gudlaug



古德里德　Gudrid
古德隆　Gudrun
古托尔姆　Guttorm

哈达尔松　Hardarson
哈德　Hadd
哈尔　Hall
哈尔贝拉　Hallbera
哈尔比约恩　Hallbjorn
哈尔迪丝　Halldis
哈尔多尔·乌诺尔夫松　Halldor Ornolfsso
哈尔多尔　Halldor
哈尔多尔斯多蒂尔　Halldorsdottir
哈尔弗里德　Hallfred
哈尔格里姆　Hallgrim
哈尔卡特拉　Hallkatla
哈尔凯尔　Hallkel
哈尔凯尔松　Hallkelsson
哈尔斯坦恩　Hallstein
哈尔瓦德·索蒂　Hallvard Soti
哈尔瓦德　Hallvard
哈尔维格　Hallveig
哈尔乌尔姆　Hallorm
哈夫　Haf
哈夫丹　Halfdan
哈弗格里姆　Hafgrim
哈基　Haki
哈康·西古尔达松　Hakon Sigurdarson
哈康　Hakon
哈康纳尔松　Hakonarson
哈拉·莱汀斯多蒂尔　Halla Lytingsdottir
哈拉德　Hallad
哈拉尔　Hallar
哈拉尔德·戈尔姆松　Harald Gormsson
哈拉尔德　Harald
哈拉尔德松　Haraldsson
哈莱格　Haleyg
哈里克　Harek
哈利　Halli
哈蒙德　Hamund
哈瓦尔德　Havard
海尔吉·德罗普劳加尔松　Helgi Droplaugarson
海尔吉　Helgi
海尔嘉　Helga
海尔加松　Helgason
海明　Hemming
豪克·埃吉尔松　Hauk Egilsson
豪克　Hauk
赫布里底　Hebridean
赫丁　Hedin
赫尔迪丝　Herdis
赫尔芬　Herfinn
赫尔蒙德　Hermund
赫尔斯坦恩　Herstein
赫尔沃　Hervor
赫尔约夫　Herjolf
赫克雅　Hekja
赫拉弗恩　Hrafn
赫拉弗恩凯尔·索里松　Hrafnkel Thorisson
赫拉弗恩希尔德　Hrafnhild
赫拉普　Hrapp
赫莱弗娜　Hrefna
赫莱里克　Hraerek
赫莱尼　Hlenni
赫利法尔松　Hlifarson
赫林　Hring
赫鲁特　Hrut
赫罗德盖尔　Hrodgeir
赫罗德劳格　Hrodlaug
赫罗德内　Hrodny
赫罗尔·哈蒙达松　Hroar Hamundarson
赫罗尔　Hroar
赫罗尔德·赫里格　Hroald Hrygg

赫罗尔德　Hroald
赫罗莱夫　Hrolleif
赫罗蒙德　Hromund
赫罗斯比约恩　Hrossbjorn
赫罗斯凯尔松　Hrosskelsson
赫罗伊·阿恩斯坦恩松　Hroi Arnsteinsson
赫洛德维　Hlodver
赫洛德维松　Hlodvisson
赫瓦蒂　Hvati
赫瓦弗洛德　Hvarflod
赫伊昂－比约恩　Heyjang－Bjorn
赫约尔　Hjor
赫约尔莱夫　Hjorleif
赫约特　Hjort
洪迪　Hundi
洪盖尔德　Hungerd
洪罗德　Hunrod
洪斯约夫　Hunthjof
霍恩德　Hound
霍尔姆斯坦恩·贝萨松　Holmstein Bersason
霍尔姆斯坦恩　Holmstein
霍尔塔－索里尔　Holta－Thorir
霍格尼　Hogni
霍格努德　Hognud
霍克斯特－赫丁　Huckster－Hedin
霍斯库尔德·达拉－考尔松　Hoskuld Dala－Kollsson
霍斯库尔德　Hoskuld

吉利　Gilli
吉斯利　Gisli
吉祖尔　Gizur
加尔达尔　Gardar
加尔蒂　Galti

贾拉克松　Khallaksson
卡尔　Karl
卡尔夫　Kalf
卡克　Kark
卡里·索尔蒙达松　Kari Solmundarson
卡里　Kari
凯蒂尔·斯里姆　Ketil Thrym
凯蒂尔　Ketil
凯蒂尔比约恩　Ketilbjorn
凯尔菲尔　Kylfir
考尔·埃吉尔松　Kol Egilsson
考尔·索尔斯坦恩松　Kol Thorsteinsson
考尔　Kol
考尔贝恩·阿恩约特松　Kolbein Arnljotsson
考尔贝恩·埃吉尔松　Kolbein Egilsson
考尔贝恩　Kolbein
考尔芬娜　Kolfnna
考尔斯凯格　Kolskegg
考尔斯文　Kollsvein
考姆洛德　Kormlod
克拉卡－乌尔姆　Klakka－Orm
克努特　Knut
克特雅尔法德　Kerthjalfad
克瓦伦　Kvaran
克维尔德　Kveld
克维尔杜尔夫　Kveldulf
克雅尔丹　Kjartan
克雅瓦尔　Kjarval

拉德巴尔德　Radbard
拉法塔　Rafarta
拉格纳尔　Ragnar
拉根海德　Ragnheid
拉吉　Ragi
拉姆比·西古尔达松　Lambi Sigurdarson



拉姆比　Lambi
拉普　Lapp
莱多夫　Leidolf
莱夫　Leif
莱汀　Lyting
朗德维尔　Randver
朗恩维格·索尔盖尔斯多蒂尔　Rannveig Thorgeirsdottir
朗恩维格　Rannveig
朗诺尔夫　Runolf
雷夫　Ref
雷弗凯尔　Refkel
雷金莱夫　Reginleif
罗根瓦尔德　Rognvald
洛德蒙德·乌尔夫松　Lodmund Ulfsson
洛德蒙德　Lodmund
洛丁　Lodin

马尔　Mar
马尔·尤隆恩达松　Mar Jorundarson
马尔加德　Margad
梅尔考夫　Melkolf
梅尔考夫（马尔科姆二世）　Melkolf (Malcolm II)
梅尔克雅丹　Myrkjartan
梅尔斯纳蒂　Melsnati
梅里德　Myrid
密德菲尔斯　Midfirth
莫德　Mord
莫迪尔芬　Modylfing
莫多尔夫　Modolf
莫尔达　Molda
莫尔丹　Moldan

纳多德　Naddod
内莱德　Nereid
尼雅尔　Njal
尼约尔德　Njord

皮考克　Peacock

塞蒙德　Saemund
塞翁　Saeunn
桑布伦德　Thangbrand
施密德　Smid
斯基迪　Skidi
斯卡尔夫　Skarf
斯卡弗蒂　Skafti
斯卡拉格里姆　Skallagrim
斯卡姆凯尔　Skammkel
斯卡普蒂　Skapti
斯卡普赫丁　Skarphedin
斯凯吉　Skeggi
斯考古尔　Skogul
斯考拉盖尔　Skorargeir
斯克约尔德　Skjold
斯库利　Skulli
斯库姆　Skum
斯库塔　Skuta
斯库塔德－斯凯吉　Skutad－Skeggi
斯拉斯劳格　Thraslaug
斯莱恩·西格福松　Thrain Sigfusson
斯莱恩　Thrain
斯伦德　Thrand
斯罗托尔夫　Throttolf
斯奈考尔夫　Snaekolf
斯奈乌尔夫　Snaeulf
斯诺里·卡尔塞夫尼松　Snorri Karlsefnisson
斯诺里　Snorri
斯塔卡德　Starkad
斯坦恩　Stein
斯坦格里姆　Steingrim
斯坦纳尔－斯约纳松　Steinar Sjona-

son
斯坦努恩　Steinunn
斯坦沃·西格福斯多蒂尔　Steinvor Sigfusdottir
斯坦沃　Steinvor
斯特隆　Sturlung
斯特鲁特　Strut
斯托罗尔夫·海格松　Storolf Haengsson
斯瓦恩　Svan
斯瓦恩劳格　Svanlaug
斯瓦尔特　Svart
斯维尔汀　Sverting
斯维尼尔　Thvinnil
斯文　Svein
斯文松　Sveinsson
斯约斯托尔夫　Thjostolf
苏尔特·阿斯比亚恩松　Surt Asbjarnarson
苏尔特　Surt
苏里德　Thurid
索蒂　Soti
索尔比约恩·卡尔塞夫尼松　Thorbjorn Karlsefnisson
索尔比约恩　Thorbjorn
索尔比约格·格罗拉　Thorbjorg Glora
索尔比约格　Thorbjorg
索尔布伦德　Thorbrand
索尔德·格伦纳松　Thord Granason
索尔德·吉列尔　Thord Gellir
索尔德·卡拉松　Thord Karason
索尔德·拉姆巴松　Thord Lambason
索尔德·伊鲁吉　Thord Illugi
索尔德　Thord
索尔迪丝·苏尔斯多蒂尔　Thordis Sursdottir
索尔迪丝　Thordis
索尔芬　Thorfinn
索尔芬娜　Thorfinna
索尔夫·沃加涅夫　Thorlf Voganef
索尔盖尔·奥特凯尔松　Thorgeir Otkelsson
索尔盖尔·高尔涅尔　Thorgeir Gollnir
索尔盖尔·斯考拉盖尔　Thorgeir Skorargeir
索尔盖尔·斯塔卡达尔松　Thorgeir Starkadarson
索尔盖尔　Thorgeir
索尔盖尔德·布拉克　Thorgerd Brak
索尔盖尔德·斯基达多蒂尔　Thorgerd Skidadottir
索尔盖尔德　Thorgerd
索尔盖斯特　Thorgest
索尔格里姆·斯托特–凯蒂尔松　Thorgrim Stout – Ketilsson
索尔格里姆　Thorgrim
索尔贡娜　Thorgunna
索尔哈尔·阿斯格里姆松　Thorhall Asgrimsson
索尔哈尔　Thorhall
索尔哈拉　Thorhalla
索尔吉尔斯　Thorgils
索尔卡特拉　Thorkatla
索尔凯尔·艾尔法拉斯卡尔德　Thorkel Elfaraskald
索尔凯尔·盖蒂松　Thorkel Geitisson
索尔凯尔·海亚尔–泰迪尔　Thorkel Haeyjar – Tyrdil
索尔凯尔　Thorkel
索尔凯尔·西尔维　Thorkel Silver
索尔克维尔　Sorkvir
索尔拉克·郎诺尔夫松　Thorlak Runolfsson
索尔莱夫·克劳　Thorleif Crow
索尔莱克　Thorleik
索尔劳格　Thorlaug
索尔利·布罗德–海尔加松　Sorli Brodd – Helgason



索尔蒙德　Solmund
索尔莫德·斯卡弗蒂　Thormod Skafti
索尔斯坦恩·伯德瓦尔松　Thorstein Bodvarsson
索尔斯坦恩·赫莱纳松　Thorstein Hlennason
索尔斯坦恩·斯克罗菲　Thorstein Skrofi
索尔斯坦恩·斯帕罗　Thorstein Sparrow
索尔斯坦恩　Thorstein
索尔斯坦恩·英吉蒙达松　Thorstein Ingimundarson
索尔瓦尔德·克罗平斯凯吉　Thorvald Kroppinskeggi
索尔瓦尔德·斯鲁姆－凯蒂尔松　Thorvald Thrum – Ketilsson
索尔瓦尔德　Thorvald
索尔瓦尔德·考德伦松　Thorvald Kodransson
索尔维　Solvi
索尔维格　Solveig
索尔沃　Solvor
索尔沃　Thorvor
索尔希尔德　Thorhild
索拉　Thora
索拉尔娜　Thorarna
索拉林　Thorarin
索莱　Thorey
索里尔·蒂德伦迪　Thorir Thidrandi
索里尔·赫罗阿尔德松　Thorir Hroaldsson
索里尔·斯鲁马　Thorir Thruma
索里尔·斯内皮尔　Thorir Snepil
索里尔　Thorir
索里松　Thorisson
索隆·海尔纳　Thorunn Hyrna
索隆　Thorunn
索罗德·赫尔默特　Thorodd Helmet
索罗德　Thorodd
索罗尔夫·巴特　Thorolf Butter
索罗尔夫·洛夫特松　Thorolf Loftsson
索罗尔夫　Thorolf
索罗姆　Thororm

塔德克　Tadk
塔恩　Tann
泰特　Teit
特朗德赫姆　Trondheim
特约尔维　Tjorvi
吐尔夫－埃纳尔　Turf – Einar
托菲　Tofi
托斯蒂　Tosti

瓦恩迪尔　Vandil
瓦尔伯格　Valborg
瓦尔迪蒂达　Valdidida
瓦尔盖尔德·奥托斯多蒂尔　Valgerd Ottarsdottir
瓦尔盖尔德·朗诺尔夫斯多蒂尔　Valgerd Runolfsdottir
瓦尔盖尔德　Valgerd
瓦尔加尔德　Valgard
瓦尔加尔德松　Valgardsson
瓦伦吉恩　Varangian

威廉　William
维布伦德·哈蒙达尔松　Vebrand Hamundarson
维布伦德　Vebrand
维尔巴尔杜斯　Vilbaldus
维夫罗德·艾瓦尔松　Vefrod Aevarsson
维弗尔　Vifil
维格迪丝　Vigdis
维蒙德　Vemund



维吐利迪　Veturlidi
翁多特·克劳　Ondott Crow
乌恩　Unn
乌尔夫·比雅尔法松　Ulf Bjalfason
乌尔夫·赫莱达　Ulf Hraeda
乌尔夫·乌加松　Ulf Uggason
乌尔夫　Ulf
乌尔夫赫丁　Ulfhedin
乌尔夫凯尔　Ulfkel
乌尔夫松　Ulfsson
乌尔古姆莱蒂　Orgumleidi
乌尔利格　Orlyg
乌尔姆·斯考加内夫　Orm Skogarnef
乌尔姆　Orm
乌尔姆希尔德　Ormhild
乌尔诺尔夫　Ornolf
乌吉　Uggi
乌尼　Uni

西德伦迪　Thidrandi
西尔克伯德　Silkbeard
西格福斯　Sigfus
西格里德　Sigrid
西格蒙德·奥祖尔松　Sigmund Ozurarson
西格蒙德　Sigmund
西格内　Signy
西格特里格　Sigtrygg
西格瓦尔蒂　Sigvaldi
西格瓦特　Sighvat
西古尔德　Sigurd
希尔德　Hild
希尔迪尔　Hildir
希尔迪格鲁姆　Hildiglum
希尔迪贡　Hildigunn
希尔迪里德　Hildirid
雅恩格里姆　Jarngrim
雅尔蒂·斯凯格亚松　Hjalti Skeggjason
伊鲁吉　Illugi
伊鲁加松　Illugasson
伊斯莱夫主教(伊斯莱夫·吉祖尔松)　Isleif bishop (Isleif Gizurarson)
伊瓦尔·维德法德密　Ivar Vidfadmi

英戈尔夫　Ingolf
英格瓦尔　Yngvar
英格维尔德　Yngvild
英贡恩　Ingunn
英吉比约格　Ingibjorg
英吉蒙德　Ingimund
英杰尔德·海尔加松　Ingjald Helgason
英杰尔德　Ingjald
尤达　Gyda
尤尔菲　Gylfi
尤弗里德　Jofrid
尤库尔　Jokul
尤莱德　Joreid
尤隆德　Jorund
尤隆恩　Jorunn
玉尔　Yr
约特　Ljot



ICELANDIC CULTURE SERIES
冰 岛 文 化 丛 书



ISBN 7-100-03054-4/G · 404 定价：70.00 元
（全两册）